



學 生 國 學 叢 書

新唐書

呂思勉選註

商務印書館發行



書叢學國生學

新

編輯主幹

王雲五
朱經農

唐

選註者呂思勉

書

商務印書館發行

序

現在正史中，新舊兩本並行者有三：（一）唐書，（二）五代史，（三）元史也。

修史之難，在於「保存材料」及「供普通人閱讀」二者不能兼顧。供專家研究之書，材料愈多愈妙。至備普通人閱讀者，則其卷帙不能過多。我國向者，無專門史普通史之別，編纂者顧此則失彼。一方爲真正之史學計，覺史事雖極纖悉，亦有真價，不容割棄。一方爲普通讀者計，則如現行之正史，幾無一不病其繁。斟酌去取，自不容不立標準。此所謂標準者，雖大略有傳統上及一時代共同之思想，而論至細密之處，則人各不同。於是言人人殊之「史裁」出焉。大略合於史裁者，衆則稱爲謹嚴詳贍。而不然者，詳則謚曰蕪穢，簡則譏其疏略，此固勢所不能免也。又有編纂之時，材料不如後來之全，亦或纂輯粗略，但取塞責；於

是蕪穢，疏略之外，又加複種，繆誤等弊。諸史之有新舊，大抵皆由此而來也。

舊唐書爲五代晉時，劉昫等所撰，其時材料甚不完全。據廿二史劄記所考，唐時史料有太宗實錄二十卷，又貞觀實錄四十卷。高宗實錄三十卷，又後修實錄三十卷。武后所定高宗實錄一百卷，韋述高宗實錄三十卷。則天皇后實錄二十卷。中宗實錄二十卷。睿宗實錄五卷。玄宗實錄二十卷。開元實錄四十七卷。代宗時又修成一百卷。肅宗實錄三十卷。代宗實錄四十卷。建中實錄十卷。德宗實錄五十卷。順宗實錄五卷。憲宗實錄四十卷。穆宗實錄二十卷。敬宗實錄十卷。文宗實錄四十卷。武宗實錄三十卷。宣宗以後無實錄其總輯實錄事迹，勒成一家者，則有吳兢所撰國史六十餘篇。開寶間，韋述總撰一百一十二卷，并史例一卷。肅宗又令與柳芳綴輯兢所次國史。述死，芳緒成之。起高祖，訖乾元，凡一百三十篇。後芳謫巫州，高力士亦貶在巫，因從質問，而國史已送官，不可改，乃放編年法，爲唐歷四十篇。以力士所傳，載於年歷之下。頗有異同。芳所作止於大歷。宣宗詔崔龜從，

韋渙、李荀、張彥遠及蔣偕，分年撰次，至元利，爲續唐歷之十卷。中葉遭安祿山之亂，末造又遭黃巢、李茂貞、王行瑜、朱溫等之亂，盡行散失。五代修唐書時，因會昌以後，事迹無存，屢詔購訪，然所得無幾。據五代會要，有紀傳者，惟代宗以前；德宗祇存實錄；武宗并祇實錄一卷云。而宋仁宗時，歐陽修、宋祁奉敕修新唐書，則所根據者，大異於是。其時太平已久，文事正興，舊時紀載，多出於世。新書藝文志所載，唐代史料，數十百種，皆舊志所無。新書之文省而事增，固有由也。

舊書之不如新書，尙有不由材料之闕乏者。大抵劉昫等修史，全以舊有之史材爲據。編纂已成者，固因仍而闕於訂正；自行蒐輯者，尤草率而乏剪裁。四庫提要云：『崇文總目，吳兢撰唐史，自創業訖於開元，凡一百一十卷。韋述因兢舊本，更加筆削，刊去酷吏傳，爲紀志列傳一百十二卷。至德、乾元以後，史官于休烈，又增肅宗紀二卷。史官令狐峒等，復於紀志傳隨篇增輯，而不加卷帙，爲唐書一百三十卷。是唐書舊稿，實出吳兢。雖衆手續增，規模未改。昫等用爲藍本，故具有』

典型。觀順宗紀論題史臣韓愈，憲宗紀論題史臣蔣係，此因仍舊史之明證也。長慶以後，史失其官，無復善本。昉等自采雜說，傳記排纂成之。動乖體例。卷一百三十二，既有楊朝晟傳，卷一百四十四，後爲立傳。蕭穎士既附見於卷一百二，復見於卷一百九十文苑傳。宇文詔諫獵表，既見於卷六十二，復見於六十四。蔣義諫張茂宗尙主疏，既見於卷百四十一，復見於卷百四十九。輿服志所載條議，亦多同列傳之文。蓋李崧，賈緯諸人，各自編排，不相參校。昉掌領修之任，曾未能鉤稽本末，使首尾貫通。舛漏之譏，亦無以自解。云云。案首尾牴牾，爲集衆修書之通弊。然編排既竟，便爾殺青，不復加以釐正，致有如前人所譏，宣宗紀敍吳湘一獄至三千言者，則昉等亦不能辭其咎也。

新書則大異於是。此書本爲補正舊書而作，歐，宋又皆績學能文之士，故其足矯前書之失者甚多。今卽就補正兩端論之。

新書曹王明傳其母本巢刺王妃，太宗欲立爲后，以魏徵諫而止。舊書不載。

新書，楊貴妃，本壽王妃。玄宗使以己意丐爲女官，號曰太真。舊書但云：『武惠妃沒，後庭無當意者。或言楊元琰女有國色，乃召見。妃衣道士服，號曰太真而已。』

此國史有所諱飾，而舊書承之者也。段秀實傳。新書增郭晞在邠。不戢軍士。秀實斬十七人。及大將焦令謩。賈農租。秀實賣馬

代價。令謀媿死二事。出柳宗元段太尉逸事狀。謂之逸事。必國史所本無。宗元蓋嘗見國史本傳。故別爲狀以著之。此舊書全鈔國史原本。新書則參考他書之徵

也。其爲舊書所無，而其事大有關係者：如劉晏傳增晏所用管計帳者，皆士人。嘗

言士有爵祿，則名重於利；吏無榮進，則利重於名。此當日理財之要義也。李光弼

傳增光弼代郭子儀，營壘磨礮，無所更變。一經號令，氣色精明，此當日將才之衡

權也。又如王鏐傳增西域朝貢酋長在京，因隴右陷，不得歸，皆食鴻臚。凡四千餘

人。鏐奏停其廩給，李泌請悉以隸神策軍，皆成勁旅；而歲省五十萬緡，孔戣傳增

番舶至粵，向有「下椹稅」，有「閱貨宴錢」。戣帥粵，悉禁絕之。海商死，官籍其資，

滿二月，無妻子至，則沒入。戣不爲限，悉推與之。此於外交、商務、法律，皆有關係。太

子承乾傳，增學蕃人設穹廬，自作可汗死，令其下奔馬哭之。誓有天下後，委身思

摩作一「設」。此是五胡亂華以後，中國人同化於胡之徵。於民族同化，風俗變遷，大有關係。王嶼傳增漢以來喪葬，皆有「瘞錢」，後世里俗，稍以紙寓錢爲鬼事，嶼爲祠祭使，乃用之祠廟。此足考喪祭二禮之變，亦於社會生計，風俗及貨幣，大有關係。又如劉晏傳，增晏被籍，惟雜書兩集，米麥數斛，大足見晏之清廉。李希烈傳，增竇良女爲希烈所得，謂「父每勿戚，吾能殺賊」。果爲希烈所嬖，乃與陳仙奇密謀，酖死希烈。舊書但云仙奇酖死希烈。尤足見奇女子之奮身報國，雖關係僅在一人，而實不止一人已。新書於舊書諸傳，所補最多者，爲劉晏、李泌、陸贄、李絳、高駢、高力士六傳，又唐末諸臣傳，大抵增至數倍，則以舊書材料本乏也。

新書改正舊書處亦多。如舊書江夏王傳，謂征高麗時，與李靖同爲先鋒。新

書作李勣。據靖傳，征遼時，太宗欲用之，以其老不果，則舊書誤也。舊書武宗紀：會

昌元年，幽州軍亂，逐其節度使史元忠，推牙將陳行泰爲留後。雄武軍使張絳討

誅行泰，詔以絳知兵馬使，明年三月，令知留後，賜名仲武。則張絳，仲武係一人。新

書云：行泰殺元忠，自稱留後，張絳又殺行泰。軍亂，逐絳。張仲武入於幽州。藩鎮傳

及舊書張仲武傳俱同，卽以通鑑證之亦同，則亦舊書本紀誤也。此皆關係較大者，其餘尙難悉數也。亦有新書誤而舊書不誤者。如舊書本紀宣宗大中四年幽州節度使周琳卒。軍中立牙將張允伸爲留後。新書云：盧龍軍亂。逐其節度使張直方。牙將張允伸自稱留後。藩鎮傳云：張仲武卒。子直方襲留後。慮其下爲變。逃奔京師。軍中推張允伸爲留後。舊書張允伸傳：周琳寢疾。表允伸爲留後。通鑑亦云：琳薨。軍中表允伸爲留後。則新書誤也。然以大體言之。琳薨。軍中表允伸爲留後。則新書改正舊書處究多。

舊書本紀，記事有不實者，新書皆據事直書。如舊書高宗上元二年，皇太子弘薨。新書則書天后殺皇太子弘。中宗反正，舊書云：張易之等反，皇太子率左右羽林軍，桓彥範，敬暉誅之。是月上，傳皇帝位於皇太子。從居上陽宮，一似中宗自能討賊者。新書云：張柬之等以羽林兵討亂。甲子，皇太子監國。大赦，改元。丙午，復於位。此兩種書法，雖舊史俱有，自以新書爲較得實而易明也。穆宗以後八世。爲宜官所立者七。舊書皆不見其實。新書則皆據事直書。

新書不徒於舊書事實，有所增補，卽體例之間，亦多所改變。如藩鎮及姦臣，叛臣，逆臣三傳，皆新書所創。藩鎮盛於唐代，據土自專，幾同列國，類聚其人，以見

始末，自見因事制宜。惟於其守臣節者。仍入之普通列。微有可議。叛臣，逆臣，前世無別。惟於

公然肆逆者，總附於列傳之末而已。唐書則於作亂者稱爲叛臣，其稱兵犯上，僭

竊位號者，謂之逆臣，具見分別之細。惟黃巢未嘗仕唐。與其餘諸人。又有小別。故明史又別立流賊傳。惟孰爲姦

臣，極難論定。出入一或未審，褒貶卽失其平。宋史沿唐書之例，於熙寧新黨，多入

姦臣，論史者已知其失。卽如唐末之崔胤，究爲逆臣與否，亦殊覺其難言之也。武

后舊止本紀，新書於稱制後爲之作紀，而其餘諸事，仍列諸后妃傳，殊與劉子玄

人主亦宜作傳之意合。帝子傳舊析隸諸帝之朝，新書總刊后妃傳後。帝女舊附

其夫。新書別爲立傳。亦覺整齊有法，輕重合宜。宗室宰相，別立一傳，既可見家天

下之世，委任懿親之習；又可覘皇族人才之盛衰。蕃將特立一傳，善者可見立賢

無方，異族亦資驅使。惡者則見授以柄，太阿未可倒持。此皆新書體例之善，出

於舊史之外者。他如孔穎達，顏師古，馬懷素，褚无量之改入儒林；舊爲普通列傳。李淳風

之改入方伎，邱神勣之改入酷吏；本附其父和。獨孤及，朗之改作及傳，以子從父。舊附以

傳。

甘露之變之新立仇士良傳，詳其始末。

舊以士良附王守澄傳末。然

蘇瓌，張說

之合爲一傳，亦具見剪裁位置之苦心。卓行一傳，陽城可入普通列傳，司空圖可入隱逸，前人或議其分立之非。然當時作此，自以承五代風俗極弊之餘，意主激揚，未足深議。且陽城制行，雖迥殊於流俗，究難免於矜奇。入之卓行，亦正見衡量之微意也。惟元、白舊在同卷，新書析之。且以白居易與李義等同卷，刊諸五王之前，則并倒亂其時代矣。晚唐溫、李並稱，新書祇有商隱傳，庭筠則附其遠祖大雅後，位置亦覺失當。玄奘舊入方伎，固不甚安。新書竟刪其傳，亦似失之闕略也。

新書進表，自詡「文省事增。」觀於本紀，最可見之。舊二十一帝紀，凡三十

萬字。新書祇九萬字，其所刪者，大抵瑣屑細故。舊書敍高祖起兵時大勢，但云「羣盜蠡起。」新書則歷敍劉武周等數十人之名，不徒提挈綱領，使大局一覽瞭然；而諸人之不別立傳者，其姓名即可於此見之。真所謂文省而事增也。然亦有過求簡潔，致失事實者。昔人謂舊書本紀，凡生殺予奪，皆略見所由。新書則非

考之本傳無由知。雖見謹嚴，究不便於觀覽。如貞觀十六年，高句麗泉蓋蘇文弑其君，爲征遼之由；又如開元十三年，初置曠騎，爲府兵之變；其事皆不容闕，而新書皆刪之。又如太和元年，詔橫海節度使烏重幸討李同捷。其後重幸卒，以官授李寰，使代之。新書不書重幸卒官，代以李寰之事，但云橫海節度使李寰討李同捷。則事實不具矣。又如舊書於太宗爲秦王時，降薛仁杲，破宋金剛，走劉武周，禽竇建德，降王世充，敗劉黑闥等，皆詳敘其武功。新書只括以數語。玄宗之自蜀還，肅宗奉迎，父子相見，臣民悲喜之狀，舊書一一詳敘。新書亦從刪薙。此等處，人君旣不別立傳，將於何處敘之。前史於光武昆陽之戰，漢高大風之歌，固亦未嘗不詳敘也。此則誤於本紀爲經，列傳爲傳之說，過求簡潔致之也。順宗在位不滿一年。然其爲太子時，多有可紀之事。新書不爲總敘。遂至闕如。亦爲此觀念所誤。

宋人作史，講究書法，至朱子之綱目而造其極。然其端自歐，宋卽已開之。如歐氏於叛逆者，意責首惡，凡官兵與賊將戰，多書首惡之名，遂致有乖事實，其一

例也。如哥舒翰靈寶之敗。乃與崔乾祐戰。房瑄陳濤斜之敗。乃與安守忠戰。新書本紀。皆書祿山。又如劉綽內屬。張宏靖爲盧龍節度使。爲其下所囚。數日。軍

士願改心事之。而宏靖無言。乃別立朱克融。新書意貴克融。遂書克融。因宏靖以反。亦此類也。此等最爲無謂。又有以過於求簡

而失之者。如突厥默啜爲拔曳固殘卒所殺。郝靈荃特得其首。新書遂謂郝靈荃

斬默啜。中宗太子重俊實誅武三思崇訓乃死。新書但云皇太子以羽林兵誅武

三思，不克而死。則似三思未嘗死矣。

歐，宋皆能文者。其於文字，自謂遠勝舊書。然自後人觀之，於此實不能無疑。

以舊書平正，新書變爲澀體故也。劉安世元城語錄云：『新唐書好簡略，事多鬱

而不明。其進表云：「事增於前，文省於舊。」病正在此。』可謂知言。不特此也，一

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字，作史者貴存其真。劉知幾論之詳矣。改從古奧，縱能大雅，

已病失真；况所改者并不能善乎？新書不喜四六，故於詔命章疏，概從刪削。此等

全載本苦大繁，刪之亦得摧陷廓清之益。然於文字之卓有精神，且有關係者，如

宗奉天 固宜酌量採取，以存一時代之文字，并以存事實之全。一概刪除，未免過

當耳。

凌煙續圖功成一詔。李晟傳中。却又全載。亦未免自亂其例。新書所刪文字。關係大於此者。正不少也。

新書於舊書文字，多所改竄。有改而善者，亦有改而不善者。改而善者：如河間王孝恭傳；孝恭破降蕭銑，高祖大悅，使畫工圖其貌而視之，孝恭乃高祖從子，豈不相識。新書云：「詔圖破銑之狀以進。」則事實明確矣。長孫順德傳：坐事免發疾。太宗鄙之，曰：順德無慷慨之節，多兒女之情，今有疾，何足問也。語無來歷。新書謂順德因喪女感疾，則事實完具矣。韋陟傳：陟卒，太常諡爲忠孝。顏真卿駁之曰：「忠則以身許國，見危致命。孝則晨昏色養，取樂庭闈。不合二行，殊難以成忠孝。」新書云：「許國養親不兩立，不當合二行爲諡。」一則文繁而晦，一則語簡而該，尤見改易之善。其改而不善者：如舊書唐儉傳：儉勸高祖起兵，高祖曰：「天下已亂，言私則圖存，言公則拯溺，吾當思之。」新書改云：「喪亂方剡，私當圖存，公欲拯溺者，吾當爲公思之。」公字易誤爲指儉。又如王雄誕，本杜伏威將。其禽李子通，降汪華及聞人遂安，皆伏威降唐後事。舊書先敘高祖詔伏威，使雄誕討

之，故下文戰功，俱是爲唐盡力。新書不先敘明，則此等攻討，全系爲伏威矣。又新書因不存四六，於昔人文字，多改爲散文，或節其要語，其中委曲斡旋，亦頗具苦心。然究多未安處。如王志諫論太寬不可爲政疏：『人慢吏濁，僞積賊深。若以寬理之，何異王良御驛，捨銜策於奔蹠？兪跗攻疾，停藥石於膚腠。』新書改云：『捨銜策於奔蹠，則王良不能御驛；停藥石於膚腠，則兪跗不能攻疾。』語雖近古，究乖唐人文字之真。至如昭宗反正，罪狀劉季述之詔云：『幽辱之時，要紙筆則恐作詔書，索錐刀則慮其凶器。朕所御之衣，晝服夜浣。嬪嬙公主，衾裯皆闕。緡錢則貫陌不入，繪帛則尺寸難求。』新書不載，却用詔中語敘帝幽辱之狀。詔語果真，此法亦自簡捷，然罪狀之詞，得毋溢惡？用之亦不可不慎也。

要之新舊二書，各有得失。以大體論，自以新書爲長。宋人痛詆舊書，固爲偏論。後人力矯其說，索新書之垢而求其疵，亦爲未是也。

此本刪節新書，用備觀覽。去取之意，可以略言。本紀爲正史之綱，專就一朝

大事，提挈要領。表則旁行斜上，文不繁而事無遺漏，且眉目朗然。二者在舊史體裁，均占重要位置。然頗覺乾燥無味。僅具綱要，又或非初學所能解。故茲編概不之取。至於志，則記重要之政事，兼及社會方面，實爲正史中重要部分，斷不可以不讀。僅讀列傳，不足以言讀史，昔人固已言之矣。茲編所取：曰選舉，曰百官，曰兵，曰食貨，曰刑法。我國政制，秦及漢初，尙沿戰國以前之舊。以其不宜於統一之世，東漢而後，乃逐漸變遷，至隋唐而整齊之。自宋以後，則又沿隋唐而變者也。故唐代政制，實爲前後之樞紐。社會生計風尚，至此亦多變更。舊史於此，雖不能與吾人以滿足，然究保存多數可信之材料，斷不可以不注意也。天文、禮樂等志，或爲專治斯學所有事，或待專家研討而後明，旣非初學所肄，茲編概從節省。

至於列傳，則專取最著名之人。如唐代宰相，前取房、杜，後取姚、宋、弼、成、貞、觀、開元之治者也。此外長孫無忌，狄仁傑，張柬之，張說，張九齡，李泌，陸贄，裴度，皆於時局大有關係者也。錄魏徵，以其爲著名之直臣也。錄徐有功，以其爲平恕之法

吏也。錄劉晏，以爲理財之大家也。錄王叔文、李訓、鄭注等，以見宦官之禍也。開國功臣，文取劉裴，以其爲首謀也。武取二李，以其爲大將之才也。取尉遲敬德，以武宣力最著者也。中葉以後，取郭子儀、李光弼、李晟、馬燧、渾瑊，皆與時局關係最大者也。他如錄傅奕，以其闢佛也。錄劉子玄等，以其爲史學也。錄韓愈、白居易，以其爲文學家也。錄段秀實、顏真卿，以其忠義之著也。此等雖錄自普通列傳，而其錄之之意，則頗近乎類傳矣。

類傳亦取其人之較有關係者。如后妃傳取徐賢妃、宋尙宮，以其爲一代之才媛也。取武韋、張三后、楊貴妃，以其於政治有關係也。儒學取陸德明、顏師古、孔穎達，以其所著之書，爲戶所誦習也。取歐陽詢，以其傳中統論一代之書家也。取啖助，以爲宋人經學之先河也。取柳沖，以見唐代「民族之學」也。隱逸取孫黑、魏，以爲醫家之著名者也。取陸羽、陸龜蒙，以可考飲茶之風尚，足徵社會嗜好之變遷也。餘可類推，不煩覲縷。

宦官，藩鎮，與唐代盛衰，關係極大。事實首尾，所當略具。藩鎮勤兵力最甚者，爲淮西；始終抗命者，則河北也。河北三鎮之禍，萌芽於肅代之世，一定於憲宗，而卒復叛於穆宗之時。穆宗以後，擅命既習爲故常，轉若無關大局矣。故茲編於河北三鎮，所錄斷自再叛爲止。所以節省卷帙也。宦官除一二無關大局者皆存之，以其事皆有關係，不可闕也。四夷關係最大者：曰突厥，曰吐蕃，曰回紇，曰南詔，作唐書者所自言也，茲編益一沙陀。

去取之意，大略如此。取錄者皆加新符號，並略加注釋。注釋以訓詁名物爲主。間及史裁，及史事之是非不明者。此固讀者所宜知也。以簡明爲主。凡互見本書之內，可以互相參考者，多不復注。如選舉志中官名之類。即見於百官志之類。惟於其字義之較難明者，仍注曰見某篇焉。如選舉志中之提錢品。子注曰見食貨志之類。

所鈔皆系全篇。一篇之中，不加刪節。惟附傳之與本傳無關者，間或去之。以此不過同卷，本非一篇也。

新唐書目次

序

兵志·····	一
食貨志一·····	二四
食貨志二·····	三五
食貨志三·····	五一
食貨志四·····	六五
后妃列傳·····	八四
尉遲敬德列傳·····	一一〇
李靖李勣列傳·····	一一五
房玄齡杜如晦列傳·····	一二九
魏徵列傳·····	一三九

姚崇宋璟列傳·····	一五八
郭子儀列傳·····	一七六
李泌列傳·····	一九六
劉晏列傳·····	二〇七
段秀實顏真卿列傳·····	二一七
李晟列傳·····	二三六
陸贄列傳·····	二五〇
裴度列傳·····	二七八
韓愈列傳·····	二九三
李德裕列傳·····	三〇七
忠義列傳·····	三三一
卓行列傳·····	三五二

新唐書

兵志

古之有天下國家者，其興亡治亂，未始不以德；而自戰國，秦漢以來，鮮不以兵。夫兵豈非重事哉？然其因時制變，以苟利趨便，至於無所不爲；而考其法制，雖可用於一時，而不足施於後世者，多矣。惟唐立府兵之制，頗有足稱焉。蓋古者兵法起於井田，自周衰，王制壞而不復，至於府兵，始一寓之於農。其居處教養，畜材待事，動作休息，皆有節目，雖不能盡合古法，蓋得其大意焉。此高祖太宗之所以盛也。至其後世子孫，驕弱，不能謹守，屢變其制。夫置兵所以止亂，及其弊也，適足爲亂；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養亂，而遂至於亡焉。蓋唐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爲彍騎，彍騎又廢，而方鎮之兵盛矣。及

其末也，疆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曰禁軍。其後天子弱，方鎮疆，而唐遂以亡滅者，措置之勢使然也。若乃將率營陣，車旗器械，征防守衛，凡兵之事，不可以悉記，記其廢置得失，終始治亂興滅之迹，以爲後世戒云。⊖

府兵之制，起自西魏，後周而備於隋，唐興因之。隋制十二衛：曰翊衛，曰驍騎衛，曰武衛，曰屯衛，曰禦衛，曰候衛，爲左右，皆有將軍，以分統諸府之兵。府有郎將，副郎將，坊主，團主，以相統治。又有驃騎，車騎二府，皆有將軍。後更驃騎曰鷹揚郎將，車騎曰副郎將。別置折衝果毅。自高祖初起，開大將軍府，以建成爲左領大都督，領左三軍。煨煌公爲右領大都督，領右三軍。元吉統中軍。發自太原，有兵三萬人。及諸起義以相屬，與降羣盜，得兵二十萬。武德初，始置軍府，以驃騎，車騎兩將軍府領之。析關中爲十二道：曰萬年道，長安道，富平道，醴泉道，同州道，華州道，寧州道，岐州道，豳州道，西麟州道，涇州道，宜州道，皆置府。三年，更以萬年道爲參旗軍，長安道爲鼓旗軍，富平道爲玄戈軍，醴泉道爲井鉞軍，同州道爲羽林軍，華州

道爲騎官軍，寧州道爲折威軍，岐州道爲平道軍，幽州道爲招搖軍，西麟州道爲苑游軍，涇州道爲天紀軍，宜州道爲天節軍。軍置將，副各一人，以督耕戰。以車騎府統之。六年，以天下既定，遂廢十二軍，改驃騎曰統軍，車騎曰別將。居歲餘，十二軍復，而軍置將軍一人。軍有坊，置主一人，以檢察戶口，勸課農桑。

太宗貞觀十年，更號統軍爲折衝都尉，別將爲果毅都尉。諸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爲上，千人爲中，八百人爲下。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史，兵曹，別將各一人，校尉六人，士以三百人爲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爲隊，隊有正。十人爲火，火有長。火備六馱馬。凡「火具」，「烏布幕」，「鐵馬盂」，「布槽」，「鍤」，「鑿」，「碓」，「筐」，「斧」，「鉗」，「鋸」皆一，「甲牀」二，「鎌」二。隊具「火鑽」一，「胸馬繩」一，「首羈」足絆皆三。人具「弓」一，「矢」三十。胡祿，橫刀，礪石，大觿，氈帽，氈裝，行膝皆一。○麥飯九斗，米二斗，皆自備。并其介冑戎具藏於庫。有所征行，則視其入而出給之。其番上宿

衛者，惟給弓矢橫刀而已。凡民年二十爲兵，六十而免。其能騎而射者爲越騎，其餘爲步兵，武騎，排攢手，步射。

每歲季冬，折衝都尉率五校兵馬之在府者，置左右二校尉位，相距百步。每校爲步隊十，騎隊一。皆卷稍幡，展刃旗，散立以俟。角手吹大角。一通，諸校皆斂人騎爲隊。二通，偃旗稍，解幡。三通，旗稍舉。左右校擊鼓，二人校之人合譟而進。右校擊鉦，隊少却。左校進逐，至右校立所。左右擊鉦，少却。右校進逐，至左校立所。右校復擊鉦，隊還。左校復薄戰。皆擊鉦，隊各還。大角復鳴。一通，皆卷幡，攝矢，弛弓，匣刃。二通，旗稍舉，隊皆進。三通，左右校皆引還。是日也，因縱獵，獲各入其人。

其隸於衛也，左右衛皆領六十府，諸衛領五十至四十；其餘以隸東宮六率。凡發府兵，皆下符契。州刺史與折衝勘契乃發。若全府發，則折衝都尉以下皆行。不盡，則果毅行。少則別將行。當給馬者，官予其直市之。每匹予錢二萬五千。刺史，折衝，果毅，歲閱不任戰事者鬻之，以其錢更市。不足，則一府共足之。凡當宿衛者

番上。兵部以遠近給番。五百里爲五番，千里七番，一千五百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爲十二番，皆一月上。若簡留直衛者，五百里爲七番，千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爲十二番，亦月上。

先天二年，詔曰：『往者分建府衛，計戶充兵，裁足周事。二十一入募，六十一出軍，多憚勞以規避匿。今宜取年二十五以上，五十而免。屢征鎮者，十年免之。』雖有其言，而事不克行。⑤

玄宗開元六年，始詔折衝府兵，每六歲一簡。自高宗、武后時，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寢壞。番役更代，多不以時。衛士稍稍亡匿。至是，益耗散，宿衛不能給。宰相張說，乃請一切募士宿衛。十一年，取京兆、蒲、同、岐、華府兵及白丁，而益以潞州長從兵，共十二萬，號長從宿衛。歲一番。命尙書左丞蕭嵩與州吏共選之。明年，更號曰彊騎。又詔諸州府馬闕，官私共補之；今兵貧難致，乃給以監牧馬。然自是諸府士益多不補，折衝將又積歲不得遷，士人皆恥爲之。十三年，始以彊騎分隸十

二衛。總十二萬，爲六番。每衛萬人。京兆曠騎六萬六千，華州六千，同州九千，蒲州萬二千三百，絳州三千六百，晉州千五百，岐州六千，河南府三千，陝，虢，汝，鄭，懷，汴六州各六百，內弩手六千。其制皆擇下戶白丁，宗丁，品子，彊壯，五尺七寸以上。不足，則兼以戶八等五尺以上。皆免征鎮賦役。爲四籍，兵部及州縣衛分掌之。十人爲火，五火爲團，皆有首長。又擇材勇者爲番頭。頗習弩射。又有羽林軍飛騎，亦習弩。凡伏遠弩，自能施張，縱矢三百步，四發而二中；擘張弩，二百三十步，四發而二中；角弓弩，二百步，四發而三中；單弓弩，百六十步，四發而二中；皆爲及第。諸軍皆近營爲棚，士有便習者教試之，及第者有賞。

自天寶以後，曠騎之法，又稍變廢；士皆失拊循。入載，折衝諸府，至無兵可交。李林甫遂請停上下魚書。其後徒有兵額官吏，而戎器，馱馬，鍋幕，糗糧並廢矣。故時，府人目番上宿衛者曰侍官，言侍衛天子。至是，衛佐悉以假人爲童奴。京師人恥之，至相罵辱，必曰侍官；而六軍宿衛皆市人，富者販繒綵，食粱肉，壯者爲角觝，

拔河，翹木，扛鐵之戲；及祿山反，皆不能受甲矣。④

初府兵之置，居無事時耕於野。其番上者，宿衛京師而已。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于府，將歸于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漸，絕禍亂之萌也。及府兵法壞而方鎮盛，武夫悍將，雖無事時，據要險，專方面，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財賦，以布列天下。然則方鎮不得不彊，京師不得不弱。故曰：措置之勢使然者，以此也。

夫所謂方鎮者，節度使之兵也。原其始，起於邊將之屯防者。唐初，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之者曰道。若盧龍軍一，東軍等守捉十一，曰平盧道，橫海，北平，高陽，經略，安塞，納降，唐興，渤海，懷柔，威武，鎮遠，靜塞，雄武，鎮安，懷遠，保定軍十六，曰范陽道，天兵，大同，天安，橫野軍四，崑崙等守捉五，曰河東道，朔方，經略，豐安，定遠，新昌，天柱，宥州，經略，橫塞，天德，天安軍九，三受降，豐寧，保寧，烏延等六城，新泉，守捉一，曰關內道，赤水，大斗，白亭，豆盧，墨離，建康，寧寇，玉門，伊

吾，天山軍十，烏城等守捉十四，曰河西道，瀚海，清海，靜塞軍三，沙鉢等守捉十，曰北庭道。保大軍一，鷹娑都督一，蘭城等守捉八，曰安西道。鎮西，天成，振威，安人，綏戎，河源，白水，天威，榆林，臨洮，莫門，神策，寧邊，威勝，金天，武寧，曜武，積石軍十八，平夷，綏和，合川守捉三，曰隴右道。威戎，安夷，昆明，寧遠，洪源，通化，松當，平戎，天保，威遠軍十，羊灌田等守捉十五，新安等城三十二，犍爲等鎮三十八，曰劍南道。嶺南，安南，桂管，邕管，容管，經略，清海軍六，曰嶺南道。福州，經略軍一，曰江南道。平海軍一，東牟，東萊，守捉二，蓬萊鎮一，曰河南道。此皆武德至天寶以前邊防之制。其軍城，鎮，守捉皆有使，而道有大將一人，曰大總管，已而更曰大都督。至太宗時，行軍征討曰大總管，在其本道曰大都督。自高宗永徽以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然猶未以名官。景雲二年，以賀拔延嗣爲涼州都督，河西節度使。自此而後，接乎開元，朔方，隴右，河東，河西諸鎮，皆置節度使。及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反，犯京師。天子之兵弱，不能抗，遂陷兩京。肅宗起靈武，而諸鎮之兵，共起誅賊。其後祿

山子慶緒及史思明父子繼起中國大亂肅宗命李光弼等討之號九節度之師久之大盜旣滅而武夫戰卒以功起行陣列爲侯王者皆除節度使。由是方鎮相望於內地。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兵驕則逐帥，帥彊則叛上。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舍由於士卒，往往自擇將吏，號爲留後，以邀命於朝。天子顧力不能制，則忍恥含垢，因而撫之。謂之姑息之政。蓋姑息起於兵驕，兵驕由於方鎮。姑息愈甚，而兵將愈俱驕。由是號令自出，以相侵擊。虜其將帥，并其土地。天子熟視，不知所爲，反爲和解之，莫肯聽命。始時爲朝廷患者，號河朔三鎮。及其末，朱全忠以梁兵，李克用以晉兵，更犯京師。而李茂貞，韓建，近據岐，華，妄一喜怒，兵已至於國門。天子爲殺大臣，罪已悔過，然後去。及昭宗用崔胤，召梁兵以誅宦官，而宦官劫天子奔岐，梁兵圍之逾年。當此之時，天下之兵，無復勤王者。嚮之所謂三鎮者，徒能始禍而已。其他大鎮：南則吳，浙，荆，湖，閩，廣，西則岐，蜀，北則燕，晉，而梁盜據其中，自國門以外，皆分裂於方鎮矣。故兵之始重於外也，土地民賦，非天子

有；既其盛也，號令征伐非其有；又其甚也，至無尺土而不能庇其妻子宗族，遂以亡滅。語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夫惡危亂而欲安全者，庸君常主之能知，至於措置之失，則所謂困天下以養亂也。唐之置兵，既外柄以授人，而末大本小，方區區自爲捍衛之計，可不哀哉？^⑤

夫所謂天子禁軍者，南北衙兵也。南衙，諸衛兵是也。北衙者，禁軍也。初高祖以義兵起太原，已定天下，悉罷遣歸。其願留宿衛者三萬人。高祖以渭北白渠旁民棄腴田分給之。號元從禁軍。後老不任事，以其子弟代，謂之父子軍。及貞觀初，太宗擇善射者百人，爲二番，於北門長上，曰百騎，以從田獵。又直北衙七營，選材力驍壯，月以一營番上。十二年，始置左右屯營於玄武門，領以諸衛將軍，號飛騎。其法：取戶二等以上，長六尺，闊壯者，試弓馬四次上，翹開舉五，負米五斛，行三十步者。復擇馬射爲百騎。衣五色袍，乘六閑駁馬，虎皮韉，爲游幸翊衛。高宗龍朔二年，始取府兵，越騎，步射置左右羽林軍。大朝會，則執仗以衛階陛。行幸，則夾馳道。

爲內仗武后改百騎曰千騎睿宗又改千騎曰萬騎分左右營及玄宗以萬騎平韋氏改爲左右龍武軍皆用唐元功臣子弟制若宿衛兵是時良家子避征戍者亦皆納資隸軍分日更上如羽林開元十二年詔左右羽林軍飛騎闕取京旁州府士以戶部印印其臂爲二籍羽林兵部分掌之末年禁兵濩耗及祿山反天子西駕禁軍從者裁千人肅宗赴靈武士不滿百及卽位稍復調補北軍至德二載置左右神武軍補元從扈從官子弟不足則取它色帶品者同四軍亦曰神武天騎制如羽林總曰北衙六軍又擇便騎射者置衙前射生手千人亦曰供奉射生官又曰殿前射生手分左右廂總號曰左右英武軍乾元元年李輔國用事請選羽林騎士五百人徼巡李揆曰『漢以南北軍相制故周勃以北軍安劉氏朝廷置南北衙文武區別以相察伺今用羽林代金吾警忽有非常何以制之』遂罷上元中以北衙軍使衛伯玉爲神策軍節度使鎮陝州中使魚朝恩爲觀軍容使監其軍初哥舒翰破吐蕃臨洮西之磨環川卽其地置神策軍以成如璆爲

軍使。及安祿山反，如璆以伯玉將兵千人赴難。伯玉與朝恩皆屯于陝。時邊土陷蹙，神策故地淪沒，卽詔伯玉所部兵號神策軍，以伯玉爲節度使。與陝州節度使郭英乂皆鎮陝。其後伯玉罷，以英乂兼神策軍節度。英乂入爲僕射，軍遂統於觀軍容使。代宗卽位，以射生軍入禁中清難，皆賜名寶應功臣。故射生軍又號寶應軍。廣德元年，代宗避吐蕃，幸陝。朝恩舉在陝兵與神策軍迎扈，悉號神策軍。天子幸其營。及京師平，朝恩遂以軍歸禁中，自將之。然尙未與北軍齒也。永泰元年，吐蕃復入寇，朝恩又以神策軍屯苑中。自是浸盛，分爲左右廂。勢居北軍右。遂爲天子禁軍，非它軍比。朝恩乃以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知神策軍兵馬使。大曆四年，請以京兆之好時，鳳翔之麟游，普潤，皆隸神策軍。明年，復以興平，武功，扶風，天興，隸之。朝廷不能遏。又用愛將劉希暹爲神策虞候，主不法。遂置北軍獄。募坊市不逞，誣捕大姓，沒產爲賞。至有選舉旅寓，而挾厚貲，多橫死者。朝恩得罪，以希暹代爲神策軍使。是歲，希暹復得罪，以朝恩舊校王駕鶴代將。十數歲，德宗卽位，以白志

貞代之。

是時神策兵雖處內，而多以裨將將兵征伐，往往有功。及李希烈反，河北盜且起，數出禁軍征伐。神策之士多鬪死者。建中四年，下詔募兵。以志貞爲使。蒐補峻切。郭子儀之壻端王傳吳仲孺殖貲累巨萬，以國家有急，不自安，請以子率奴馬從軍。德宗喜甚，爲官其子五品。志貞乃請節度，都團練觀察使與世嘗任者，家皆出子弟。馬奴裝鎧助征，授官如仲孺子。於是豪富者緣爲幸，而貧者苦之。神策兵旣發殆盡，志貞陰以市人補之。名隸籍而身居市肆。及涇卒潰變，皆戢伏不出。帝遂出奔。初段秀實見禁兵寡弱，不足備非常，上疏曰：『天子萬乘，諸侯千，大夫百，蓋以大制小，十制一也。尊君卑臣，彊幹弱支之道。今外有不廷之虜，內有梗命之臣，而禁兵不精，其數削少。後有猝故，何以待之？猛虎所以百獸畏者，爪牙也。爪牙廢，則狐豚特犬，悉能爲敵。願少留意。』至是方以秀實言爲然。

及志貞等流貶，神策都虞候李晟，與其軍之它將，皆自飛狐道西兵赴難，遂

爲神策行營節度，屯渭北，軍遂振。

貞元二年，改神策左右廂爲左右神策軍。特置監句當左右神策軍。以寵中官。而益置大將軍以下。又改殿前射生左右廂曰殿前左右射生軍。亦置大將軍以下。三年，詔射生神策六軍將士，府縣以事辨治，先奏乃移軍，勿輒逮捕。京兆尹鄭叔則建言：『京劇輕猾所聚，慝作不常。俟奏報，將失罪人。請非昏田，皆以時捕。』乃可之。俄改殿前左右射生軍曰左右神威軍。置監左右神威軍使。左右神策軍，皆加將軍二員；左右龍武軍，加將軍一員；以待諸道大將有功者。自肅宗以後，北軍增置威武長興等軍，名類頗多，而廢置不一。惟羽林、龍武、神武、神策、神威最盛，總曰左右十軍矣。

其後京畿之西，多以神策軍鎮之。皆有屯營。軍司之人，散處甸內，皆恃勢凌暴。民間苦之。自德宗幸梁，還以神策兵有勞，皆號興元。元從奉天定難功臣，恕死罪。中書、御史府、兵部，乃不能歲比其籍。京兆又不敢總舉名實。三輔人假比於軍，

一牒至十數，長安姦人，多寓占兩軍，身不宿衛，以錢代行，謂之納課戶，益肆爲暴，吏稍禁之，輒先得罪。故當時京尹赤令，皆爲之斂屈。十年京兆尹楊於陵請置挾名敕，五丁許二丁居軍，餘差以條限，繇是豪彊少畏。

十二年，以監句當左神策軍左監門衛大將軍知內侍省事竇文場爲左神策軍護軍中尉。監句當右神策軍右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霍仙鳴爲右神策軍護軍中尉。監右神威軍使內侍兼內謁者監張尙進爲右神威軍中護軍，監左神威軍使內侍兼內謁者監焦希望爲左神威軍中護軍。護軍中尉，中護軍皆古官，帝旣以禁衛假宦官，又以此寵之。十四年，又詔左右神策置統軍，以崇親衛，如六軍時。邊兵衣饟多不贍，而戍卒屯防，藥茗蔬醬之給最厚。諸將務爲詭辭，請遙隸神策軍，稟賜遂贏舊三倍。繇是塞上往往稱神策行營，皆內統於中人矣。其軍乃至十五萬。

故事：京城諸司使府縣，皆季以御史巡囚。後以北軍地密，未嘗至。十九年，監

察御史崔蘧，不知近事，遂入右神策。中尉奏之。帝怒，杖蘧四十，流崖州。

順宗卽位，王叔文用事。欲取神策兵柄。乃用故將范希朝爲左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節度使，以奪宦者權，而不克。

元和二年，省神武軍。明年，又廢左右神威軍。合爲一，曰天威軍。八年，廢天威軍。以其兵騎分隸左右神策軍。及僖宗幸蜀，田令孜募神策新軍爲五十四都。離爲十軍，令孜自爲左右神策十軍，兼十二衛觀軍容使。以左右神策大將軍爲左右神策諸都指揮使。諸都又領以都將，亦曰「都頭」。

景福二年，昭宗以藩臣跋扈，天子孤弱，議以宗室典禁兵。及伐李茂貞，乃用嗣覃王允爲京西招討使，神策諸都指揮使李鐵副之。悉發五十四軍屯興平。己而兵自潰。茂貞逼京師。昭宗爲斬神策中尉西門重遂，李周謹，乃引去。乾寧元年，王行瑜，韓建及茂貞連兵犯闕。天子又殺宰相韋昭度，李磎，乃去。太原李克用以其兵伐行瑜等。同州節度使王行實入，迫神策中尉駱全瓘，劉景宣請太子幸邠。

州。全瓊、景宣及繼晟與行實縱火東市。帝御承天門，敕諸王率禁軍扞之。捧日都頭李筠以其軍衛樓下。茂貞將閻圭攻筠，矢及樓扉。帝乃與親王公主幸筠軍。扈蹕都頭李君實亦以兵至，侍帝出幸莎城石門。詔嗣薛王知柔入長安，收禁軍，清宮室，月餘乃還。又詔諸王閱親軍，收拾神策亡散，得數萬。益置安聖、捧宸、保寧、安化軍，曰殿後四軍。嗣覃王允與嗣延王戒丕將之。三年，茂貞再犯闕。嗣覃王戰敗。昭宗幸華州。明年，韓建畏諸王有兵，請皆歸十六宅，留殿後兵三十人爲控鶴排馬官，隸飛龍坊，餘悉散之。且列甲圍行宮。於是四軍二萬餘人皆罷。又請誅都頭李筠。帝恐，爲斬於大雲橋。俄遂殺十一王。及還長安，左右神策軍復稍置之，以六千人爲定。

是歲，左右神策中尉劉季述，王仲先以其兵千人廢帝，幽之。季述等誅。已而昭宗召朱全忠兵入誅宦官。宦官覺，劫天子幸鳳翔。全忠圍之。歲餘，天子乃誅中尉韓全晦，張弘彥等二十餘人以解梁兵。乃還長安。於是悉誅宦官，而神策左右

軍，絲此廢矣。諸司悉歸尙書省郎官，兩軍兵皆隸六軍，而以崔胤判六軍十二衛事。六軍者，左右龍武，神武，羽林，其名存而已。自是軍司以宰相領。

及全忠歸，留步騎萬人屯故兩軍，以子友倫爲左右軍宿衛都指揮使，禁衛皆汴卒。崔胤乃奏六軍名存而兵亡，非所以壯京師。軍皆置步軍四將，騎軍一將。步將皆兵二百五十人，騎將皆百人，總六千六百人。番上如故事。乃令六軍諸衛副使京兆尹鄭元規立格募兵於市。而全忠陰以汴人應之，胤死，以宰相裴樞判左三軍，獨孤損判右三軍。向所募士悉散去。全忠亦兼判左右六軍十二衛。及東遷，唯小黃門打毬供奉十數人，內園小兒五百人從。至穀水，又盡屠之，易以汴人。於是天子無一人之衛。昭宗遇弒，唐乃亡。⊕

馬者，兵之用也。監牧所以蕃馬也。其制起於近世。唐之初起，得突厥馬二千匹，又得隋馬三千於赤岸澤，徙之隴右，監牧之制始於此。其官領以太僕。其屬有牧監副監。監有丞，有主簿，直司，團官，牧尉，排馬，牧長，羣頭，有正有副。凡羣置長一

人。十五長置尉一人。歲課功，進排馬。又有掌閑調馬習上。又以尙乘掌天子之御。左右六閑：一曰飛黃，二曰吉良，三曰龍媒，四曰騊駼，五曰馱騄，六曰天苑。總十有二閑，爲二廄：一曰祥麟，二曰鳳苑，以繫飼之。其後禁中又增置飛龍廄。

初用太僕少卿張萬歲領羣牧。自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間，馬七十萬六千。置八坊歧，幽，涇，寧，間，地廣千里。一曰保樂，二曰甘靈，三曰南普閏，四曰北普閏，五曰歧陽，六曰太平，七曰宜祿，八曰安定。八坊之田千二百三十頃，募民耕之，以給芻秣。八坊之馬，爲四十八監。而馬多地狹不能容，又析八監，列布河西豐曠之野。凡馬五千爲上監，三千爲中監，餘爲下監。監皆有左右，因地爲之名。方其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萬歲掌馬久，恩信行於隴右。後以太僕少卿鮮于匡俗檢校隴右牧監。儀鳳中，以太僕少卿李思文檢校隴右諸牧監使，監牧有使自是始。後又有羣牧都使，有閑廄使，使皆置副，有判官。又立四使：南使十五，西使十六，北使七，東使九。諸坊若涇川，亭川，闕水，洛赤城，南使統之。清泉，溫泉，西使統之。烏氏，北使統之。

木硤，萬福，東使統之。它皆失傳。其後益置八監於鹽州，三監於嵐州。鹽州使八，統白馬等坊。嵐州使三，統樓煩，玄池，天池之監。凡征伐而發牧馬，先盡彊壯，不足則取其次。錄色歲膚第印記主名送軍，以帳馱之數上於省。

自萬歲失職，馬政頗廢。永隆中，夏州牧馬之死失者十八萬四千九百九十。景雲二年，詔羣牧歲出高品，御史按察之。開元初，國馬益耗。太常少卿姜晦乃請以空名告身市馬於六胡州，率三十匹，讎一游擊將軍。命王毛仲領內外閑廐。九年，又詔『天下之有馬者，州縣皆先以郵遞軍旅之役定戶，復緣以升之。百姓畏苦，乃多不畜馬。故騎射之士減曩時。自今諸州民勿限有無蔭，能家畜十馬以下，免帖驛郵遞征行。定戶無以馬爲貲。』毛仲旣領閑廐，馬稍稍復。始二十四萬，至十三年，乃四十三萬。其後突厥款塞，玄宗厚撫之。歲許朔方軍西受降城爲互市。以金帛市馬，於河東，朔方，隴右牧之。旣雜胡種，馬乃益壯。天寶後，諸軍戰馬，動以萬計。王侯將相，外戚牛駝羊馬之牧布諸道，百倍於縣官。皆以封邑號名爲印自

別。將校亦備私馬。議謂秦漢以來，唐馬最盛。天子又銳志武事，遂弱西北蕃。十一載，詔二京旁五百里勿置私牧。十三載，隴右羣牧都使奏馬、牛、駝、羊，總六十萬五千六百，而馬三十二萬五千七百。安祿山以內外閑廐都使，兼知樓煩監。陰選勝甲馬歸范陽。故其兵力傾天下而卒反。肅宗收兵，至彭原，率官吏馬，抵平涼，蒐監牧及私羣，得馬數萬，軍遂振。至鳳翔，又詔公卿百寮以後乘助軍。其後邊無重兵，吐蕃乘隙陷隴右，苑牧畜馬皆沒矣。

乾元後，回紇恃功，歲入馬取繒。馬皆病弱不可用。永泰元年，代宗欲親擊虜。魚朝恩乃請大搜城中百官士庶馬輸官，曰『團練馬』。下制禁馬出城者。已而復罷。德宗建中元年，市關輔馬三萬實內廐。貞元三年，吐蕃羌渾犯塞。詔禁大馬出潼，蒲、武關者。元和十年，伐蔡，命中使以絹二萬市馬河曲。

其始置四十八監也。據隴西、金城、平涼、天水，員廣千里，繇京度隴，置八坊，爲會計都領。其間善水草腴田皆隸之。後監牧使與坊皆廢，故地存者，一歸閑廐。旋

以給貧民及軍吏。間及賜佛寺道館幾千頃。十二年，閑廩使張茂宗舉故事，盡收歧陽坊地，民失業者甚衆。十三年，以蔡州牧地爲龍陂監。十四年，置臨漢監於襄州，牧馬三千二百，費田四百頃。穆宗卽位，歧人叩闕訟茂宗所奪田。事下御史按治，悉予民。太和七年，度支鹽鐵使言銀州水甘草豐，請詔刺史劉源市馬三千。河西置銀川監，以源爲使。襄陽節度使裴度奏停臨漢監。開成二年，劉源奏「銀川馬已七千。若水草乏，則徙牧綏州境。今綏南二百里，四隅險絕，寇路不能通。以數十人守要，畜牧無它患。」乃以隸銀川監。其後闕，不復可紀。⑤

①以上序。

②鐵馬孟，蓋盛水之具。三國吳志：孫登「失盛水金馬孟」是也。錘，起土之具。鏝，大鉏也，所以刷土。礪石，磨石也。觸音攜，解結錐也。行膝，卽今之纏腰。申牀胡祿，未詳。

③以上府兵。

④以上曠騎。

⑤ 以上方鎮之兵。

⑥ 以上禁軍及神策軍。

⑦ 以上馬政。

食貨志一

古之善治其國，而愛養斯民者，必立經常簡易之法，使上愛物以養其下，下勉力以事其上，上足而下不困。故量人之力而授之田，量地之產，而取以給公上，量其入而出之，以爲用度之數；是三者常相須以濟而不可失，失其一，則不能守其二。及暴君庸主，縱其佚欲，而苟且之吏從之；變制合時，以取寵於其上。故用於上者無節，而取於下者無限；民竭其力而不能供。由是上愈不足而下愈困，則財利之說興，而聚斂之臣用。記曰：『寧畜盜臣。』盜臣誠可惡，然一人之害爾。聚斂之臣用，則經常之法壞，而下不勝其弊焉。唐之始時，授人以口分世業田，而取之以租庸調之法。其用之也有節。蓋其畜兵以府衛之制，故兵雖多而無所損；設官有常員之數，故官不濫而易祿。雖不及三代之盛時，然亦可以爲經常之法也。及其弊也，兵冗官濫，爲之大蠹。自天寶以來，大盜屢起，方鎮數叛，兵革之興，累世不

息；而用度之數，不能節矣。加以驕君昏主，姦吏邪臣，取濟一時，屢更其制，而經常之法，蕩然盡矣。由是財利之說興，聚斂之臣進。蓋口分世業之田壞而爲兼并，租庸調之法壞而爲兩稅。至於鹽鐵，轉運，屯田，和糴，鑄錢，括苗，權利，借商，進奉，獻助，無所不爲矣。蓋愈煩而愈弊，以至於亡焉。○

唐制度田以步。其闊一步，其長二百四十步爲畝。百畝爲頃。凡民始生爲黃。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一爲丁。六十爲老。授田之制：丁及男年十八以上者人一頃。其八十畝爲口分，二十畝爲永業。老及篤疾廢疾者，人四十畝。寡妻妾三十畝；當戶者增二十畝。皆以二十畝爲永業，其餘爲口分。永業之田，樹以榆，棗，桑及所宜之木，皆有數。田多可以足其人者爲寬鄉，少者爲狹鄉。狹鄉授田，減寬鄉之半。其地有薄厚，歲一易者倍授之。寬鄉三易者不倍授。工商者，寬鄉減半，狹鄉不給。凡庶人徙鄉，及貧無以葬者，得賣世業田。自狹鄉而徙寬鄉者，得并賣口分田。已賣者不復授。死者收之，以授無田者。凡收授，皆以歲十月。授田先貧及有課役

者。凡田：鄉有餘以給比鄉，縣有餘以給比縣，州有餘以給近州。凡授田者：丁，歲輸粟二斛，稻三斛，謂之租。丁，隨鄉所出，歲輸絹二匹，綾、絁二丈，布加五之一，綿三兩，麻三斤；非蠶鄉則輸銀十四兩，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爲絹三尺，謂之庸。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調，二十日者，租調皆免；通正役不過五十日。自王公以下，皆有永業田。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總麻以上親，內命婦一品以上親，郡王及五品以上祖父兄弟，職事勳官三品以上有封者，若縣男父子，國子，太學，四門學生，俊士，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同籍者，皆免課役。凡主戶內有課口者爲課戶。若老，及男廢疾，篤疾，寡妻，部曲，⊖客女，奴婢，及視九品以上官不課。凡里有「手實」。⊕歲終，具民之年與地闊陬爲「鄉帳」。鄉成於縣，縣成於州，州成於戶部。又有「計帳」，具來歲課役，以報度支。國有所須，先奏而斂。凡稅斂之數，書於縣門村坊，與衆知之。水旱霜蝗，耗十四者免其租。桑麻盡者免其調。田耗十之六者免租調，耗七者諸役皆免。凡新附之戶：春以三月，免役。夏以六

月，免課。秋以九月，課役皆免。徙寬鄉者，縣覆於州；出境則覆於戶部；官以間月達之。自畿內徙畿外，自京縣徙餘縣，皆有禁。四夷降戶，附以寬鄉，給復十年，奴婢縱爲良人，給復三年。沒外蕃人，一年還者，給復三年；二年者，給復四年；三年者，給復五年。浮民、部曲、客女、奴婢，縱爲良者，附寬鄉。

貞觀中，初稅草，以給諸閑，而驛馬有牧田。太宗方銳意於治，官吏考課，以鰥寡少者進考，如增戶法；失勸導者，以減戶論。配租以斂，穫早晚，險易遠近爲差。庸調輸以八月，發以九月。同時輸者，先遠。民皆自概量。州府歲市土所出爲貢，其價視絹之上下，無過五十匹。異物、滋味、口馬、鷹犬，非有詔不獻。有加配，則以代租賦。其凶荒，則有社倉賑給。不足，則徙民就食諸州。

尚書左丞戴胄建議：自王公以下，計墾田秋熟所在爲義倉，歲凶以給民。太宗善之。乃詔：『畝稅二升。粟、麥、秔、稻，隨土地所宜。寬鄉斂以所種，狹鄉據青苗簿而督之。田耗十四者，免其半；耗十七者，皆免之。商賈無田者，以其戶爲九等，出粟

自五石至于五斗爲差。下戶及夷獠不取焉。歲不登，則以賑民；或貸爲種子，則至秋而償。』其後洛相幽徐齊并秦蒲州，又置常平倉。粟藏九年，米藏五年。下濕之地，粟藏五年，米藏三年，皆著于令。

貞觀初，戶不及三百萬。絹一匹，易米一斗。至四年，米斗四五錢。外戶不閉者數月。馬牛被野，人行數千里不齎糧。民物蕃息，四夷降附者，百二十萬人。是歲天下斷獄死罪者二十九人，號稱太平。此高祖太宗政治之大略及其成效如此。

高宗承之，海內艾安。太尉長孫无忌等輔政。天下未見失德。數引刺史入閣，問民疾苦。卽位之歲，增戶十五萬。及中書令李義府，侍中許敬宗旣用事，役費並起。永淳以後，給用益不足。加以武后之亂，紀綱大壞。民不勝其毒。

玄宗初立，求治，蠲徭役者給蠲符。以流外及九品京官爲蠲使，歲再遣之。開元八年，頒庸調法于天下。好不過精，惡不至濫。闊者一尺八寸，長者四丈。然是時天下戶未嘗升降。監察御史宇文融獻策「括籍外羨田。逃戶自占者，給復五年；

每丁稅錢千五百。以攝御史分行括實。陽翟尉皇甫憬上書言其不可。玄宗方任用融，乃貶憬爲盈川尉。諸道所括得客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州縣希旨，張虛數，以正田爲羨，編戶爲客，歲終籍錢數百萬緡。

十六年，乃詔每三歲以九等定籍，而庸調折租，所取華好。州縣長官勸織。中書門下察濫惡，以貶官吏，精者褒賞之。二十二年，詔『男十五女十三以上得嫁娶。州縣歲上戶口登耗，採訪使覆實之。刺史縣令，以爲課最。』初，永徽中禁買賣世業口分田。其後豪富兼并，貧者失業。於是詔買者還地而罰之。先是揚州租調以錢，嶺南以米，安南以絲，益州以羅，紬綾絹供春綵。因詔江南亦以布代租。中書令李林甫以租庸丁防和糴春綵稅草無定法，歲爲旨符，遣使一告，費紙五十餘萬。條目旣多，覆問踰年，乃與採訪朝集使議革之。爲長行旨，以授朝集使及送旨符使，歲有所支進畫附驛以達，每州不過二紙。凡庸調租資課，皆任土所宜。州縣長官涖定麤良，具上中下三物之樣輸京都。有濫惡，督中物之直。二十五年，以江

淮輸運，有河洛之艱；而關中蠶桑少，菽粟常賤。乃命『庸調資課皆以米，凶年樂輸布絹者亦從之。河南北不通運州，租皆爲絹，代關中庸課。』詔度支減轉運。明年，又詔民三歲以下爲黃，十五以下爲小，二十以下爲中。又以民門戶高丁多者，率與父母別籍異居，以避征戍。乃詔十丁以上免二丁，五丁以上免一丁；侍丁孝者免徭役。天寶三載，更民十八以上爲中男，二十三以上成丁。五載，詔貧不能自濟者，每鄉免三十丁租庸。男子七十五以上，婦人七十以上，中男一人爲侍。八十以上，以令式從事。

是時海內富實，米斗之價錢十三，青，齊間斗纔三錢。絹一匹，錢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驛驢。行千里不持尺兵。天下歲入之物：租錢二百餘萬緡。粟千九百八十餘萬斛。庸調絹七百四十萬匹。綿百八十餘萬屯。布千三十五萬餘端。天子驕於佚樂，而用不知節。大抵用物之數，常過其所入，於是錢穀之臣，始事朘刻。太府卿楊崇禮，旬剝分銖。有欠折漬損者，州縣督送，歷年不止。其子愼

矜，專知太府；次子慎名知京倉，亦以苛刻結主恩。王鉞爲戶口色役使歲進百億萬緡。非租庸正額者，積百寶大盈庫，以供天子燕私。及安祿山反，司空楊國忠以爲正庫物不可以給士，遣侍御史崔衆至太原納錢度僧尼，道士旬日得百萬緡而已。

自兩京陷沒，民物耗弊，天下蕭然。肅宗卽位，遣御史鄭叔清等籍江淮蜀漢富商右族警畜，十收其二，謂之「率貸」。諸道亦稅商賈以澹軍。錢一千者有稅。於是北海郡錄事參軍第五琦以錢穀得見，請於江淮置租庸使。吳鹽、蜀麻、銅冶皆有稅。市輕貨，繇江陵、襄陽、上津路，轉至鳳翔。明年，鄭叔清與宰相裴冕建議：以天下用度不充，諸道得召人納錢，給空名告身，授官勳邑號。度道士僧尼，不可勝計。納錢百千，賜明經出身。商賈助軍者，給復。及兩京平，又於關輔諸州納錢度道士僧尼萬人。而百姓殘於兵盜，米斗至錢七千。鬻乾^⑤爲糧。民行乞食者屬路。乃詔能賑貧乏者，寵以爵秩。

故事，天下財賦歸左藏，而太府以時上其數，尚書比部覆其出入。是時京師豪將假取不能禁。第五琦爲度支鹽鐵使，請皆歸大盈庫，供天子給賜，主以中官。自是天下之財，爲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程其多少。

廣德元年，詔「一戶三丁者免一丁。凡畝稅二升。男子二十五爲成丁，五十五爲老」以優民。而疆寇未夷，民耗斂重。及吐蕃逼京師，近甸屯兵數萬，百官進俸，又率戶以給軍糧。至大曆元年，詔流民還者，給復二年。田園盡，則授以逃田。天下苗一畝，稅錢十五，市輕貨，給百官手力課，以國用急，不及秋，方苗青則徵之，號「青苗錢」。又有「地頭錢」，每畝二十，通名爲青苗錢。又詔上都秋稅分二等，上等畝稅一斗，下等六升。荒田畝稅二升。五年，始定法。夏：上田畝稅六升，下田畝四升。秋：上田畝稅五升，下田畝三升。荒田如故。青苗錢畝加一倍，而地頭錢不在焉。

初轉運使掌外，度支使掌內。永泰二年，分天下財賦，鑄錢，常平，轉運，鹽鐵置

二使。東都，畿內，河南，淮南，江東，西，湖南，荆南，山南東道，以轉運使劉晏領之。京畿，關內，河南，劍南，山南西道，以京兆尹判度支第五琦領之。及琦貶，以戶部侍郎判度支韓滉與晏分治。

時回紇有助收西京功，代宗厚遇之。與中國婚姻。歲送馬十萬匹，酬以縑帛百餘萬匹。而中國財力屈竭，歲負馬價，河湟六鎮既陷，歲發防秋兵三萬戍京西，資糧百五十萬餘緡。而中官魚朝恩，方恃恩擅權。代宗與宰相元載，日夜圖之。及朝恩誅，帝復與載貳。君臣猜閒不協，邊計兵食，置而不議者幾十年。而諸鎮擅地，結爲表裏，日治兵繕壘，天子不能繩以法。顯留意祠禱，焚幣玉，寫浮屠書。度支真賜僧巫，歲以鉅萬計。然帝性儉約，身所御衣，必浣染至再三，欲以先天下。然生日端午，四方貢獻至數千萬者，加以恩澤；而諸道尙侈麗，以自媚。朝多留事，經歲不能遣。置客省以居上封事不足采者。蕃夷貢獻未報，及失職未敍者，食度支數千百人。德宗卽位，用宰相崔祐甫，拘客省者出之，食度支者遣之，歲省費萬計。

① 以上序。

② 續漢書百官志：大將軍營五部，部有校尉，部下有曲，曲有軍候，是部曲本軍隊編制之稱。然六朝唐時，多以為私屬之義，蓋屬於將帥之軍人，後遂為其私屬也。

③ 謂自行填報。

④ 以上授田及賦役之制。

⑤ 集韻：『屑米細者曰𦉳，』類為：『俗謂粗屑曰𦉳。』

食貨志二

租庸調之法，以人丁爲本。自開元以後，天下戶籍，久不更造。丁口轉死，田畝賣易，貧富升降不實。其後國家侈費無節，而大盜起。兵興，財用益屈，而租庸調法弊壞。自代宗時，始以畝定稅，而斂以夏秋。至德宗相楊炎，遂作兩稅法。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置兩稅使以總之。量出制入。戶無主客，以居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商賈稅三十一，與居者均役。田稅視大歷十四年墾田之數爲定。遣黜陟使按比諸道丁產等級。免鰥寡惇獨不濟者。敢有加斂，以枉法論。議者以『租庸調，高祖太宗之法也，不可輕改。』而德宗方信用炎，不疑也。舊戶三百八十萬五千。使者按比，得主戶三百八十萬，客戶三十萬。天下之民，不土斷而地著，不更版籍而得其虛實。歲斂錢二千五十餘萬緡，米四百萬斛，以供外；錢九百五十餘萬緡，米千六百餘萬斛，以供京師。

稅法既行，民力未及寬，而朱滔、王武俊、田悅合從而叛，用益不給，而借商之令出。初，太常博士韋都賓、陳京請借富商錢。德宗以問度支杜佑，以爲軍費。裁支數月，幸得商錢五百萬緡，可支半歲。乃以戶部侍郎趙贊判度支，代佑行借錢令。約罷兵，乃償之。京兆少尹韋植、長安丞薛萃，搜督甚峻，民有不勝其冤。自經者，家若被盜然。總京師豪人田宅奴婢之估，裁得八十萬緡。又取僦櫃納質錢，及粟麥糴於市者，四取其一。長安爲罷市，市民相率遮邀宰相哭訴。盧杞疾驅而過。韋植懼，乃請錢不及百緡，粟麥不及五十斛者免。而所獲裁二百萬緡。淮南節度使陳少游，增其本道稅錢，每緡二百。因詔天下皆增之。

自太宗時置義倉及常平倉，以備凶荒。高宗以後，稍假義倉以給他費。至神龍中略盡。玄宗卽位，復置之。其後第五琦請天下常平倉皆置庫以畜本錢，至是趙贊又言：『自軍興，常平倉廢，垂三十年，凶荒潰散，餓死相食，不可勝紀。陛下卽位，京城兩市置常平官。雖頻年少雨，米不騰貴。可推而廣之。宜兼儲布帛。請於兩

都，江陵，成都，揚，汴，蘇，洪置常平輕重本錢。上至百萬緡，下至十萬。積米，粟，布，帛，絲，麻，貴則下價而出之，賤則加估而收之。諸道津會置吏，閱商買錢，每緡稅二十；竹，木，茶，漆稅十之一；以澹常平本錢。』德宗納其策。屬軍用迫蹙，亦隨而耗竭，不能備常平之積。

是時諸道討賊兵在外者，度支給「出界糧」。每軍以臺省官一人爲糧料使，主供億。士卒出境，則給酒肉。一卒出境，兼三人之費。將士利之，逾境而屯。趙贊復請稅間架，算除陌。其法：屋二架爲間。上間錢二千，中間一千，下間五百。匿一間，杖六十。告者賞錢五萬。除陌法：公私貿易，千錢舊算二十，加爲五十。物兩相易者，約直爲率。而民益愁怨。及涇源兵反，大諱長安市中，曰：「不奪爾商戶儻質，不稅爾間架除陌矣。」於是間架，除陌，竹，木，茶，漆，鐵之稅皆罷。

朱泚平，天下戶口三秭其二。貞元四年，詔天下兩稅，審等第高下，三年一定戶。自初定兩稅，貨重錢輕，乃計錢而輸綾絹。既而物價愈下，所納愈多。絹匹爲錢

三千二百，其後一匹爲錢一千六百。輸一者過二，雖賦不增舊，而民愈困矣。度支以稅物頒諸司，皆增本價爲「虛估」給之，而繆以濫惡督洲縣剝價，謂之「折納」。復有「進奉」「宣索」之名。改科役曰「召雇」，率配曰「和市」，以巧避微文。比大歷之數再倍。又癘疫水旱，戶口減耗，刺史析戶張虛數以寬責。逃死闕稅，取於居者。一室空而四鄰亦盡。戶版不緝，無浮游之禁。州縣行小惠，以傾誘鄰境，新收者優假之。唯安居不遷之民，賦役日重。帝以問宰相陸贄。贄上疏，請釐革其甚害者，大略有六：其一曰：「國家賦役之法，曰租，曰調，曰庸。其取法遠，其斂財均，其域人固。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天下法制均壹，雖轉徙莫容其姦。故人無搖心。天寶之季，海內波蕩，版圖隳於避地，賦法壞於奉軍。賦役舊法，行之百年，人以爲便。兵興供億不常，誅求隳制，此時弊，非法弊也。時有弊而未理，法無弊而已更。兩稅新制，竭耗編氓，日日滋甚。陛下初卽位，宜損上益下，嗇用節財；而摘郡邑，驗簿書。州取大歷中一年科率多者爲兩稅定法；此總無名之暴賦

而立常規也。夫財之所生，必因人力。兩稅以資產爲宗，不以丁身爲本。資產少者稅輕，多者稅重。不知有藏於襟懷囊篋，物貴而人莫窺者；有場圃困倉，直輕而衆以爲富者。有流通蕃息之貨，數寡而日收其贏者；有廬舍器用，價高而終歲利寡者。計估算緡，失平長僞。挾輕費轉徙者，脫徭稅，敦本業者，困斂求。此誘之爲姦，歐之避役也。今徭賦輕重相百，而以舊爲準，重處流亡益多，輕處歸附益衆。有流亡則攤出，已重者愈重，有歸附則散出，已輕者愈輕。人嬰其弊，願詔有司與宰相量年支有不急者罷之，廣費者節之。軍興加稅，諸道權宜所增皆可停。稅物估價，宜視「月平」。○至京與色樣符者，不得虛稱折估。有濫惡，罪官吏，勿督百姓。每道以知兩稅判官一人，與度支參計戶數，量土地沃瘠，物產多少，爲二等州。等下者配錢少，高者配錢多。不變法而逋逃漸息矣。」其二曰：「播殖非力不成。故先王定賦，以布麻繒纊百穀，勉人功也。又懼物失貴賤之平，交易難準，乃定貨泉，以節輕重。蓋爲國之利權，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則穀帛人所爲也，錢貨官所爲也。人

所爲者，租稅取焉；官所爲者，賦斂捨焉。國朝著令：稅出穀，庸出絹，調出繒，布麻。曷嘗禁人鑄錢，而以錢爲賦。今兩稅效算緡之末法，估資產爲差，以錢穀定稅。折供雜物，歲目頗殊。所供非所業，所業非所供。增價以市所無，減價以貨所有。耕織之力有限，而物價貴賤無常。初定兩稅，萬錢爲絹三匹，價貴而數不多。及給軍裝，計數不計價。此稅少，國用不充也。近者萬錢爲絹六匹，價賤而數加。計口蠶織不殊，而所輸倍。此供稅多，人力不給也。宜令有司覆初定兩稅之歲，絹布定估爲布帛之數。復庸調舊制，隨土所宜，各修家技。物甚賤，所出不加；物甚貴，所入不減。且經費所資在錢者，獨月俸資課。以錢數多少給布，廣鑄而禁用銅器，則錢不乏。有糴鹽以入直，榷酒以納資，何慮無所給哉？」其三曰：「廉使奏吏之能者有四科：一曰戶口增加，二曰田野墾闢，三曰稅錢長數，四曰率辦先期。夫貴戶口增加，詭情以誘姦浮，苛法以析親族。所誘者將議薄征，則遽散；所析者不勝重稅而亡。有州縣破傷之病，貴田野墾闢，率民殖荒田，限年免租。新畝雖闢，舊畝蕪矣。人以免

租年滿，復爲污萊。有稼穡不增之病。貴稅錢長數，重困疲羸，捶骨瀝髓。苟媚聚斂之司，有不恤人之病。貴率辦先期，作威殘人，絲不容織，粟不暇舂，貧者奔迸，有不能恕物之病。四病繇考覈不切事情之過。驗之以實，則租賦所加，固有受其損者。此州若增客戶，彼郡必減居人。增處邀賞而稅數加，減處懼罪而稅數不降。國家設考課之法，非欲崇聚斂也。宜命有司，詳考課績。州稅有定，徭役有等。覆實然後報戶部。若人益阜實，稅額有餘，據戶均減。十三爲上課，減二次之，減一又次之。若流亡多，加稅見戶者，殿亦如之。民納租以去歲輸數爲常，罷據額所率者。增闢勿益租，廢耕不降數。定戶之際，視雜產以校之。田既有常租，則不宜復入兩稅。如此，不督課而人人樂耕矣。」其四曰：「明君不厚所資而害所養，故先人事而借其暇力，家給然後斂餘財。今督收迫促，蠶事方興而輸縑，農功未艾而斂穀。有者急賣而耗半直，無者求假費倍。定兩稅之初，期約未詳，屬征役多，故率先限以收。宜定稅期，隨風俗時候，務於紓人。」其五曰：「頃師旅亟興，官司所儲，唯給軍食，凶荒

不違賑救。人小乏則取息利，大乏則鬻田廬。斂穫始畢，執契行貸。饑歲室家相棄，乞爲奴僕，猶莫之售。或縊死道途。天災流行，四方代有。稅茶錢積戶部者，宜計諸道戶口均之。穀麥熟則平糶，亦以義倉爲名。主以巡院。時稔傷農，則優價廣糶，穀貴而止。小歉則借貸，循環斂散，使聚穀幸災者，無以牟大利。」其六曰：「古者百畝，地號一夫。蓋一夫授田，不得過百畝。欲使人不廢業，田無曠耕。今富者萬畝，貧者無容足之居。依託彊家，爲其私屬，終歲服勞，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稅。京畿田畝稅五升，而私家收租畝一石。官取一，私取十。稽者安得足食？宜爲占田條限，裁租價。損有餘，優不足。此安富恤窮之善經，不可捨也。」贊言雖切，以讒逐，事無施行者。十二年，河南尹齊抗復論其敝，以爲「軍興，國用稍廣，隨要而稅，吏擾人勞。陛下變爲兩稅，督納有時，貪暴無容其姦。二十年間，府庫充物。但定稅之初，錢輕貨重，故陛下以錢爲稅。今錢重貨輕，若更爲稅名，以就其輕，其利有六：吏絕其姦，一也。人用不擾，二也。靜而獲利，三也。用不乏錢，四也。不勞而易知，五也。農桑

自勸六也。百姓本出布帛，而稅反配錢，至輸時復取布帛，更爲三估計折，州縣升降成姦。若直定布帛，無估可折。蓋以錢爲稅，則人力竭而有司不之覺。今兩稅出於農人，農人所有，唯布帛而已。用布帛處多，用錢處少；又有鼓鑄，以助國計；何必取於農人哉？一疏入，亦不報。

初，德宗居奉天，儲蓄空窘。嘗遣卒視賊，以苦寒乞繻袴，帝不能致，剔親王帶金而鬻之。朱泚旣平，於是帝屬意聚斂。常賦之外，進奉不息。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皋有日進，江西觀察使李兼有月進，淮南節度使杜亞，宣歙觀察使劉贊，鎮海節度使王緯，李錡，皆徼射恩澤，以常賦入貢，名爲羨餘。至代易，又有進奉。當是時，戶部錢物所在，州府及巡院，皆得擅留。或矯密旨加斂，謫官吏，刻祿稟，增稅通津，死人及蔬果，凡代易進奉，取於稅入，十獻二三，無敢問者。常州刺史裴肅，鬻薪炭案紙爲進奉，得遷浙東觀察使。刺史進奉，自肅始也。劉贊卒於宣州，其判官嚴綬，傾軍府爲進奉，召爲刑部員外郎。判官進奉，自綬始也。自裴延齡用事，益爲天子積

私財，而生民重困。延齡死而人相賀。

是時宮中取物於市，以中官爲宮市使。兩使置「白望」數十百人，以鹽估敝衣絹帛尺寸分裂酬其直。又索進奉門戶及腳價錢。有齎物入市而空歸者。每中官出，沽漿賣餅之家，皆徹肆塞門。諫官御史數上疏諫，不聽。人不堪其弊。戶部侍郎蘇弁言：「京師遊手數千萬家，無生業者，仰宮市以活，奈何罷？」帝悅，以爲然。京兆尹韋湊奏：「小人因宮市爲姦，真僞難辨。宜下府縣供送。」帝許之。中官言百姓賴宮市以養者也，湊反得罪。

順宗卽位，乃罷宮市使及鹽鐵使月進。憲宗又罷除官受代進奉及諸道兩稅外權率。分天下之賦以爲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宰相裴垪，又令諸道節度觀察調費取於所治州，不足則取於屬州。而屬州送使之餘，與其上供者，皆輸度支。

是時因德宗府庫之積，頗約費用。天子身服澣濯。及劉闢、李錡旣平，訾藏皆

入內庫。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河東節度使王鐔，進獻甚厚，翰林學士李絳嘗諫曰：「方鎮進獻，因緣爲姦，以侵百姓，非聖政所宜。」帝喟然曰：「誠知非至德事。然兩河中夏貢賦之地，朝覲久廢，河湟陷沒，烽候列於郊甸，方刷祖宗之恥，不忍重斂於人也。」然獨不知進獻之取於人者重矣！

及討淮西，判度支楊於陵坐饋餉不繼貶，以司農卿皇甫鎛代之。由是益爲刻剝。司農卿王遂，京兆尹李翬，號能聚斂，乃以爲宣歙浙西觀察使，予之富饒之地，以辦財賦。鹽鐵使王播言：「劉晏領使時，自按租庸，然後知州縣錢穀利病虛實。」乃以副使程异巡江淮，覈州府上供錢穀，异至江淮，得錢百八十五萬貫。其年，遂代播爲鹽鐵使。是時河北兵討王承宗，於是募人入粟河北淮西者，自千斛以上，皆授以官。度支鹽鐵與諸道貢獻尤甚，號助軍錢。及賊平，則有賀禮及助賞設物。羣臣上尊號，又有獻賀物。穆宗卽位，一切罷之。兩稅外加率一錢者，以枉法贓論。然自在藩邸時，習見用兵之弊，以謂戎臣武卒，法當姑息，及卽位，自神策諸

軍，非時賞賜，不可勝紀。已而幽州兵囚張弘靖，鎮州殺田弘正，兩鎮用兵；置南北供用院。而行營軍十五萬，不能亢兩鎮萬餘之衆；而饋運不能給，帛粟未至，而諸軍或彊奪於道。

蓋自建中定兩稅，而物輕錢重，民以爲患。至是四十年。當時爲絹二匹半者爲八匹，大率加三倍。豪家大商，積錢以逐輕重。故農人日困，末業日增。帝亦以貨輕錢重，民困而用不充。詔百官議革其弊。而議者多請重挾銅之律。戶部尙書楊於陵曰：「王者制錢以權百貨，貿遷有無，通變不倦；使物無甚貴甚賤，其術非它在上而已。何則？上之所重，人必從之。古者權之於上，今索之於下；昔散之四方，今藏之公府；昔廣鑄以資用，今減鑪以廢功；昔行之於中原，今洩之於邊裔；又有閩井送終之啥，商賈貸舉之積，江湖壓覆之耗，則錢焉得不重？貨焉得不輕？開元中，天下鑄錢七十餘鑪，歲盈百萬。今纔十數鑪，歲入十五萬而已。大歷以前，淄青、太原、魏博，雜鉛鐵以通時用；嶺南雜以金、銀、丹砂、象齒；今一用泉貨，故錢不足。今宜

使天下兩稅，權酒，鹽利，上供，及留州，送使錢，悉輸以布帛穀粟，則人寬於所求，然後出內府之積，收市廛之滯，廣山鑄之數，限邊裔之出，禁私家之積，則貨日重而錢日輕矣。」宰相善其議。由是兩稅，上供，留州，皆易以布帛絲鑛。租庸課調，不計錢而納布帛。唯鹽酒本以權率計錢與兩稅異，不可去錢。

文宗太和九年，以天下回殘錢置常平義倉，本錢歲增市之。非遇水旱不增者，判官罰俸，書下考。州縣假借，以枉法論。文宗嘗召監倉御史崔虞，問太倉粟數。對曰：『有粟二百五十萬石。』帝曰：『今歲費廣而所畜寡，奈何？』乃詔出使郎官御史督察州縣，壅遏錢穀者。

時豪民侵噬，產業不移戶，州縣不敢徭役，而征稅皆出下貧。至於依富爲奴客，役罰峻於州縣，長吏歲輒遣吏巡覆田稅，民苦其擾。

武宗卽位，廢浮圖法。天下毀寺四千六百，招提蘭若四萬。⊙籍僧尼爲民，二十六萬五千人。奴婢十五萬人。田數千萬頃。大秦，穆護，祆二千餘人。⊙上都東都

每街留寺二，每寺僧三十人。諸道留僧以三等，不過二十人。腴田鬻錢送戶部。中下田給寺家奴婢丁壯者爲兩稅戶，人十畝。以僧尼旣盡，兩京悲田養病坊，^四給寺田十頃，諸州七頃。主以者壽。

自會昌末置備邊庫，收度支戶部鹽鐵錢物。宣宗更號延資庫。初以度支郎中判之。至是以屬宰相，其任益重。戶部歲送錢帛二十萬。度支鹽鐵送者三十萬。諸道進奉助軍錢皆輸焉。

懿宗時，雲南蠻數內寇。徙兵戍嶺南。淮北大水，征賦不能辦，人人思亂。及龐勛反，附者六七萬。自關東至海大旱，冬蔬皆盡，貧者以蓬子爲麵，槐葉爲齏。乾符初，大水，山東饑。中官田令孜爲神策中軍，怙權用事，督賦益急。王仙芝、黃巢等起，天下遂亂。公私困竭。昭宗在鳳翔，爲梁兵所圍，城中人相食，父食其子，而天子食粥，六宮及宗室多飢死，其窮至於如此，遂以亡。

初乾元末，天下上計百六十九州。戶百九十三萬一百二十四，不課者百一

十七萬四千五百九十二口，千六百九十九萬三百八十六，不課者千四百六十一萬九千五百八十七。滅天寶戶五百九十八萬二千五百八十四，口三千五百九十二萬八千七百二十三。元和中供歲賦者，浙西，浙東，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戶百四十四萬，比天寶德元四之一。兵食於官者八十三萬，加天寶三之一。通以二戶養一兵。京西北，河北以屯兵廣，無上供。至長慶，戶三百三十五萬，而兵九十九萬，率三戶以奉一兵。至武宗卽位，戶二百一十一萬四千九百六十。會昌末，戶增至四百九十五萬五千一百五十一。宣宗旣復河湟，天下兩稅，權酒，茶鹽錢，歲入九百二十二萬緡。歲之常費，率少三百餘萬。有司遠取後年，乃濟。及羣盜起，諸鎮不復上計云。^⑤

○每月之平均價格。

○唐會要『官賜額爲寺，私造者爲招提，蘭若。』案招提，梵語曰拓闢提奢，唐言四方僧物也。傳寫譌拓爲招，又去闕字奢字。蘭若，梵語阿蘭若之省。阿蘭若，空淨閒靜之義。

③大秦，卽景教，基督教之一派也。祆卽火教，已見前。姚寬西溪叢語曰：「波斯國奉火祆神。貞觀初，傳法穆護何祿，以其教入長安。」

④釋家以供父母爲恩田，供佛爲敬田，施貧爲悲田，俗譌爲卑田。

⑤以上兩卷，論唐祝法及財政舒蹙，民生利病。古代稅法，賦役最重，兩稅爲唐賦役法之大變，故據以分卷也。

食貨志三

唐都長安，而關中號稱沃野，然其土地狹，所出不足以給京師，備水旱，故常轉漕東南之粟。高祖、太宗之時，用物有節而易贍。水陸漕運，歲不過二十萬石。故漕事簡。自高宗以後，歲益增多，而功利繁興，民亦罹其弊矣。

初江淮漕租米至東都，輪含嘉倉，以車或馱陸運至陝。而水行來遠，多風波覆溺之患，其失常十七八。故其率，一斛得八斗爲成勞。而陸運至陝，纔三百里，率兩斛，計庸錢千。民送租者，皆有水陸之直。而河有三門，底柱之險。顯慶元年，苑西監楮朗，議鑿三門山爲梁，可通陸運。乃發卒六千鑿之，功不成。其後將作大匠楊務廉，又鑿爲棧，以輓漕舟。輓夫繫二鈇於胸，而繩多絕，輓夫輒墜死。則以逃亡報，因繫其父母妻子，人以爲苦。

開元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耀卿，朝集京師。玄宗訪以漕事。耀卿條上便宜曰：

『江南戶口多而無征防之役。然送租庸調物，以歲二月至揚州，入斗門。四月已後，始渡淮入汴，常苦水淺。六七月乃至河口。而河水方漲，須八九月水落，始得上河入洛。而漕路多梗，船檣阻隘。江南之人，不習河事，轉雇河師水手，重爲勞費。其得行日少，阻滯日多。今漢隋漕路，瀕河倉廩，遺迹可尋。可於河口置武牢倉，鞏縣置洛口倉。使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洛口；而河陽，柏崖，太原，永豐，渭南諸倉，節級轉運。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寓於倉以待；則舟無停留，而物不耗失，此甚利也。』玄宗初不省。二十一年，耀卿爲京兆尹。京師雨水，穀踊貴。玄宗將幸東都，復問耀卿漕事。耀卿因請『罷陝陸運，而置倉河口。使江南漕舟至河口者，輸粟於倉而去。縣官雇舟，以分入河，洛。置倉三門，東西，漕舟輸其東倉，而陸運以輸西倉；復以舟漕，以避三門之水險。』玄宗以爲然。乃於河陰置河陰倉，河西置柏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鹽倉，鑿山十八里，以陸運。自江淮漕者，皆輸河陰倉。自河陰西至太原倉，謂之北運。自太原倉浮渭，以實關中。玄宗大悅，拜耀卿爲黃

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江淮都轉運使。以鄭州刺史崔希逸，河南少尹蕭
炆爲副使。益漕晉絳，魏濮邢，貝濟博之租輸諸倉，轉而入渭。凡三歲，漕七百萬石，
省陸運傭錢三十萬緡。

是時民久不罹兵革，物力豐富，朝廷用度亦廣，不計道里之費，而民之輸送，
所出水陸之直，增以「函脚」「營窖」之名。民間傳言用斗錢運斗米，其糜耗如
此。

及耀卿罷相，北運頗艱，米歲至京師纔百萬石。三十五年，遂罷北運。而崔希
逸爲河南陝運使，歲運百八十萬石。其後以太倉積粟有餘，歲減漕數十萬石。

二十九年，陝郡太守李齊物，鑿砥柱爲門以通漕。開其山巔爲輓路，燒石沃
醢而鑿之。然棄石入河，激水益湍怒，舟不能入新門。候其水漲，以人輓舟而上。天
子疑之，遣宦者按視。齊物厚賂使者，還言便。

齊物入爲鴻臚卿，以長安令韋堅代之，兼水陸運使。堅治漢隋運渠，起關門，

抵長安，通山東租賦。乃絕灞，澹並渭而東，至永豐倉，與渭合。又於長樂坡瀕苑牆鑿潭於望春樓下，以聚漕舟。堅因使諸舟各揭其郡名，陳其土地所產寶貨諸奇物於楸上。①先時民間唱俚歌曰：得體紇那邪。其後得寶符於桃林，於是陝縣尉崔成甫更得體歌，爲得寶弘農野。堅命舟人爲吳楚服，大笠廣袖芒屨以歌之。成甫又廣之，爲歌辭，十闕。白衣缺後綠衣，錦半臂，紅抹額。②立第一船爲號頭以唱。集兩縣婦女百餘人，鮮服靚粧，鳴鼓吹笛以和之，衆艘以次轉樓下。天子望見，大悅。賜其潭名曰廣運潭。是歲漕山東粟四百萬石。自裴耀卿言漕事，進用者常兼轉運之職，而韋堅爲最。

初，耀卿與漕路請罷陸運而不果廢。自景雲中，陸運北路分八遞，雇民車牛以載。開元初，河南尹李傑爲水陸運使，運米歲二百五十萬石，而入遞用車千八百乘，耀卿罷，久之，河南尹裴迥以入遞傷牛，乃爲交場兩遞，濱水處爲宿場，分官總之。自龍門東山抵天津橋，爲石堰以遏水。其後大盜起，而天下匱矣。

肅宗末年，史朝義兵分出宋州，淮運於是阻絕。租庸鹽鐵，沂漢江而上。河南尹劉晏爲戶部侍郎，兼勾當度支轉運鹽鐵鑄錢使。江淮粟帛，絲襄漢越商於以輸京師。及代宗出陝州，關中空窘。於是盛轉輸以給用。廣德二年，廢勾當度支使，以劉晏顯領東都，河南，淮西，江南東西轉運，租庸，鑄錢，鹽鐵，轉輸至上都，度支所領諸道租庸觀察使，凡漕事，亦皆決於晏。晏卽鹽利雇傭，分吏督之。隨江，汴，河，渭所宜。故時轉運船絲潤州陸運至楊子，斗米費錢十九。晏命囊米而載以舟，減錢十五。絲揚州距河陰，斗米費錢百二十，晏爲「歇艗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爲綱。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人。自揚州遣將部送至河陰上三門。號「上門填闕船」。米斗減錢九十。調巴，蜀，襄漢，麻，臬，竹篠爲綯，挽舟，以朽索腐材代薪，物無棄者。未十年，人人習河險。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歲轉粟百一十萬石，無升斗溺者。輕貨自楊子至汴州，每馱費錢二千二百，減九百，歲省十餘萬緡。

又分官吏主丹楊湖，禁引溉，自是河漕不涸。大歷八年，以關內豐穰，減漕十萬石，度支和糴以優農。

晏自天寶末掌出納，監歲運，知左右藏，主財穀，三十餘年矣。

及楊炎爲相，以舊惡罷晏轉運使，復歸度支。凡江淮漕米，以庫部郎中崔河圖主之。及田悅、李惟岳、李納、梁崇義拒命，舉天下兵討之。諸軍仰給京師，而李納、田悅兵守渦口，梁崇義搃襄鄧，南北漕引皆絕，京師大恐。江淮水陸轉運使杜佑以秦漢運路，出浚儀十里，入琵琶溝，絕蔡河，至陳州而合。自隋鑿汴河，官漕不通。若導流培岸，功用甚寡。疏雞鳴岡首尾，可以通舟。陸行纔四十里，則江湖黔中、嶺南、蜀、漢之粟，可方舟而下。繇白沙趣東關，歷潁、蔡，涉汴，抵東都，無蜀、河、沂、淮之阻，減故道二千餘里。會李納將李洧以徐州歸命，淮路通而止。戶部侍郎趙贊又以錢貨出淮迂緩，分置汴州東西水陸運兩稅鹽鐵使，以度支總大綱。

貞元初，關輔宿兵，米斗千錢，大倉供天子六宮之膳，不及十日。禁中不能釀

酒。以飛龍駝負永豐倉米給禁軍。陸運牛死殆盡。德宗以給事中崔造敢言，爲能立事，用爲相。造以江吳素嫉錢穀諸使，顯利罔上，乃奏諸道觀察使、刺史、選官部送兩稅至京師，廢諸道水陸轉運使，及度支巡院，江淮轉運使以度支鹽鐵歸尙書省，宰相分判六尙書事。以戶部侍郎元琇判諸道鹽鐵榷酒，侍郎吉中孚判度支諸道兩稅，增江淮之運。浙江東西歲運米七十五萬石，復以兩稅易米百萬石，江西、湖南、鄂岳、福建、嶺南米亦百二十萬石。詔浙江東西節度使韓滉，淮南節度使杜亞運至東西渭橋倉。諸道有鹽鐵處，復置巡院。歲終，宰相計課最。崔造厚元琇，而韓滉方領轉運，奏國漕不可改。帝亦雅器滉，復以爲江淮轉運使。元琇嫉其剛，不可共事，因有隙。琇稱疾罷。而滉爲度支諸道鹽鐵轉運使。於是崔造亦罷。滉遂劾琇常餽米淄、青、河中，而李納懷光倚以構叛，貶琇雷州司戶參軍，尋賜死。

是時汴宋節度使春夏遣官監汴水，察盜灌漑者。歲漕經底柱，覆者幾半。河中有山號米堆。運舟入三門，雇平陸人爲「門匠」，執標指磨，一舟百日乃能上。

諺曰：「古無門匠墓。」謂皆溺死也。陝虢觀察使李泌，益鑿集津倉山西逕爲運道，屬於三門倉，治上路以回空車，費錢五萬緡，下路減半。又爲入渭船，方五板，輪東渭橋太倉，米至凡百三十萬石。遂罷南路陸運，其後諸道鹽鐵轉運使張滂，復置江淮巡院，及浙西觀察使李錡領使，江淮堰埭隸浙西者，增私路小堰之稅，以副使潘孟陽主上都留後，李巽爲諸道轉運鹽鐵使，以堰埭歸鹽鐵使，罷其增置者。自劉晏後，江淮米至渭橋寢減矣，至巽，乃復如晏之多。

初揚州疏太子港，陳登塘，凡三十四陂，以益漕河，輒復堙塞。淮南節度使杜亞，乃濬渠蜀岡，疏句城湖愛敬陂，起堤貫城，以通大舟。河益庫，水下走淮，夏則舟不得前，節度使李吉甫築平津堰，以洩有餘，防不足，漕流遂通。然漕益少。江淮米至渭橋者，纔二十萬斛。諸道鹽鐵轉運使盧坦，糴以備一歲之費，省冗職八十員。自江以南，補署皆剽屬院監，而漕米亡耗於路頗多，刑部侍郎王播代坦，建議米至渭橋五百石亡五十石者死。其後判度支皇甫鎛，議萬斛亡三百斛者償

之，千七百斛者流塞下，過者死。盜十斛者流，三十斛者死。而覆船敗輓，至者不得十之四五。部吏舟人，相挾爲姦，榜笞號苦之聲，聞於道路。禁錮連歲，赦下而獄死者，不可勝數。其後貸死刑，流天德五城。人不畏法，運米至者，十亡七八。鹽鐵轉運使柳公綽，請如王播議加重刑。太和初，歲旱河涸，掬沙而進，米多耗，抵死甚衆，不待覆奏。秦漢時故漕輿成堰，東達永豐倉，咸陽縣令韓遼請疏之，「自咸陽抵潼關三百里，可以罷車輓之勞。」宰相李固言以爲非時。文宗曰：「苟利於人，陰陽拘忌，非朕所顧也。」議遂決。堰城罷輓車之牛，以供農耕，關中賴其利。

故事：州縣官充綱，送輕貨四萬書上考，開成初，爲「長定綱。」州擇清彊官送兩稅至十萬遷一官，往來十年者授縣令。江淮錢積河陰，轉輸歲費十七萬餘緡。行綱多以盜抵死。判度支王彥威置縣遞羣畜萬三千三百乘，使路傍民養以取傭。日役一驛，省費甚博。而宰相亦以長定綱命官不以材，江淮大州，歲授官者十餘人，乃罷長定綱，送五萬者書上考，七萬者減一選，五十萬減三選而已。

及戶部侍郎裴休爲使，以河瀕縣令董漕事，自江達渭，運米四十萬石。居三歲，米至渭橋百二十萬石。

凡漕達于京師而足國用者，大略如此。其他州縣方鎮，漕以自資，或兵所征行，轉運以給一時之用者，皆不足紀。^(四)

唐開軍府以扞要衝，因隙地置營田。天下屯總九百九十二。司農寺每屯三頃。州鎮諸軍，每屯五十頃。水陸腴瘠，播殖地宜，與其功庸煩省，收率之多少，皆決於尙書省。苑內屯以善農者爲屯官，屯副，御使巡行莅輸。上地五十畝，瘠地二十畝，稻田八十畝，則給牛一。諸屯以地良薄，與歲之豐凶爲三等，具民田歲穫多少，取中熟爲率。有警，則以兵若夫千人助收。隸司農者，歲三月，卿少卿循行，治不法者。凡屯田收多者褒進之。歲以仲春，籍來歲頃畝，州府軍鎮之遠近，上兵部，度便宜遣之。

開元二十五年，詔屯官敘功，以歲豐凶爲上下。鎮戍地可耕者，人給十畝以

供糧。方春，屯官巡行，謫作不時者。天下屯田收穀百九十餘萬斛。

初度支歲市糧於北都，以贍振武。天德、靈武、鹽、夏之軍，費錢五六十萬緡。沂河舟溺甚衆。建中初，宰相楊炎請置屯田於豐州，發關輔民鑿陵陽渠以增漑。京兆尹嚴郢嘗從事朔方，知其利害，以爲不便，疏奏不報。郢又奏『五城舊屯，其數至廣。以開渠之糧貸諸城，約以冬輸。又以開渠功直布帛，先給田者，據估轉穀。如此，則關輔免調發，五城田闢，比之浚渠，利十倍也。』時楊炎方用事，郢議不用，而陵陽渠亦不成。

然振武，天德良田廣袤千里。元和中，振武軍饑，宰相李絳請開營田，可省度支漕運，及絕和糴欺隱。憲宗稱善，乃以韓重華爲振武京西營田和糴水運使。起代北，墾田三百頃，出贓罪吏九百餘人，給以耒耜耕牛，假種糧，使償所負粟，二歲大熟，因募人爲十五屯，每屯百三十人，人耕百頃，就高爲堡，東起振武，西逾雲州，極於中受降城，凡六百餘里。列柵二十，墾田三千八百餘里，歲收粟二十萬石，省

度支錢二千餘萬緡。重華入朝，奏請益開田五千頃。法用人七千，可以盡給五城。會李絳已罷，後宰相持其議而止。

憲宗末，天下營田皆雇民或借庸以耕，又以瘠地易上地，民間苦之。穆宗卽位，詔還所易地，而耕以官兵。耕官地者，給三分之一以終身。

靈武、邠寧，土廣肥而民不知耕。太和末，王起奏立營田。後党項大擾河西，邠寧節度使畢誠亦募士開營田，歲收三十萬斛，省度支錢數百萬緡。⊗

貞觀開元後，邊土西舉高昌，龜茲，焉耆，小勃律，北抵薛延陀故地，緣邊數十州戍重兵，營田及地租不足以供軍，於是初有和糴。牛仙客爲相，有彭果者，獻策廣關輔之糴，京師糧稟益羨。自是玄宗不復幸東都。天寶中，歲以錢六十萬緡贖諸道和糴，斗增三錢。每歲短遞輸京倉者百餘萬斛。米賤則少府加估而糴，貴則賤價而糴。貞元初，吐蕃劫盟，召諸道兵十七萬戍邊。關中爲吐蕃蹂躪者，二十年矣。北至河曲，人戶無幾。諸道戍兵，月給粟十七萬斛，皆糴於關中。宰相陸贄，以

『關中穀賤請和糴可至百餘萬斛，計諸縣船車至太倉，穀價四十有餘，米價七十，則一年和糴之數，當轉運之二年，一斗轉運之資，當和糴之五斗。減轉運以實邊，存轉運以備時。要江淮米至河陰者，罷八十萬斛；河陰米至太原倉者，罷五十萬；太原米至東渭橋者，罷二十萬。以所減米糴江淮水菑州縣，斗減時五十以救之。京城東渭橋之糴，斗增時三十以利農，以江淮糴米及減運直市絹帛送上都。』帝乃命度支增估糴粟三十三萬斛。然不能盡用，贊議。憲宗卽位之初，有司以歲豐熟，請畿內和糴。當時府縣配戶督限，有稽違，則迫蹙鞭撻，甚於稅賦。號爲和糴，其實害民。④

① 釵，集韻：『攻乎切，音孤。鐵釵也。』

② 楸，廣韻。音伏，『梁楸也。』正字通：『以小木附大木上曰楸。』

③ 缺後衣，卽短後衣，半臂，無袂衣也。抹額，束額巾。

④ 掣，擊也。

⑤以上漕運。

⑥以上屯田。

⑦以上和糶。

食貨志四

唐有鹽池十八，井六百四十，皆隸度支。蒲州安邑，解縣有池五，總曰兩池。歲得鹽萬斛，以供京師。鹽州五原有烏池、白池、瓦池、細項池，靈州有溫泉池、兩井池、長尾池、五泉池、紅桃池、回樂池、弘靜池，會州有河池，三州皆輸米以代鹽。安北都護府有胡落池，歲得鹽萬四千斛，以給振武。天德、黔州有井四十一，成州、鞏州井各一，果、闐、開、通井百二十三，山南西院領之。邛、眉、嘉有井十三，劍南西川院領之。梓、遂、緜、合、昌、渝、瀘、資、榮、陵、簡有井四百六十，劍南東川院領之。皆隨月督課。幽州大同，橫野軍有鹽屯，每屯有丁有兵，歲得鹽二千八百斛，下者千五百斛。負海州歲免租，爲鹽二萬斛，以輸司農。青、楚、海、滄、棣、杭、蘇等州，以鹽價市輕貨，亦輸司農。天寶至德間，鹽每斗十錢。乾元元年，鹽鐵鑄錢使第五琦初變鹽法，就山海井竈近利之地置監院，遊民業鹽者爲「亭戶」，免雜徭。盜鬻者論以法。及琦爲

諸州榷鹽鐵使，盡榷天下鹽，斗加時價百錢而出之，爲錢一百一十。自兵起，流庸未復，稅賦不足供費，鹽鐵使劉晏以爲『因民所急而稅之，則國足用。』於是上鹽法輕重之宜。以鹽吏多則州縣擾，出鹽鄉因舊監置吏。亭戶糶商人，縱其所之。江嶺去鹽遠者，有常平鹽。每商人不至，則減價以糶民。官收厚利，而人不知貴。晏又以鹽生霖潦則鹵薄，嘆旱則土溜墳。○乃隨時爲令，遣吏曉導，倍於勸農。吳、越、揚、楚鹽廩至數千，積鹽二萬餘石。有漣水、湖州、越州、杭州四場，嘉興、海陵、鹽城、新亭、臨平、蘭亭、永嘉、大昌、侯官、富都十監，歲得錢百餘萬緡，以當百餘州之賦。自淮北置巡院十三：曰揚州、陳許、汴州、廬壽、白沙、淮西、甬橋、浙西、宋州、泗州、嶺南、兗、鄆、鄭滑，捕私鹽者，姦盜爲之衰息。然諸道加榷鹽錢，商人舟所過有稅。晏奏罷州縣率稅，禁堰埭邀以利者。晏之始至也，鹽利歲纔四十萬緡，至大歷末，六百餘萬緡。天下之賦，鹽利居半。宮闈服御，軍饗，百官祿俸，皆仰給焉。明年而晏罷。

貞元四年，淮西節度使陳少游奏加民賦。自此江淮鹽每斗亦增二百，爲錢

三百一十。其後復增六十。河中兩池鹽，每斗爲錢三百七十。江淮豪賈射利，或時倍之。官收不能過半。民始怨矣。

劉晏鹽法旣成，商人納絹以代鹽利者，每緡加錢二百，以備將士春服。包佶爲汴東水陸運兩稅鹽鐵使，許以漆器瑋瑁綾綺代鹽價。雖不可用者，亦高估而售之。廣虛數以罔上。亭戶冒法，私鬻不絕。巡捕之卒，遍於州縣。鹽估益貴。商人乘時射利，遠鄉貧民困高估，至有淡食者。巡吏旣多，官冗傷財。當時病之。

其後軍費日增，鹽價寢貴。有以穀數斗，易鹽一升。私糶犯法，未嘗少息。順宗時，始減江淮鹽價，每斗爲錢二百五十。河中兩池鹽，斗錢三百。增雲安、渙陽、塗澹三監。其後鹽鐵使李錡奏江淮鹽斗減錢十，以便民。未幾復舊。

方是時，錡盛貢獻以固寵。朝廷大臣，皆餌以厚貨。鹽鐵之利，積於私室，而國用耗屈。榷鹽法大壞。多爲虛估，率千錢不滿百三十而已。兵部侍郎李巽爲使，以鹽利皆歸度支，物無虛估。天下糶鹽稅茶，其贏六百六十五萬緡。初歲之利，如劉

晏之季年，其後則三倍晏時矣。

兩池鹽利，歲收百五十餘萬緡。四方豪商猾賈，雜處解縣，主以郎官，其佐貳皆御史。鹽民田園籍於縣，而令不得以縣民治之。

憲宗之討淮西也，度支使皇甫鏹加劍南、東西兩川、山南西道鹽估以供軍。貞元中，盜鬻兩池鹽一石者死；至元和中，減死流天德五城；鏹奏論死如初；一斗以上，杖背，沒其車驢，能捕斗鹽者賞千錢。節度觀察使以判官，州以司錄，錄事參軍察私鹽。漏一石以上罰課料。鬻兩池鹽者，坊市、居邸主人、市儈，皆論坐盜。刮鱗土一斗，比鹽一升。州縣團保相察，比於貞元加酷矣。自兵興，河北鹽法，鞫縻而已。至皇甫鏹，又奏置榷鹽使，如江淮榷法，犯禁歲多。及田弘正舉魏博歸朝廷，穆宗命河北罷榷鹽。

戶部侍郎張平叔議榷鹽法弊，請糶鹽可以富國。詔公卿議其可否。中書舍人韋處厚、兵部侍郎韓愈條詰之，以爲不可。平叔屈服。

是時奉天鹵池生水栢，以灰一斛，得鹽十二斤，利倍鹵。文宗時，采灰一斗，比鹽一斤論罪。開成末，詔私鹽月再犯者易縣令，罰刺史俸。十犯則罰觀察判官課料。宣宗卽位，茶鹽之法益密。糶鹽少，私盜多者，謫觀察判官，不計十犯。戶部侍郎判度支盧弘止，以兩池鹽法敝，遣巡院官司與更立新法，其課倍入。遷權鹽使。以壕籬者，⊖鹽池之堤禁，有盜壞與鬻籬皆死。鹽盜持弓矢者亦皆死刑。兵部侍郎判度支周墀，又言兩池鹽盜販者，迹其居處，保社按罪。鬻五石，市二石，亭戶盜糶二石皆死。是時江吳羣盜，以所剽物易茶鹽，不受者焚其室廬。吏不敢枝梧。鎮戍場鋪堰埭，以關通致富。宣宗乃擇嘗更兩畿輔望縣令者爲監院。言戶部侍郎裴休爲鹽鐵使，上鹽法八事，其法皆施行。兩池權課大增。其後兵遍天下，諸鎮擅利。兩池爲河中節度使王重榮所有，歲貢鹽三千車。中官田令孜募新軍五十萬，四都餽轉不足，乃倡議兩池復歸鹽鐵使，而重榮不奉詔，至舉兵反。僖宗爲再出，然而卒不能奪。⊖

唐初無酒禁，乾元元年，京師酒貴，肅宗以稟食方屈，乃禁京城酤酒，期以麥熟如初。二年饑，復禁酤。非光祿祭祀燕蕃客不御酒。廣德二年，定天下酤戶，以月收稅。建中元年，罷之。三年，復禁民酤，以佐軍費。置肆釀酒，斛收直三千。州縣總領，醴薄私釀者論其罪。尋以京師四方所湊，罷榷。貞元二年，復禁京城畿縣酒。天下置肆以酤者，斗錢百五十，免其徭役。獨淮南、忠武、宣武、河東、榷麴而已。元和六年，罷京師酤肆，以榷酒錢隨兩稅青苗歛之。太和八年，遂罷京師榷酤。凡天下榷酒，爲錢百五十六萬餘緡，而釀費居三之一，貧戶逃酤不在焉。昭宗世，以用度不足，易京畿近鎮麴法，復榷酒以贍軍。鳳翔節度使李茂貞方顯其利，按兵請入奏利害，天子遽罷之。^④

初，德宗納戶部侍郎趙贊議，稅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一，以爲常平本錢。及出奉天，乃悼悔，下詔亟罷之。及朱泚平，佞臣希意興利者益進。貞元八年，以水災減稅，明年，諸道鹽鐵使張滂奏出茶州縣若山及商人要路，以三等定估，十稅其一。

自是歲得錢四十萬緡。然水旱亦未嘗拯之也。穆宗卽位，兩鎮用兵，帑藏空虛，禁中起百尺樓，費不可勝計。鹽鐵使王播，圖寵以自幸，乃增天下茶稅，率百錢增五十。江淮、浙東、西、嶺南、福建、荆襄茶，播自領之。兩川以戶部領之。天下茶加斤至二十兩，播又奏加取焉。右拾遺李珣上疏諫曰：「權率起於養兵，今邊境無虞，而厚歛傷民，不可一也。茗飲人之所資，重稅則價必增，貧弱益困，不可二也。山澤之饒，其出不訾。論稅以售多爲利，價騰踊則市者稀，不可三也。」其後王涯判二使，置權茶使，徙民茶樹於官場，焚其舊積者，天下大怨。令狐楚代爲鹽鐵使，兼權茶使，復令納權，加價而已。李石爲相，以茶稅皆歸鹽鐵，復貞元之制。武宗卽位，鹽鐵轉運使崔珙，又增江淮茶稅。是時茶商所過州縣有重稅。或掠奪舟車，露積雨中。諸道置邸以收稅，謂之「揚地錢」。故私販益起。大中初，鹽鐵轉運使裴休著條約，私鬻三犯，皆三百斤，乃論死。長行羣旅，茶雖少皆死。雇載三犯至五百斤，居舍儉保四犯至千斤者，皆死。園戶私鬻百斤以上杖背，三犯加重徭。伐園失業者，刺史

縣令，以縱私鹽論。廬、壽、淮南，皆加半稅。私商給自首之帖，天下稅茶增倍。貞元，江淮茶爲大摸，一斤至五十兩。諸道鹽鐵使于憬，每斤增稅錢五，謂之剩茶錢。自是斤兩復舊。^⑤

凡銀、銅、鐵、錫之冶一百六十八。陝、宣、潤、饒、衢、信五州銀冶五十八，銅冶九十六，鐵山五，錫山二，鉛山四。汾州礬山七。麟德二年，廢陝州銅冶四十八。開元十五年，初稅伊陽五重山銀錫。德宗時，戶部侍郎韓洄建議：『山澤之利，宜歸王者。』自是皆隸鹽鐵使。元和初，天下銀冶廢者四十。歲采銀萬二千兩，銅二十六萬六千斤，鐵二百七萬斤，錫五萬斤，鉛無常數。開成元年，復以山澤之利歸州縣，刺史選吏主之。其後諸州牟利以自殖，舉天下不過七萬餘緡，不能當一縣之茶稅。及宣宗增河湟戍兵衣絹五十二萬餘匹。鹽鐵轉運使裴休請復歸鹽鐵使，以供國用。增銀冶二，鐵山七十一；廢銅冶二十七，鉛山一。天下歲率銀二萬五千兩，銅六十五萬五千斤，鉛十一萬四千斤，錫萬七千斤，鐵五十三萬二千斤。^⑥

隋末行五銖白錢，天下盜起，私鑄錢行。千錢初重二斤，其後愈輕，不及一斤。鐵葉皮紙，皆以爲錢。高祖入長安，民間行綾環錢。其製輕小，凡八九萬，纔滿半斛。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徑八分，重二銖四參。④積十錢重一兩，得輕重大小之中。其文以八分篆隸二體。洛，并，幽，益，桂等州皆置監。賜秦王，齊王三鑪，右僕射裴寂一鑪以鑄。盜鑄者論死，沒其家屬。其後盜鑄漸起。顯慶五年，以惡錢多，官爲市之。以一善錢售五惡錢。民間藏惡錢以待禁弛。乾封元年，改鑄乾封泉寶錢，徑寸，重二銖六分。以一當舊錢之十。踰年而舊錢多廢。明年，以商賈不通，米帛踴貴，復行開元通寶錢。天下皆鑄之。然私錢犯法日蕃，有以舟筏鑄江中者。詔所在納惡錢，而姦亦不息。儀鳳中，瀕江民多私鑄錢爲業。詔巡江官督捕，載銅錫鐵過百斤者沒官。⑤四年，命東都糶米粟，斗別納惡錢百，少府司農毀之。是時鑄多，錢賤，米粟踴貴，乃罷少府鑄，尋復舊。永淳元年，私鑄者抵死，鄰保里坊村正皆從坐。武后時，錢非穿穴及鐵錫銅液，皆得用之。「熟銅」「排斗」「沙澀」之錢皆售。自是盜鑄蜂

起。江淮游民依大山陂海以鑄。吏莫能捕。先天之際，兩京錢益濫。柳衡錢纔有輪郭。鐵錫五銖之屬，皆可用之。或鎔錫摸錢，須臾百十。開元初，宰相宋璟請禁惡錢。行二銖四參錢。毀舊錢不可用者，江淮有官鑪錢，偏鑪錢，稜錢，時錢。遣監察御史蕭隱之使江淮，率戶出惡錢。捕責甚峻。上青錢皆輸官。小惡者沈江湖。市井不通，物價甚貴。隱之坐貶官。宋璟又請出米十萬斛收惡錢，少府毀之。十一年，詔所在加鑄，禁賣銅錫及造銅器者。二十年，千錢以重六斤四兩爲率。每錢重二銖四參。禁「缺頓」「沙澀」「蕩染」「白疆」「黑疆」之錢，首者官爲市之。銅一斤，爲錢八十。

二十二年，宰相張九齡建議：「古者以布帛菽粟，不可尺寸杪勺而均，乃爲錢以通貿易。官鑄所入無幾，而工費多，宜縱民鑄。」議下百官。宰相裴耀卿，黃門侍郎李林甫，河南少尹蕭昊，祕書監崔沔，皆以爲「嚴斷惡錢，則人知禁。稅銅折役，則官冶可成。計估度庸，則私錢以利薄而自息。若許私鑄，則下皆棄農而競利矣。」左監門衛錄事參軍事劉秩曰：「今之錢，古之下幣也。若捨之任人，則上無

以御下，下無以事上，不可一也。物賤傷農，錢輕傷買。物重則錢輕，錢輕由乎物多，多則作法收之使少。物少則作法布之使輕。奈何假人不可二也。鑄錢不雜鉛鐵，則無利，雜則錢惡。今塞私鑄之路，人猶冒死，況設陷筭誘之？不可三也。鑄錢無利，則人不鑄；有利則去南畝者衆，不可四也。人富則不可以賞勸，貧則不可以威禁。法不行，人不理，繇貧富不齊。若得鑄錢，貧者服役於富室，富室乘而益恣，不可五也。夫錢重，繇人日滋於前，而鑪不加舊，公錢與銅價頗等，故破重錢爲輕錢。銅之不贍，在採用者衆也。銅之爲兵，不如鐵，爲器不如漆。禁銅則人無所用，盜鑄者少，公錢不破，人不犯死，錢又日增，是一舉而四美兼也。』是時公卿皆以縱民鑄爲不便。於是下詔禁惡錢而已。信安郡王禕復言：『國用不足，請縱私鑄。』議者皆畏禕帝弟之貴，莫敢與抗。獨倉部郎中韋伯陽以爲不可。禕議亦格。

二十六年，宣潤等州初置錢監。兩京用錢稍善，米粟價益下。其後錢又漸惡。詔出銅，所在置監，鑄開元通寶錢。京師庫藏皆滿。天下盜鑄益起。廣陵、丹陽、宣城

尤甚。京師權豪，歲歲取之，舟車相屬。江淮「偏鑪錢」數十種，雜以鐵錫，輕漫無復錢形。公鐵者號官鑪錢，一以當偏鑪錢七八。富商往往藏之，以易江淮私鑄者。兩京錢有「鵝眼」、「古文」、「綫環」之別，每貫重不過三四斤，至剪鐵而緡之。宰相李林甫請出絹布三百萬匹，平估收錢，物價踊貴，訴者日萬人。兵部侍郎楊國忠欲招權以市恩，楊鞭市門曰：『行當復之。』明日，詔復行舊錢。天寶十一載，又出錢三十萬緡，易兩市惡錢。出左藏庫排斗錢，許民易之。國忠又言錢非「鐵錫」、「銅沙」、「穿穴」、「古文」皆得用之。

是時增調農人鑄錢，既非所習，皆不聊生。內作判官韋倫請厚價募工。繇是役用減而鼓鑄多。天下鑪九十九：絳州三十，揚、潤、宣、鄂、蔚皆十，益、郴皆五，洋州三，定州一。每鑪歲鑄錢三千三百緡，役丁匠三十，費銅二萬一千二百斤，鐵三千七百斤，錫五百斤。每千錢，費錢七百五十。天下歲鑄三十二萬七千緡。

肅宗乾元元年，經費不給。鑄錢使第五琦鑄乾元重寶錢，徑一寸，每緡重十

斤，與開元通寶參用，以一當十，亦號乾元十當錢。先是諸鑪鑄錢麻薄，鎔破錢及佛像，謂之「盤陀」，皆鑄爲私錢，犯者杖死。第五琦爲相，復命絳州諸鑪鑄重輪乾元錢，徑一寸二分。其文亦曰乾元重寶。背之外郭重輪。每緡重十二斤。與開元通寶錢並行，以一當五十。是時民間行三錢大而重稜者，亦號重稜錢。法旣屢易，物價騰踊。米斗錢至七千。餓死者滿道。初有虛錢。京師人人私鑄，併小錢，壞鍾像，犯禁者愈衆。鄭叔清爲京兆尹，數月，榜死者八百餘人。肅宗以新錢不便，命百官集議，不能改。上元元年，減重輪錢以一當三十。開元舊錢與乾元十當錢，皆以一當十。碾礮鬻受，得爲實錢虛錢。交易皆用十當錢。由是錢有虛實之名。史思明據東都，亦鑄得一元寶錢。徑一寸四分，以一當開元通寶之百。旣而惡得一非長祚之兆，改其文曰順天元寶。代宗卽位，乾元重寶錢以一當二，重輪錢以一當三。凡三日，而大小錢皆以一當一。自第五琦更鑄，犯法者日數百，州縣不能禁止。至是人甚便之。其後民間乾元重稜二錢鑄爲器，不復出矣。

當時議者，以爲『自天寶至今，戶九百餘萬。王制上農夫食九人，中農夫七人，以中農夫計之，爲六千三百萬人。少壯相均，人食米二升，日費米百二十六萬斛，歲費四萬五千三百六十萬斛，而衣倍之。吉凶之禮再倍，餘三年之儲，以備水旱凶災，當米十三萬六千八十萬斛，以貴賤豐儉相當，則米之直與錢鈞也。田以高下肥瘠豐耗爲率。一頃出米五十餘斛。當田二千七百二十一萬六千頃。而錢亦歲毀於棺瓶埋藏焚溺。其間銅貴錢賤，有鑄以爲器者，不出十年，錢幾盡，不足周當世之用。』諸道鹽鐵轉運使劉晏，以江嶺諸州，任土所出，皆重羸賤弱之貨，輸京師，不足以供道路之直。於是積之江淮，易銅鉛薪炭，廣鑄錢，歲得十餘萬緡，輸京師及荆揚二州。自是錢日增矣。

大曆七年，禁天下鑄銅器。建中初，戶部侍郎韓洄，以商州紅岸冶銅多，請復洛源廢監，起十鑪。歲鑄錢七萬二千緡。每千錢費九百。德宗從之。江淮多鉛錫錢，以銅盪外，不盈斤兩，帛價益貴。銷千錢爲銅六斤，鑄器則斤得錢六百，故銷鑄者

多而錢益耗。判度支趙贊採連州白銅鑄大錢，一當十，以權輕重。貞元初，駱谷散關禁行人以一錢出者。諸道鹽鐵使張滂奏禁江淮鑄銅爲器，惟鑄鑑而已。十年，詔『天下鑄銅器，每器一斤，其直不得過百六十。銷錢者以盜鑄論。』然而民間錢益少，繒帛價輕。州縣禁錢不出境，商賈皆絕。浙西觀察使李若初請通錢往來，而京師商賈齎錢四方賀易者，不可勝計，詔復禁之。二十年，命市井交易，以綾羅絹布雜貨與錢兼用。憲宗以錢少，復禁用銅器。時商賈至京師，委錢諸道進奏院及諸軍諸使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之，號飛錢。京兆尹裴武請禁與商賈飛錢者，廋索諸坊，十人爲堡。鹽鐵使李巽，以郴州平陽銅坑二百八十餘，復置桂陽監，以兩鑪日鑄錢二十萬。天下歲鑄錢十三萬五千緡。命商賈蓄錢者，皆出以市貨。天下有銀之山必有銅。唯銀無益於人。五嶺以北，採銀一兩者流它州，官吏論罪。元和四年，京師用錢緡少二十，及有鉛錫錢者捕之。非交易而錢行衢路者不問。復詔采五嶺銀坑，禁錢出嶺。六年，貿易錢十緡以上者，參用布帛。蔚州三河

冶距飛狐故監二十里而近。河東節度使王鐔置鑪，疏拒馬河水鑄錢，工費尤省。以刺史李聽爲使，以五鑪鑄。每鑪月鑄錢三十萬。自是河東錫錢皆廢。自京師禁飛錢，家有滯藏，物價淺輕。判度支盧坦，兵部尙書判戶部事王紹，鹽鐵使王播，請許商人於戶部度支鹽鐵三司飛錢，每千緡增給百錢，然商人無至者。復許與商人敵貫而易之。然錢重帛輕如故。憲宗爲之出內庫錢五十萬緡市布帛，每匹加舊估十之一。會吳元濟王承宗連衡拒命，以七道兵討之。經費屈竭，皇甫鏞建議，內外用錢，每緡墊二十，外復抽五十，送度支以贍軍。十二年，復給京兆府錢五十萬緡市布帛，而富家錢過五千貫者死。王公重貶，沒入於官，以五之一賞告者。京師區肆所積，皆方鎮錢，少亦五十萬緡。乃爭市第宅。然富賈倚左右神策軍官錢爲名，府縣不敢劾問。民間墊陌，有至七十者。鈔錫錢益多。吏捕犯者，多屬諸軍諸使。諱集市人彊奪，毆傷吏卒。京兆尹崔元略請犯者本軍本使洩決，帝不能用。詔送本軍本使，而京兆府遣人洩決。穆宗卽位，京師鬻金銀十兩，亦墊一兩。糶米鹽

百錢墊七八。京兆尹柳公綽以嚴法禁止之。尋以所在用錢，墊陌不一，詔從俗所宜。內外給用，每緡墊八十。寶曆初，河南尹王起請銷錢爲佛像者，以盜鑄錢論。太和三年，詔佛像以鉛錫土木爲之，飾帶以金銀，鑰石烏油藍鐵，^⑨唯鑑磬釘環鈕得用銅，餘皆禁之。盜鑄者死。是時峻鉛錫錢之禁，告千錢者賞以五千。四年，詔積錢以七千緡爲率。十萬緡者，期以一年出之，二十萬以二年。凡交易百緡以上者，匹帛米粟居半。河南府、揚州、江陵府，以都會之劇，約束如京師。未幾皆罷。八年，河東錫錢復起。鹽鐵使王涯置飛狐鑄錢院於蔚州，天下歲鑄錢不及十萬緡。文宗病幣輕錢重，詔方鎮縱錢穀交易。時雖禁銅爲器，而江淮嶺南，列肆鬻之。鑄千錢爲器，售利數倍。宰相李珣，請加鑪鑄錢。於是禁銅器，官一切爲市之。天下銅坑五十，歲采銅二十六萬六千斤。及武宗廢浮屠法，永平監官李郁彥請以銅像鍾磬鑪鐸皆歸巡院，州縣銅益多矣。鹽鐵使以工有常力，不足以加鑄，許諸道觀察使皆得置錢坊。淮南節度使李紳請天下以州名鑄錢。京師爲京錢，大小徑寸，如開

元通寶。交易禁用舊錢。會宣宗卽位，盡黜會昌之政。新錢以字可辨，復鑄爲像。昭宗末，京師用錢八百五十爲貫，每百纔八十五；河南府以八十爲百云。⊕

①溜，水溜下也。

②壕，卽今濠溝之濠字。濠乃水名也。

③以上鹽法。

④以上權酤。

⑤以上權茶。

⑥以上阮冶。

⊕錢之輕重，古以銖與累黍計，不以分釐計。分釐乃度名，非權名也。權之爲數，十黍爲累，十累爲銖，二十四銖爲兩。宋太宗淳化二年，詔定稱法。其時太府權衡，但有一錢至十觔之數，乃別爲新制。以淳化錢二銖四累之重爲一錢，又十分之以爲分，又十分之以爲釐。錢之名，卽因其爲一錢之重而立；分釐則借用度名也。

⊖鐵，錫鐵也。

④鑰音儉。至篇『鑰石似金』烏油藍鐵，未詳。

⑤以上錢幣案食貨志尚有一卷，言官祿之數，以太乾燥，節之。

后妃列傳

高宗廢后王氏，并州祁人。魏尚書左僕射思政之孫。從祖母同安長公主，以
后婉淑，白太宗，以爲晉王妃。王居東宮，妃亦進冊。擢父仁祐陳州刺史。帝卽位，立
爲皇后。仁祐以特進封魏國公。母柳，本國夫人。仁祐卒，贈司空。

初蕭良娣有寵，而武才人貞觀末以先帝宮人召爲昭儀。俄與后良娣爭寵，
更相毀短。而昭儀詭險，卽誣后與母挾媚道蠱上。帝信之。解魏國夫人門籍。罷后
舅柳奭中書令。李義府等陰佐昭儀，以偏言怒帝。遂下詔廢后，良娣皆爲庶人，囚
宮中。后母兄良娣宗族，悉流嶺南。許敬宗又奏仁祐無他功，以宮掖故，超列三事。
今庶人謀亂宗社，罪宜夷宗。仁祐應斲棺，陛下不窮其誅。家止流竄。仁祐不宜引
庇廕宥逆子孫。有詔盡奪仁祐官爵。而后及良娣，俄爲武后所殺。改后姓爲蟒。
良娣爲梟，初帝念后，間行至囚所。見門禁錮嚴，進飲食竇中。惻然傷之。呼曰：

『皇后良娣無恙乎？今安在？』二人同辭曰：『妾等以罪棄爲婢，安得尊稱耶？』流淚嗚咽。又曰：『陛下幸念疇日，使妾死更生，復見日月，乞署此爲回心院。』帝曰：『朕卽有處置。』武后知之，促詔杖二人百，剔其手足，反接投釀饈中。曰：『令二嫗骨醉。』數日死。殊其尸。初詔旨到，后再拜曰：『陛下萬年，昭儀承恩，死吾分也。』至良娣，罵曰：『武氏狐媚，讎覆至此，我後爲貓，使武氏爲鼠，吾當扼其喉以報。』后聞，詔六宮毋畜貓。武后頻見二人被髮瀝血爲厲，惡之，以巫祝解謝。卽徙蓬萊宮，厲復見。故多駐東都。中宗卽位，皆復其姓。

高宗則天順聖皇后武氏，并州文水人。父士護，見外戚傳。文德皇后崩，久之，太宗聞士護女美，召爲才人。方十四。母楊，慟泣與訣。后獨自如。曰：『見天子庸知非福，何兒女悲乎？』母達其意，止泣。旣見帝，賜號武媚。及帝崩，與嬪御皆爲比丘尼。高宗爲太子時，入侍悅之。王皇后久無子，蕭淑妃方幸，后陰不悅。它日，帝過佛廬，才人見，且泣。帝感動，后廉知狀，引內後宮，以撓妃寵。才人有權數，詭變不窮。始

下辭降體事。后喜，數譽於帝，故進爲昭儀。一旦顧幸，在蕭右，寢與后不協。后性簡重，不曲事上下；而母柳，見內人尙宮無浮禮。故昭儀伺后所薄，必款結之。得賜予，盡以分遺。由是后及妃所爲必得，得輒以聞。然未有以中也。昭儀生女，后就顧弄去。昭儀潛斃兒衾下。伺帝至，陽爲歡言。發衾視兒，死矣！又驚問左右，皆曰：『后適來。』昭儀卽悲涕。帝不能察，怒曰：『后殺吾女，往與妃相讒媚，今又爾邪？』由是昭儀得入其訾。后無以自解，而帝愈信愛，始有廢后意。

久之，欲進號宸妃。侍中韓瑗、中書令來濟言：『妃嬪有數，今別立號，不可。』昭儀乃誣后與母厭勝。帝挾前憾，實其言，將遂廢之。長孫无忌、褚遂良、韓瑗及濟瀕死固爭。帝猶豫。而中書舍人李義府、衛尉卿許敬宗，素險側狙勢，卽表請昭儀爲后。帝意決，下詔廢后。詔李勣、于志寧奉璽綬進昭儀爲皇后。命羣臣及四夷酋長朝后。肅義門內外命婦入謁朝皇后自此始。后見宗廟，再贈士護至司徒，爵周國公，諡忠孝，配食高祖廟。母楊，再封代國夫人，家食魏千戶。后乃製外戚誡，獻諸

朝，解釋譏諫，於是遂无忌，遂良踵死徙，寵煥赫然。

后城寓深痛，柔屈不恥，以就大事。帝謂能奉己，故扳公議立之。○已得志，卽盜威福，施施無憚避；帝亦懦昏，舉能鉗勒，使不得專。久稍不平。麟德初，后召方士郭行真入禁中爲蠱祝，宦人王伏勝發之。帝怒，因是召西臺侍郎上官儀。儀指言后專恣，失海內望，不可承宗廟。與帝意合。乃趣使草詔廢之。左右馳告，后遽從帝自訴。帝羞縮，待之如初。猶意其恚，且曰：『是皆上官儀教我。』后諷許敬宗構儀殺之。初元，舅大臣怫旨，不閱歲屠覆，道路目語；及儀見誅，則政歸房帷，天子拱手矣。羣臣朝，四方奏章，皆曰『二聖。』每視朝，殿中垂簾，帝與后偶坐。生殺賞罰，惟所命。當其忍斷，雖甚愛，不少隱也。帝晚益病，風不支，天下事一付后。后乃更爲太平文治事。大集諸儒內禁殿，譔定列女傳，臣軌，百寮新誠，樂書等，大氏千餘篇。因令學士密裁可奏議，分宰相權。

始士護娶相里氏，生子元慶，元爽，又娶楊氏，生三女。伯嫁賀蘭越石，早寡，封

韓國夫人。仲卽后，季嫁郭孝慎，前死。楊以后故，寵日盛，徙封榮國。始兄子惟良，懷運與元慶等遇楊及后禮薄，后銜不置。及是，元慶爲宗正少卿，元爽少府少監，惟良司衛少卿，懷運淄州刺史。它日，夫人置酒，酣，謂惟良曰：『若等記疇日事乎？』
謂何？』對曰：『幸以功臣子位朝廷，晚緣戚屬進，憂而不榮也。』夫人怒，諷后僞爲退讓，請惟良等外遷，無示天下私。繇是惟良爲始州刺史，元慶龍州，元爽濠州。俄坐事死振州。元慶至州，憂死。韓國出入禁中，一女國姝，帝皆寵之。韓國卒，女封魏國夫人。欲以備嬪職，難於后，未決。后內忌甚，會封泰山，惟良懷運以岳牧來集。從還京師。后毒殺魏國，歸罪惟良等，盡殺之。氏曰媼。以韓國子敏之奉土護祀。初魏國卒，敏之入弔。帝爲慟。敏之哭不對。后曰：『兒疑我。』惡之。俄貶死。楊氏徙鄴，衛二國。咸亨元年，卒，追封魯國，諡忠烈。詔文武九品以上及五等親與外命婦赴弔。以王禮葬咸陽。給班劍葆仗鼓吹。時天下旱，后僞表求避位，不許。俄又贈土護太尉，兼太子太師，太原郡王，魯國忠烈夫人爲妃。

上元元年，進號天后。建言十二事：一勸農桑，薄賦徭；二給復三輔地，三息兵，以道德化天下。四南北中尙禁浮巧。五省功費力役。六廣言路。七杜讒口。八王公以降，皆習老子。九父在爲母服齊衰三年。十上元前勳官已給告身者無追覈。十一京官八品以上益稟入。十二百官任事久。材高位下者，得進階申滯。帝皆下詔，略施行之。

蕭妃女義陽宣城公主幽掖廷，幾四十，不嫁。太子弘言于帝。后怒，酖殺弘。帝將下詔遜位于后，宰相郝處俊固諫，乃止。后欲外示寬裕，却人心使歸已。卽奏言：『今羣臣納半俸，百姓計口錢，以贍邊兵，恐四方妄商虛實，請一罷之。』詔可。儀鳳三年，羣臣蕃夷長朝后于光順門。卽并州建太原郡王廟。

帝頭眩不能視。侍醫張文仲、秦鳴鶴曰：『風上逆，砭頭血可愈。』后內幸帝殆，得自專，怒曰：『是可斬。』帝體寧刺血處邪？醫頓首請命。帝曰：『醫議疾，烏可罪？且吾眩不可堪，聽爲之。』醫一再刺，帝曰：『吾目明矣。』言未畢，后簾中再拜。

謝曰：『天賜我師。』身負繪寶以賜。

帝崩，中宗卽位。天后稱皇太后。遺詔軍國大務聽參決。嗣聖元年，太后廢帝爲廬陵王，自臨朝。以睿宗卽帝位。后坐武成殿，帝率羣臣上號冊，越三日，太后臨軒。命禮部尙書攝太尉武承嗣，太常卿攝司空王德真冊嗣皇帝。自是太后常御紫宸殿。施慘紫帳。○臨朝。追贈五世祖後魏散騎常侍克己爲魯國公。妣裴，卽其國爲夫人。高祖齊殷州司馬居常，爲太尉北平郡王。妣劉爲王妃。曾祖永昌王諮議參軍贈齊州刺史儉，爲太尉金城郡王。妣宋，爲王妃。祖隋東郡丞贈并州刺史大都督華，爲太尉太原郡王。妣趙，爲王妃。皆置園邑戶五十。考爲太師魏王，加實戶滿五千。妣爲王妃。王園邑守戶百。時睿宗雖立，實囚之。而諸武擅命。又謚魯國公曰靖，裴爲靖夫人。北平郡王曰恭肅，金城郡王曰義康，太原郡王曰安成，妃從夫謚。太后遣冊武成殿使者告五世廟室。

於是柳州司馬李敬業，括蒼令唐之奇，臨海丞駱賓王，疾太后脅逐天子，不

憤。①乃募兵穀。揚州大都督府長史陳敬之，據州欲迎廬陵王。衆至十萬。楚州司馬李崇福連和。盱眙人劉行舉嬰城不肯從。敬業攻之，不克。太后拜行舉游擊將軍，擢其弟行實楚州刺史。敬業南度江，取潤州，殺刺史李思文。曲阿令尹元貞拒戰死。太后詔左玉鈐衛大將軍李孝逸爲揚州道行軍大總管，率兵三十萬討之。戰于高郵，前鋒左豹韜果毅成三朗爲唐之奇所殺。又以左鷹揚衛大將軍黑齒常之爲江南道行軍大總管，并力。敬業興三月敗，傳首東都。三州平。始武承嗣請太后立七廟。中書令裴炎沮止。及敬業之興，下炎獄，殺之。并殺左威衛大將軍程務挺。

太后方怫恚。一日，召羣臣廷讓曰：『朕於天下無負，若等知之乎？』羣臣唯唯。太后曰：『朕輔先帝踰三十年，憂勞天下，爵位富貴，朕所與也。天下安佚，朕所養也。先帝棄羣臣，以社稷爲託。朕不敢愛身，而知愛人。今爲戎首者皆將相，何見負之遽？且受遺老臣，伉扈難制，有若裴炎乎？世將種，能合亡命，若徐敬業乎？宿將

善戰，若程務挺乎？彼皆人豪，不利於朕，朕能戮之；公等才有過彼，蚤爲之；不然，謹以事朕，無詒天下笑。』羣臣頓首，不敢仰視，曰：『惟陛下命。』

久之，下詔陽若復辟者，睿宗揣非情，因請臨朝制可。

乃治銅匱爲一室。署東曰延恩，受干賞自言。南曰招諫，受時政失得。西曰申冤，受抑枉所欲言。北曰通玄，受讖步秘策。詔中書門下一官典領。

太后不惜爵位，以籠四方豪傑自爲助。雖妄男子，言有所合，輒不次官之。至不稱職，尋亦廢誅，不少縱。務取實材真賢。又畏天下有謀反逆者，詔許上變，在所給輕傳，供五品食，送京師；卽日召見，厚餌爵賞，歆動之。凡言變，吏不得何詰。④雖耘夫羹子，必親延見，稟之客館。敢稽若不送者，以所告罪之。故上變者徧天下；人屏息，無敢議。新豐有山，因震突出，太后以爲美祥，赦其縣，更名慶山。荆人俞文俊上言：『人不和，疣贅生；地不和，堆阜出。今陛下以女主處陽位，山變爲災，非慶也。』太后怒，投嶺外。

詔毀乾元殿爲明堂，以浮屠薛懷義爲使督作。懷義，鄴人，本馮氏，名小寶。偉岸淫毒，佯狂洛陽市。千金公主嬖之。主上言小寶可入侍。后召與私，悅之。欲掩迹，得通籍出入，使祝髮爲浮屠，拜白馬寺主。詔與太平公主壻薛紹通昭穆，紹父事之。給廩馬，中官爲騶侍。雖承嗣，三思皆尊事惟謹。至是護作士數萬。巨木率一章千人乃能引，又度明堂後爲天堂，鴻麗嚴奧次之。堂成，拜左威衛大將軍梁國公。始作崇先廟于西京，享武氏。承嗣僞款洛水石，^⑤導使爲帝。遺雍人唐同泰獻之。后號爲寶圖。擢同泰游擊將軍。於是汜人又上瑞石。太后乃郊上帝謝，況自號聖母神皇。作神皇璽。改寶圖曰天授聖圖，號洛水曰永昌水，圖所曰聖圖泉。勒石洛壇左，曰天授聖圖之表。改汜水曰廣武。

時柄去王室，大臣重將皆撓不得逞，宗室孤外，無寄足地。於是韓王元嘉等謀舉兵唱天下，迎還中宗。琅琊王冲，越王貞先發。諸王倉卒無應者，遂敗。元嘉與魯王靈夔等皆自殺。餘悉坐誅。諸王牽連死滅殆盡。子孫雖嬰襮亦投嶺南。

太后身拜洛受圖。天子率太子，羣臣，蠻夷以次列。大陳珍禽，奇獸，貢物，鹵簿壇下，禮成去。永昌元年，享萬象神宮。改服袞冕，搢大圭，執鎮圭，睿宗亞獻，太子終獻，合祭天地，五方帝百神從。⊗以高祖，太宗，高宗配，引魏王士護從配。班九條訓百官。遂大饗羣臣。號士護周忠孝太皇，楊忠孝太后。以文水墓爲章德陵，咸陽墓爲明義陵，太原安成王爲周安成王，金城郡王爲魏義康王，北平郡王爲趙肅恭王，魯國公爲太原靖王。載初中，又享萬象神宮。以太穆文德二皇后配皇地祇，引周忠孝太后從配。作罍，西峯。⊙囷。○厲惠，厲惠垂，十有二文。太后自名罍。改詔書爲制書。以周漢爲二王後，虞，夏，殷後爲三恪。除唐屬籍。拜薛懷義輔國大將軍，封鄂國公。令與羣浮屠作大雲經，言神皇受命事。春，官尙書李思文詭言周書武成爲篇辭，有垂拱天下治，爲受命之符。后喜，皆班示天下。稍圖革命。然畏人心不肯附。乃陰忍鷲害，肆斬殺怖天下。內縱酷吏周興，來俊臣等數十人爲爪吻。有不慊若素疑憚者，必危法中之。宗姓侯王及它骨鯁，臣將相，駢頸就鈇，血丹雘戶。⊕

家不能自保。太后操奩具，坐重幃，而國命移矣。

御史傅遊藝率關內父老請革命，改帝氏爲武。又脅羣臣固請。妄言鳳集上陽宮，赤雀見朝堂。天子不自安，亦請氏武，示一尊。太后知威柄在己，因大赦天下，改國號周，自稱聖神皇帝。旗幟尙赤，以皇帝爲皇嗣。立武氏七廟于神都。尊周文王爲文皇帝，號始祖。妣曰文定皇后。武王爲康皇帝，號睿祖。妣姜曰康惠皇后。太原靖王爲成皇帝，號嚴祖。妣曰成莊皇后。趙肅恭王爲章敬皇帝，號肅祖。妣曰章敬皇后。魏義康王爲昭安皇帝，號烈祖。妣曰昭安皇后。祖周安成王爲文穆皇帝，號顯祖。妣曰文穆皇后。考忠孝太皇爲孝明高皇帝，號太祖。妣曰孝明高皇后。罷唐廟爲享德廟，四時祠高祖以下三室，餘廢不享。至日祀上帝萬象神宮，以始祖及考妣配，以百神從祀。盡王諸武。詔并州文水縣爲武興，比漢豐沛，百姓世給復。以始祖冢爲德陵，睿祖爲喬陵，嚴祖爲節陵，肅祖爲簡陵，烈祖爲靖陵，顯祖爲水陵，章德陵爲昊陵，明義陵爲順陵。

太后雖春秋高，善自塗澤，雖左右不悟其衰。俄而二齒生，下詔改元爲長壽。明年，享神宮。自制大樂舞，工用九百人。以武承嗣爲亞獻，三思爲終獻。

帝之爲皇嗣，公卿往往見之。會尙方監裴匪躬，左衛大將軍阿史那元慶，白澗府果毅薛大信，監門衛大將軍范雲仙潛謁帝，皆腰斬都市。自是公卿不復上謁。

有上封事言嶺南流人謀反者，太后遣攝右臺監察御史萬國俊就按，得實卽論決。國俊至廣州，盡召流人，矯詔賜自盡。皆號哭不服。國俊驅之水曲，使不得逃，一日戮三百餘人。乃誣奏流人怨望，請悉除之。於是太后遣右衛翊府兵曹參軍劉光業，司刑評事王德壽，苑南面監丞鮑思恭，尙輦直長王太貞，右武衛兵曹參軍屈貞筠，皆攝監察御史，分往劍南、黔中、安南等六道訊鞫。而擢國俊左臺侍御史。光業等亦希功于上，惟恐殺人之少。光業殺者九百人，德壽殺七百人，其餘亦不減五百人。太后久乃知其寃。詔六道使所殺者還其家。國俊亦相踵而死，皆

見有物爲厲云。

太后又自加號金輪聖神皇帝。置七寶于廷：曰金輪寶，曰白象寶，曰女寶，曰馬寶，曰珠寶，曰主兵臣寶，曰主藏臣寶。率大朝會則陳之。又尊其顯祖爲立極文穆皇帝，太祖爲無上孝明皇帝。延載二年，武三思率蕃夷諸酋及耆老請作天樞，紀太后功德，以黜唐興周制。可使納言姚璩護作。乃大裒銅鐵合冶之。署曰大周萬國頌德天樞，置端門外。其制若柱，度高一百五尺。八面，面別五尺。冶鐵象山爲之趾。負以銅龍。石鑱怪獸環之。柱顛爲雲蓋，出大珠。高丈圍三之。作四蛟度丈二尺以承珠。其趾山周百七十尺，度二丈。無慮用銅鐵二百萬斤。乃悉鏤羣臣蕃酋名氏其上。

薛懷義寵稍衰，而御醫沈南璆進。懷義大望，因火明堂。太后羞之，掩不發。懷義愈狠恣怏怏。乃密詔太平公主擇健婦縛之殿中，命建昌王武攸寧將作大匠宗晉卿率壯士擊殺之。以畚車載尸還白馬寺。懷義負幸昵，氣蓋一時，出百官

上。其徒多犯法。御史馮思勗劾其姦。懷義怒，遇諸道，命左右毆之，幾死。弗敢言。默啜犯塞，拜新平，伐逆朔方，道大總管，提十八將軍兵擊胡。宰相李昭德、蘇味道至，爲之長史司馬。後厭入禁中，[⊕]陰募力少年千人爲浮屠，有逆謀。侍御史周矩劾狀請治驗。太后曰：『第出，朕將使詣獄。』矩坐臺少選。懷義怒，馬造廷，直往坐大榻上，矩召吏受辭。懷義卽乘馬去，矩以聞。太后曰：『是道人素狂，不足治。』力少年聽窮劾，矩悉投放醜裔。懷義構矩，俄免官。

太后祀天南郊，以文王、武王、士彘與唐高祖竝配。太后加號天冊金輪聖神皇帝，遂封嵩山禪少室。冊山之神爲帝，配爲后。封壇南有大榭，赦日置雞其杪，賜號金雞樹。[⊕]自制升中述志，[⊕]刻石示後，改明堂爲通天宮，鑄九州鼎，各位其方，列廷中。又斂天下黃金作大儀鐘，不克。久之，以崇先廟爲崇尊廟，禮視太廟。旋復崇尊廟爲太廟。

自懷義死，張易之、昌宗得幸，乃置控鶴府，有監，有丞，及主簿、錄事等，監三品，

以易之爲之。太后自見諸武王非天下意；前此中宗自房州還，復爲皇太子，恐百歲後爲唐宗室躡藉，無死所，卽引諸武及相王太平公主誓明堂，告天地，爲鐵券，使藏史館。改昊陵署爲攀龍臺。久視初，以控鶴監爲天驥府。又改奉宸府。罷監爲令，以左右控鶴爲奉宸大夫。易之復爲令。

神龍元年，太后有疾，久不平。居迎仙院。宰相張柬之與崔玄暉等建策，請中宗以兵入，誅易之、昌宗。於是羽林將軍李多祚等帥兵自玄武門入，斬三張于院左。太后聞變而起。桓彥範進，請傳位。太后返臥，不復語。中宗於是復卽位。徙太后上陽宮。帝率百官詣觀風殿問起居。後率十日一詣宮。俄朝朔望。廢奉宸府官。遷東都武氏廟于崇尊廟，更號崇恩。復唐宗廟。諸武王者咸降爵。

是歲，后崩，年八十一。遺制稱則天大聖皇太后，去帝號。諡曰則天大聖后，祔乾陵。

會武三思蒸韋庶人，復用事。於是大旱，祈陵輒雨。三思誅。帝詔崇恩廟祠如

太廟，齋郎用五品子。博士楊孚言：『太廟諸郎取七品子，今崇恩取五品，不可。』帝曰：『太廟如崇恩可乎？』孚曰：『崇恩太廟之私。以臣準君則僭，以君準臣則惑。』乃止。及韋武黨誅，詔則天大聖皇后復號天后。廢崇恩廟及陵。景雲元年，號大聖天后。太平公主奸政，請復二陵官。又尊后曰天后聖帝，俄號聖后。太平誅，詔黜周孝明皇帝號，復爲太原郡王。后爲妃。罷吳順等陵。開元四年，追號則天皇后。太常卿姜皎建言：『則天皇后配高宗廟，主題天后聖帝，非是。請易題爲則天皇后武氏。』制可。

中宗庶人韋氏，京兆萬年人。祖弘表，貞觀中曹王府典軍。帝在東宮，后被選爲妃。嗣聖初，立爲皇后。

俄與帝處房陵。每使至，帝輒恐，欲自殺。后止曰：『禍福何常？早晚等死耳，無遽。』及帝復卽位，后居中宮。是時上官昭容與政事。方敬暉等將盡誅諸武，武三思懼，乃因昭容入請，得幸於后，卒謀暉等誅之。初帝幽廢，與后約：『一朝見天日，

不相制。』至是與三思升御牀博戲，帝從旁典籌，不爲忤。三思諷羣臣上后號爲順天皇后。乃親謁宗廟，贈父玄貞上洛郡王。左拾遺賈虛己建言：『非李氏王者，盟書共棄之。今復國未幾，遽私后家；且先朝禍鑒未遠，甚可懼也。如令皇后固辭，使天下知後宮謙讓，不亦善乎？』不聽。

神龍二年，節愍太子舉兵敗，宗楚客率羣臣請加號翊聖，詔可。禁中謬傳有五色雲起后衣笥。帝圖以示諸朝。因大赦天下，賜百官母妻封號。太史迦葉志忠表上桑條歌十二篇，言后當受命。曰：『昔高祖時，天下歌桃李；太宗時，歌秦王破陣；高宗歌堂堂，天后世歌武媚娘，皇帝受命歌英王，石州后今受命歌桑條韋。蓋后妃之德，專蠶桑，共宗廟事也。』乃賜志忠第一區，綵七百段。太常少卿鄭愔因之被樂府。楚客又諷補闕趙延禧離釋桑條爲九十八代。帝大喜，擢延禧諫議大夫。

於是昭容以武氏事動后。卽表增出母服。民以二十三爲丁，限五十九免。五

品而上，母妻不繇夫子封者，喪得用鼓吹。數改制度，陰儲人望。稍寵樹親屬，封拜之。昭容與母及尙宮賀婁等，多受金錢。封巫趙隴西夫人，歲入禁中，勢與上官埒。繇是墨敕斜封出矣。^⑤

三年，帝親郊，引后亞獻。明年正月望夜，帝與后微服過市，彷徨觀覽。縱宮女出游。皆淫奔不還。國子祭酒葉靜能善禁架，^⑥常侍馬秦客高醫，光祿少卿楊均善烹調，皆引入後廷。均、秦客蒸於后，嘗喪免，不歷旬輒起。

帝遇弑，議者謹咎秦客及安樂公主。后大懼，引所親議計。乃以刑部尙書裴談，工部尙書張錫輔政，留守東都。詔將軍趙承福，薛簡以兵五百衛譙王重福與兄溫定策，立溫王重茂爲皇太子。列府兵五萬，分二營屯京師，然後發喪。太子卽位，是爲殤帝。皇太后臨朝。溫總內外兵，檢護宮省。族弟濯，播，宗子捷，璿，璿甥高崇及武延秀分領左右屯營，羽林，飛騎，萬騎。京師大恐，傳言且革命。播，璿入軍中，鞭督萬騎，欲立威。士怨，不爲用。俄而臨淄王引兵夜披玄武門入羽林，殺璿，播，崇於

寢，斧關，叩太極殿。后遁入飛騎營，爲亂兵所殺。斬延秀，安樂公主，分捕諸韋諸武，與其支黨悉誅之。梟后及安樂首東市。翌日，追貶爲庶人，葬以一品禮。

上官昭容者，名婉兒，西臺侍郎儀之孫。父延芝，與儀死武后時。母鄭，太常少卿休遠之姊。婉兒始生，與母配掖廷。天性韶警，善文章。年十四，武后召見，有所制作，若素構。自通天以來，內掌詔命，揆麗可觀。嘗忤旨當誅，后惜其才，止黥而不殺也。然羣臣奏議及天下事皆與之。

帝卽位，大被信任，進拜昭容。封鄭沛國夫人。婉兒通武三思，故詔書推右武氏，抑唐家。節愍太子不平，及舉兵，叩肅章門，索婉兒。婉兒曰：『我死，當次索皇后大家矣。』以激怒帝。帝與后挾婉兒登玄武門避之。會太子敗，乃免。

婉兒勸帝侈大書館，增學士員，引大臣名儒充選。數賜宴賦詩，君臣賡和。婉兒常代帝及后，長寧，安樂二主，衆篇並作，而采麗益新。又差第羣臣所賦，賜金爵，故朝廷靡然成風。當時屬辭者大抵雖浮靡，然所得皆有可觀，婉兒力也。

鄭卒，諡節義夫人。婉兒請降秩行服，詔起爲婕妤。俄還昭容。

帝卽婉兒居穿沼築巖，窮飾勝趣。卽引侍臣宴其所。是時左右內職皆聽出外，不何止。婉兒與近嬖至皆營外宅。表人穢夫，爭候門下，肆狎昵。因以求劇職要官。與崔湜亂，遂引知政事。湜開商山道未半，因帝遺制，虛列其功，加甄賞。

韋后之敗，斬闕下。初鄭方妊，夢巨人界大稱曰：『持此稱量天下。』婉兒生踰月，母戲曰：『稱量者豈爾邪？』輒啞然應。後內秉機政，符其夢云。景雲中，追復昭容，諡惠文。始從母子王昱爲拾遺。昱戒曰：『上往囚房陵，武氏得志矣；卒而中興，天命所在，不可幸也。』三思雖乘釁，天下知必敗。今昭容上所信，而附之，且滅族。』鄭以責婉兒，不從。節愍誅三思，果索之，始憂懼。及草遺制，卽引相王輔政。臨淄王兵起，被收。婉兒以詔草示劉幽求。幽求言之。王不許。遂誅，開元初，哀次其文章，詔張說題篇。

玄宗貴妃楊氏，隋梁郡通守汪四世孫。徙籍蒲州，遂爲永樂人。幼孤，養叔父

家始爲壽王妃。開元二十四年，武惠妃薨，後廷無當帝意者。或言妃資質天挺，宜充掖廷。遂召內禁中，異之。卽爲自出妃意者，丐藉女官，號太真。更爲壽王聘，韋昭訓女。而太真得幸，善歌舞，遂曉音律，且智算警穎，迎意輒悟。帝大悅，遂專房。宴宮中，號娘子，儀體與皇后等。天寶初，進册貴妃。追贈父玄琰太尉齊國公，擢叔玄珪光祿卿。宗兄鈺鴻臚卿，錡侍御史，尙太華公主主，惠妃所生，最見寵遇；而釗亦灑顯，釗國忠也。三姊皆美劭，帝呼爲姨，封韓，號秦三國爲夫人，出入宮掖，恩寵聲焰震天下。每命婦入班，持盈公主等皆讓不敢就位。臺省州縣奉請託，奔走期會，過詔敕，四方獻餉，結納門若市然。建平信成二公主，以與妃家忤，至追內封物，駙馬都尉獨孤明失官。

它日，妃以譴還鈺第。比中仄，帝尙不御食，咎怒左右。高力士欲驗帝意，乃白以殿中供帳司農酒餼百餘車送妃所。帝卽以御膳分賜。力士知帝旨，是夕，請召妃還。下鑰安輿坊門馳入。妃見帝，伏地謝，帝釋然，撫尉良渥。明日，諸姨上食，樂作，

帝驟賜左右不可貲。由是愈見寵，賜諸姨錢歲百萬爲脂粉費。鈿以上柱國，門列戟，與錡國忠諸姨五家，第舍聯亘，擬憲宮禁。④率一堂費緡千萬。見它第有勝者，輒壞復造。務以瓌侈相夸詡。土木工不息。帝所得奇珍及貢獻分賜之，使者相銜於道，五家如一。妃每從游幸，乘馬，則力士授轡策。凡充錦繡官及冶瑑金玉者，大抵千人。奉須索奇服祕玩，變化若神。四方爭爲怪珍入貢。動駭耳目。於是嶺南節度使張九章，廣陵長史王翼，以所獻最，進九章銀青階，擢翼戶部侍郎，天下風靡。妃嗜荔支，必欲生致之。乃置騎傳送，走數千里，味未變，已至京師。

天寶九載，妃復得譴，還外第。國忠謀於吉溫，溫因見帝曰：「婦人過忤當死，然何惜宮中一席廣，爲鈿鑽地，更使外辱乎？」帝感動，輟食，詔中人張韜光賜之。妃因韜光謝帝曰：「妾有罪，當萬誅。然膚髮外皆上所賜，今且死，無以報。」引刀斷一縷髮奏之，曰：「以此留訣。」帝見駭惋，遽召入，禮遇如初。因又幸秦國及國忠第，賜兩家鉅萬。

國忠既遙領劍南。每十月，帝幸華清宮。五宅車騎皆從。家別爲隊，隊一色。俄五家隊合，爛若萬花，川谷成錦繡。國忠導以劍南旗節。遺鈿墮鳥，瑟瑟璣珠。狼籍於道。香聞數十里。十載正月望夜，妃家與廣寧王僮騎爭闌門，鞭挺讎競。主墮馬，僅得去。主見帝泣，乃詔殺楊氏奴，貶駙馬都尉程昌裔官。國忠之輔政，其息咄，尙萬春公主；暄，尙延和郡主，弟鑑。尙承榮郡主。又詔爲玄琰立家廟，帝自書其碑。銛，秦國早死，故韓，虢與國忠貴最久；而虢國素與國忠亂，頗爲人知，不恥也。每入謁，並驅道中，從監侍姆百餘騎，炬密如晝，靚粧盈里，不施幃障，時人謂爲雄狐。諸王子孫，凡婚聘，必先因韓虢以請，輒皆遂，至數百千金以謝。

初安祿山有邊功，帝寵之。詔與諸姨約爲兄弟。而祿山母事妃，來朝必宴餞結歡。祿山反，以誅國忠爲名。且指言妃及諸姨罪。帝欲以皇太子撫軍，因禪位。諸楊大懼，哭于廷。國忠入白妃，妃銜塊請死。帝意沮，乃止。及西幸，至馬嵬，陳玄禮等以天下計誅國忠。已死，軍不解。帝遣力士問故。曰：『禍本尙在。』帝不得已，與妃

訣引而去，縊路祠下，裹尸以紫茵，瘞道側。年三十八。

帝至自蜀，道過其所，使祭之，且詔改葬。禮部侍郎李揆曰：『龍武將士，以國忠負上，速亂爲天下殺之。今葬妃，恐反仄自疑。』帝乃止。密遣中使者具棺槨，它葬焉。啓瘞，故香囊猶在，中人以獻，帝視之，悽感流涕。命工貌妃於別殿，朝夕往，必爲鯁歎。

馬崑之難，虢國與國忠妻裴柔等奔陳倉，縣令率吏追之，意以爲賊，棄馬走林。虢公先殺其二子。柔曰：『丐我死，卽并其女刺殺之，乃自剄不殊。』吏載置於獄。問曰：『國家乎？賊乎？』吏曰：『互有之。』乃死。瘞陳倉東郭外。

① 扳音班，引也。公羊：『諸大夫扳隱而立之。』

② 慘毛羽垂貌。

③ 憤也，不語詞。

④ 何通呵。漢書賈誼傳：『大譴大呵。』注：『何，詰問也。』

⑤款，刻也。

⑥五方帝，謂東方青帝靈威仰，南方赤帝赤熛怒，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汁光紀，中央黃帝含樞紐。說出緯候。

⑦狴犴，獄也。

⑧無慮，猶言大凡。

⑨畚，草器。

⑩猶言多入禁中。

⑪金雞，見百官志。

⑫禮記禮運：「因名山，升中於天。」

⑬見選舉志。

⑭方士禁呪之術。見後漢書徐登傳。

⑮憲，法也。

⑯通雅：「瑟瑟有三種：寶石如珠，眞者透碧，番燒者圓而明。中國水料燒珠，亦借號瑟瑟。」璣，珠之

不圓者。亦用爲凡珠之稱。譏璠，猶今言珠串也。

尉遲敬德列傳

尉遲敬德，名恭，以字行。朔州善陽人。隋大業末，從軍高陽，積閱，爲朝散大夫。劉武周亂，以爲偏將。與宋金剛南侵，得晉、滄等州，襲破永安王孝基，執獨孤懷恩等。武德二年，秦王戰柏壁，金剛敗，奔突厥。敬德合餘衆守介休。王遣任城王道宗、宇文士及諭之。乃與尋相舉地降。引爲右一府統軍。

從擊王世充。會尋相叛，諸將疑敬德且亂，囚之行臺。左僕射屈突通，尙書殷開山曰：『敬德慄敢，今執之，猜貳已結，不卽殺，後悔無及也。』王曰：『不然，敬德必叛，寧肯後尋相者邪？』釋之。引見臥內，曰：『丈夫以氣相許，小嫌不足置胸中，我終不以讒害良士。』因賜之金，曰：『必欲去，以爲汝資。』是日獵榆窠。會世充自將兵數萬來戰。單雄信者，賊驍將也。騎直趨王。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乃翼王出。率兵還戰，大敗之。禽其將陳智略。獲「排稍兵」六千。王顧曰：『比衆人意』

公必叛，我獨保無它。何相報速邪？」賜金銀一篋。

竇建德營板渚，王命李勣等爲伏，親挾弓，令敬德執稍，略其壘，大呼致師。建德兵出，乃稍引却，殺數十人，衆益進，伏發，大破之。時世充兄子琬使於建德，乘隋帝殿馬，鎧甲華整，出入軍中以夸衆。王望見，問誰可取者，敬德請與高甑生、梁建方三騎馳往，禽琬，引其馬以歸。賊不敢動。

從討劉黑闥，賊以奇兵襲李勣。王勒兵掩其後，俄而賊衆四面合。敬德率壯士馳入賊，王乘陣亂，乃得出。又破徐園朗，以功授王府左二副護軍。

隱太子嘗以書招之，贈金皿一車。辭曰：『敬德起幽賤，會天下喪亂，久陷逆地，秦王實生之。方以身徇恩，今於殿下無功，其敢當賜？若私許，則懷二心，徇利棄忠，殿下亦焉用之哉？』太子怒而止。敬德以聞。王曰：『公之心如山岳然，雖積金至斗，豈能移之？然恐非自安計。』巢王果遣壯士刺之。敬德開門安臥。賊至，不敢入。因譖於高祖，將殺之。王固爭，得免。

其後隱，巢計日急。敬德與長孫无忌入白曰：『大王不先決，社稷危矣。』王曰：『我惟同氣，所未忍。伺其發，而後以義討之，如何。』敬德曰：『人情畏死，衆以死奉王，此天授也。天與不取，反得其咎。大王卽不聽，請從此亡，不能交手蒙戮。』无忌曰：『王不從敬德言，敬德亦非王有，今敗矣。』王曰：『寡人之謀，未可全棄，公更圖之。』敬德曰：『處事有疑，非智。臨難不決，非勇。王今自計如何？勇士八百人，悉入宮控弦被甲矣，尙何辭？』後又與侯君集等懇熟勸進，計乃定。時房玄齡杜如晦被斥在外，召不至。王怒曰：『是背我邪？』因解所佩刀授之。謂曰：『卽不從，可斬其首以來。』敬德遂往諭玄齡等，與入計議。

隱太子死。敬德領騎七十，趨玄武門。王馬逸墜林下。元吉將奪弓窘王。敬德馳叱之。元吉走。遂射殺之。宮府兵屯玄武門，戰不解。敬德持二首示之，乃去。時帝泛舟海池。王命敬德往侍。不解甲，趨行在。帝驚曰：『今日之亂爲誰？爾來何邪？』對曰：『秦王以太子齊王作亂，舉兵誅之。恐陛下不安，遣臣宿衛。』帝意悅。於是

南衙北門兵與府兵尙雜鬪。敬德請帝手詔詣軍，聽秦王節度，內外始定。

王爲皇太子，授左衛率。時坐隱，巢者百餘家，將盡沒入之。敬德曰：『爲惡者二人，今已誅，若又窮支黨，非取安之道。』由是普原論功爲第一，賜絹萬匹，舉齊府金幣什器賜焉。除右武侯大將軍，封吳國公，實封千三百戶。

突厥入寇，授涇州道行軍總管。虜至涇陽，輕騎與戰，敗之。敬德所得財，必散之士卒。然婞直，頗以功自負。又廷質大臣得失，與宰相不平。出爲襄州都督，累遷同州刺史。常侍宴慶善宮，有班其上者。敬德曰：『爾何功，坐我上。』任城王道宗解喻之。敬德勃然，擊道宗，目幾眇。太宗不懌，罷，召讓曰：『朕觀漢史，嘗怪高祖時功臣少全者。今視卿所爲，乃知韓彭夷戮，非高祖過國之大事，惟賞與罰。橫恩不可數得，勉自修飭，悔可及乎？』敬德頓首謝。後改封鄂國，歷鄜，夏二州都督。老就第，授開府儀同三司，朝朔望。

帝將討高麗。敬德上言：『乘輿至遼，太子次定州，兩京空虛，恐有玄感之變。』

夷貊小國，不足枉萬乘。願委之將臣，以時摧滅。』帝不納。詔以本官行太常卿，爲左一馬軍總管。師還，復致仕。顯慶三年卒，年七十四。高宗詔京官五品以上及朝集使赴第臨弔。冊贈司徒，并州都督，諡曰忠武。給班劍羽葆鼓吹，陪葬昭陵。

敬德晚節，謝賓客不與通。飭觀沼，奏清商樂，自奉養甚厚。又餌雲母粉，○爲方士術延年。其戰，善避稍。每單騎入賊，雖羣刺之，不能傷。又能奪取賊稍，還刺之。齊王元吉使去刃與之校。敬德請王加刃而獨去之，卒不能中。帝嘗問奪稍與避稍孰難？對曰：『奪稍難。』試使與齊王戲。少選，王三失稍。遂大愧服。

○雲母，石名。

李靖李勣列傳

李靖，字藥師，京兆三原人。姿貌魁秀，通書史。嘗謂所親曰：『丈夫遭遇，要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其舅韓擒虎，每與論兵，輒歎曰：『可與語孫吳者，非斯人尙誰哉？』仕隋，爲殿內直長，吏部尙書。牛弘見之，曰：『王佐才也。』左僕射楊素拊其牀謂曰：『卿終當坐此。』

大業末，爲馬邑丞。高祖擊突厥，靖察有非常志，自囚上急變，傳送江都。至長安，道梗。高祖已定京師，將斬之。靖呼曰：『公起兵爲天下除暴亂，欲就大事，以私怨殺誼士乎？』秦王亦爲請，得釋，引爲三衛。從平王世充，以功授開府。

蕭銑據江陵，詔靖安輯。從數童騎道金州，會蠻賊鄧世洛兵數萬屯山谷間。廬江王瑗討，不勝。靖爲瑗謀，擊卻之。進至峽州，阻銑兵不得前。帝謂逗留，詔都督許紹斬靖。紹爲請而免。開州蠻冉肇則寇夔州，趙郡王孝恭戰未利。靖率兵八百

破其屯。要險設伏，斬肇則，俘禽五千。帝謂左右曰：「使功不如使過，靖果然。」因手敕勞曰：「既往不咎，向事吾久已忘之。」靖遂陳圖，銑十策。有詔拜靖行軍總管，兼攝孝恭行軍長史，軍政一委焉。

武德四年，八月，大閱兵夔州。時秋潦，濤瀨漲惡，銑以靖未能下，不設備。諸將亦請江平乃進。靖曰：「兵機事，以速爲神。今士始集，銑不及知。若乘水傅壘，是震霆不及塞耳。有能倉卒召兵，無以禦我。此必禽也。」孝恭從之。九月，舟師叩夷陵。銑將文士弘以卒數萬屯清江。孝恭欲擊之。靖曰：「不可。士弘健將，下皆勇士。今新失荆門，悉銳拒我，此救敗之師，不可當。宜駐南岸，待其氣衰，乃取之。」孝恭不聽，留靖守屯，自往與戰，大敗還。賊委舟散掠。靖視其亂，縱兵擊破之。取四百餘艘，溺死者萬人。卽率輕兵五千爲先鋒，趨江陵，薄城而營。破其將楊君茂、鄭文秀，俘甲士四千。孝恭軍繼進。銑大懼，檄召江南兵，不及到。明日降。靖入其都，號令靜嚴，軍無私焉。或請靖籍銑將拒戰者家貲以賞軍。靖曰：「王者之兵，弔人而取有罪。」

彼其脅驅以來，藉以拒師，本非所情，不容以叛逆比之。今新定荆郢，宜示寬大，以慰其心。若降而籍之，恐自荆而南，堅城劇屯，歐之死守，非計之善也。」止不籍。由是江漢列城爭下。以功封永康縣公，檢校荊州刺史。

乃度嶺至桂州，分道招慰。酋領馮盎等皆以子弟來謁。南方悉定。裁量款效，承制補官。得郡凡九十六，戶六十餘萬。詔書勞勉。授嶺南撫慰大使，檢校桂州總管。以嶺海陋遠，久不見德，非震威武，示禮義，則無以變風。卽率兵南巡。所過問疾苦，延見長老，宣布天子恩意。遠近懽服。

輔公祏據丹陽反。詔孝恭爲帥，召靖入朝受方略，副孝恭東討。李世勣等七總管皆受節度。公祏遣馮惠亮以舟師三萬屯當塗，陳正通步騎二萬屯青林，自梁山連鎖，以斷江道。築却月城，延袤十餘里爲犄角。諸將議曰：「彼勁兵連柵，將不戰疲老我師。若直取丹楊，空其巢窟，惠亮等自降。」靖曰：「不然。二軍雖精，而公祏所自將，亦銳卒也。旣保石頭，則牢未可拔。我留不得志，退有所忌。腹背蒙患，

非百全計。且惠亮、正通，百戰餘賊，非怯野鬪，今方持重，特公祐立計爾。若出不意，挑攻其城，必破之。惠亮拔公祐禽矣。』孝恭聽之。靖率黃君漢等水陸皆進，苦戰，殺傷萬餘人。惠亮等亡去。靖將輕兵至丹陽，公祐懼，衆尙多，不能戰，乃出走，禽之。江南平，置東南道行臺，以爲行臺兵部尙書，賜物千段，奴婢百口，馬百匹。行臺廢，檢校楊州大都督府長史。帝歎曰：『靖迺銑、公祐之膏肓也。古韓白、衛霍何以加？』

八年，突厥寇太原，爲行軍總管，以江淮兵萬人屯太谷。時諸將多敗，獨靖以完軍歸。俄權檢校安州大都督。太宗踐阼，授刑部尙書，錄功，賜實封四百戶，兼檢校中書令，突厥部種離畔。帝方圖進取，以兵部尙書爲定襄道行軍總管，率勁騎三千，絲馬、呂趨惡陽嶺。頡利可汗大驚曰：『兵不傾國來，靖敢提孤軍至此？』於是帳部數恐。靖縱諜者離其腹心，夜襲定襄，破之。可汗脫身遁磧口，進封代國公。帝曰：『李陵以步卒五千絕漠，然卒降匈奴，其功尙得書竹帛。靖以騎三千蹀血虜庭，遂取定襄，故未有輩足澡吾渭水之恥矣。』頡利走保鐵山，遣使者謝罪。

請舉國內附。以靖爲定襄道總管，往迎之。又遣鴻臚卿唐儉將軍安修仁尉撫靖。靖謂副將張公謹曰：『詔使到，虜必自安。若萬騎齎二十日糧，自白道襲之，必得所欲。』公謹曰：『上已與約降，行人在彼，奈何？』靖曰：『機不可失，韓信所以破齊也。如唐儉輩，何足惜哉？』督兵疾進，行遇候邏，皆俘以從。去其牙七里，乃覺。部衆震潰，斬萬餘級，俘男女十萬。禽其子疊羅施，殺義成公主。頡利亡去，爲大同道行軍總管張寶相禽以獻。於是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矣。帝因大赦天下，賜民五日醪。御史大夫蕭瑀劾靖『持軍無律，縱士大掠，散失奇寶。』帝召讓之。靖無所辯，頓首謝。帝徐曰：『隋史萬歲破達頭可汗，不賞而誅。朕不然。赦公之罪，錄公之功。』乃進左光祿大夫，賜絹千匹，增戶至五百。旣而曰：『向人譖短公，朕今悟矣。』加賜帛二千匹。遷尙書右僕射。

靖每參議，恂恂似不能言，以沈厚稱。時遣使十六道巡察風俗，以靖爲畿內道大使。會足疾，懇乞骸骨。帝遣中書侍郎岑文本諭旨曰：『自古富貴而知止者

蓋少？雖疾頓憊，猶力干進。公今引大體，朕深嘉之。欲成公美，爲一代法，不可不聽。』乃授檢校特進就第，賜物千段，尙乘馬二。祿賜「國官」「府佐」皆勿廢。若疾少間，三日一至門下中書平章政事。加賜靈壽杖。①

頃之，吐谷渾寇邊。帝謂侍臣曰：「靖能復起爲帥乎？」靖往見房玄齡曰：「吾雖老，尙堪一行。」帝喜，以爲西海道行軍大總管，任城王道宗，侯君集，李大亮，李道彥，高甑生五總管兵皆屬。軍次伏俟城。吐谷渾盡火其莽，退保大非川。諸將議春草未牙，馬弱不可戰。靖決策深入。遂踰積石山。大戰數十，多所殺獲。殘其國。國人多降。吐谷渾伏允愁蹙自經死。靖更立大寧王慕容順而還。

甑生軍繇鹽澤道，後期，靖薄責之。旣歸而憾，與廣州長史唐奉義告靖謀反。有司按驗無狀。甑生等以誣罔論。靖乃闔門自守，賓客親戚一謝遣。改衛國公。其妻卒，詔墳制如衛霍故事，築闕象鐵山，積石山以旌其功。進開府儀同三司。

帝將伐遼，召靖入，謂曰：「公南平吳，北破突厥，西定吐谷渾，惟高麗未服，亦

有意乎？」對曰：「往憑天威，得效尺寸功。今疾雖衰，陛下誠不棄，病且瘳矣。」帝憫其老，不許。二十三年，病甚。帝幸其第，流涕曰：「公乃朕生平故人，於國有勞。今疾若此，爲公憂之。」薨。年七十九。贈司徒，并州都督。給班劍羽葆鼓吹，陪葬昭陵。諡曰景武。子德謩嗣。官至將作少匠，坐善太子承乾，流嶺南。以靖故，徙吳郡。

李勣，字懋功，曹州離狐人。本姓徐氏。客衛南，家富，多僮僕，積粟常數千鍾。與其父蓋，皆喜施貸，所周給無親疎之間。

隋大業末，韋城翟讓爲盜。勣年十七，往從之。說曰：「公鄉壤，不宜自剽殘。宋鄭商旅之會，御河在中，舟艦相屬，往邀取之，可以自資。」讓然之。劫公私船取財。繇是兵大振。李密亡命雍丘，勣與浚儀王伯當共說讓推密爲主。以奇計破王世充。密署勣右武侯大將軍，東海郡公。

當是時，河南山東大水。隋帝令飢人就食黎陽倉。吏不時發，死者日數萬。勣說密曰：「天下之亂本於飢，今若取黎陽粟以募兵，大事濟矣。」密以麾下兵五

千付勣。與郝孝德等濟河，襲黎陽，守之。開倉縱食。旬日，勝兵至二十萬。宇文化及擁兵北上，密使勣守倉，周掘塹以自環，化及攻之。勣爲地道出鬪，化及敗，引去。

武德二年，密歸朝廷。其地東屬海，南至江，西直汝，北抵魏郡，勣統之，未有所屬。謂長史郭孝恪曰：『人衆土宇，皆魏公有也。吾若獻之，是利主之敗爲己功，吾所羞也。』乃錄郡縣戶口以啓密，請自上之。使至，高祖訝無表。使者以意聞。帝喜，曰：『純臣也。』詔授黎州總管，封英國公。賜姓，附宗正屬籍。徙封曹，給田五十頃，甲第一區，封蓋濟陰王。固辭，改舒國公。詔勣總河南山東兵以拒王世充。及密以謀反誅，帝遣使示密反狀。勣請收葬，詔從之。勣爲密服纓經，葬訖乃釋。

俄爲竇建德所陷。質其父，使復守黎陽。三年，自拔來歸。從秦王伐東都，戰有功。東略地至虎牢，降鄭州司兵沈悅。平建德，俘世充，乃振旅還。秦王爲上將，勣爲下將，皆服金甲，乘戎輅，告捷於廟。蓋亦自洛州與裴矩入朝。詔復其官。

又從破劉黑闥，徐圓朗累遷左監門大將軍。圓朗復反，詔勣爲河南大總管。

討平之。趙郡王孝恭討輔公祐也。遣勣以步卒一萬度淮，拔壽陽，攻江西賊壁。馮惠亮陳正通相次潰。公祐平。太宗卽位，拜并州都督，賜實封九百戶。

貞觀三年，爲通漠道行軍總管，出雲中，與突厥戰，走之。引兵與李靖合，因曰：『頡利若度磧，保於九姓，果不可得。我若約齋，薄之，不戰縛虜矣。』靖大喜。以與己合，於是意決。靖率衆夜發，勸勒兵從之。頡利欲走磧，勸前屯磧口，不得度。由是酋長率部落五萬降於勣。詔拜光祿大夫，行并州大都督府長史。父喪解，奪哀還官，徙封英。治并州十六年，以威肅聞。帝嘗曰：『煬帝不擇人守邊，勞中國築長城，以備虜。今我用勣守并，突厥不敢南，賢長城遠矣。』

召爲兵部尙書，未至，會薛延陀子大度設以八萬騎侵李思摩。詔勣爲朔方道行軍總管，將輕騎六千擊度，設青山，斬名王一，俘口五萬。以功封一子爲縣公。晉王爲皇太子，授詹事，兼左衛率。俄同中書門下三品。帝曰：『吾兒方位東宮。公舊長史，以宮事相委，勿以資屈爲嫌也。』

後帝自將征高麗，以勣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破蓋牟、遼東、白崖等城。從戰駐蹕山，功多，封一子爲郡公。

延陀部落亂，詔將二百騎發突厥兵討之。大戰烏德鞬山，破之，降其首領梯真達干，而可汗咄摩支遁入荒谷，磧北遂定。

改太常卿，仍同中書門下三品。復爲詹事。勣既忠力，帝謂可託大事。嘗暴疾。醫曰：『用鬚灰可治。』帝乃自剪鬚以和藥。及愈，入謝，頓首流血。帝曰：『吾爲社稷計，何謝爲？』後留宴。顧曰：『朕思屬幼孤，無易公者。公昔不遺李密，豈負朕哉？』勣感涕，因嚙指流血。俄大醉，帝親解衣覆之。帝疾，謂太子曰：『爾於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卽授以僕射。彼必致死力矣。』乃授疊州都督。高宗立，召授檢校洛州刺史，洛陽宮留守。進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參掌機密。遂爲尙書左僕射。永徽元年，求解僕射，聽之。仍以開府儀同三司知政事。四年，冊進司空。始太宗時，勣已畫象凌煙閣。至是，帝復命圖其形，自序之，又詔得乘小馬出入東西臺。卑

官日一人迎送。

帝欲立武昭儀爲皇后，畏大臣異議，未決。李義府、許敬宗又請廢王皇后。帝召勣與長孫无忌于志寧，褚遂良計之。勣稱疾不至。帝曰：「皇后無子，罪莫大於絕嗣，將廢之。」遂良等持不可。志寧願望不對。帝後密訪勣曰：「將立昭儀，而顧命之臣，皆以爲不可，今止矣。」答曰：「此陛下家事，無須問外人。」帝意遂定，而王后廢。詔勣志寧奉册立武氏。

帝東封泰山，爲封禪大使。嘗墜馬傷足。帝以所乘馬賜之。高麗莫離支男生爲其弟所逐，遣子乞師。詔勣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率兵二萬討之。破其國，執高藏、男建等，裂其地州縣之。詔勣獻俘昭陵，明先帝意，具軍容告於廟。進位太子太師，增食千一百戶。

總章二年，卒，年八十六。帝曰：「勣奉上忠，事親孝，歷三朝未嘗有過，性廉慎，不立產業。今亡，當無贏貲。有司其厚贈卹之。」因泣下。舉哀光順門。七日不視朝。

贈太尉，揚州大都督，諡貞武。給祕器，陪葬昭陵。起冢象陰，鐵，烏德韃山，以旌功烈。葬日，帝與皇太子幸未央古城哭送，百官送故城西北。

初，勣拔黎陽倉，就食者衆，高季輔杜正倫往客焉。及平虎牢，獲戴胄，咸引見臥內，推禮之，後皆爲名臣，世以勣知人。平洛陽，得單雄信，故人也，表其材武。且言「若貸死，必有以報，請納官爵以贖。」不許。乃號慟，割股肉啗之。曰：「生死永訣，此肉同歸於土。」爲收養其子焉。性友愛，其姊病，嘗自爲粥而燎其鬚。姊戒止，答曰：「姊多疾而勣且老，雖欲數進粥，尙幾何？」其用兵多籌算，料敵應變，皆契事機。聞人善，抵掌嗟嘆。及戰勝，必推功於下。得金帛，盡散之士卒，無私貯。然持法嚴，故人爲之用。臨事選將必訾相，其奇厯福艾者遣之。或問故，答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旣沒，士皆爲流涕。自屬疾，帝及皇太子賜藥卽服。家欲呼醫巫，不許。諸子固以藥進，輒曰：「我山東田夫耳。位三公，年踰八十，非命乎？生死係天，寧就醫求活耶？」弟弼始爲晉州刺史，以勣疾，召爲司衛卿，使省視。忽語曰：「我似

少愈，可置酒相樂。』於是奏樂宴飲，列子孫於下。將罷，謂彌曰：『我卽死，欲有言，恐悲哭不得盡，故一訣耳。我見房玄齡，杜如晦，高季輔，皆辛苦立門戶，亦望詒後，悉爲不肖子敗之。我子孫今以付汝。汝可慎察，有不勵言行，交非類者，急榜殺以聞。毋令後人笑吾，猶吾笑房，杜也。我死，布裝露車，載柩斂以常服，加朝服其中。儻死有知，庶著此奉見先帝，明器惟作五六寓馬。』下帳施幔爲阜頂，白紗裙，中列十偶人，它不得以從。衆妾願留養子者聽，餘出之。葬已，徙居我堂，善視小弱。苟違我言，同戮尸矣。』乃不復語。彌等遵焉。勸本二名，至高宗時，避太宗偏諱，故但名勸後配享高宗廟廷。

贊曰：唐興，其名將曰英衛，擢皆罪亡之餘，遂能依乘風雲，勒功帝籍。蓋君臣之際，固有以感之，獨推期運，非也。若靖闔門稱疾，畏遠權逼，功大而主不疑，雖古哲人，何以尙茲？勸之節見於黎陽，故太宗勤勤於託孤，誠有爲也。至以老臣輔少主，會房帷易奪，天子畏大臣，依違不專，委誠取決，惟議是聽。勸乃私己畏禍，從而

導之，武氏奮而唐之宗屬幾殲焉。及其孫，因民不忍，舉兵覆宗，至掘冢而暴其骨，嗚呼，不幾一言而喪邦乎？惜其不通學術，昧夫臨大節不可奪之誼，反與許李同科，可不戒哉？世言靖精「風角」，鳥占，「雲祲」，「孤虛」之術，爲善用兵，是不然，特以臨機果，料敵明，根於忠智而已。俗人傳著怪詭禳祥，皆不足信。故列靖所設施如此。

○蹠，蹈也。

○靈壽，木名。一名椹。

○寓，偶之借字。

房玄齡杜如晦列傳

房玄齡，字喬，齊州臨淄人。父彥謙，仕隋，歷司隸刺史。玄齡幼警敏，貫綜墳籍。善屬文，書兼草隸。開皇中，天下混壹，皆謂隋祚方永。玄齡密白父曰：「上無功德，徒以周近親，妄誅殺，攘神器有之。不爲子孫立長久計，淆置嫡庶，競侈僭，相傾闕，終當內相誅夷。視今雖平，其亡跬可須也。」彥謙驚曰：「無妄言。」年十八，舉進士。授羽騎尉。校讎祕書省，吏部侍郎高孝基名知人，謂裴矩曰：「僕觀人多矣，未有如此郎者，當爲國器。但恨不見其聳壑昂霄云。」補隰城尉。漢王諒反，坐累徙上郡，顧中原方亂，慨然有憂天下志。會父疾，十旬不解衣。及喪，勺飲不入口五日。

太宗以燉煌公徇渭北，杖策上謁軍門。一見如舊。署渭北道行軍記室參軍，公爲秦王，卽授府記室，封臨淄侯，征伐未嘗不從。衆爭取怪珍，玄齡獨收人物致

幕府與諸將密相申結，人人願盡死力。王嘗曰：『漢光武得鄧禹，門人益親。今我有玄齡，猶禹也。』居府出入十年，軍符府檄，或駐馬卽辦，文約理盡，初不著藁。高祖曰：『若人機識，是宜委任。每爲吾兒陳事，千里外猶對面語。』

隱太子與王有隙。王召玄齡與計，對曰：『國難世有，惟聖人克之。大王功蓋天下，非特人謀，神且相之。』乃引杜如晦協判大計。累進陝東道大行臺考功郎中，文學館學士。故太子忌二人者，奇譖於帝，皆斥逐還第。太子將有變，王召二人，以方士服入，夜計事。事平，王爲皇太子，擢右庶子。太子卽位，爲中書令。第功班賞，與如晦，長孫无忌，尉遲敬德，侯君集功第一。進爵邢國公，食邑千三百戶。餘皆次敘封拜。帝顧羣臣曰：『朕論公等功，定封邑，恐不能盡。無有諱，各爲朕言之。』淮安王神通曰：『義師起，臣兵最先。至今，玄齡等以刀筆吏居第一，臣所未喻。』帝曰：『叔父兵誠先至，然未嘗躬行陣勞，故建德之南，軍敗不振，討黑闥反，動望風輒奔。今玄齡等有決勝帷幄，定社稷功，此蕭何所以先諸將也。叔父以親，宜無愛

者，顧不可緣私與功臣競先後爾。」初，將軍丘師利等皆怙跋攘袂，或指畫自陳說。見神通愧屈，乃曰：「陛下至不私其親，吾屬可妄訴邪？」

進尚書左僕射，監修國史。更封魏。帝曰：「公爲僕射，當助朕廣耳目，訪賢材。比聞閱牒訟日數百，豈暇求人哉？」乃敕細務屬左右丞，大事關僕射。

帝嘗問創業守文孰難？玄齡曰：「方時草昧，羣雄競逐，攻破乃降，戰勝乃尅，創業則難。」魏徵曰：「王者之興，必乘衰亂，覆昏暴，殆天授人與者。旣得天下，則安於驕逸；人欲靜，徭役毒之；世方敝，哀刻窮之；國繇此衰，則守文爲難。」帝曰：「玄齡從我定天下，冒百死，遇一生，見創業之難。徵與我安天下，畏富貴則驕，驕則怠，怠則亡，見守文之不爲易。然創業之不易旣往矣，守文之難，方與公等慎之。」

會詔大臣世襲。授宋州刺史，徙國梁。而羣臣讓世襲事，故罷刺史，遂爲梁國公。未幾，加太子少師。始詣東宮，皇太子欲拜之。玄齡讓不敢謁，乃止。居宰相積十五年，女爲王妃，男尚主，自以權寵隆極，累表辭位。詔不聽。頃之，進司空，仍總朝政。

玄齡固辭。帝遣使謂曰：『讓誠美德也。然國家相眷賴久，一日去良弼，如亡左右手。顧公筋力未衰，毋多讓。』晉王爲皇太子，改太子太傅，知門下省事。以母喪，賜塋昭陵園，起復其官。會伐遼，留守京師。詔曰：『公當蕭何之任，朕無西顧憂矣。』凡糧械飛輪，軍伍行留，悉裁總之。玄齡數上書勸帝願毋輕敵，久事外夷，固辭太子太傅，見聽。

晚節多病，時帝幸玉華宮，詔玄齡居守，聽臥治事。稍棘，召許肩輿入殿。帝視流涕。玄齡亦感咽不自勝。命尙醫臨候，尙食供膳，日奏起居狀。少損，卽喜見於色。玄齡顧諸子曰：『今天下事無不得，惟討高麗未止，上含怒意決，羣臣莫敢諫。吾而不言，抱愧沒地矣。』遂上疏曰：『上古所不臣者，陛下皆臣之；所不制者，陛下皆制之矣。爲中國患，無如突厥，而大小可汗，相次束手，弛辮握刀，分典禁衛。延陀鐵勒，披置州縣。高昌吐渾，偏師掃除。惟高麗歷代逋命，莫克窮討。陛下責其弒逆，身自將六軍，征荒裔。不旬日，拔遼東，虜獲數十萬。殘衆孽君，縮氣不敢息。可謂功倍

前世矣。易曰：「知進退存亡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蓋進有退之義，存有亡之機，得有喪之理，爲陛下惜者此也。傳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陛下威名功烈，旣云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邊夷醜種，不足待以仁義，責以常禮。古者以禽魚畜之，必絕其類，恐獸窮則搏，苟救其死。且陛下每決死罪，必三覆五奏，進疏食，停音樂，以人命之重爲感動也。今士無一罪，驅之行陣之間，委之鋒鏑之下，使肝腦塗地；老父孤子，寡妻慈母，望樵車，抱枯骨，摧心一泣。其所以變動陰陽，害傷和氣，實天下之痛也。使高麗違失臣節，誅之可也；侵擾百姓，滅之可也；能爲後世患，夷之可也；今無是三者，而坐敝中國，爲舊王雪恥，新羅報仇，非所存小。所損大乎？臣願下沛然之詔，許高麗自新。焚陵波之船，罷應募之衆。卽臣死骨不朽。」帝得疏，謂高陽公主曰：「是已危懼，尙能憂吾國事乎？」疾甚，帝命鑿苑垣，以便候問。親手握與決。詔皇太子就省。擢子遺愛右衛中郎將，遺則朝散大夫，令及見之。薨年七十一。贈太尉，并州都督，諡曰文昭。給班劍，羽葆，鼓吹，絹布二千段，粟二千

斛，陪葬昭陵。高宗詔配享太宗廟廷。

玄齡當國，夙夜勤強。任公竭節，不欲一物失所。無媚忌，聞人善，若己有之。明達吏治，而緣飾以文雅。議法處令，務爲寬平。不以己長望人。取人不求備。雖卑賤，皆得盡所能。或以事被讓，必稽顙請罪，畏惕視若無所容。貞觀末年，以譴還第。黃門侍郎褚遂良言於帝曰：『玄齡事君，自無所負，不可以一眚便示斥外，非天子任大臣意。』帝悟，遽召於家。後避位不出。久之，會帝幸芙蓉園觀風俗。玄齡敕子弟汛掃廷唐。○曰：『乘輿且臨幸。』有頃，帝果幸其第。因載玄齡還宮。帝在翠微宮，以司農卿李緯爲民部尙書。會有自京師來者。帝曰：『玄齡聞緯爲尙書，謂何？』曰：『惟稱緯好鬚，無它語。』帝遽改太子詹事。帝討遼，玄齡守京師，有男子上急變。玄齡詰狀曰：『我乃告公。』玄齡驛遣追帝。帝視奏已，斬男子。下詔責曰：『公何不自信。』其委任類如此。治家有法度。常恐諸子驕侈，席勢凌人。乃集古今家誠書爲屏風，令各取一具。曰：『留意於此，足以保躬矣。』漢袁氏累葉忠節，吾心所尙，爾

宜師之。』子遺直嗣。

杜如晦，字克明，京兆杜陵人。祖果，有名周隋間。如晦少英爽，喜書，以風流自命，內負大節。臨機輒斷。隋大業中，預吏部選。侍郎高孝基異之，曰：『君當爲棟梁用，願保令德。』因補滎陽尉。棄官去。

高祖平京師，秦王引爲府兵曹參軍。徙陝州總管府長史。時府屬多外遷，王患之。房玄齡曰：『去者雖多不足吝。如晦，王佐才也；大王若終守藩，無所事，必欲經營四方，捨如晦，無共功者。』王驚曰：『非公言，我幾失之。』因表留莫府，從征伐。常參帷幄機祕。方多事，裁處無留。僚屬共才之，莫見所涯。進陝東道大行臺司勳郎中，封建平縣男。兼文學館學士，天策府建，爲中郎。王爲皇太子，授左庶子。遷兵部尙書，進封蔡國公，食三千戶，別食益州千三百戶。俄檢校侍中，攝吏部尙書，總監東宮兵。進位尙書右僕射。仍領選，與玄齡共筦朝政。引士賢者，下不肖，咸得職。當時浩然歸重。監察御史陳師合上拔士論，謂一人不可總數職，陰剗諷如晦。

等。帝曰：『玄齡如晦，不以勳舊進，特其才可與治天下者。師合欲以此離間吾君臣邪？』斥嶺表。

久之，以疾辭職。詔給常俸，就第，醫候之，使道相屬。會病力，^⑤詔皇太子就問，帝親至其家，撫之，梗塞。及未亂，擢其於左千牛，構兼尙舍奉御，薨，年四十六。帝哭爲慟。贈開府儀同三司，及葬，加司空。諡曰成。手詔虞世南勒文于碑，使言君臣痛悼意。它日，食瓜美，輟其半奠焉。嘗賜玄齡黃銀帶，曰：『如晦與公同輔朕，今獨見公。』泫然，^④曰：『世傳黃銀鬼神畏之。』更取金帶，遣玄齡送其家。後忽夢如晦，若平生。明日，爲玄齡言之。敕所御饌往祭。明年之祥，遣尙宮勞問妻子，國府官佐，亦不之罷，恩禮無少衰。後詔功臣世襲，追贈密州刺史，徙國萊。方爲相時，天下新定，臺閣制度，憲物容典，率二人討裁。每議事，帝所，玄齡必曰：『非如晦莫籌之。』及如晦至，卒用玄齡策也。蓋如晦長於斷，而玄齡善謀，兩人深相知，故能同心濟謀，以佐佑帝，當世語良相，必曰房杜云。

構，位茲州刺史，次子荷，性暴詭，不循法。尙城陽公主，官至尙乘奉御，封襄陽郡公。承乾謀反，荷曰：『琅邪顏利仁，善星，數言天有變，宜建大事；陛下當爲太上皇。請稱疾，上必臨問，可以得志。』及敗，坐誅。臨刑，意象軒鷲。構以累貶，死嶺表。

贊曰：太宗以上聖之才，取孤隋，攘羣盜。天下已平，用玄齡如晦輔政。與大亂之餘，紀綱彫弛，而能興仆植僵，使號令典刑，粲然罔不完；雖數百年，猶蒙其功；可謂名宰相。然求所以致之之蹟，逮不可見，何哉？唐柳芳有言：『帝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而房杜讓其直；英衛善兵，而房杜濟以文；持衆美效之君，是後新進更用事，玄齡身處要地，不吝權，善始以終，此其成令名者。』諒其然乎？如晦雖任事日淺，觀玄齡許與，及帝所親款，則謀謀果有大過人者，方君臣明良，志叶議從，相資以成，固千載之遇，蕭曹之勛，不足進焉。雖然，宰相所以代天者也。輔贊彌縫而藏諸用，使斯人由而不知，非明哲曷臻是哉？彼揚己取名，瞭然使戶曉者，蓋房杜之細邪？

① 榭，小棺也。散文則通。

② 堂下至門之逕，曰唐。

③ 病力，猶言病革也。見漢書汲黯傳。

④ 杯，同流。

魏徵列傳

魏徵，字玄成，魏州曲城人。少孤落魄，棄貲產不營。有大志，通貫書術。隋亂，詭爲道士。武陽郡丞元寶藏舉兵，應李密，以徵典書檄。密得寶藏書，輒稱善。旣聞徵所爲，促召之。徵進十策，說密不能用。王世充攻洛口，徵見長史鄭頊曰：『魏公雖驟勝，而驍將銳士，死傷略盡；又府無見財，戰勝不賞；此二者，不可以戰。若浚池峭壘，曠日持久，賊糧盡且去；我追擊之，取勝之道也。』頊曰：『老儒常語耳。』徵不謝去，後從密來京師。久之，未知名。自請安輯山東，乃擢祕書丞，馳驛至黎陽。時李勣尙爲密守。徵與書曰：『始魏公起叛徒，振臂大呼，衆數十萬，威之所被，半天下。然而一敗不振，卒歸唐者，固知天命有所歸也。今君處必爭之地，不早自圖，則大事去矣。』勣得書，遂定計歸，而大發粟饋淮安王之軍。會竇建德陷黎陽，獲徵，僞拜起居舍人。建德敗，與裴矩走入關。隱太子引爲洗馬。徵見秦王功高，陰勸太子

早爲計。太子敗，王責謂曰：『爾閱吾兄弟，奈何？』答曰：『太子蚤從徵言，不死今日之禍。』王器其直，無恨意。卽位，拜諫議大夫，封鉅鹿縣男。

當是時，河北州縣，素事隱巢者，不自安，往往曹伏思亂。徵白太宗曰：『不示至公，禍不可解。』帝曰：『爾行安喻河北道。』遇太子千牛李志安，齊王護軍李思行，傳送京師。徵與其副謀曰：『屬有詔：宮府舊人，普原之。今復執送志安等，誰不自疑者？吾屬雖往，人不信。』卽貸而後聞，使還。帝悅，日益親。或引至臥內，訪天下事。徵亦自以不世遇，乃展盡底蘊，無所隱。凡二百餘奏，無不剴切當帝心者。由是拜尙書右丞，兼諫議大夫。

左右有毀徵阿黨親戚者，常使溫彥博按訊，非是。彥博曰：『徵爲人臣，不能著形迹，遠嫌疑，而被飛謗，是宜責也。』帝謂彥博：『行讓徵。』徵見帝，謝曰：『臣聞君臣同心，是謂一體。豈有置至公事形迹，若上下共由茲路，邦之興喪，未可知也。』帝矍然曰：『吾悟之矣。』徵頓首曰：『願陛下俾臣爲良臣，毋俾臣爲忠臣。』

帝曰：『忠良異乎？』曰：『良臣，稷、契、咎陶也。忠臣，龍逢、比干也。良臣身荷美名，君都顯號，子孫傳承，流祚無疆。忠臣已嬰禍誅，君陷昏惡，喪國夷家，祇取空名。此其異也。』帝曰：『善。』因問：『爲君者何道而明，何失而暗？』徵曰：『君所以明，兼聽也。所以暗，偏信也。堯舜氏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雖有共、鮌，不能塞也。靖言庸違，不能惑也。秦二世隱藏其身，以信趙高，天下潰叛而不得聞。梁武帝信朱异，侯景向關而不得聞。隋煬帝信虞世基，賊徧天下而不得聞。故曰：君能兼聽，則姦人不得壅蔽，而下情通矣。』

鄭仁基息女美而才，皇后建請爲充華。典冊具，或言許聘矣。徵諫曰：『陛下處臺榭，則欲民有棟宇；食膏粱，則欲民有飽適；顧嬪御，則欲民有室家。今鄭已約昏，陛下取之，豈爲人父母意？』帝痛自咎，卽詔停冊。

貞觀三年，以祕書監參豫朝政。高昌王麴文泰將入朝。西域諸國欲因文泰悉遣使者奉獻。帝詔文泰使人厭怛紇干迎之。徵曰：『異時文泰入朝，所過供擬

不能具。今又加諸國焉，則瀕塞州縣，以乏致罪者衆。彼以商賈來，則邊人爲之利。若賓客之，中國蕭然耗矣。漢建武時，西域請置都護，送侍子，光武不許。不以蠻夷弊中國也。」帝曰：「善。」追止其詔。

於是帝卽位四年，歲斷死二十九，幾至刑措。米斗三錢。先是帝嘗嘆曰：「今大亂之後，其難治乎？」徵曰：「大亂之易治，譬飢人之易食也。」帝曰：「古不云善人爲邦百年，然後勝殘去殺邪？」答曰：「此不爲聖哲論也。聖哲之治，其應如響。朞月而可，蓋不其難。」封德彝曰：「不然。三代之後，澆詭日滋。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皆欲治不能，非能治不欲。徵書生，好虛論，徒亂國家，不可聽。」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以教。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顧所行如何爾。黃帝逐蚩尤，七十戰而勝其亂，因致無爲。九黎害德，顓頊征之，已克而治。桀爲亂，湯放之。紂無道，武王伐之。湯武身及太平。若人漸澆詭，不復返朴，今當爲鬼爲魅，尙安得而化哉？」德彝不能對，然心以爲不可，帝納之不疑。至是天下大治，蠻夷君長，襲衣冠帶刀宿

衛東薄海，南踰嶺，戶闔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帝謂羣臣曰：「此徵勸我行仁義，旣效矣。惜不令封德彝見之。」俄檢校侍中，進爵郡公。

帝幸九成宮，宮御舍圍川宮下。僕射李靖，侍中王珪繼至。吏改館宮御，以舍靖珪。帝聞，怒曰：「威福由是等邪？何輕我宮人？」詔并按之。徵曰：「靖珪皆陛下腹心大臣，宮人止後宮掃除隸耳。方大臣出，官吏諮朝廷法式，歸來，陛下問人間疾苦，夫官舍固靖等見官吏之所，吏不可不謁也。至宮人則不然，供饋之餘，無所參承。以此按吏，且駭天下耳目。」帝悟，寢不問。

後宴丹霄樓。酒中，謂長孫无忌曰：「魏徵、王珪，事隱太子，巢刺王，時誠可惡。我能棄怨用才，無羞古人。然徵每諫我不從，我發言，輒不卽應，何哉？」徵曰：「臣以事有不可，故諫。若不從，輒應，恐遂行之。」帝曰：「第卽應，須別陳論，顧不得？」徵曰：「昔舜戒羣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若面從可，方別陳論，此乃後言，非稷禹所以事堯舜也。」帝大笑曰：「人言徵舉動疏慢，我但見其嫵媚耳。」徵再拜。

曰：『陛下導臣使言，所以敢然。若不受，臣敢數批逆鱗哉？』

七年，爲侍中。尙書省滯訟不決者，詔徵平治。徵不素習法，但存大體，處事以情，人人悅服。進左光祿大夫，鄭國公。多病辭職。帝曰：『公獨不見金在鑛，何足貴邪？善冶鍛而爲器，人乃寶之。朕方自比於金，以卿爲良匠，而加礪焉。卿雖疾，未及衰，庸得便爾？』徵懇請數却，愈牢。乃拜特進，知門下省事。詔朝章國典，參議得失。祿賜國官防閣，並同職事。

文德皇后旣葬，帝卽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引徵同升。徵熟視曰：『臣眊昏，不能見。』帝指示之，徵曰：『此昭陵邪？』帝曰：『然。』徵曰：『臣以爲陛下望獻陵；』若昭陵，臣固見之。』帝泣，爲毀觀。

尋以定五禮，當封一子縣男。徵請封孤兄子叔慈。帝愴然曰：『此可以勵俗，』卽許之。

後幸洛陽，次昭仁宮，多所譴責。徵曰：『隋惟責不獻食，或供奉不精，爲此無

限，而至於亡。故天命陛下代之。正當兢兢懼戒約。奈何令人悔爲不奢？若以爲足，今不啻足矣；以爲不足，萬此寧有足邪？帝驚曰：「非公不聞此言。」退又上疏曰：「書稱『明德慎罰，惟刑之卹。』禮曰：『爲上易事，爲下易知，則刑不煩。』上多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夫上易事，下易知，君長不勞，百姓不惑，故君有一德，臣無二心。夫刑賞之本，在乎勸善而懲惡；帝王所與天下畫一，不以親疎貴賤而輕重者也。今之刑賞，或由喜怒，或出好惡。喜則矜刑於法中，怒則求罪於律外。好則鑽皮出羽，惡則洗垢索瘢。蓋刑濫則小人道長，賞謬則君子道消。小人之惡不懲，君子之善不勸，而望治安刑措，非所聞也。且暇豫而言，皆敦尙孔老。至於威怒，則專法申韓。故道德之旨未弘，而鏗薄之風先搖。昔州犁上下其手，而楚法以敝；張湯輕重其心，而漢刑以謬。況人主而自高下乎？頃者罰人，或以供張不贍，或不能從欲，皆非致治之急也。夫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奢期而奢自至，非徒語也。且我之所代，實在有隋。以隋府藏，況今之資儲；以隋甲兵，況今之士馬；

以隋戶口，況今之百姓；挈長度大，曾何等級焉？然隋以富彊而喪，動之也。我以貧寡而安，靜之也。靜之則安，動之則亂，人皆知之，非隱而難見，微而難察也。不蹈平易之塗，而遵覆車之轍，何哉？安不思危，治不念亂，存不慮亡也。方隋未亂，自謂必無亂，未亡，自謂必不亡；所以甲兵亟動，徭役不息，以至戮辱而不悟，滅亡之所由也，豈不哀哉？夫監形之美惡，必就止水；監政之安危，必取亡國。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臣願當今之動靜，以隋爲鑒，則存亡治亂，可得而知。思所以危則安矣；思所以亂則治矣；思所以亡則存矣；存亡之所在，在節嗜慾，省游畋，息靡麗，罷不急，慎偏聽，近忠厚，遠便佞而已。夫守之則易，得之實難。今旣得其所難，豈不能保其所易？保之不固，驕奢淫佚，有以動之也。」

帝宴羣臣積翠池，酣樂賦詩。徵賦西漢，其卒章曰：「終藉叔孫禮，方知皇帝尊。」帝曰：「徵言未嘗不約我以禮。」它日，從容問曰：「比政治若何？」徵見久承平，帝意有所忽，因對曰：「陛下貞觀之初，導人使諫。三年以後，見諫者悅而從

之比一二年，勉彊受諫，而終不平也。」帝驚曰：「公何物驗之？」對曰：「陛下卽位，論元律師死，孫伏伽諫，以爲法不當死。陛下賜以蘭陵公主園，直百萬。或曰：賞太厚。答曰：朕卽位，未有諫者，所以賞之。此導人使諫也。後柳雄妄訴隋資，有司得劾其僞，將論死。戴胄奏罪當徒，執之四五然後赦。謂胄曰：「第守法如此，不畏濫罰。」此悅而從諫也。近皇甫德參上書言「修洛陽宮，勞人也。收地租，厚斂也。俗尙高髻，宮中所化也。」陛下悲曰：「是子使國家不役一人，不收一租，宮人無髮，乃稱其意。」臣奏「人臣上書，不激切，不能起人主意。激切卽近訕謗。」於時陛下雖從臣言，賞帛罷之，意終不平。此難於受諫也。」帝悟曰：「非公無能道此者。人苦不自覺耳。」

先是帝作飛山宮。徵上疏曰：「隋有天下三十餘年，風行萬里，威懾殊俗。一旦舉而棄之。彼煬帝者，豈惡治安，喜滅亡哉？恃其富彊，不虞後患也。驅天下，役萬物，以自奉養。子女玉帛是求，宮宇臺榭是飾。徭役無時，干戈不休。外示威重，內行

險忌。讒邪者進，忠正者退。上下相蒙，人不堪命。以致殞匹夫之手，爲天下笑。聖哲乘機，拯其危溺。今宮觀臺榭，盡居之矣。奇珍異物，盡收之矣。姬姜淑媛，盡侍於側矣。四海九州，盡爲臣妾矣。若能鑒彼所以亡，念我所以得；焚寶衣，毀廣殿，安處卑宮，德之上也。若成功不廢，卽仍其舊，除其不急，德之次也。不惟王業之艱難，謂天命可恃；因基增舊，甘心侈靡；使人不見德，而勞役是聞，斯爲下矣。以暴易暴，與亂同道。夫作事不法，後無以觀。人怨神怒，則災害生；災害生則禍亂作；禍亂作而能以身名令終者，鮮矣。」

是歲大雨，穀洛溢，毀宮寺十九，漂居人六百家。徵陳事曰：「臣聞爲國，基於德禮，保於誠信。誠信立則下無二情，德禮形則遠者來格。故德禮誠信，國之大綱，不可斯須廢也。傳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自古皆有死，人無信不立。」又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然則言而不行，言不信也；令而不從，令無誠也。不信之言，不誠之令，君子弗爲也。自王道休明，繇十餘載。倉廩愈

積，土地益廣。然而道德不日博，仁義不日厚，何哉？由待下之情未盡誠信。雖有善始之勤，而無克終之美。故便佞之徒，得肆其巧，謂同心爲朋黨，告訐爲至公，彊直爲擅權，忠讜爲誹謗。謂之朋黨，雖忠信可疑。謂之至公，雖矯僞無咎。彊直者畏擅權而不得盡，忠讜者慮誹謗而不敢與之爭，熒惑視聽，鬱於大道。妨化損德，無斯甚者。今將政治則委之君子，得失或訪諸小人。是譽毀常在小人，而督責常加君子也。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惠？然慮不及遠，雖使竭力盡誠，猶未免傾敗。況內懷姦利，承顏順旨乎？故孔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未有小人而仁者。然則君子不能無小惡，惡不積無害於正。小人時有小善，善不積不足以忠。今謂之善人矣，復慮其不信，何異立直木而疑其景之曲乎？故上不信則無以使下，下不信則無以事上。信之爲義大矣。昔齊桓公問管仲曰：吾欲使酒腐於爵，肉腐於俎，得無害霸乎？管仲曰：此固非其善者，然無害霸也。公曰：何如而害霸？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害霸也。用而不能任，害霸也。任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參之，

害霸也。晉中行穆伯攻鼓，經年而不能下。餽間倫曰：「鼓之嗇夫，間倫知之，請無疲士大夫而鼓可得。」穆伯不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君奚不爲？」穆伯曰：「問倫之爲人也，佞而不仁。若使間倫下之，吾不可以不賞。若賞之，是賞佞人也。佞人得志，是使晉國捨仁而爲佞。雖得鼓，安用之？夫穆伯列國大夫，管仲霸者之佐，猶能慎於信任，遠避佞人，況陛下之上聖乎？若欲令君子小人，是非不雜，必懷之以德，待之以信，勵之以義，節之以禮；然後善善而惡惡，審罰而明賞，無爲之化，何遠之有？善善而不能進，惡惡而不能去，罰不及有罪，賞不加有功，則危亡之期，或未可保。」帝手詔嘉答。於是廢明德宮，玄圃院，賜遭水者。

它日，宴羣臣。帝曰：「貞觀以前，從我定天下，間關草昧，玄齡功也。貞觀之後，納忠諫，正朕違，爲國家長利，徵而已。雖古名臣，亦何以加？」親解佩刀，以賜二人。帝嘗問羣臣：「徵與諸葛亮孰賢？」岑文本曰：「亮才兼將相，非徵可比。」帝曰：「徵蹈履仁義，以弼朕躬，欲致之堯舜，雖亮無以抗。」

時上封者衆，或不切事。帝馱之，欲加譙黜。徵曰：『古者立謗木，欲聞己過，封事其謗木之遺乎？陛下思聞得失，當恣其所陳。言而是乎？爲朝廷之益；非乎？無損於政。』帝悅，皆勞遣之。

十三年，阿史那結社率作亂。雲陽石然。自冬至五月不雨。徵上疏極言曰：

『臣奉侍帷幄十餘年。陛下許臣以「仁義之道，守而不失，儉約樸素，終始弗渝」。德音在耳，不敢忘也。頃年以來，寢不克終。謹用條陳，裨萬分一。陛下在貞觀初，清淨寡欲，化被荒外。今萬里遣使，市索駿馬，并訪怪珍。昔漢文帝却千里馬，晉武帝焚雉頭裘。陛下居常論議，遠輩堯舜。今所爲，更欲處漢文晉武下乎？此不克終一漸也。子貢問治人，孔子曰：『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子貢曰：『何畏哉？』對曰：『不以道導之，則吾讎也。若何不畏？』陛下在貞觀初，護民之勞，煦之如子，不輕營爲。頃旣奢肆，思用人力。乃曰：『百姓無事，則易驕；勞役則易使。』自古未有百姓逸樂而致傾敗者，何有逆畏其驕而爲勞役哉？此不克終二漸也。陛下在貞觀初，役己以利物，比來

縱欲以勞人。雖憂人之言，不絕於口；而樂身之事，實切諸心。無慮營構，輒曰：「弗爲此，不便我身。」推之人情，誰敢復爭？此不克終三漸也。在貞觀初，親君子，斥小人。比來輕褻小人，禮重君子，重君子也，恭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莫見其非，遠之莫見其是。莫見其是，則不待間而疏。莫見其非，則有時而昵。昵小人，疏君子，而欲致治，非所聞也。此不克終四漸也。在貞觀初，不貴異物，不作無益。而今難得之貨，雜然並進；玩好之物，無時而息。上奢靡而望下樸素，力役廣而冀農業興，不可得已。此不克終五漸也。貞觀之初，求士如渴。賢者所舉，卽信而任之。取其所長，常恐不及。比來由心好惡，以衆賢舉而用，以一人毀而棄；雖積年任而信，或一朝疑而斥。夫行有素履，事有成迹。一人之毀，未必可信。積年之行，不應頓虧。陛下不察其原，以爲臧否。使讒佞得行，守道疏間。此不克終六漸也。在貞觀初，高居深拱，無田獵畢弋之好。數年之後，志不克固。鷹犬之貢，遠及四夷。晨出夕返，馳騁爲樂。變起不測，其及救乎？此不克終七漸也。在貞觀初，遇下有禮，羣情上達。今外

官奏事，顏色不接。間因所短，詰其細過。雖有忠款，而不得申。此不克終入漸也。在貞觀初，孜孜治道，常若不足。比恃功業之大，負聖智之明，長傲縱欲，無事興兵，問罪遠裔。親狎者阿旨不肯諫，疏遠者畏威不敢言。積而不已，所損非細。此不克終九漸也。貞觀初，頻年霜旱，畿內戶口，並就關外。攜老扶幼，來往數年。卒無一戶亡去。此由陛下矜育撫寧，故死不攜貳也。比者疲於徭役，關中之人，勞弊尤甚。雜匠當「下顧」而不遣，正兵番上，復別驅任。市物極屬於塵，「遞子」背望於道。脫有一穀不收，百姓之心，恐不能如前日之怙泰。此不克終十漸也。夫禍福無門，惟人之召。人無釁焉，妖不妄作。今旱暵之災，遠被郡國；凶醜之孽，起於穀下。此上天示戒，乃陛下恐懼憂勤之日也。千載休期，時難再得。明主可爲而不爲，臣所以鬱結長歎者也。』疏奏。帝曰：『朕今聞過矣，願改之以終善道。有違此言，當何施顏面，與公相見哉？』方以所上疏列爲屏障，庶朝夕見之。兼錄付史官，使萬世知君臣之義。』因賜黃金十斤，馬二匹。

高昌平，帝宴兩儀殿，歎曰：『高昌若不失德，豈至於亡？然朕亦當自戒，不以小人之言而議君子，庶幾獲安也。』徵曰：『昔齊桓公與管仲、鮑叔牙、寧戚四人者飲，桓公請叔牙曰：盍起爲寡人壽。叔牙奉觴而起曰：願公無忘在莒時，使管仲無忘束縛於魯時，使寧戚無忘飯牛車下時。桓公避席而謝曰：寡人與二大夫，能無忘夫子之言，則社稷不危矣。』帝曰：『朕不敢忘布衣時，公不得忘叔牙之爲人也。』

帝遣使者至西域立葉護可汗，未還。又遣使賈金帛諸國市馬。徵曰：『今立可汗未定，卽詣諸國市馬。彼必以爲意在馬，不在立可汗。可汗得立，必不懷恩。諸蕃聞之，以中國薄義重利，未必得馬，而先失義矣。』魏文帝欲求市西域大珠，蘇則以爲惠及四海，則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陛下可不畏蘇則言乎？帝遂止。

是後右僕射缺，欲用徵。徵讓得不拜。皇太子承乾與魏王泰交惡。帝曰：『當

今忠饗貴重無踰徵。我遣傅皇太子，一天下之望，羽翼固矣。」卽拜太子太師。徵以疾辭。詔答曰：「漢太子以四皓爲助，我賴公其義也。公雖臥，可擁全之。」

十七年，疾甚。徵家初無正寢。帝命輟小殿材爲營構。五日畢。并賜素褥布被，以從其尙。令中郎將宿其第，動靜輒以聞。藥膳賜遺無算。中使者綴道。帝親問疾，屏左右，語終日，乃還。後復與太子至徵第。徵加朝服拖帶，帝悲懣，拊之流涕。問所欲。對曰：「嫠不恤緯，而憂宗周之亡。」帝將以衡山公主降其子叔玉。時主亦從。帝曰：「公彊視新婦。」徵不能謝。是夕，帝夢徵若平生。及旦薨。帝臨哭，爲之慟。罷朝五日。太子舉哀西華堂。詔內外百官朝集，使皆赴喪。贈司空相州都督。謚曰文貞。給羽葆，鼓吹，班劍四十人，陪葬昭陵。將葬，其妻裴辭曰：「徵索儉約。今假一品禮，儀物褻大，非徵志。」見許，乃用素車，白布幃帷，無塗車芻靈。帝登苑西樓，望哭盡哀。晉王奉詔致祭，帝作文於碑，遂書之。又賜家封戶九百。帝後臨朝，歎曰：「以銅爲鑑，可正衣冠。以古爲鑑，可知興替。以人爲鑑，可知得失。朕嘗保此三鑑，

內防已過。今魏徵逝，一鑑亡矣。朕比使人至其家，得書一紙。始半彙。其可識者曰：「天下之事，有善有惡。任善人則國安，用惡人則國弊。公卿之內，情有愛憎。憎者惟見其惡，愛者止見其善。愛憎之間，所宜詳慎。若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賢勿猜，可以興矣。」其大略如此。朕顧思之，恐不免斯過。公卿侍臣，可書之於笏，知而必諫也。」

徵狀貌不逾中人。有志膽。每犯顏進諫，雖逢帝甚怒，神色不徙；而天子亦爲霽威。議者謂賁育不能過。嘗上冢還，奏曰：「向聞陛下有關南之行，旣辦而止，何也？」帝曰：「畏卿，遂停耳。」始喪亂後，典章湮散。徵奏引諸儒校集祕書。國家圖籍，粲然完整。嘗以小戴禮綜彙不倫，更作類禮二十篇，數年而成。帝美其書，錄寘內府。帝本以兵定天下，雖已治，不忘經略四夷也。故徵侍宴，奏破陣武德舞，則俛首不顧；至慶善樂，則諦玩無斃，舉有所諷切如此。徵亡，帝思不已。登凌烟閣觀畫像，賦詩悼痛。聞者媚之，毀短百爲。徵嘗薦杜正倫，侯君集才任宰相。及正倫以罪

黜，君集坐逆誅，嬖人遂指爲阿黨。又言徵嘗錄前後諫爭語，示史官褚遂良。帝滋不悅。乃停叔玉昏，而仆所爲碑。顧其家衰矣。遼東之役，高麗、靺鞨犯陣，李勣等力戰破之。軍還，悵然曰：『魏徵若在，吾有此行邪？』卽召其家到行在，賜勞妻子。以少牢祠其墓。復立碑，恩禮加焉。四子：叔玉，叔琬，叔璘，叔瑜。叔玉，襲爵爲光祿少卿。神龍初，以其子膺紹封。叔璘，禮部侍郎。武后時，爲酷吏所殺。叔瑜，豫州刺史。善草隸，以筆意傳其子華及甥薛稷。世稱善書者，前有虞、褚，後有薛、魏。華爲檢校太子左庶子，武陽縣男。開元中，寢堂火，子孫哭三日。詔百官赴弔。

①行，往也。下「帝謂彥博行讓徵」同。

②獻陵，高祖陵。

③鏤，刻也。

④帖，今通作帖。

⑤檐幃，障車之幃也。塗車，以土爲車。芻靈，以芻爲人。

姚崇宋璟列傳

姚崇，字元之，陝州硤石人。父懿，字善懿，貞觀中，爲雋州都督，贈幽州大都督，諡文獻。崇少倜儻，尙氣節。長乃好學。仕爲孝敬挽郎。舉「下筆成章」。○授濮州司倉參軍。五遷夏官郎中。契丹擾河北，兵檄叢進，崇奏決若流。武后賢之。卽拜侍郎。后嘗語左右：『往周興來俊臣等數治詔獄，朝臣相逮引，一切承反。朕意其枉。更畀近臣臨問，皆得其手牒不寃。朕無所疑。卽可其奏。自俊臣等誅，遂無反者。然則向論死得無寃邪？』崇曰：『自垂拱後，被告者類自誣。當是時，以告言爲功。故天下號曰「羅織」。』甚於漢之鉤黨。雖陛下使近臣覆訊，彼尙不自保，敢一搖手以悖酷吏意哉？且被問不承，則重罹其慘。如張虔勗李安靜等皆是也。今賴天之靈，發寤陛下，凶豎殲夷，朝廷乂安。臣以一門百口，保內外官無復反者。陛下以告牒置弗推。後若反有端，臣請坐知而不告。』后悅，曰：『前宰相務順可，陷我爲淫』

刑主聞公之言，乃得朕心。賜銀千兩。聖曆三年，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遷鳳閣侍郎。俄兼相王府長史。以母老，納政歸侍。乃詔以相王府長史侍疾。月餘，復兼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崇建言：『臣事相王，而夏官本兵，臣非惜死，恐不益王。』乃詔改春官。張易之私有請於崇，崇不納。易之譖於后，降司僕卿，猶同鳳閣鸞臺三品。出爲靈武道大總管。

張柬之等謀誅二張，崇適自屯所還，遂參計議。以功封梁縣侯，實封二百戶。后遷上陽宮。中宗率百官起居。王公更相慶，崇獨流涕。柬之等曰：『今豈涕泣時邪？恐公禍由此始。』崇曰：『比與討逆，不足以語功。然事天后久，違舊主而泣，人臣終節也。由此獲罪，甘心焉。』俄爲亳州刺史。後五王被害，而崇獨免。歷宋、常、越、許四州。

睿宗立，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進中書令。玄宗在東宮，太平公主干政，宋王成器等，分典閑廐禁兵。崇與宋璟建請主就東都，出諸王爲刺史，以壹人

心。帝以謂主。主怒。太子懼，上疏以『崇等甚問王室，請加罪。』貶爲申州刺史。移徐潞二州。遷揚州長史。政條簡肅，人爲紀德於碑。徙同州刺史。

先天二年，玄宗講武新豐。故事，天子行幸，牧守在三百里者，得詣行在。時帝亦密召崇。崇至，帝方獵渭濱，卽召見。帝曰：『公知獵乎？』對曰：『少所習也。臣年二十，居廣成澤，以呼鷹逐獸爲樂。張憬藏謂臣當位王佐，無自棄，故折節讀書。遂待罪將相。然少爲獵師，老而猶能。』帝悅，與俱馳逐，緩速如旨。帝歡甚。旣罷，乃咨天下事，袞袞不知倦。帝曰：『卿宜遂相朕。』崇知帝大度，銳於治，乃先設事以堅帝意。卽陽不謝。帝怪之。崇因跪奏：『臣願以十事聞。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辭。』帝曰：『試爲朕言之。』崇曰：『垂拱以來，以峻法繩下。臣願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師青海，未有牽復之悔。臣願不倖邊功，可乎？比來王佞，冒觸憲綱，皆得以寵自解。臣願法行自近，可乎？后氏臨朝，喉舌之任，出闈人之口。臣願宦豎不與政，可乎？戚里貢獻，以自媚於上。公卿方鎮，寢亦爲之。臣願租賦外一絕之，可乎？外戚貴主，更

相用事，班序荒雜。臣請戚屬不任臺省，可乎？先朝褻狎大臣，虧君臣之嚴。臣願陛下接之以禮，可乎？燕欽融、韋月將以忠被罪，自是諍臣沮折。臣願羣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觀，費鉅百萬。臣請絕道佛營造，可乎？漢以祿、莽、閻、梁亂天下，國家爲甚。臣願推此鑒戒，爲萬代法，可乎？帝曰：『朕能行之。』崇乃頓首謝。翌日，拜兵部尙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封梁國公。遷紫微令，固辭實封，乃停舊食，賜新封百戶。

中宗時，近戚奏度僧尼。溫戶⊖彊丁，因避賦役。至是，崇建言『佛不在外，悟之於心。行事利益，使蒼生安穩，是謂佛理。烏用姦人，以汨真教。』帝善之，詔天下汰僧僞濫髮而農者，餘萬二千人。

崇嘗於帝前序次郎吏。帝左右顧，不主其語。崇懼，再三言之，卒不答。崇趨出。內侍高力士曰：『陛下新卽位，宜與大臣裁可否。今崇亟言，陛下不應，非虛懷納誨者。』帝曰：『我任崇以政，大事吾當與決。至用郎吏，崇顧不能，而重煩我邪？』

崇聞，乃安。由是進賢退不肖而天下治。

開元四年，山東大蝗。民祭且拜，坐視食苗不敢捕。崇奏：『詩云：「秉彼蠹賊，付畀炎火。」漢光武詔曰：「勉順時政，勸督農桑。去彼螟蟻，以及蠹賊。」此除蝗誼也。且蝗畏人，易驅。又田皆有主，使自救其地，必不憚勤。請夜設火，坎其旁，且焚且瘞，蝗乃可盡。古有討除不勝者，特人不用命耳。』乃出御史爲捕蝗使，分道殺蝗。汴州刺史倪若水上言：『除天災者當以德。昔劉聰除蝗不克，而害愈甚。』拒御史不應命。崇移書誚之曰：『聰僞主，德不勝祿。今祿不勝德。古者良守，蝗避其境，謂修德可免，彼將無德致然乎？今坐視食苗，忍而不救，因以無年，刺史其謂何？』若水懼，乃縱捕，得蝗十四萬石。時議者喧譁，帝疑，復以問崇。對曰：『庸儒泥文，不知變。事固有違經而合道，反道而適權者。昔魏世山東蝗，小忍不除，至人相食。後奏有蝗，草木皆盡，牛馬至相噉毛。令飛蝗所在充滿，加復蕃息。且河南河北，家無宿藏，一不穫則流離，安危繫之。且討蝗縱不能盡，不愈於養以遺患乎？』帝然之。

黃門監盧懷慎曰：『凡天災，安可以人力制也。且殺蟲多，必戾和氣。願公思之。』崇曰：『昔楚王吞蛭而厥疾瘳，叔敖斷蛇福乃降。今蝗幸可驅。若縱之，穀且盡？如百姓何？殺蟲救人，禍歸於崇，不以諉公也。』蝗害訖息。

於是帝方躬萬機，朝夕詢逮。它宰相畏帝威決，皆謙憚。惟獨崇佐裁決，故得專任。崇第賒僻，因近舍客廬。會懷慎卒，崇病痞移告。凡大政事，帝必令源乾曜就咨焉。乾曜所奏善，帝則曰：『是必崇畫之。』有不合，則曰：『胡不問崇。』乾曜謝其未也，乃已。帝欲崇自近，詔徙寓四方館。日遣問食飲起居。高醫尚食踵道。崇以館局華大，不敢居。帝使語崇曰：『恨不處禁中，此何避？』久之，紫微史趙誨受夷人賕，當死。崇素親倚，署奏營減。帝不悅。時曲赦京師，惟誨不原。崇惶懼，上還宰政，引宋璟自代。乃以開府儀同三司罷政事。

帝將幸東都，而太廟屋自壞。帝問宰相。宋璟蘇頌同對曰：『三年之喪未終，不可以行幸。壞壓之變，天所以示教戒。陛下宜停東巡，修德以答至譴。』帝以問

崇對曰：「臣聞隋取苻堅故殿以營廟，而唐因之。且山有朽壤乃崩，況木積年而木自當蠹乎。但壞與行會，不緣行而壞。且陛下以關中無年，輸餉告勞，因以幸東都，所以爲人，不爲己也。百司已戒，供擬既具，請車駕如行期。舊廟難復完，盍奉神主舍太極殿，更作新廟，申誠奉大孝之德也。」帝曰：「卿言正契朕意。」賜絹二百匹。詔所司如崇言。天子遂東。因詔五日一參，入閣供奉。八年，授太子少保。以疾不拜。明年卒。年七十二。贈揚州大都督，諡曰文獻。十七年，追贈太子太保。

崇析貲產，令諸子各有定分。治令曰：「比見達官之裔，多貧困，至銖尺是競。無論曲直，均受嗤詆。田宅水磴，既共有之，至相推倚，以頓廢。陸賈石苞，古達者也。亦先有定分，以絕後爭。昔楊震、趙明、盧植、張奐，咸以薄葬。知真識去身，貴速朽耳。夫厚葬之家，流于俗，以奢靡爲孝。令死者戮尸暴骸，可不痛哉？死者無知，自同糞土，豈煩奢葬？使其有知，神不在柩，何用破貲徇侈乎？吾亡，斂以常服，四時衣各一稱。性不喜冠衣，毋以入墓。紫衣玉帶，足便於體。今之佛經，羅什所譯，姚興與之

對翻而興命不延，國亦隨滅。梁武帝身爲寺奴，齊胡太后以六宮入道，皆亡國殄家。近孝和皇帝發使贖生，太平公主，武三思等，度人造寺，身嬰夷戮，爲天下笑。五帝之時，父不喪子，兄不哭弟，致仁壽無凶短也。下逮三王，國祚延久，其臣則彭祖、老聃，皆得長齡。此時無佛，豈抄經鑄像力邪？緣死喪造經像，以爲追福，夫死者生之常，古所不免。彼經與像，何所施爲？兒曹慎不得爲此。』

崇尤長吏道，處決無淹思。三爲宰相，常兼兵部，故屯戍斥候，士馬儲械，無不諳記。玄宗初立，賓禮大臣故老，雅尊遇崇，每見便殿，必爲之興，去輒臨軒以送。它相莫如也。時承權戚干政之後，綱紀大壞。先天末，宰相至十七人，臺省要職不可數。崇常先有司，罷冗職，修制度，擇百官各當其材，請無廣釋道，無數移吏，繇是天子責成於下，而權歸於上矣。

然資權譎，始爲同州。張說以素憾，諷趙彥昭劾崇。及當國，說懼，潛詣岐王申款。崇它日朝，衆趨出，崇曳踵，爲有疾狀。帝召問之，對曰：『臣損足。』曰：『無甚痛。』

乎？』曰：『臣心有憂，痛不在足。』問以故。曰：『岐王陛下愛弟，張說輔臣，而密乘車出入王家，恐爲所誤，故憂之。』於是出說相州。魏知古崇所引，及同列，稍輕之。出攝吏部尙書，知東都選。知古憾焉。時崇二子在洛，通賓客饋遺，憑舊請託。知古歸，悉以聞。他日，帝召崇曰：『卿子才乎？皆安在？』崇揣知帝意，曰：『臣二子，分司東都。其爲人多欲而寡慎，是必嘗以事於魏知古。』帝始以崇私其子，或爲隱微以言動之。及聞，乃大喜。問：『安從得之？』對曰：『知古，臣所薦也。臣子必謂其見德而請之。』帝於是愛崇不私，而薄知古，欲斥之。崇曰：『臣子無狀，撓陛下法，而逐知古，外必謂陛下私臣。』乃止。然卒罷爲工部尙書。

崇始名元崇，以與突厥叱刺同名，武后時，以字行。至開元世，避帝號，更以今名。三子：懿，異，奔，皆至卿刺史。

宋璟，邢州南和人。七世祖弁，爲元魏吏部尙書。璟耿介有大節，好學，工文辭。舉進士中第，調上黨尉。爲監察御史，遷鳳閣舍人。居官鯁正。武后高其才，張易之

誣御史大夫魏元忠有不臣語。引張說爲驗。將廷辯。說惶遽。環謂說曰：『名義至重，不可陷正人以求苟免。緣此受謫，芬香多矣。若不測者，吾且叩閣救，將與子偕死。』說感其言，以實對。元忠免死。環後遷左臺御史中丞。會飛書告張昌宗引相工觀吉凶者。環請窮治。后曰：『易之等已自言於朕。』環曰：『謀反無容以首原，請下吏明國法。易之等貴寵，臣言之且有禍，然激於義，雖死不悔。』后不懌。姚璿遽傳詔令出。環曰：『今親奉德音，不煩宰相，擅宣王命。』后意解，許收易之等就獄。俄詔原之。勅二張詣環謝。環不見，曰：『公事公言之，若私見，法無私也。』顧左右歎曰：『吾悔不先碎豎子首，而令亂國經。』嘗宴朝堂，二張列卿三品，環階六品，居下坐。易之諂事環，虛位揖曰：『公第一人，何下坐？』環曰：『才劣品卑，卿謂第一，何邪？』是時朝廷以易之等內寵，不名其官，呼易之五郎，昌宗六郎，鄭善果謂環曰：『公奈何謂五郎爲卿？』環曰：『以官正當爲卿。君非其家奴，何郎之云。』會有喪，告滿入朝。公卿以次謁，通禮意。易之等後至，促步前，環舉笏却揖唯唯。故

積怨，常欲中傷。后知之，得免，然以數忤旨，詔按獄揚州。璟奏：『按州縣纔監察御史職耳。』又詔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辭曰：『御史中丞，非大事不出使。仲翔罪止贓，今使臣往，此必有危臣者。』既而詔副李嶠使隴蜀，璟復言：『隴石無變，臣以中丞副李嶠，非朝廷故事。』終辭。易之初，冀璟出，則劾奏誅之。計不行，乃伺璟家婚禮，將遣客刺殺之。有告璟者，璟乘庫車舍他所，刺不得發。俄二張死，乃免。

神龍初，爲吏部侍郎。中宗加其直，令兼諫議大夫，內供奉，仗下與言得失。遷黃門侍郎。武三思怙烝寵，數有請於璟。璟厲答曰：『今復子明辟，王宜以俟就第，安得尙干朝政？獨不見產祿事乎？』後韋月將告三思亂宮掖，三思諷有司論大逆不道。帝詔殊死。璟請付獄按罪。帝怒，岸巾出側門，謂璟曰：『朕謂已誅矣，尙何請？』璟曰：『人言后私三思，陛下不問，卽斬之，臣恐有竊議者。請按而後刑。』帝愈怒。璟曰：『請先誅臣，不然，終不奉詔。』帝乃流月將嶺南。會還京師，詔璟權檢校并州長史，未行，又檢校貝州刺史。時河北水，歲大飢，三思使斂封租，璟拒不與。

故爲所擠。歷杭相二州。政清毅，吏下無敢犯者。遷洛州長史。

睿宗立，以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玄宗在東宮，兼右庶子。先是崔湜、鄭黯典選，爲威近干奪，至迎用二歲闕，猶不能給。更置「比冬選」⑤。流品淆許。璟與侍郎李人盧從愿澄革之，銓總平允。

太平公主不利東宮，嘗駐輦光範門，伺執政，以諷。璟曰：『太子有大功，宗廟社稷主也，安得異議？』乃與姚崇白奏，出公主諸王於外，帝不能用。

貶楚州刺史。歷兗、冀、魏三州，河北按察使，進幽州都督。以國子祭酒，留守東都。遷雍州長史。玄宗開元初，以雍州爲京兆府，復爲尹。進御史大夫。坐小累，爲睦州刺史。徙廣州都督。廣人以竹茅茨屋，多火。璟教之陶瓦築堵，列邸肆。越俗始知棟梁利，而無患災。召拜刑部尚書。

四年，遷吏部，兼侍中。帝幸東都，次崱谷，馳道隘，稽擁車騎。帝命黜河南尹李朝隱，知頓使 王怡等官。璟曰：『陛下富春秋，今始巡守，以道不治而罪二臣，繇比』

相飭，後有受其敝者。」帝遽命捨之。環謝曰：「陛下向以怒責之，以臣言免之，是過歸於上，而恩在下。姑聽待罪於朝，然後詔還其職。進退得矣。」帝善之。累封廣平郡公。

廣人謂環立遺愛頌。環上言：「頌所以傳德載功也。臣之治不足紀。廣人以臣當國，故爲溢辭，徒成諂諛者。欲釐正之，請自臣始。」有詔許停。

帝嘗命環與蘇頲制皇子名與公主號，遂差次所封。且詔別擇一美稱及佳邑封上。環奏言：「七子均養，詩人所稱。今若同等別封，或母寵子愛，恐傷鳩鳩之平。」昔袁盎引却慎夫人席，文帝納之，夫人亦不爲嫌，以其得長久計也。臣不敢別封。」帝歎重其賢。

皇后父王仁皎卒。將葬，用昭成皇后家寶孝謹故事。墳高五丈一尺。環等請如著令。帝已然可。明日，復詔如孝謹者。環還詔曰：「儉德之恭，侈惡之大也。僭禮厚葬，前世所誠。故古墓而不墳。人子於哀迷，則未皇以禮自制。故聖人制齊斬總

免，衣衾棺槨，各有度數。雖有賢者，斷其私懷。衆皆務奢，獨能以儉。所謂至德要道者。中宮若謂孝謹踰制，初無非者，一切^④之令，固不足以法。貞觀時嫁長樂公主，魏徵謂不可加長公主。太宗欣納，而文德皇后降使厚謝。韋庶人追王其父，擅作酆陵，而禍不旋踵。國家知人情無窮，故爲制度，不因人以搖動，不變法以愛憎。比來人間，競務靡葬。今以后父重戚，不憂乏用，高家大寢，不畏無人，百事官給，一朝可就；而區區屢聞者，欲成朝廷之政，中官之美爾。儻中宮情不可奪，請準令一品陪陵墳四丈，差合所宜。』帝曰：『朕常欲正身，紀綱天下，於后容有私耶？』然人所難言，公等乃能之。』即可其奏。又遣使賫綵絹四百匹。

會日食，帝素服俟變。錄囚，多所貸遣。賑卹災患，罷不急之務。璟曰：『陛下降德音，卹人隱，未宥輕繫，惟流死不免，此古所以慎赦也。恐議者直以月蝕修刑，日蝕修德，或言分野之變，冀有揣合。臣以謂君子道長，小人道銷，止女謁，放讒夫，此所謂修德也。囹圄不擾，兵甲不瀆，官不苛治，軍不輕進，此所謂修刑也。陛下常以

爲念。雖有虧食，將轉而爲福。又何患乎？且君子恥言浮於行，願動天以誠，無事空文。」帝嘉納。

後以開府儀同三司罷政事。京兆人權梁山謀逆，敕河南尹王怡馳傳往按。牢械充滿，久未決。乃命璟爲京留守，覆其獄。初，梁山詭稱婚集，多假貸，吏欲并坐貸人。璟曰：「婚禮借索大同，而狂謀率然，非所防億。使知而不假，是與爲反。貸者弗知，何罪之云乎？」縱數百人。

十二年，東巡泰山。璟復爲留守。帝將發，謂曰：「卿國元老，別方歷時，宜有嘉謀以遺朕。」璟因一一極言。手制答曰：「所進當書之，坐右，出入觀省，以誠終身。」賜賚優渥。進兼吏部尙書。

十七年，爲尙書右丞相。而張說爲左丞相，源乾曜爲太子少傅，同日拜。有詔太官設饌，太常奏樂。會百官尙書省吏堂。帝賦三傑詩，自寫以賜。

二十年，請致仕，許之。仍賜全祿。退居洛。乘輿東幸，璟謁道左。詔榮王勞問。別

遣使賜藥餌。二十五年卒。年七十五。贈太尉，謚文貞。

璟風度凝遠。人莫涯其量。始自廣州入朝。帝遣內侍楊思勗驛迓之。未嘗交一言。思勗自以將軍貴幸，訴之。帝亦嗟重。璟爲宰相，務清政刑，使官人皆任職。聖曆後，突厥默啜負其彊，數窺邊。侵九姓，拔曳固，負勝輕出，爲其狙擊斬之。入蕃使郝靈佺傳其首京師。靈佺自謂還必厚見賞。璟顧天子方少，恐後于寵蹈利者，夸威武，爲國生事，故抑之。踰年，纔授右武衛郎將。靈佺恚憤，不食死。張嘉貞後爲相。闕堂按，見其危言切議，未嘗不失聲歎息。六子昇、尙、渾、恕、華、衡、昇，太僕少卿。尙漢東太守。渾與李林甫善。歷諫議大夫，平原太守，御史中丞，東京採訪使。在平原，暴斂求進，至重取民一年庸租。使東畿，薛稷甥女鄭寡而美。渾使河南尉楊朝宗聘而已納之。薦朝宗爲赤尉。恕以都官郎中爲劍南採訪判官。數貪縱不法，陰養刺客。天寶中，渾恕尙並以贓敗。渾流高要，恕流海康，尙貶臨海長史。華、衡亦皆坐貪得罪。廣德中，渾起爲太子諭德，物議穢薄之。留死江嶺。昆弟皆荒飲俳嬉，而衡

最險悖，廣平之風衰焉。

贊曰：姚崇以十事要說天子而後輔政，顧不偉哉？而舊史不傳。觀開元初皆已施行，信不誣已。宋璟剛正，又過於崇。玄宗數所尊憚，常屈意聽納。故唐史臣稱「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同歸于治；此天所以佐唐使中興也。」嗚呼！崇勸天子不求邊功，璟不肯賞邊臣，而天寶之亂，卒蹈其害，可謂先見矣。然唐三百年輔弼者不爲少，獨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何哉？君臣之遇合，蓋難矣夫！

①制科目。

②溫戶，謂溫飽之戶，對寒而言之也。

③推倚，猶推諉。

④庫，同卑。

⑤於冬季復行銓選也。

⑥詩「鴈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

⑦此非一概包括之謂。謂權時之事也。如「以刀切物，苟取整齊，不顧長短縱橫，故曰一切。」見漢

書注。凡古用「一切」字者，義多如此。

郭子儀列傳

郭子儀，字子儀，華州鄭人。長七尺二寸。以武舉異等，補左衛長史。累遷單於副都護，振遠軍使。天寶八載，木刺山始築橫塞軍，及安北都護府，詔卽軍爲使。俄苦地偏不可耕，徙築永清，號天德軍。又以使兼九原太守。

十四載，安祿山反。詔子儀爲衛尉卿，靈武郡太守，充朔方節度使。率本軍東討。子儀收靜邊軍，斬賊將周萬頃，擊高秀巖河曲，敗之。遂收雲中馬邑，開東陁。加御史大夫。賊陷常山，河北郡縣皆沒。會李光弼攻賊常山，拔之。子儀引軍下并陁，與光弼合。破賊史思明衆數萬。平藁城，南攻趙郡，禽賊四千。縱之。斬僞守郭獻璆，還常山。思明以衆數萬尾軍。及行唐，子儀選騎五百，更出挑之。三日，賊引去。乘之。又破於沙河。遂趨常陽以守。祿山益出精兵佐思明。子儀曰：『彼恃加兵，必易我。易我，心不固，戰則克矣。』與戰，未決，戮一步將以徇。士殊死鬪，遂破之。斬首二千。

級，俘五百人。獲馬如之。於是晝揚兵，夜擣壘。賊不得息，氣益老。乃與光弼僕固懷恩、渾釋之、陳回光等擊賊嘉山，斬首四萬級，獲人馬萬計。思明跳奔博陵。於是河北諸郡，往往斬賊守，迎王師。方北圖范陽，會哥舒翰敗，天子入蜀，太子卽位靈武，詔班師。子儀與光弼率步騎五萬赴行在。

時朝廷草昧，衆單寡，軍容缺然。及是，國威大振。拜子儀兵部尙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總節度。肅宗大閱六軍，鼓而南。至彭原，宰相房琯自請討賊，次陳濤，師敗，衆略盡。故帝唯倚朔方軍爲根本。

賊將阿史那從禮以同羅僕骨騎五千誘河曲九府六胡洲部落數萬迫行在。子儀以回紇首領葛邏支擊之，執獲數萬，牛羊不可勝計。河曲平。

至德二載，攻賊崔乾祐於潼關。乾祐敗，退保蒲津。會永樂尉趙復，河東司戶參軍韓旻，司士徐景，及宗室子鋒在城中，謀爲內應。子儀攻蒲，復等斬陴者，披闔內軍。乾祐走安邑，安邑僞納之。兵半入，縣門發。乾祐得脫身走。賊安守忠、壁永豐。

倉子儀遣子旰與戰，多殺至萬級。旰死於陣。進收倉。於是關陝始通。詔還鳳翔。進司空，充關內河東副元帥。

率師趨長安，次滴水上。賊守忠等軍清渠左。大戰，王師不利，委仗奔。子儀收潰卒保武功，待臯千朝，乃授尙書左僕射。俄從元帥廣平王率不蕃漢兵十五萬收長安。李嗣業爲前軍，元帥爲中軍，子儀副之。王思禮爲後軍，陣香積寺之北，距澧水。臨大川，彌亘一舍。賊李歸仁嶺勁騎薄戰。官軍囂。嗣業以長刀突出，斬賊數千騎，乃定。回紇以奇兵繚賊背夾攻之，斬首六萬級。生禽二萬。賊帥張通儒夜亡陝郡。翌日，王入京師。老幼夾道呼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

王休士三日，遂東。安慶緒聞王師至，遣嚴莊悉衆十萬屯陝，助通儒。旌幟鉦鼓，徑百餘里。師至新店，賊已陣出輕騎。子儀遣二隊逐之，又至倍以往，皆不及。賊營輒反。最後賊以二百騎掩軍，未戰走。子儀悉軍追，橫貫其營。賊張兩翼包之。官軍卻。嗣業率回紇從後擊。塵且空。飛矢射賊。賊驚曰：『回紇至矣！』遂大敗。僵

戶相屬於道。嚴莊等走洛陽，挾慶緒度河保相州，遂收東都。於是河東、河西、河南州縣悉平。以功加司徒，封代國公，食邑千戶，入朝。帝遣具軍容迎灞上。勞之曰：『國家再造，卿力也。』子儀頓首陳謝。有詔還東都，經略北討。

乾元元年，破賊河上，執安守忠以獻，遂朝京師。詔百官迎於長樂驛。帝御望春樓待之。進中書令，帝即詔大舉九節度師討慶緒，以子儀光弼皆元功，難相臨攝。第用魚朝恩爲觀軍容宣慰使，而不立帥。子儀自杏園濟河，圍衛州。慶緒分其衆爲三軍將戰，子儀選善射三千士伏壁內。誠曰：『須吾卻，賊必乘壘，若等譟而射。』既戰，僞遁。賊薄營，伏發，注射如雨。賊震駭。王師整而奮，斬首四萬級，獲鎧冑數十萬，執安慶利，收衛州。又戰愁思岡，破之。連營進圍相州，引漳水灌城。漫二時不能破。城中糧盡，人相食。慶緒求救於史思明。思明自魏來，李光弼、王思禮、許叔冀、魯炆前軍遇之，戰鄴南，夷負相當。炆中流矢。子儀督後軍，未及戰。會大風拔木，遂晦，跬步不能相物色。於是王師南潰，賊亦走。輜械滿野。諸節度引還。子儀以朔

方軍保河陽，斷航橋。時王師衆而無統，進退相顧望，責功不專，是以及於敗。有詔留守東都，俄改東畿山南東道河南諸道行營元帥。魚朝恩素疾其功，因是媒譖之。故帝召子儀還，更以趙王爲天下兵馬元帥，李光弼副之，代子儀領朔方兵。

子儀雖失軍，無少望，乃心朝廷。思明再陷河洛，西戎逼擾京輔，天子旰食，乃授邠寧鄜坊兩節度使，仍留京師。議者謂子儀有社稷功，而孽寇首鼠，乃置散地，非所宜。帝亦悟。上元初，詔爲諸道兵馬都統，以管崇嗣副之。率英武威遠兵及河西河東鎮兵，繇邠寧朔方大同橫野軍以趨范陽。詔下，爲朝恩沮解。明年，光弼敗印山，失河陽。又明年，河中亂，殺李國貞。太原戕鄧景山。朝廷憂二軍與賊合，而少年新將，望輕不可用，遂以子儀爲朔方，河中，北廷，潞，儀，澤，沁等州節度行營，兼興平，定國副元帥，進封汾陽郡王，屯絳州。時帝已不豫，羣臣莫有見者。子儀請曰：『老臣受命，將死於外，不見陛下，目不瞑。』帝引至臥內，謂曰：『河東事一以委卿。』子儀嗚咽流涕，賜御馬銀器雜綵，別賜絹布九萬。子儀至屯，誅首惡王元振。

等數十人。太原辛雲京，亦治害景山者。諸鎮皆惕息。

代宗立，程元振自謂於帝有功，忌宿將難制，離構百計。因罷子儀副元帥，加實戶七百，爲肅宗山陵使。子儀懼讒且成，盡哀肅宗所賜詔敕千餘篇上之，因自明。詔曰：『朕不德，詒大臣憂，朕甚自愧。自今公毋有疑。』初帝與子儀平兩京，同天下憂患，至是悔悟，眷禮彌重。時史朝義尙盜洛，帝欲使副雍王率師東討，爲朝恩元振交訾之，乃止。會梁崇義據襄州叛，僕固懷恩屯汾州，陰召回紇，吐蕃寇河西，殘涇州，犯奉天，武功。遽拜子儀爲關內副元帥，鎮咸陽。

初子儀自相州罷歸京師，部曲離散。逮承詔，麾下才數十騎，驅民馬，補行隊，至咸陽，虜已過渭水，並南山而東。天子跳幸陝。子儀聞，流涕。董行營還京師，遇射生將王獻忠以穀騎叛，劫諸王欲奔虜。子儀讓之，取諸王送行在。乃率騎南收兵，得武關防卒及亡士數千，軍寢完。會六軍將張知節迎子儀洛南，大閱兵，屯商州，威震關中。乃遣知節率烏崇福羽林將長孫全緒爲前鋒，營韓公堆。擊鼓譟山，張

旗幟，夜叢萬炬以疑賊。初光祿卿殷仲卿募兵藍田，以勁騎先官軍爲游奔。直度澧。民給虜曰：『郭令公來。』虜懼。會故將軍王甫結俠少夜鼓朱雀街，呼曰：『王師至。』吐蕃夜潰，於是遣大將李忠義屯苑中，渭北節度使王仲昇守朝堂。子儀以中軍繼之。射生將王撫自署京兆尹，亂京城，子儀斬以徇。破賊書聞，帝以子儀爲京城留守。

自變生倉卒，賴子儀復安，故天下皆咎程元振。羣臣數論奏。元振懼，乃說帝都洛陽。帝可其計。子儀曰：『雍州古稱天府，右隴蜀，左崑函，襟馮終南太華之險，背負清渭濁河之固，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兵彊士勇，真用武之國。秦漢所以成帝業也。後或處而泰，去而亡者不一姓。故高祖先入關定天下，太宗以來，居洛陽者亦鮮。先帝興朔方，誅慶緒，陛下席西土，戮朝義，雖天道助順，亦地勢則然。比吐蕃馮陵而不能抗者，臣能言其略。夫六軍皆市井人，竄虛名，逃實賦，一日驅以就戰，有百奔，無一前，又宦豎掩迷，庶政荒奪。遂令陛下，彷徨暴露，越在陝服。斯委

任失人，豈先地非良哉？今道路流言，不識信否，咸謂且都洛陽。洛陽自大盜以來，焚埃略盡。百曹榛荒，寰服不滿千戶。井邑如墟，豺狼羣嗥。東薄鄭汴，南界徐，北綿懷衛及相，千里蕭條，亭舍不煙，何以奉萬乘牲餼，供百官次舍哉？且地狹隄，裁數百里。險不足防，適爲鬪場。陛下意者不以京畿新罹剽蹂，國用不足乎？昔衛爲狄滅，文公廬於曹，衣大布之衣，冠大帛之冠，卒復舊邦；況赫赫天子，躬儉節用，寧爲一諸侯下哉？臣願陛下斥素餐，去冗食，抑闍寺，任直臣，薄征弛役，卹隱撫鰥，委宰相以簡賢任能，付臣以訓兵禦侮，則中興之功，日月可冀。惟時邁，亟還見宗廟，謁園陵，再造王家，以幸天下。』帝得奏，泣謂左右曰：『子儀固社稷臣也，朕西決矣。』乘輿還，子儀頓首請罪。帝勞曰：『用卿晚，故至此。』乃賜鐵券，圖形凌煙閣。

僕固懷恩縱兵掠并汾屬縣，帝患之，以子儀兼河東副元帥，河中節度使，鎮河中。懷恩子場屯榆次，爲帳下張惟岳所殺，傳首京師。持其衆歸子儀。懷恩懼，委其母走靈州。廣德二年，進太尉，兼領北道邠寧涇原河西通和吐蕃及朔方招撫

觀察使辭太尉不拜。懷恩誘吐蕃回紇，黨項數十萬入寇。朝廷大恐，詔子儀屯奉天。帝問計所出，對曰：『無能爲也。懷恩本臣偏將，雖慄果，然素失士心。今能爲亂者，仰思歸之人，劫與俱來。且皆臣故部曲，素以恩信結之。彼忍以刃相向乎？』帝曰：『善。』虜寇邠州，先驅至奉天。諸將請擊之。子儀曰：『客深入，利速戰。彼下素德我，吾緩之，當自攜貳。』因下令：『敢言戰者斬。』堅壁待之。賊果遁。

子儀至自涇陽，恩賚崇縟。進拜尙書令，懇辭不聽。詔趣詣省視事。百官往慶，敕射生五百騎，執戟寵衛。子儀確讓，且言：『太宗嘗踐此官，故累聖曠不置員。皇太子爲雍王，定關東，乃得授。渠可猥私老臣，隳大典？且用兵以來，僭賞者多，至身兼數官，冒進亡恥。今凶醜略平，乃作法審官之時，宜從老臣始。』帝不獲已，許之。具所以讓付史官。因賜美人六人，從者自副車服帷帟咸具。

永泰元年，詔部統河南道節度行營，復鎮河中。懷恩盡說吐蕃回紇，黨項，羌，渾，奴刺等三十萬掠涇邠，躡鳳翔，入醴泉，奉天。京師大震。於是帝命李忠臣屯渭

橋。李光進屯雲陽，馬璘，郝廷玉屯便橋，路奉先，李日越屯鰲屋，李抱玉屯鳳翔，周智光屯同州，杜冕屯坊州。天子自將屯苑中。急召子儀屯涇陽。軍纔萬人，比到，虜騎圍已合。乃使李國臣，高昇，魏楚玉，陳回光，朱元琮各當一面。身自率鎧騎二千，出入陣中。回紇怪問：『是謂誰？』報曰：『郭令公。』驚曰：『令公存乎？』懷恩言：『天可汗棄天下，令公卽世，中國無主，故我從以來。公今存，天可汗存乎？』報曰：『天子萬壽。』回紇悟曰：『彼欺我乎？』子儀使諭虜曰：『昔回紇涉萬里，戡大憝，助復二京，我與若等，休戚同之。今乃棄舊好，助叛臣，一何愚。彼背主棄親，於回紇何有？』回紇曰：『本謂公云亡，不然，何以至此。今誠存，我得見乎？』子儀將出，左右諫：『戎狄野心，不可信。』子儀曰：『虜衆數十倍。今力不敵。吾將示以至誠。』左右請以騎五百從。又不聽。卽傳呼曰：『令公來。』虜皆持滿待。子儀以數十騎出，免胄見其大酋，曰：『諸君同艱難久矣，何忽亡忠誼而至是邪？』回紇捨兵下馬拜，曰：『果吾父也。』子儀卽召與飲，遺綿綵，結歡，誓好如初。因曰：『吐蕃本吾舅，』

甥國，無負而來，棄親也。馬牛被數百里，公等若倒戈乘之，若俛取一芥。是謂天賜，不可失。且逐戎得利，與我繼好，不兩善乎？』會懷恩暴死，羣虜無所統一，遂許諾。吐蕃疑之，夜引去。子儀遣將白元光合回紇衆追躡，大軍繼之。破吐蕃十萬於靈臺西原，斬級五萬，俘萬人，盡得所掠士女牛羊馬橐它不勝計。遂自涇陽來朝，加實封二百戶，還河中。

大曆元年，華州節度使周智光謀叛，帝間道以蠟書賜子儀，令悉軍討之。同華將吏聞軍起，殺智光，傳首闕下。二年，吐蕃寇涇州，詔移屯涇陽。邀戰於靈州，敗之。斬首二萬級。明年，還河中。吐蕃復寇靈武。詔率師五萬屯奉天。白元光破虜於靈武。議者以吐蕃數爲盜，馬璘孤軍在邠不能支。乃以子儀兼邠，寧慶節度使，屯邠州。徙璘爲涇原節度使。回紇赤心請市馬萬匹，有司以財乏，止市千匹。子儀曰：『回紇有大功，宜答其意。中原須馬，臣請內一歲奉佐馬直。』詔不聽。人許其忠。九年，入朝。對延英。帝與語吐蕃方彊，慷慨至流涕。退上書曰：『朔方國北門，西禦』

犬戎，北虞獫狁。五城相去三千里。開元天寶中，戰士十萬，馬三萬匹，僅支一隅。自先帝受命靈武，戰士從陛下征討無寧歲。頃以懷恩亂，痍傷彫耗，亡三分之二。比天寶中，止十之一。今吐蕃兼吞河隴雜羌渾之衆，歲深入畿郊，勢踰十倍。與之角勝，豈易得邪？屬者虜來，稱四節度。將別萬人，人兼數馬。臣所統士，不當賊四之一；馬不當賊百之二。外畏內懼，將何以安？臣惟陛下制勝力非不足，但簡練不至，進退未一，時淹師老，地廣勢分。願於諸道料精卒滿五萬者，列屯北邊，則制勝可必。竊惟河南、河北、江淮，大鎮數萬，小者數千，殫屈稟給，未始蒐擇。臣請追赴關中，勒步隊，示金鼓，則攻必破，守必全，長久之策也。」又自陳衰老乞骸骨。詔曰：「朕終始倚賴，末可以去位。」不許。

德宗嗣位，詔還朝，攝冢宰，充山陵使。賜號尚父，進位太尉中書令，增實封，通前二千戶。給糧千五百人，芻馬二百匹。盡罷所領使及帥。建中二年，疾病。帝遣舒王到第傳詔省問。子儀不能興，叩頭謝恩。薨，年八十五。帝悼痛，廢朝五日。詔羣臣

往弔。隨喪所須，皆取于官。贈太師，陪葬建陵。及葬，帝御安福門，哭過其喪。百官陪位流涕。賜諡曰忠武。配饗代宗廟廷。著令：『一品墳崇丈八尺。』贈特增丈，以表元功。

子儀事上誠，御下恕，賞罰必信。遭幸臣程元振、魚朝恩短毀。方時多虞，握兵處外，然詔至，卽日就道，無纖介顧望，故讒閒不行。破吐蕃靈州，而朝恩使人發其父墓，盜未得。子儀自涇陽來朝，中外懼有變。及入見，帝嗔之，卽號泣曰：『臣久主兵，不能禁士殘人之墓。人今發先臣墓，此天譴，非人患也。』朝恩又嘗約子儀脩具，元載使人告以軍容將不利公，其下衷甲，願從。子儀不聽，但以家僮十數往。朝恩曰：『何車騎之寡？』告以所聞。朝恩泣曰：『非公長者，得無致疑乎？』田承嗣傲很不軌。子儀嘗遣使至魏，承嗣西望拜，指其膝，謂使者曰：『茲膝不屈於人久矣，今爲公拜。』李靈耀據汴州，公私外賦，一皆遏絕。子儀封幣道其境，莫敢留，令持兵衛送。麾下宿將數十，皆王侯貴重，子儀頤指進退，若部曲然。幕府六十餘

人，後皆爲將相顯官。其取士得才類如此。與李光弼齊名，而寬厚得人過之。子儀歲入官俸無慮二十四萬緡。宅居親仁里四分之一，中通永巷。家人三千相出入，不知其居。前後賜良田美器，名園甲館不勝紀。代宗不名，呼爲大臣。以身爲天下安危者二十年。校中書令考二十四。八子七壻，皆貴顯朝廷。諸孫數十，不能盡識。至問安，但頷之而已。富貴壽考，哀榮終始，人臣之道無缺焉。子曜，旰晷，晞晞，曙，映，而四子以才顯。

曜，性沈靜，資貌瑰傑。累從節度府辟署，破虜有功。爲開陽府果毅都尉。至德初，推子儀功，授衛尉卿。累進太子詹事，太原郡公。子儀專征伐，曜留治家事。少長無閒言。諸弟或飾池館，盛車服，曜獨以朴簡自處。子儀罷兵，遷太子少保。昆弟六人，共制拜官。子儀薨，以遺命簿上四朝，所賜名馬珍物，德宗復賜之。乃悉散諸弟。居喪以禮。疾甚，或勸茹葱薤，終不屬口。後盧杞秉政，忌勳族。子儀壻太僕卿趙縱，少府少監李洞，清光祿卿王宰，皆以次得罪。姦人幸其危，多論奪田宅奴婢。曜大

恐。獨宰相張鎰力保護。德宗稍聞之，詔有司曰：『尙父子儀，有大勳力，保又王家，嘗誓山河，琢金石，許宥十世。前日其家市田宅奴婢，而無賴者以尙父歿，妄論奪之，自今有司毋得受。』建中三年，卒，贈太子太傅，諡曰孝。初曜襲代國公，食二千戶，貞元初，詔減半，以封晞、曖、映、曙，人二百五十戶，未幾，復詔四人各減五十戶，封曜子鋒，晤子鐔各百戶云。

晞，善騎射，從征伐有功。復兩京，戰最力。出奇兵破賊，累進鴻臚卿。河中軍亂，子儀召首惡誅之。其支黨猶反仄。晞選親兵晝夜警，以備非常。姦人不得發。以功拜殿中監。吐蕃回紇入寇，加御史中丞，領朔方軍援邠州。與馬璘合軍擊虜，破之。虜復來，陣涇水北。子儀遣晞率徒兵五千，騎五百襲虜。晞以兵寡，不進。須暮，賊半濟，乃擊，斬首五千級。加御史大夫。子儀固讓，乃止。居父喪，值朱泚亂，南走山谷。賊舁致之，欲汙以官。佯瘖不答。賊露兵脇之，不動。數以城中事貽書李晟。旣而奔奉天。天子還，改太子賓客。子綱，從朔方杜希全幕府。希全檄爲豐州刺史。晞憐其弱

不任事，丐罷。德宗遣使者召鋼。鋼疑得罪，挺身走吐蕃，不納。希全執送京師，賜死。晞坐免。尋復太子賓客。累封趙國公。卒，贈兵部尚書。孫承嘏。

承嘏，字復卿。幼秀異，通五經。元和中，及進士第。累遷起居舍人。居母喪，以孝聞。太和六年，爲諫議大夫。言政事得失。文宗以鄭注爲太僕卿，承嘏極論其非。注頗懼。進給事中。俄出爲華州刺史。給事中盧載還詔書，且言：「承嘏數封駁稱職，宜在禁隨。」帝曰：「朔謂久次，欲優其稍入耳。」乃復留給事中。時江淮旱，用度不支。詔宰相分領度支戶部。承嘏言：「宰相調和陰陽，安黎庶。若使閱視簿書，校緝帛，非所宜。」帝順納。遷刑部侍郎。帝嘗稱其儒素，無貴驕氣，不類勳家。每進對，恩接備厚。方大任用。會卒。家無餘貲。親友爲辦喪祭。贈吏部尚書。

曖，字曖。以太常主簿尙昇平公主。曖年與公主侔，十餘歲許昏。拜駙馬都尉，試殿中監，封清源縣侯。寵冠戚里。大曆末，檢校左散騎常侍。建中時，主坐事留禁中。朱泚亂，逼署曖官。辭以居喪被疾。既而與公主奔奉天。德宗嘉之，釋主罪，進曖

金紫光祿大夫，賜實封五十戶。尋遷太常卿。貞元三年，襲代國公，卒。年四十八。贈尚書左僕射。初，曖女爲廣陵郡王妃。王卽位，是爲憲宗。妃生穆宗。穆宗立，尊妃爲皇太后。贈曖太傅。四子：鑄，釗，鏜，銛。鑄襲封。

釗，長七尺，方口豐下。代宗朝，以外孫爲奉禮郎。累官至左金吾大將軍。改檢校工部尚書。爲邠寧節度使。入爲司農卿。憲宗寢疾，宦豎或妄議廢立者。穆宗問計於釗。答曰：『殿下爲太子，當旦夕視膳，何外慮乎？』時稱得元舅體。穆宗卽位，檢校戶部尚書，兼司農卿。俄爲河陽三城節度使。徙河中尹，領晉絳慈隰節度。敬宗立，召拜兵部尚書。又帥劍南、東川。大和中，南蠻寇蜀，取成都外郛。杜元穎不能禦。詔釗兼領西川節度。未行，蠻衆已略梓州。州兵寡，不可用。釗貽書譙蠻首箠巔，以侵叛意。箠巔曰：『元穎不自守，數侵吾園。我以是報。』乃與釗脩好，約無相犯。天子嘉之。卽拜西川節度使。以疾請代，爲太常卿。卒。贈司徒。子仲文，仲恭，仲詞。開成二年，詔仲文襲太原郡公。給事中盧弘宣奏釗妻沈，公主女，代宗皇帝外孫。其

子仲詞，尚饒陽公主。仲文冒嫡，不應襲。使仲文承嫡，則沈當黜。且仲詞亦不得尚主。乃詔仲詞檢校殿中少監，駙馬都尉，襲封，而仲文以太皇太后故，置不問。仲恭歷詹事府丞，亦尚金堂公主。

鏜，字利用，尚德陽郡主。詔裴延齡爲主營第長興里。順宗立，主進封漢陽公主。擢鏜檢校國子祭酒，駙馬都尉。自景龍後，外戚多爲檢校官，不治事。宰相薦其才，不當以外戚廢，乃拜右金吾將軍，封太原郡公。恭遜折節，不以富貴加人。性周畏，不立赫赫名。有諫於上，退必毀藁。家人子弟無知者。別墅在都南，尤勝壇。穆宗嘗幸之，置酒極歡。改太子詹事，充閑廐宮苑使。卒，贈尚書左僕射。

銛，性和易。累爲殿中監。尚西河公主。鏜卒，代爲太子詹事，宮苑閑廐使。長慶三年，暴卒。太后遣使按問發疾狀，久乃解。初，西河主降沈氏，生一子。銛無嗣，以沈氏子嗣。

曙，代宗朝，累官司農卿。德宗幸奉天，曙方領家兵獵苑北。聞蹕至，伏謁道左。

遂從乘輿入駱谷。霖雨塗潦，衛兵或異語。帝召謂曰：『朕不德而苦公等，宜執朕送朱泚，以謝天下。』諸將皆感泣，曰：『願死生從陛下。』時曙與功臣子李昇、韋清、令孤建、李彥輔被甲請見，言曰：『南行路險，且虞姦變。臣等世蒙恩，今相誓，願更挾帝馬。』許之。帝還，曙清擢金吾大將軍，餘並爲禁軍將軍。曙終祁國公。

子儀母弟幼明，性謹愿，無過。拙于武。喜賓客。以子儀故，終少府監，贈太子太傅。子昕，肅宗末爲四鎮留後。關隴陷，不得歸。朝廷但命官遙領其使。建中二年，昕始與伊西北廷節度使曹令忠遣使入朝。德宗詔曰：『四鎮二廷，統西夏五十七蕃，十姓部落。國朝以來，相與率職。自關隴守失，王命阻絕。忠義之徒，泣血固守，奉遵朝法。此皆侯伯守將，交修共治之效。朕甚嘉之。令忠可北廷大都護，四鎮節度留後，賜氏李，更名元忠。昕可安西大都護，四鎮節度使。諸將吏超七資叙官。』云。

贊曰：天寶末，盜發幽陵，外阻內訌。子儀自朔方提孤軍，轉戰逐北，誼不還顧。當是時，天子西走，唐胙若贅旒，而能輔太子，再造王室。及大難略平，遭讒甚，詭奪

兵柄然朝聞命夕引道無纖介自嫌及被圍涇陽單騎見虜壓以至誠猜忍沮謀。雖唐命方永亦由忠貫日月神明扶持者哉？及光弼等畏偪不終而子儀完名高節爛然獨著福祿永終。雖齊柏晉文比之爲褊。唐史臣裴垪稱「權傾天下而朝不忌功蓋一世而上不疑，侈窮人欲而議者不之貶。」嗚呼！垪誠知言。其子孫多以功名顯，蓋盛德後云。

①盆音笨，去聲。塵涌上也。

②嗙同噎，弔生曰噎。

③廩祿稍稍與之，故曰稍。

④塏，高爽也。

李泌列傳

李泌，字長源，魏八柱國弼六世孫，徙居京兆。七歲，知爲文。玄宗開元十六年，悉召能言佛道孔子者，相答難禁中，有員俶者，九歲，升坐，詞辯注射，坐人皆屈。帝異之，曰：『半千孫固當然。』因問：『童子豈有類若者。』俶跪奏：『臣舅子李泌。』帝卽馳召之。泌既至，帝方與燕國公張說觀弈，因使說試其能。說請賦方圓動靜。泌逡巡曰：『願聞其略。』說因曰：『方若棋局，圓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泌卽答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材，靜若得意。』說因賀帝得奇重。帝大悅，曰：『是子精神，要大於身。』賜束帛，敕其家曰：『善視養之。』張九齡尤所獎愛。常引至臥內。九齡與嚴挺之，蕭誠善，挺之惡誠，佞勸九齡謝絕之。九齡忽獨念曰：『嚴太苦勁，然蕭軟美可喜。』方命左右召蕭，泌在旁，帥爾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而喜軟美者乎？』九齡驚，改容謝之，因呼小友。

及長，博學，善治易。常游嵩華，終南間，慕神仙不死術。天寶中，詣闕獻復明堂九鼎議。帝憶其早惠，召講老子。有法，得待詔翰林。仍供奉東宮。皇太子遇之厚。嘗賦詩譏諂楊國忠、安祿山等，國忠疾之。詔斥置斬春郡。

肅宗卽位，靈武物色求訪。會泌亦自至。已謁見，陳天下所以成敗事。帝悅，欲授以官，固辭，願以客從。入議國事，出陪輿輦。衆指曰：『著黃者聖人，著白者山人。』帝聞，因賜金紫，拜元帥廣平王行軍司馬。帝嘗曰：『卿侍上皇，中爲朕師。今下判廣平行軍，朕父子資卿道義云。』始軍中謀帥，皆屬建寧王。泌密白帝曰：『建寧王誠賢，然廣平冢嗣，有君人量，豈使爲吳太伯乎？』帝曰：『廣平爲太子，何假元帥？』泌曰：『使元帥爲功，陛下不以爲儲副，得耶？』太子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今元帥，乃撫軍也。』帝從之。

初，帝在東宮，李林甫數構譖，勢危甚。及卽位，怨之，欲掘冢焚骨。泌以『天子而念宿嫌，示天下不廣。使脇從之徒，得釋言於賊。』帝不悅，曰：『往事卿忘之乎？』

對曰：『臣念不在此。上皇有天下五十年，一旦失意。南方氣候惡，且春秋高。聞陛下錄故怨，將內慚不懌，萬有一感疾，是陛下以天下之廣，不能安親也。』帝感悟，抱泌頸以泣，曰：『朕不及此。』因從容問破賊期。對曰：『賊掠金帛子女，悉送范陽，有苟得心，渠能定中國邪？華人爲之用者，獨周摯、高尚等數人，餘皆脇制偷合。至天下大計，非所知也。不出二年，無寇矣。陛下無欲速，夫王者之師，當務萬全，圖久安，使無後害。今詔李光弼守太原，出井陘；郭子儀取馮翊，入河東；則史思明、張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安守忠、田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三地禁其四將也。隨祿山者獨阿史那承慶耳。使子儀毋取華，令賊得通關中；則北守范陽，西救長安，奔命數千里，其精卒勁騎，不逾年而弊。我常以逸待勞，來避其鋒，去翦其疲，以所徵之兵，會扶風與太原朔方軍互擊之。徐命建寧王爲范陽節度大使，北竝塞，與光弼相犄角，以取范陽。賊失巢窟，當死河南諸將手。』帝然之。會西方兵大集，帝欲速得長安，曰：『今戰必勝，攻必取，何暇千里先事范陽乎？』泌曰：『必得兩京，則

賊再強，我再困。且我所恃者，磧西突騎，西北諸戎耳。若先取京師，期必在春。關東早熱，馬且病，士皆思歸，不可以戰。賊得休士養徒，必復來南。此危道也。」帝不聽。

二京平，帝奉迎上皇，自請歸東宮，以遂子道。泌曰：「上皇不來矣。人臣尙七十而傳，況欲勞上皇以天下事乎？」帝曰：「奈何？」泌乃爲羣臣通奏，具言：「天子思戀晨昏，請促還以就孝養。」上皇得初奏，答曰：「當與我劍南一道自奉，不復東矣。」帝甚憂。及再奏至，喜曰：「吾方得爲天子父。」遂下詔戒行。

崔圓李輔國以泌親信，疾之。泌畏禍，願隱衡山，有詔給三品祿，賜隱士服，爲治室廬。泌嘗取松樛枝以隱背，一名曰養和。後得如龍形者，因以獻帝，四方爭效之。代宗立，召至，舍蓬萊殿書閣。初，泌無妻，不食肉。帝乃賜光福里第，彊詔食肉，爲娶朔方故留後李暉甥。昏日，敕北軍供帳。元載惡不附己，因江西觀察使魏少游請僚佐，載稱泌才，以試祕書少監充判官。載誅，帝召還，復爲常袞所忌，出爲楚州刺史。辭不行。帝亦留之。會澧州闕，袞盛言南方凋瘵，請輟泌治之。乃授澧朗峽團

練使，徙杭州刺史。皆有風績。

德宗在奉天，召赴行在。授左散騎常侍。時李懷光叛，歲又蝗旱，議者欲赦懷光。帝博問羣臣。泌破一桐葉，附使以進，曰：『陛下與懷光君臣之分，不可復合，如此葉矣。』由是不赦。始朱泚亂，帝約吐蕃赴授，賂以安西北庭。既而渾瑊與賊戰咸陽，泚大敗，吐蕃以師追北，不甚力。因大掠武功而歸。京師平，來請如約。帝業許，欲遂與之。泌曰：『安西北廷，控制西域五十七國，及十姓突厥，皆捍兵處，以分吐蕃勢，使不得併兵東侵。今與其地，則關中危矣。且吐蕃向持兩端，不戰，又掠我武功，乃賊也。奈何與之？』遂止。貞元元年，拜陝虢觀察使。泌始鑿山開車道至三門，以便餽漕。以勞，進檢校禮部尚書。淮西兵防秋屯鄆州，已而四千人亡歸。或曰：吳少誠密招之。既入境，泌邀險，悉擊殺之。

三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封鄴縣侯。初，張延賞滅天下吏員，人情愁怨，至流離死道路者。泌請復之。帝未從。因問今戶口減承平時幾何？曰：

『三之二』帝曰：『人既彫耗，員何可復？』泌曰：『不然。戶口雖耗，而事多承平十倍。陛下欲省州縣則可，而吏員不可減。今州或參軍署券，縣佐史判案，所謂省官者，去其冗員，非常員也。』帝曰：『若何爲冗員？』對曰：『州參軍無職事，及兼試領內官者，兼試自至德以來有之，比正員三之一，可悉罷。』帝乃許復吏員而罷冗官。泌又條奏：『中朝官常侍賓客十員，其六員可罷。左右贊善三十員，其二十員可罷。如舊制，諸王未出閣，官屬皆不除，而所收料奉，乃多於減員矣。』帝悅。是時州刺史月奉至千緡，方鎮所取無藝，而京官祿寡薄。目方鎮入八座，至謂罷權。薛邕由左丞貶歙州刺史，家人恨降之晚。崔祐甫任吏部員外，求爲洪州別駕。使府賓佐有所怍者，薦爲郎官。其當遷臺閣者，皆以不赴取罪去。泌以爲外太重，內太輕。乃請隨官閑劇，普增其奉。時以爲宜。而竇參多沮亂其事，不能悉如所請。泌又白罷拾遺補闕。帝雖不從，然因是不除諫官。唯用韓臯歸登。泌因收其公廩錢，令二人寓食中書舍人署。凡三年，始以韋綬梁肅爲左右補闕。

太子妃蕭，母郃國公主也。坐蠱媚幽禁中。帝怒，責太子。太子不知所對。泌入，帝數稱舒王賢，泌揣帝有廢立意，因曰：「陛下有一子而疑之，乃欲立弟之子。臣不敢以古事爭。且十宅諸叔，陛下奉之若何？」帝赫然曰：「卿何知舒王非朕子？」對曰：「陛下昔爲臣言之。陛下有嫡子，以爲疑，弟之子，敢自信於陛下乎？」帝曰：「卿違朕意，不顧家族邪？」對曰：「臣衰老，位宰相，以諫而誅，分也。使太子廢，佗日陛下悔曰：我惟一子，殺之，泌不吾諫，吾亦殺爾子，則臣絕祀矣。雖有兄弟子，非所歆也。」卽噫鳴流涕。因稱：「昔太宗詔太子不道，藩王窺伺者兩廢之。陛下疑東宮而稱舒王賢，得無窺伺乎？若太子得罪，請亦廢之，而立皇孫，千秋萬歲後，天下猶陛下子孫有也。且郃國爲其女妬忌而蠱惑東宮，豈可以妻母累太子乎？」執爭數十，意益堅。帝寤，太子乃得安。

初興元後國用大屈，封物皆三損二。舊制堂封歲三千六百緘，後纔千二百。至是帝使還舊封。於是李晟、馬燧、渾瑊各食實封，悉讓送泌。泌不納。時方鎮私獻

於帝，歲凡五十萬緡。其後稍損，至三十萬。帝以用度乏，問泌泌：「請天下供錢歲百萬給宮中，勸不受私獻。凡詔旨須索，卽代兩稅，則方鎮可以行法，天下紓矣。」

帝嘗從容言：「盧杞清介敢言，然少學，不能廣朕以古道。人皆指其姦，而朕不覺也。」對曰：「陛下能覺杞之惡，安致建中禍邪？」李揆和蕃，顏真卿使希烈，其害舊德多矣。又楊炎罪不至死，杞擠陷之，而相關播，懷光立功，逼使其叛；此欺天也。」帝曰：「卿言誠有之。然楊炎視朕如三尺童子，有所論奏，可則退，不許則辭官，非特杞惡之也。且建中亂，卿亦知桑道茂語乎？乃命當然。」對曰：「夫命者，已然之言。主相造命，不當言命，言命則不復賞善罰惡矣。」桀曰：「我生不有命自天？」武王數紂曰：「謂已有天命。君而言命，則桀紂矣。」帝曰：「朕請不復言命。」

俄加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脩國史。泌建言：「學士加大，始中宗時。及張說爲之，固辭。乃以學士知院事。至崔圓，復爲大學士，亦引泌爲讓而止。帝以前世上已九日皆大宴集，而寒食多與上已同時，欲以三月名節自我爲古，若何而可？」泌

請『廢正月晦，以二月朔爲中和節，因賜大臣戚里尺，謂之裁度。民間以青囊盛百穀瓜果種相問遺，號爲獻生子。里閭釀宜春酒，以祭句芒神，祈豐年。百官進農書，以示務本。』帝悅，乃著令，與上巳九日爲三令節，中外皆賜緡錢燕會。四年，八月，月蝕東壁。泌曰：『東壁圖書府，大臣當有憂者，吾以宰相兼學士，當之矣。昔燕國公張說，由是以亡，又可免乎？』明年，果卒，年六十八。贈太子太傅。』

泌出入中禁，事四君，數爲權倖所疾，常以智免。好縱橫大言，時時讜議，能寤移人主。然常持黃老鬼神說，故爲人所譏切。初，肅宗重陰陽巫祝，擢王嶼執政。大抵興造工役，輒牽禁忌俗說。而黎幹以左道位京兆尹，嘗使禁工，駢珠刺繡，爲乘輿服，舉焚之，以爲禳禱。德宗素不爲然。及嗣位，罷內道場，除巫祝。代宗將葬，帝號送承天門，而輜車行不中道。問其故，有司曰：『陛下本命在午，故避之。』帝泣曰：『安有枉靈駕以謀身利？』命直午而行。又宣政廊壞，太卜言『孟冬魁岡，不可營繕。』帝曰：『春秋啓塞從時，何魁岡爲？』亟詔葺之。及桑道茂城奉天事驗，始

尙時日拘忌，因進用泌。泌亦自有所建明。獨柳玼稱兩京復，泌謀居多，其功乃大於魯連。范蠡云：子繁。

繁，少才警，無行。泌始起陽城，官諸朝，故城重德泌，而親厚於繁，及疏裴延齡，既具藁，以繁可信，夜使繁書已封，盡能誦憶，乃錄以示延齡。明日，延齡白帝曰：『城以疏示於朝。』卽摘其條，以自訴解。城奏入，帝怒，遂不省。泌與梁肅善，故繁師事肅。及卒，烝其室。士議謹醜。由是摺棄積年。後爲大常博士。權德輿爲卿，奏斥之。改河南府士曹參軍。累遷隋州刺史。罷歸，不得調。敬宗誕日，詔與兵部侍郎丁公著、太常少卿陸巨入殿中，抗老佛誦論。改大理少卿，弘文館學士。諫官御史，交章彈治，乃出爲亳州刺史。州有據賊，剽室廬，略財貲爲患。它刺史不能禽。繁有機略，悉知賊巢藪所在。一旦出兵捕斬之。議者責繁不先啓觀察府爲「擅興」。詔御史舒元輿按之。元輿與繁素隙，盡翻其獄，以爲濫殺不辜。有詔賜死。京兆人皆寃之。繁下獄，知且死，恐先人功業泯滅，從吏求廢紙掘筆，著家傳十篇，傳於世。

贊曰：泌之爲人也，異哉！其謀事近忠，其輕去近高，其自全近智。卒而建上宰，近立功立名者，觀肅宗披榛莽，立朝廷，單言暫謀，有所寤合，皆付以政。當此時，泌於獻納爲不少。又佐代宗收兩京，獨不見錄。寧二主不以宰相器之邪？德宗晚好鬼神事，乃獲用，蓋以怪自置而爲之助也。繁爲家傳，言泌本居鬼谷，而史臣謬言好鬼道，以自解釋。旣又著泌數與靈仙接，言舉不經，則知當時議者切而不與，有爲而然。繁言多浮侈，不可信，掇其近實者著于傳。至勸帝先事范陽，明太子無罪，亦不可誣也。

○隱，依據也。

○未詳，疑爲「屈」或「倔」之義。

劉晏列傳

劉晏，字士安，曹州南華人。玄宗封泰山，晏始八歲，獻頌行在。帝奇其幼，命宰相張說試之。說曰：「國瑞也。」卽授太子正字。公卿邀請旁午，號神童，名震一時。天寶中，累調夏令。未嘗督賦，而輸無逋期。舉賢良方正，補溫令。所至有惠利可紀。民皆刻石以傳。再遷侍御史。祿山亂，避地襄陽。永王璘署晏右職，固辭。移書房琯論封建與古異。今諸王出深宮，一旦望柏文功，不可致。詔拜度支郎中，兼侍御史，領江淮租庸事。晏至吳郡而璘反。乃與採訪使李希言謀拒之。希言假晏守餘杭。會戰不利，走依晏。晏爲陳可守計。因發義兵堅壁。會王敗，欲轉略州縣。聞晏有備，遂自晉陵西走。終不言功。召拜彭原太守，徙隴華二州刺史。遷河南尹。時史朝義盜東都，乃治長水。進戶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度支鑄錢鹽鐵等使。京兆尹鄭叔清、李齊物坐殘孽罷。詔晏兼京兆尹。總大體不苛，號稱職。會司農卿嚴莊下獄，已而

釋。誣劾晏漏禁中語。宰相蕭華亦忌之。貶通州刺史。代宗立，復爲京兆尹，戶部侍郎，領度支鹽鐵轉運鑄錢租庸使。晏以戶部讓顏真卿，改國子祭酒。又以京兆讓嚴武，卽拜吏部尙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使如故。坐與程元振善，罷爲太子賓客。俄進御史大夫，領東都河南江淮轉運租庸鹽鐵常平使。

時大兵後，京師米斗千錢，禁膳不兼時，旬農按穗以輸。○晏乃自按行。浮淮泗，達於汴，入于河。右循底柱，硤石，觀三門遺跡，至河陰，鞏洛，見宇文愷梁公堰。廝河爲通濟渠，視李傑新堤，盡得其病利。然畏爲人牽制，乃移書於宰相元載，以爲「大抵運之利與害各有四。京師三輔，苦稅入之重，淮河粟至，可減徭賦半，爲一利。東都彫破，百戶無一存。若漕路流通，則聚落邑廛，漸可還定，爲二利。諸將有不廷，戍虜有侵盜，聞我貢賦輸錯入，軍食豐衍，可以震耀夷夏，爲三利。若舟車旣通，百貨雜集，航海梯嶠，可追貞觀永徽之盛，爲四利。起宜陽，熊耳，虎牢，成臯五百里，見戶纔千餘，居無尺椽，爨無盛煙，獸游鬼哭，而使轉車輓漕，功且難就，爲一病。河

汴自寇難以來，不復穿治；崩岸滅木，所在厥淤。○涉泗千里，如罔水行舟，爲二病。東垣、底柱、澠池，北河之間六百里，戍邏久絕，奪攘姦宄，夾河爲藪，爲三病。淮陰去蒲坂，亘三千里，屯壁相望，中軍皆鼎司元侯。每言衣無纊，食半菽，輓漕所至，輒留以饋軍；非單車使者，折簡書所能制，爲四病。」載方內擅朝權，旣得書，卽盡以漕事委晏。故晏得盡其才，歲輸始至。天子大悅，遣衛士以鼓吹迓東渭橋。馳使勞曰：「卿，朕鄼侯也。」凡歲致四十萬斛。自是關中雖水旱，物不翔貴矣。

再遷吏部尙書，又兼益、湖、南、荆、南、山、東、南、道轉運常平鑄錢使，與第五琦分領天下金穀。又知吏部三銓事。推處最殿分明，下皆惴伏。元載得罪，詔晏鞠之。晏畏載黨盛，不敢獨訊。更赦李涵等五人，與晏雜治。王縉得免死，晏請之也。常袞執政，忌晏有公望，乃言：「晏舊德，當師長百僚。」用爲左僕射，實欲奪其權。帝以計務方治，詔以僕射領使如舊。

初，晏分置諸道租庸使，慎簡臺閣士專之。時經費不充，停天下攝官，獨租庸

得補署，積數百人，皆新進銳敏，盡當時之選。趣督倚辦，故能成功。雖權貴干請，欲假職仕者，晏厚以稟入奉之。然未嘗使親事。是以人人勸職。嘗言『士有爵祿，則名重於利；吏無榮進，則利重於名。』故檢劾出納，一委士人，吏惟奉行文書而已。所任者雖數千里外，奉教令如目前；頻伸諧戲不敢隱。○惟晏能行之，它人不能也。代宗嘗命考所部官吏善惡，刺史有罪者，五品以上輒繫劾，六品以下，杖然後奏。李靈耀反，河南節帥或不奉法擅征賦，州縣益削。晏常以羨補乏，人不加調，而所入自如。第五琦始榷鹽佐軍興，宴代之，法益密，利無遺入。初歲收緡錢六十萬，末乃什之。計歲入千二百萬，而榷居太半。民不告勤。京師鹽暴貴，詔取三萬斛以贍關中，自揚州四旬至都，人以爲神。至湖嶠荒險處，所出貨皆賤弱，不償所轉。晏悉儲淮楚間買銅易薪，歲鑄鐸錢十餘萬。其措置纖悉如此。諸道巡院，皆募駛足，置驛相望。四方貨殖低仰，及它利害，雖甚遠，不數日即知。是能權萬貨重輕，使天下無甚貴賤而物常平。自言如見錢流地上，每朝謁，馬上以鞭算，質明視事，至

夜分止。雖休澣不廢。事無閑劇，卽日剖決無留。所居修行里，粗樸庫陋。飲食儉狹，室無媵婢。然任職久，勢軋宰相。要官華使，多出其門。自江淮茗橘珍甘，常與本道分貢。競欲先至。雖封山斷道，以禁前發，宴厚貲致之，常冠諸府。由是媚怨益多。饋謝四方有名士無不至。其有口舌者，率以利啖之，使不得有所訾短。故議者頗言晏任數固恩。

大曆時政因循，軍國皆仰晏，未嘗檢質。德宗立，言者屢請罷轉運使，晏亦固辭，不許。又加關內、河東、三川轉運鹽鐵及諸道青苗使。^⑤始楊炎爲吏部侍郎，晏爲尙書，盛氣不相下。晏治元載罪，而炎坐貶。及炎執政，銜宿怒，將爲載報仇。先是帝居東宮，代宗寵獨孤妃，而愛其子韓王。宦人劉清潭與嬖幸請立妃爲后。且言王數有符異，以搖東宮。時妄言晏與謀。至是炎見帝流涕曰：『賴祖宗神靈，先帝與陛下，不爲賊臣所間。不然，劉晏黎幹，搖動社稷，凶謀果矣。今幹伏辜而晏在，臣位宰相，不能正其罪，法當死。』崔祐甫曰：『陛下已廓然大赦，不當究飛語，致人於』

罪。朱泚崔寧力相解釋。寧尤切至。炎怒，斥寧於外。遂罷晏使。坐新故所交簿物抗謬，貶忠州刺史。中官護送。炎必欲傅其罪，知庾準與晏素憾，乃擢爲荆南節度使。準卽奏晏與朱泚書，語言怨望。又蒐卒，擅取官物，脅詔使，謀作亂。炎證成之。建中元年，七月，詔中人賜晏死。年六十五。後十九日，賜死詔書乃下。且暴其罪。家屬徙嶺表。坐累者數千人。天下以爲寃。時炎兼刪定使，議籍沒，衆論不可，乃止。然已命簿錄其家。唯雜書兩乘，米麥數斛，人服其廉。淄青節度使李正己表「誅晏太暴，不加驗實，先誅後詔，天下駭惋。請還其妻子。」不報。興元初，帝寢寤，乃許歸葬。貞元五年，遂擢晏子執經爲太常博士，宗經祕書郎。執經還官，求追命，有詔贈鄭州刺史，又加司徒。

晏歿二十年，而韓洄，元琇，裴腆，李衡，包佶，盧徵，李若初繼掌財利，皆晏所辟用，有名於時。晏旣被誣，而舊吏推明其功，陳諫以爲管蕭之亞，著論紀其詳。大略以開元天寶間，天下戶千萬。至德後，殘於大兵，饑疫相仍，十耗其九。至晏充使，戶

不二百萬。晏通計天下經費，謹察州縣災害，蠲除振救，不使流離死亡。初州縣取富人督漕輓，謂之「船頭」；主郵遞，謂之「捉驛」；稅外橫取，謂之「白著」；人不堪命，皆去爲盜賊。上元寶應間，如袁晁、陳莊、方清、許欽等亂江淮，十餘年乃定。晏始以官船漕而吏主驛事，罷無名之斂。正鹽官法，以裨用度。起廣德二年，盡建中元年，黜陟使實天下戶收三百餘萬。王者愛人，不在賜與，當使之耕耘織紵，常歲平斂之，荒年蠲救之，大率歲增十之一。而晏尤能時其緩急而先後之，每州縣荒歉有端，則計官所贏，先令曰：蠲某物，貸某戶。民未及困，而奏報已行矣。議者或譏晏不直賑救，而多賤出以濟民者，則又不然。善治病者，不使至危憊；善救災者，勿使至賑給。故賑給少則不足活人；活人多則闕國用，國用闕則復重斂矣。又賑給近僥倖，吏下爲姦，彊得之多，弱得之少。雖刀鋸在前，不可禁，以爲二害。災沴之鄉，所乏糧耳，它產尙在。賤以出之，易其雜貨。因人之力，轉於豐處，或官自用，則國計不匱。④多出菽粟，恣之糶運，散入村閭。下戶力農，不能詣市，轉相沿逮，自免阻

飢。不待令驅，以爲二勝。晏又以常平法豐則貴取，飢則賤與。率諸州米嘗儲三百萬斛。豈所謂有功於國者邪？

琇後以尙書右丞判度支，國無橫斂而軍旅濟。爲韓滉所惡，貶雷州司戶參軍。坐私入廣州，賜死。腆以兵部侍郎判度支，封聞喜縣公。衡歷戶部侍郎。佶，字幼正，潤州延陵人，父融，集賢院學士。與賀知章、張旭、張若虛有名當時，號吳中四士。佶擢進士第，累官諫議大夫。坐善元載，貶嶺南。晏奏起爲汴東兩稅使。晏罷，以佶充諸道鹽鐵輕貨錢物使。遷刑部侍郎。改祕書監。封丹陽郡公。徵幽州人。晏薦爲殿中侍御史。晏得罪，貶珍州司戶參軍。元琇判度支，薦爲元外郎。琇得罪，貶秀州長史。三遷給事中。戶部侍郎竇參善之，方倚以代己。會同州刺史缺，參請用尙書左丞趙憬。德完惡參，欲間其腹心，更用徵爲之。久乃徙華州。厚結權近，冀進用。同華地迫而貧，所獻嘗穀陋。至徵厚賦斂，有所奉入，輒加常數。人不堪其求。若初者，事晏爲冗職。包佶稱之。歷太康令。勸刺史李芄斂羨錢，交權倖。芄厚遇之。累遷浙

東觀察使。代王緯爲浙西觀察諸道鹽鐵使。時天下錢少貨輕，州縣禁錢不出境，商賈不通。若初始，奏縱錢以起萬貨，詔可。而持剛檢下，吏民畏服。卒，贈禮部尙書。宗經終給事中，華州刺史。子濛，字仁澤，舉進士。累官度支郎中。會昌初，擢給事中。以材爲宰相李德裕所知。時回鶻衰，朝廷經略河湟，建遣濛按邊，調兵械糧餉，爲宣慰靈夏以北黨項使。始議造木牛運。宣帝立，德裕得罪，濛貶朗州刺史。終大理卿。

贊曰：生人之本，食與貨而已。知所以取，人不怨；知所以予，人不乏。道御之而王，權用之而霸。古今一也。劉宴因平準法，幹山海，排商賈，制萬物低昂，常操天下贏貲，以佐軍興。雖拏兵數十年，斂不及民，而用度足。唐中僨而振，晏有勞焉。可謂知取予矣。其經晏辟署者，皆用材顯，循其法，亦能富國云。

○按同揆，權也。

① 厥音歆，淤塞也。

② 頻同嘸。

③ 仰同昂。

④ 青苗，見食貨志。

⑤ 嬰同乏。

段秀實顏真卿列傳

段秀實，字成公。本姑臧人。曾祖師濬，仕爲隴州刺史，留不歸，更爲汧陽人。秀實六歲，母疾病，不勺飲至七日。病閒乃肯食。時號孝童。及長，沈厚能斷，慨然有濟世意。舉明經，其友易之。秀實曰：『搜章摘句，不足以立功。』乃棄去。

天寶四載，從安西節度使馬靈督討護蜜，有功。授安西府別將。靈督罷，又事高仙芝。仙芝討大食，圍怛邏斯城。會虜救至，仙芝兵卻，士相失。秀實夜聞，副將李嗣業聲，識之。因責曰：『憚敵而奔，非勇也。免己陷衆，非仁也。』嗣業慚，乃與秀實收散卒，復成軍還安西。請秀實爲判官。遷隴州大推府果毅，後從封常清討大勃律。次賀薩勞城，與虜戰，勝之。常清逐北。秀實曰：『賊出羸師，餌我也。』請大索，悉得其虜伏。虜師燔，改綏德府折衝都尉。

肅宗在靈武，詔嗣業以安西兵五千走行在。節度使梁宰欲逗留觀變。嗣業

陰然可。秀實責謂曰：『天子方急，臣下乃欲晏然。公常自稱大丈夫，今誠兒女耳。』嗣業因固請，宰遂東師。以秀實爲副。嗣業爲節度使，而秀實方居父喪，表起爲義王友，充節度判官。安慶緒奔鄴，嗣業與諸將圍之，以輜重委河內，署秀實兼懷州長史，知州事，兼留後。時師老財乏，秀實督餽係道募士市馬以助軍。諸軍戰愁思岡，嗣業中流矢卒，衆推荔非元禮代將其軍。秀實聞之，卽遺白孝德書，使發卒護喪送河內，親與將吏迎諸境，傾私財葬之。元禮高其義，奏擢試光祿少卿。俄而元禮爲磨下所殺，將佐多死。惟秀實以恩信爲士卒所服，皆羅拜不敢害。更推白孝德爲節度使。秀實凡佐三府，益知名。

時吐蕃襲京師，代宗幸陝。勸孝德卽日鼓行入援。孝德徙邠寧。署支度營田副使。於是邠寧乏食，乃請屯奉天，仰給畿內。時公廩竭，縣吏不知所出，皆逃去。軍輒散剽。孝德不能制。秀實曰：『使我爲軍候，豈至是邪？』司馬王稷言之，遂知奉天行營事。號令嚴壹，軍中畏戢，兵還，孝德薦爲涇州刺史，封張掖郡王。

時郭子儀以副元帥居蒲子晞以檢校尙書領行營節度使屯邠州士放縱不法。邠人之嗜惡者，納賄竄名伍中，因肆志，吏不得問。白晝羣行，丐頡於市。有不法，輒擊傷市人，椎釜鬲，甕盎盈道，至撞害孕婦。孝德不敢劾。秀實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付公治，公見人被暴害，恬然，且大亂，若何。』孝德曰：『願奉教。』因請曰：『秀實不忍人無寇暴死，亂天子邊事。公誠以爲都虞候，能爲公已亂。』孝德卽檄署付軍。俄而晞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刺酒翁，壞釀器。秀實列卒取之，斷首置槊上，植市門外。一營大譟，盡甲。孝德恐，召秀實曰：『奈何？』秀實曰：『請辭於軍，乃解佩刀，選老嫗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秀實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頭來矣。』甲者愕眙。因曉之曰：『尙書固負若屬邪？副元帥固負若屬邪？奈何欲以亂敗郭氏。』晞出。秀實曰：『副元帥功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尙書恣卒爲暴，使亂天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邠惡子弟，以貨竄名軍籍中，殺害人，藉藉如是，幾日不大亂。亂由尙書出。人皆曰：尙書以副

元帥故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有幾？晞再拜曰：『公幸教晞。願奉軍以從。』卽叱左右皆解甲。令曰：『敢讙者死。』秀實曰：『吾未哺食。請設具。』已食。曰：『吾疾作。願宿門下。』遂臥軍中。晞大駭。戒候卒擊柝衛之。旦與俱至孝德所。謝不能。邠由是安。

初秀實爲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謨取人田自占給。與農約。熟歸其半。是歲大旱。農告無入。令謨曰：『我知入。不知旱也。』責之急。農無以償。往訴秀實。秀實署牒免之。因使人遜諭令謨。令謨怒。召農責曰：『我畏段秀實邪？』以牒置背上。大杖擊二十。輿致廷中。秀實泣曰：『乃我困汝。』卽自裂裳裹瘡注藥。賣己馬以代償。淮西將尹少榮頗剛鯁。入罵令謨曰：『汝誠人乎？涇州野如赭。人飢死。而爾必得穀。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惟一馬。賣而市穀入汝。汝取之不恥。凡爲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尙不愧奴隸邪？』令謨聞。大愧。流汗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

馬璘代孝德，每所咨逮。璘處決不當，固爭之，不從不止。始璘城涇州，秀實爲留後，以勞加御史中丞。大曆三年，遂徙涇州。是軍自四鎮北庭赴難，征伐數有功。旣驟徙，相與出怨言。別將王童之謀作亂。約曰：『聞警鼓而縱。』秀實知之，召鼓人陽怒失節。戒曰：『每籌盡當報。』因延數刻，盡四鼓而曙。明日，復有告者曰：『夜焚膏積。』約救火則亂。』秀實嚴警備，夜中果火發。令軍中曰：『敢救者斬。』童之居外，請入，不許。明日，捕之，并其黨八人斬以徇。曰：『後徙者族。』軍遂遷涇州。

於時倉無久儲，郭無居人，朝廷患之。詔璘領鄭穎二州以佐軍，命秀實爲留後。軍不乏資，二州以治。璘嘉其績，奏爲行軍司馬，兼都知兵馬使。吐蕃寇邊，戰鹽倉，師不利。璘爲虜隔，未能還，都將引潰兵先入。秀實讓曰：『兵法失將，麾下斬，公等忘死，而欲安其家邪？』乃悉城中士，使銳將統之，依東原列奇兵，示賊將戰。虜望之，不敢逼。俄而璘得歸。

久之，璘有疾，請秀實攝節度副使。秀實按甲備變。璘卒，命愿將馬頤主喪，李

漢惠主賓客。家人位於堂，宗族位於廷，賓將位於牙內，尉吏士卒位於營次。非其親，不得居喪側。朝夕臨，三日止。有族談離立者，^⑤皆捕囚之。都虞候史廷幹，裨將崔珍，張景華欲謀亂。秀實送廷幹京師，徙珍景華於外，一軍遂安。卽拜四鎮北庭行軍，涇原鄭穎節度使。數年，吐蕃不敢犯塞。又按格，令官使二料取其一；非公會，不舉樂飲酒。室無妓媵，無贏財。賓佐至，議軍政，不及私。

十三年，來朝。對蓬萊殿。代宗問所以安邊者，畫地以對，件別條陳。帝悅，慰賚良渥。又賜第一區。實封百戶。還之鎮。德宗立，加檢校禮部尙書。

建中初，宰相楊炎追元載議，欲城原州。詔中使問狀。秀實言方春不可興土功，請須農隙。炎謂沮已，遂召爲司農卿。朱泚反，以秀實失兵，必恨憤；且素有人望，使騎往迎。秀實與子弟訣而入。泚喜曰：「公來，吾事成矣。」秀實曰：「將士東征，宴賜不豐，有司過耳，人主何與知？公本以忠義聞天下，今變起倉卒，當諭衆以禍福，掃清宮室，迎乘輿，公之職也。」泚默然。秀實知不可，乃陽與合，陰結將軍劉海

賓，姚令言，都虞候何明禮欲圖泚。三人者皆秀實素所厚會。源休教泚僞迎天子，遣將韓旻領銳師三千疾馳奉天。秀實以爲宗社之危不容喘，乃遣人諭大吏岐靈岳，竊取令言印，不獲，乃倒用司農印追其兵。旻至駱驛，得符還。秀實謂海賓曰：『旻之來，吾等無遺類。我當直搏殺賊。不然，則死。』乃約事急爲繼，而令明禮應於外。翌日，泚召秀實計事。源休、姚令言、李忠臣、李子平皆在坐。秀實戎服與休並語。至僭位，勃然起，執休腕，奪其象笏，奮而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可磔萬段，我豈從汝反邪？』遂擊之。泚舉臂捍笏，中頰，流血，鱗面，匍匐走。賊衆未敢動，而海賓等無不至者。秀實大呼曰：『我不同反，胡不殺我，遂遇害。』年六十五。海賓、明禮、靈岳等皆繼爲賊害。

帝在奉天，恨用秀實不極才，垂涕悔悵。初，秀實自涇州被召，戒其家曰：『若過歧，朱泚必致贈遺，慎毋納。』至歧，泚固致大綾三百。家人拒，不遂。至都，秀實怒曰：『吾終不以汙吾第。』以置司農治堂之梁間。吏後以告泚，泚取視，其封帕完。

新。秀實嘗以禁兵寡弱，不足備非常，言於帝曰：『古者天子曰萬乘，諸侯曰千乘，大夫曰百乘，蓋以大制小，以十制一。今外有不廷之虜，內有梗命之臣，而禁兵寡少，卒有患難，何以待之？且猛虎所以百獸畏者，爲爪牙也。若去之，則犬彘，馬牛皆能爲敵。』帝不用。及涇卒亂，召神策六軍，無一人至者，世多其謀。興元元年，詔贈太尉，諡曰忠烈。賜封戶五百，莊第各一區。長子三品，諸子五品。竝正員官。帝還都，又詔致祭，旌其門閭，親銘其碑云。大和中，子伯倫始立廟。有詔給鹵簿，賜度支綾絹五百，以少牢致祭。伯倫累官福建觀察使，終太僕卿。時宰相李石請文宗加賻襚。鄭覃曰：『自古殺身利社稷，未有如秀實者。』帝惻然，爲罷朝，可其請。孫疑，文楚，珂知名。

疑，自鄭滑節度使，入爲右金吾衛大將軍，封西平郡公。甘露之變，疑當誅。裴度奏忠臣後，宜免死，貶循州司馬。文楚，咸通末，爲雲州防禦使。時李國昌鎮振武，國昌子克用，欲得雲中，引兵攻之，殺於鬪雞臺下。沙陀之亂自此始。珂，僖宗時，居

潁州黃巢圍潁，刺史欲以城降。珂募少年拒戰，衆裹糧請從，賊遂潰。拜州司馬。

劉海賓者，彭城人。以義俠聞。爲涇原兵馬將，與秀實友善。累戰功，兼御史中丞。劉文喜據涇州叛，海賓與其子光國始以奏請。及入對，因言姦慝可誅狀。旣還，光國手斬文喜獻闕下。拜左驍衛大將軍，封五原郡王。海賓樂平郡王。贈太子太保，實封百戶。

顏真卿，字清臣，祕書監師古五世從孫。少孤，母殷躬加訓導。旣長，博學，工辭章。事親孝。開元中，舉進士。又擢制科。調醴泉尉。再遷監察御史。使河隴。時五原有寃獄，久不決，天且旱，真卿辨獄而雨，郡人呼御史雨。復使河東。劾奏朔方令鄭延祚母死不葬三十年。有詔終身不齒。聞者聳然。遷殿中侍御史。時御史吉溫以私怨構中丞宋渾，謫賀州。真卿曰：『奈何以一時忿，欲危宋璟後乎？』宰相楊國忠惡之。諷中丞蔣洌奏爲東都採訪判官。再轉武部員外郎。國忠終欲去之，乃出爲平原太守。

安祿山逆狀牙孽，真卿度必反，陽託霖雨，增陣濬隍；料才壯，儲膺廩。日與賓客泛舟飲酒，以紓祿山之疑。果以爲書生不虞也。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使司兵參軍李平馳奏。玄宗始聞亂，歎曰：『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臣邪？』及平至，帝大喜。謂左右曰：『朕不識真卿何如人，所爲乃若此。』

時平原有靜塞兵三千，乃益募士，得萬人，遣錄事參軍李擇交統之。以刀萬歲，和琳，徐皓，馬相如，高抗朗等爲將，分總部伍。大饗土城西門，慷慨泣下。衆感動。饒陽太守盧全誠，濟南太守李隨，清河長史王懷忠，景城司馬李暉，鄴郡太守王燾，各以衆歸。有詔北海太守賀蘭進明率精銳五千濟河爲助。賊破東都，遣段子光傳李愷盧奕蔣清首徇河北。真卿畏衆懼，給諸將曰：『吾素識愷等，其首皆非是。』乃斬子光，藏三首。它日，結芻續體，斂而祭，爲位哭之。是時，從父兄杲卿爲常山太守，斬賊將李欽湊等，清土門十七郡，同日自歸，推真卿爲盟主，兵二十萬。絕燕趙，詔卽拜戶部侍郎，佐李光弼討賊。真卿以李暉自副，而用李銑，賈載，沈震爲

判官。俄加河北招討採訪使。

清河太守使郡人李粵來乞師。嚳曰：『聞公首奮裾，唱大順，河朔恃公爲金城。清河，西鄰也，有江淮租布備北軍，號天下北庫。計其積，足以三平原之有；士卒可以二平原之衆。公因而撫有，以爲腹心，它城運之，如臂之指耳。』真卿爲出兵六千。謂曰：『吾兵已出，子將何以教我？』嚳曰：『朝家使程千里統衆十萬，自太行而東，將出嚳口，限賊不得前。公若先伐魏郡，斬賊守袁知泰，以勁兵披嚳口，出官師使討鄴幽陵平原清河，合十萬衆徇洛陽，分犀銳制其衝。公堅壁勿與戰，不數十日，賊必潰，相圖死。』真卿然之，乃檄清河等郡，遣大將李擇交，副將范冬馥，和琳，徐皓與清河博平士五千屯堂邑。袁知泰遣將白嗣深乙舒蒙等兵二萬拒戰。賊敗，斬首萬級。知泰走汲郡。

史思明圍饒陽，遣游奕兵絕平原救軍。真卿懼不敵，以書招賀蘭進明，以河北招討使讓之。進明敗於信都。會平盧將劉正臣以漁陽歸真卿，欲堅其意，遣賈

載越海遺軍資十餘萬，以子頗爲質。頗甫十歲，軍中固請留之不從。

肅宗已卽位靈武。真卿數遣使以蠟丸裹書陳事。拜工部尙書兼御史大夫，復爲河北招討使。時軍費困竭，李嶠勸真卿收景城鹽，使諸郡相輸，用度遂不乏。

第五琦方參進明軍，後得其法以行，軍用饒雄。

祿山乘虛，遣思明尹子奇急攻河北，諸郡復陷，獨平原博平清河固守。然人心危不復振。真卿謀於衆曰：「賊銳甚，不可抗。若委命辱國，非計也。不如徑赴行在。朝廷若誅敗軍罪，吾死不恨。」至德元載十月，棄郡度河，間關至鳳翔，謁帝。詔授憲部尙書。

遷御史大夫。方朝廷草昧不暇給，而真卿繩治如平日。武部侍郎崔漪諫議大夫李何忌皆被劾斥降。廣平王總兵二十萬平長安。辭曰：「當闕不敢乘，趨出樞柩乃乘。王府都虞候管崇嗣先王而騎。真卿劾之。帝還奏，慰答曰：『朕子每出，諄諄教戒，故不敢失。崇嗣老而蹻，卿姑容之。』百官肅然。兩京復，帝遣左司郎中

李選告宗廟。祝署嗣皇帝。真卿謂禮儀使崔器曰：『上皇在蜀，可乎？』器遽奏改之。帝以爲達識。又建言『春秋新宮災，魯成公三日哭。今太廟爲賊毀，請築壇於野，皇帝東向哭，然後遣使。』不從。宰相厭其言，出爲馮翊太守。轉蒲州刺史，封丹楊縣子。爲御史。唐旻誣劾，貶饒州刺史。乾元二年，拜浙西節度使。劉展將反，真卿豫飭戰備。都統李岷以爲生事，非短真卿，因召爲刑部侍郎。展卒舉兵度淮，而垣奔江西。李輔國遷上皇西宮，真卿率百官問起居，輔國惡之。貶蓬州長史。代宗立，起爲利州刺史。不拜。再遷吏部侍郎。除荆南節度使。未行，改尙書右丞。帝自陝還，真卿請先謁陵廟而卽宮。宰相元載以爲迂。真卿怒曰：『用捨在公，言者何罪？』然朝廷事豈堪公再破壞邪？』載銜之。俄以檢校刑部尙書，爲朔方行營宣慰使。未行，留知省事，更封魯郡公。

時載多引私黨，畏羣臣論奏，乃給帝曰：『羣臣奏事，多挾讒毀。請每論事，皆先白長官，長官以白宰相，宰相詳可否以聞。』真卿上疏曰：『諸司長官者，達官

也，皆得專達於天子。郎官御史，陛下腹心耳目之臣也。故出使天下，事無細大得失，皆俾訪察，還以聞。此古明四目，達四聰也。今陛下欲自屏耳目，使不聰明，則天下何望焉？詩曰：營營青蠅，止於棘。讒言罔極，交亂四國，以其能變白爲黑，變黑爲白也。詩人疾之，故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昔夏之伯明，楚之無極，漢之江充，皆讒人也。陛下惡之宜矣。胡不回神省察。其言虛誣，則讒人也，宜誅殛之。其言不誣，則正人也，宜獎勵之。捨此不爲，使衆人謂陛下不能省察而倦聽覽。以是爲辭，臣竊惜之。昔太宗勤勞庶政，其司門式曰：無門籍者，有急奏，令監司與仗家引對，不得關礙，防擁蔽也。置立仗馬二，須乘者聽。此其平治天下也。天寶後，李林甫得君，羣臣不先咨宰相，輒奏事者，託以他故中傷之。猶不敢明約百司，使先關白。時闈人袁思藝，日宣詔至中書。天子動靜，必告林甫。林甫得以先意奏請。帝驚喜若神。故權寵日甚，道路以目，上意不下宣，下情不上達。此權臣蔽主，不遵太宗之法也。陵夷至於今，天下之敝，皆萃陛下，其所從來漸矣。自艱難之初，

百姓尙未凋竭，太平之治猶可致，而李輔國當權，宰相用事，遞爲姑息。開三司，誅反側，使餘賊潰將，北走党項。哀嘯不逞，更相驚恐。思明危懼，相挺而反。東都陷沒，先帝由是憂勤損壽。臣每思之，痛貫心骨。今天下瘡痍未平，干戈日滋，陛下豈得不博聞讜言，以廣視聽，而塞絕忠諫乎？陛下在陝時，奏事者不限貴賤，羣臣以爲太宗之治，可跂而待。且君子難進易退，朝廷開不諱之路，猶恐不言，況懷厭怠，令宰相宣進止，御史臺作條目，不得直進，從此人不奏事矣。陛下聞見，止於數人耳目，天下之士，方鉗口結舌，陛下便謂無事可論，豈知懼而不敢進，卽林甫、國忠復起矣。臣謂今日之事，曠古未有。雖林甫、國忠，猶不敢公爲之。陛下不早覺悟，漸成孤立，後悔無及矣。於是中人等騰布中外。後攝事太廟，言祭器不飭。載以爲誹謗。貶峽州別駕。改吉州司馬。遷撫湖、二州刺史。載誅楊綰薦之。擢刑部尙書。進吏部。帝崩，以爲禮儀使。因奏『列聖諡繁，請從初議爲定。』袁儉固排之，罷不報。時喪亂後，典法湮放。真卿雖博識今古，屢建議釐正，爲權臣沮抑，多中格云。

楊炎當國，以直不容，換太子少師。然猶領使。及盧杞，益不喜，改太子太師。并使罷之。數遣人問方鎮所便，將出之。真卿往見杞，辭曰：「先中丞傳首平原，面流血，吾不敢以衣拭，親舌舐之，公忍不見容乎？」杞矍然下拜，而銜恨切骨。李希烈陷汝州，杞乃建遣真卿。四方所信，若往諭之，可不勞師而定。詔可。公卿皆失色。李勉以爲：「失一元老貽朝廷羞。」密表固留。至河南，河南尹鄭叔則以希烈反狀明，勸不行。答曰：「君命可避乎？」既見希烈，宣詔旨。希烈養子千餘，拔刃爭進。諸將皆慢罵，將食之。真卿色不變。希烈以身扞，磨其衆退。乃就館。逼使上疏雪已。真卿不從。乃詐遣真卿兒子峴與從吏數輩繼請。德宗不報。真卿每與諸子書，但戒嚴奉家廟，恤諸孤，訖無它語。希烈遣李元平說之。真卿叱曰：「爾受國委任，不能致命，顧吾無兵戮汝，尙說我邪？」希烈大會其黨，召真卿，使倡優斥侮朝廷。真卿怒曰：「公人臣，奈何如是？」拂衣去。希烈大慚。時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使者在坐。謂希烈曰：「聞太師名德久矣。公欲建大號，而太師至。求宰相，孰先太

師者？真卿叱曰：『若等聞顏常山否？吾兄也。祿山反，首舉義師，後雖被執，詬賊不絕於口。吾年且八十，官太師，吾守吾節，死而後已，豈受若等脅邪？』諸賊失色。希烈乃拘真卿，守以甲士，掘方丈坎於廷，傳將阬之。真卿見希烈曰：『死生分矣，何多爲？』張伯儀敗，希烈令齎旌節首級示真卿。真卿慟哭投地，會其黨周曾、康秀林等謀襲希烈，奉真卿爲帥。事洩，曾死，乃拘送真卿蔡州。真卿度必死，乃作遺表、墓誌祭文，指寢室西壁下曰：『此吾殯所也。』希烈僭稱帝，使問儀式，對曰：『老夫耄矣，曾掌國禮，所記諸侯朝覲耳。』興元後，王師復振，賊慮變，遣將辛景臻、安華至其所，積薪於廷，曰：『不能屈節，當焚死。』真卿起赴火。景臻等遽止之。希烈弟希倩坐，朱泚誅。希烈因發怒，使鬪奴等害真卿，曰：『有詔。』真卿再拜。奴曰：『宜賜卿死。』曰：『老臣無狀，罪當死。然使人何日長安來。』奴曰：『從大梁來。』罵曰：『乃逆賊耳，何詔云？』遂縊殺之。年七十六。嗣曹王臯聞之，泣下。三軍皆慟。因表其大節。淮蔡平，子頽、碩護喪還。帝廢朝五日，贈司徒，諡文忠。賻布帛米。

粟加等。

真卿立朝正色，剛而有禮。非公言直道，不萌於心。天下不以姓名稱，而獨曰魯公。如李正己、田神功、董秦、侯希逸、王玄志等，皆真卿始招起之。後皆有功。善正草書，筆力遒婉，世寶傳之。貞元六年，敕書授，顯五品正員官。開成初，又以曾孫弘式爲同州參軍。

贊曰：唐人柳宗元稱『世言段太尉，大抵以爲武人，一時奮不慮死以取名，非也。太尉爲人媿媿，常低首拱手行步，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決非偶然者。』宗元不妄許人，諒其然邪？非孔子所謂仁者必有勇乎？當祿山反，哮噬無前，魯公獨以烏合嬰其鋒，功雖不成，其志有足稱者。晚節偃蹇，爲姦臣所擠，見殞賊手，毅然之氣，折而不沮，可謂忠矣。詳觀二子行事，當時亦不能盡信於君。及臨大節，蹈之無貳色，何耶？彼忠臣誼士，寧以未見信望於人？要反諸己得其正，而後慊於中，而行之也。嗚呼！雖千五百歲，其英烈言言，如

嚴霜烈日，可畏而仰哉！

① 頤同擷。

② 戴，卽今之拾字。

③ 赭，赤也。

④ 膏積，猶今言油薪。

⑤ 族談，聚談也。

⑥ 膾音儉。芻蕘之藏曰膾。

⑦ 挺，引也。

⑧ 詩「崇墉言言」，傳：言言「高大貌」。

李晟列傳

李晟，字良器，洮州臨潭人。世以武力仕，然位不過裨將。晟幼孤，奉母孝。身長六尺。年十八，往事河西王忠嗣。從擊吐蕃，悍酋乘城，殺傷士甚衆。忠嗣怒，募射者。晟挾一矢殪之。三軍譁奮。忠嗣撫其背曰：「萬人敵也。」鳳翔節度使高昇，召署列將。擊疊州叛羌於高當川，又擊連狂羌於罕山，破之。累遷左羽林大將軍。廣德初，擊党項有功，授持進。試太常卿。大曆初，李抱玉署晟右軍將。吐蕃寇靈州，抱玉授以兵五千擊之。辭曰：「以衆則不足，以謀則多。」乃請千人，繇大震關趨臨洮，屠定秦堡。執其帥慕容谷鍾。虜乃解靈州去。遷開府儀同三司，以右金吾衛大將軍，爲涇原四鎮北庭兵馬使。馬璘與吐蕃戰鹽倉，敗績。晟率游兵拔璘以歸。封合川郡王。璘內忌，晟威略歸之朝。爲右神策都將。

德宗始立，吐蕃寇劍南方，崔寧未還，蜀土大震。詔晟將神策兵救之。踰漏天

拔飛越等三城，絕大渡，斬虜千級。虜遁去。

建中二年，魏博田悅反。晟爲神策先鋒，與河東馬燧、昭義李抱真合兵攻之。

斬楊朝光。晟乘冰度洺水，破悅。又戰洹水，悅大敗。遂進攻魏。加檢校左散騎常侍，兼魏府左司馬。朱滔王武俊圍康日知於趙州也。抱真分兵二千戍邢。燧怒，欲班師。晟曰：『奉詔東討者，吾三帥也。邢趙比壤，今賊以兵加趙，是邢有晝夜憂。李公分衆守之，不爲過。公柰何遽引去？』燧悟釋然，卽造抱真壘，與交歡。晟建言：『以兵趨定州，與張孝忠合，以圖范陽，則武俊等當捨趙。』帝壯之，授御史大夫。又俾神策三將軍莫仁、擢等隸之。晟自魏引而北。武俊果引去。晟留趙三日，與孝忠連兵，北略恒州。圍朱滔將鄭景濟於清苑。決水灌之。悅、武俊引兵戰白樓。孝忠兵笮，○晟引步騎擊破之。清苑益急。滔、武俊大懼，悉起兵來救，圍晟軍。晟內攻景濟，而外抗滔等。自正月至五月不解。會晟疾甚，不能興。軍中共計，引還定州，而賊猶不敢逼。疾間，將復進。會帝出奉天，有詔召晟卽日治嚴，而孝忠以軍介二盜間，倚晟爲

重，數止晟無西。晟語衆曰：『天子播越，人臣當百舍一息。義武欲止吾，吾當以子爲質。』乃以憑約昏，并遺良馬。孝忠有親將謁晟，晟解玉帶遺之，使喻孝忠，乃得踰飛狐，次代州。

詔迎拜神策行營節度使，進臨渭北，壁東渭橋。所過樵蘇無犯。時劉德信自扈澗敗歸，亦次渭南，軍囂無制。德信入謁晟，晟責所以敗，斬之。以數騎入壁，勞其軍，無敢動。晟已并兵，則軍益振。於是朔方李懷光方軍咸陽，不欲晟當一面，請與晟合。有詔徙屯，乃引趨陳濤斜，與懷光聯盟。晟每與賊戰，必錦裘繡帽自表，指顧陣前。懷光望見，惡之。戒曰：『將務持重，豈宜自表褻。』爲賊餌哉？晟曰：『昔在涇原，士頗相畏伏，欲令見之，奪其心爾。』懷光不悅，遷延有異志。晟使間說懷光曰：『賊據京邑，天子暴露於外，公宜速進兵。雖晟不肖，願爲公先驅，死且不悔。』懷光不納。每兵至都城下，而懷光軍多鹵掠。晟軍整戢，懷光使分所獲遺之，又辭不敢受。懷光謀沮撓其軍，卽奏言：『神策兵給賜比方鎮獨厚。今桀逆未平，軍不

可以異。且衆以爲言，臣無以解。惟陛下裁處。」懷光欲晟自削其軍，則士怨易撓。帝議諸軍與神策等力且不贍，遣翰林學士陸贄臨詔懷光，令與晟計所宜者。懷光曰：「稟賜不均，軍何以戰？」贄數顧晟，晟曰：「公元帥軍，政得專之。晟將一軍，唯所命。其增損費調，敢不聽。」懷光默然，計塞。顧刻削稟賜事出已，乃止。懷光屯咸陽凡八旬。帝數促戰，以伺賊隙爲言，卒不出兵。陰通朱泚，反迹寢露。晟懼爲所并，上言：「當先變制備。請假裨佐趙光銑，唐良臣，張彧爲洋利，劍三州刺史，各勒兵以通蜀漢衿喉。」未報。會吐蕃欲佐泚，帝議幸咸陽督戰。懷光大駭，疑帝奪其軍，圖反益急。晟與李建徽、陽惠元皆聯屯。適有使者到晟軍，晟乃令曰：「有詔徙屯。」卽結陣趨東渭橋。後數日，懷光并建徽、惠元兵，惠元死之。是日，帝進狩梁州。駱谷道隘，儲供不豫，從官乏食。帝歎曰：「早用晟言，三蜀之利，可坐有也。」顧渚城曰：「渭橋在賊腹中，兵孤絕，晟能辦勝邪？」城曰：「晟秉義挺忠，卒然不可奪。臣策之，必破賊。」帝乃安。自行在遣晟將張少弘口詔進。晟尙書左僕射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晟受命，拜且泣曰：『京師天下本，若皆執羈勒，誰將復之。』乃繕甲兵，治陣隍，以圖收復。

是時晟提孤軍橫當寇鋒，恐二盜合以軋之。則卑詞厚幣，僞致誠於懷光者。時敖膺單璽，乃使張彧假京兆少尹，多署吏，調畿內賦，不淹旬，芻米告具。乃陳兵下令曰：『國家多難，乘輿播遷。見危死節，自吾之分。公等此時不誅元凶，取富貴，非豪英也。渭橋斷賊首尾，吾欲與公戮力一心，建不世之功，可乎？』士皆雪泣曰：『惟公命。』於是駱元光以華州之衆守潼關，尙可孤以神策兵保七盤，皆受晟節度。戴休顏舉奉天，韓游瓌悉邠寧軍從晟。懷光始懼。晟乃移書顯讓之。使破賊自贖。懷光不聽。然其下益攜落，畏爲晟襲。乃奔河中。其將孟涉、段威勇以兵數千自拔歸。晟皆表以要官。帝遣使者問道詔晟兼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又兼京畿渭北鄜坊商華兵馬副元帥。時京兆司錄參軍李敬仲自賊中來，乃署節度府判

官以諫議大夫鄭雲逵爲行軍司馬擢張彧自副

神策軍及晟家皆爲賊質。左右有言者。晟涕數行下曰：『陛下安在，而欲恤家乎？』泚使晟吏王無忌堵款壁門曰：『公等家無恙。』晟怒曰：『爾乃與賊爲間乎？』叱斬之。時輪纒不屬，盛夏，士有衣裘者。晟能與下同其苦，以忠誼感發士心，終無攜怨。邏士得姚令言，崔宣牒者，晟命釋縛，飯飲之，遣還。敕曰：爲我謝令言等，善爲賊守，勿不忠於泚。

乃引兵叩都門，賊不敢出，振旅而還。明日，會諸將圖所向。衆對先拔外城，然後清宮。晟曰：『外城有里閭之隘，若設伏格戰，居人囂潰，非計也。賊重兵精甲聚苑中，今直擊之，是披其心腹，將圖走不暇。』諸將曰：『善。』乃自東渭橋移壁光泰門，以薄都城，連溝柵。而賊將張庭芝、李希倩求戰。晟顧曰：『賊不出，是吾憂也。今乃冒死來，天誘之矣。』勒吳銑等縱兵鑿擊。賊攻華師急，晟以精騎馳救，中軍譟而從，大破之。乘勝入光泰門，再戰，賊卻，僵尸相藉。餘衆走白華。賊大哭，終夜不

息。翌日，將復戰。或請待西師。晟曰：『賊旣敗，當乘機撲殄。苟俟西軍，是容其爲計，豈吾利邪？』乃悉軍軍光泰門。使王佖、李演將騎，史萬頃將步，抵苑北。晟先夜隕苑垣爲道二百步。比兵至，賊已伐木，塞以拒戰。晟叱諸將曰：『安得縱賊？今先斬公矣。』萬頃懼，先登，拔柵以入。佖督騎繼之。賊崩潰，執其將段誠諫。大兵分道進，雷譟震地。令言、庭芝、希倩等殊死鬪。晟令唐良臣等步騎奔突。賊陣成，輒北。十餘遇皆不勝，蹙入白華。賊伏千騎出官軍背。晟以麾下百騎自馳之。左右呼曰：『相公來。』賊驚潰，禽馘略盡。泌率殘卒萬人西走。田子奇追之，餘黨悉降。晟引軍屯舍元外廷，舍右金吾次。令軍中曰：『五日內不得輒通家問，違者斬。』遣京兆尹李齊運部長安萬年令，分慰居人，秋毫無所擾。別將高明曜取賊妓一，司馬伯取賊馬二，卽斬以徇。坊人之遠者，宿昔乃知王師之入也。明日，孟涉屯白華，尙可孤屯望仙門，駱元光屯章敬寺。晟屯安國寺。斬賊用事者及臣賊宦豎於市，表著節不屈者。擇文武攝臺省官，以俟乘輿。條脅汙於賊者，請以不死。

露布至梁，帝感泣，羣臣上壽。且言：『晟蕩夷兇慙，而市不易廛，宗廟不震，長安之人，不識旗鼓，雖三代用師，不能加之。』帝曰：『天生晟，爲社稷萬人，豈獨朕哉？』拜晟司徒，兼中書令，實封千戶。晟遣大將吳銑以兵三千到寶雞清道，自請迎扈，不許。帝至自梁，晟以戎服見三橋。帝駐馬勞之。晟再拜頓首，賀克殄大盜，廟朝安復。已卽跪陳：『備爪牙臣，不能指日破賊，致乘輿再犯，乃臣不任職之咎，敢請死。』伏道左。帝爲掩涕，命給事中齊映起之。使就位。有詔賜第永崇里，涇陽上田，延平門之林園，女樂一列。晟入第，京兆供帳，教坊鼓吹迎導，詔將相送之。帝紀其功，自文於碑。敕皇太子書，立於東渭橋，以示後世云。又令太子錄副以賜。

始晟屯渭橋也。熒惑守歲，久乃退。府中皆賀曰：『熒惑退，國家之利，速用兵者昌。』晟曰：『天子暴露，人臣當力死勤難，安知天道邪？』至是乃曰：『前士大夫勸晟出兵，非敢拒也。且人可用而不可使之知也。夫惟五緯盈縮不常，晟懼復守歲，則我軍不戰自屈矣。』皆曰：『非所及也。』

涇州倚邊，數戕其帥。晟請治不龔命者，因以訓耕積粟，實塞下，羈制西戎。帝乃拜晟鳳翔隴右涇原節度使，兼行營副元帥。徙王西平郡，實封千五百戶。晟請與李楚琳俱行。亦將治殺張鎰罪。帝方務安反側，不許。晟至鳳翔，亂將王斌等十餘人，以次伏誅。時宦者尹元貞持節到同華，擅入河中，諭慰李懷光。晟劾元貞矯使，欲洗宥元惡，請治罪。又言：『赦懷光有五不可：河中抵京師三百里，同州制其衝。兵多則示未信，少則力不足，忽驚東偏，何以待之？一也。今赦懷光，則必以晉絳慈隰還之，渾瑊康日知，又且遷徙，二也。兵力未窮，忽宥反逆，四夷聞之，謂陛下兵屈而自罷耳。今回紇拒北，吐蕃梗西，希烈僭淮蔡，若棄彊示弱，以招窺覬，三也。懷光旣赦，則朔方將士，悉復叙勳行賞，追還縑稟。今府庫空殫，物不酬滿，是激其叛，四也。旣解河中，諸道還屯，當有賜賚，賞典不舉，怨言必起，五也。今河中米斗五百，芻藁且罄，人餓死牆壁間。其大將殺戮幾盡，圍之旬時，力窮且潰。願無養腹心疾，爲後憂。』臣請選精兵五千，約十日糧，可以破賊。』帝方以賊委馬燧，渾瑊故不許。

晟至涇，而田希鑒迎謁，執之，并其黨石奇等悉伏誅。表右龍武將軍李觀爲涇原節度使。

晟常曰：『河隴之陷，非吐蕃能取之，皆將臣沓貪，暴其種落，不得耕稼，日益東徙，自棄之爾。且土無繒絮，人苦役擾，思唐之心，豈有旣乎？』因悉家貲，懷輯降附。得大酋浪息曩，表以王號。每虜使至，必召息曩於坐，衣大錦袍，金帶，夸異之。虜皆指目歆艷。吐蕃君臣大懼，相與議。尙結贊者，善計，乃曰：『唐名將，特李晟與馬燧，渾瑊爾。不去之，必爲吾患。』卽遣使委辭，因燧請和，且求盟。因盟，謀執瑊以賣燧。於是結贊大興兵踰隴岐，無所掠。陽怒曰：『召吾來，乃不牛酒犒軍。』徐引去。以是間晟。晟選兵三千，使王佖伏汧陽旁，擊其中軍，幾獲結贊。晟又遣野詩良輔等攻摧沙堡，拔之。結贊屢乞和。會晟朝京師，奏言：『戎狄無信，不可許。』宰相韓滉與晟合。因請調軍食以給西師。然天子內厭兵，疑將臣生事，亦會滉卒，而張延賞當國，故與晟有隙。後雖詔講解，而陰不與也。密言晟不可久持兵。更薦劉玄佐，

李抱真經略西北，俾立功以間晟。帝惑其言。貞元三年，帝坐宣政殿，引見晟。備冊禮，進拜太尉中書令，罷其兵。詔晟乘輅謁太廟，視事尙書省，賜良馬錦綵千計。是歲，瑊與吐蕃盟平涼，虜劫之。瑊挺身免。詔罷燧河東，皆如結贊計云。通王府長史丁瓊者，嘗爲延賞擠抑，內怨望，乃見晟曰：『以公功，乃奪兵柄。夫惟位高者難全，盍蚤圖之。』晟曰：『君安得不詳之言？』執以聞。

明年，詔爲晟立五廟。追賁高祖芝以下，祔其主給牲器牀幄，禮官相事。它日，與馬燧覓延英。帝嘉其勳，下詔曰：『昔我烈祖，乘乾坤盪滌，掃隋季荒蕪，體元御極，作人父母。則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左右經綸，參翊締構，昭文德，恢武功；威不若，康不乂；用端命於上帝，付畀四方。王業旣成，太階旣平，乃圖厥容，列於凌煙閣，懋昭績效，表式儀形，以弗忘朝夕，永垂乎來裔。君臣之義，厚莫重焉。歲在己巳，秋九月，我行西宮，瞻望崇構，見老臣遺像，颯然肅然，和敬在色。想雲龍之協期，感致業之艱難。覩往思今，取類非遠。且功與時並，才與世生。苟蘊其才，遇其時，尊

主庇人，何代蔑有。在中宗時，有如桓彥範等，著輔戴之績；在玄宗時，有如劉幽求等，申弼翼之勳；在肅宗時，有如郭子儀，掃除氛祲，今顧晟等，保寧朕躬，咸宣力肆，勤光復宗祏。訂之前烈，夫豈多謝闕而未錄，孰旌厥賢？況念功紀德，文祖所爲也，在予其曷敢怠。有司宜叙先後，各圖其象於舊臣之次。」命皇太子書其文以賜晟。刻石於門。七年，以臨洮未復，請附貫萬年，詔可。九年，薨，年六十七。帝聞，流涕，詔百官就第進弔。比大斂，帝手詔，誓以存保世嗣，申告柩前，冊贈太師，諡曰忠武。及葬，又御望春門臨送。遺謁者宜詔於柩車，百官拜哭於道。憲宗元和中，詔其家與屬籍。以晟配饗德宗朝廷。僖宗狩蜀，倉部員外郎袁皓采晟功烈，爲興元聖功錄，徧賜諸將，表勵之。

晟性疾惡，臨下明。每治軍，必曰：「某有勞，某長於是。」雖厮養小善，必記姓名。尤惡下爲朋黨者。篤分義，隆於故舊。嵐州刺史譚元澄，嘗有德於晟，後貶死，晟既貴，直其枉，詔贈元澄寧州刺史。晟撫其二子，爲成就之。在鳳翔，嘗曰：「魏徵以

直言致太宗於堯舜，上忠臣也。我誠慕焉。」行軍司馬李叔度曰：「彼搢紳儒者事，公勳德何希是哉？」晟曰：「君失辭。晟幸得備將相，苟容身不言，豈可謂有犯無隱邪？是非惟上所擇爾。」叔度慚。故晟每進對，謇謇盡大臣節，未嘗露於外。治家以嚴。子姪非晨昏不輒見。所與言，未嘗及公事。正歲，崔氏女歸寧，讓曰：「爾有家而姑在堂，婦當治酒食，且以待賓客。」卽卻之，不得進。達禮敦教類若此。與馬燧皆在朝。每宴樂恩賜，使者相銜於道。兩家日出無鍾鼓聲，則金吾以聞。少選，使者至，必曰：「今日何不舉樂。」旣薨，城鹽州，復故池，以新鹽賜宰相。帝思晟，乃致鹽靈座。其眷遇終始，無與比者。有十五子，其聞者，愿憲，慤，聽云。

○笞，迫也。

○櫟同暴。

○見顏真卿傳。

④漢書「願陳泰階六符，以觀天變。」注「黃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爲天子，中階爲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爲士，庶人。上階上星爲男主，下星爲女主。中階上星爲諸侯，三公，下星爲卿，大夫。下階上星爲元士，下星爲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社稷神祇，咸獲其宜。天下大安，是爲太平。」案泰階六星，卽三台也。

陸贄列傳

陸贄，字敬輿，蘇州嘉興人。十八，第進士。中博學宏辭。調鄭尉。罷歸。壽州刺史張鎰有重名，贄往見。語三日，奇之，請爲忘年交。旣行，餉錢百萬，曰：「請爲母夫人一日費。」贄不納，止受茶一串，曰：「敢不承公之賜。」以書判拔萃，補渭南尉。

德宗立，遣黜陟使庾何等十一人行天下。贄說使者，請以五術省風俗，八計聽吏治，三科登僞，又四賦經財實，六德保罷瘵，五要簡官事，五術曰聽謠誦審其哀樂，納市賈觀其好惡，訊簿書考其爭訟，覽車服等其儉奢，省作業察其趣舍，八計曰視戶口豐耗，以稽撫字，視墾田贏縮，以稽本末，視賦役薄厚，以稽廉冒，視按籍煩簡，以稽聽斷，視囚繫盈虛，以稽決滯，視姦盜有無，以稽禁禦，視選舉衆寡，以稽風化，視學校興廢，以稽教導。三科曰茂異，賢良，幹蠱。四賦曰閱稼以奠稅，度產以衰征，○料丁壯以計庸，占商賈以均利。六德曰敬老，慈幼，救疾，恤孤，賑貧窮，任

失業。五要：曰廢兵之冗食，蠲法之撓人，省官之不急，去物之無用，罷事之非要。時皆聽其言。遷監察御史。帝在東宮，已聞其名矣。召爲翰林學士。

會馬燧討賊河北，久不決。請濟師。李希烈寇襄城。詔問策安出？贇言：『勞於服遠，莫若修近。多方以救失，莫若改行。今幽燕恆魏之勢緩而禍輕，汝洛滎汴之勢急而禍重。田悅覆敗之餘，無復遠略。王武俊有勇無謀。朱滔多疑少決。互相制劫，急則合力，退則背憎。不能有越軼之患。此謂緩也。希烈果於奔噬，忍於傷殘，据蔡許富全之地，而益以鄧襄虜獲之實。東寇則饒道阻，北窺則都邑震。此謂急也。代朔邠靈，自昔之精騎，上黨盟津，今之選師。舉而委之山東，將多而勢分，兵廣而財屈，則屯戍失於太繁也。李勉文吏也，而當汴必爭地。哥舒曜之衆烏合也，扞襄城方銳之賊。本非素習，首鼠莫前，則守禦失於不足也。今若還李芑河陽，以援東都；李懷光解襄城之圍，專以太原澤潞兵抗山東，則梁宋安。』又言：『立國之權，在審輕重。本大而末小，所以能固。故治天下者，若身使臂，臂使指，小大適稱而不

悖。王畿者，四方之本也；京邑者，王畿之本也；其勢當京邑如身，王畿如臂，而四方如指，此天子大權也。是以前世轉天下租稅，徙郡縣豪傑，以實京師。太宗列置府兵八百所，而關中五百。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也。方世承平久，武備微，故祿山乘外重之勢，一舉而覆兩京。然猶諸牧有馬，州縣有糧，肅宗得以中興。乾元後，外虞踵發，悉師東討，故吐蕃乘虛，而先帝莫與爲禦，是失馭輕之權也。既自陝還，懲又前事，稍益禁衛。故關中有朔方，涇原，隴右之兵，以捍西戎。河東有太原之兵，以制北虜。今朔方太原衆，已屯山東，而神策六軍，悉戍關外。將不能盡敵，則請濟師。陛下爲之輟邊軍，缺環衛；竭內廩之馬，武庫之兵；占將家子以益師，賦私蓄以增騎。又告乏財，則爲算室廬，貸商人，設諸權之科，日日以甚。萬有一如朱滔，李希烈，負固邊壘，竊發都甸者，何以備之？夫關中王業根本在焉。豪傑之在關中者，與籍於營衛不殊。車乘之在關中者，與列於廢牧不殊。財用之在關中者，與貯於帑藏不殊。一朝有急，可取也。陛下幸聽臣計，使芘還軍援洛，懷光救襄城，

希烈必走。請神策軍及將家子占而東者追還之。凡京師稅間架，榷酒，抽貫，貸商，點召之令，一切停之。則端本整棼之術。帝不納。後涇師急變，贄言皆效。

從狩奉天。機務填總，遠近調發，奏請報下，書詔日數百。贄初若不經思，逮成，皆周盡事情。衍繹孰復，人人可曉。旁吏承寫不給，它學士筆閣不得下，而贄沛然有餘。

始帝蒼卒變故，每自剋責。贄曰：『陛下引咎，堯舜意也。然致寇者乃羣臣罪。』贄意指盧杞等。帝護杞，因曰：『卿不忍歸過朕，有是言哉？然自古興衰，其亦有天命乎？今之厄運，恐不在人也。』贄退而上書曰：『自安史之亂，朝廷因循函養。而諸方自擅壤地，未嘗會朝。陛下將一區宇，乃命將興師，以討四方。一人征行，十室資奉。居者疲饋轉，行者苦鋒鏑。去留騷然，而閭里不寧矣。聚兵日衆，供費日博。常賦不給，乃議蹙限而加斂焉。加斂既殫，乃別配之。別配不足，於是權算之科設，率貸之法興。禁防滋章，吏不堪命。農桑廢於追呼，膏血竭於笞捶。兆庶嗷然而

郡邑不寧矣。邊陲之戍，以保封疆；禁衛之旅，以備巡警；邦之大防也。陛下悉而東征，邊備空屈。又糝私牧，責將家以出兵籍馬。夫私牧者，元勳貴戚之門也；將家者，統帥岳牧之後也；其復除征徭舊矣。今奪其畜牧，事其子孫，丐假以給資裝，破產以營卒乘，元臣貴位，孰不解體？方且稅侯王之廬，算裨販之緡。貴不見優，近不見異。羣情蹶然，而關畿不寧矣。陛下又謂百度弛廢，則持義以掩恩，任法以成治。斷失於太速，察傷於太精。斷速則寡恕于人，而疑似不容辨也。察精則多猜於物，而億度未必然也。寡恕而下懼禍，故反側之釁生。多猜而下防嫌，故苟且之患作。由是叛亂繼產，忿讎並興。非常之虞，惟人主獨不聞，凶卒鼓行，白晝犯闕。重門無結草之禦，環衛無誰何之人。陛下雖有股肱之臣，耳目之佐，見危不能竭誠，臨難不能效死，是則羣臣之罪也。陛下方以興衰諉之天命，亦過矣。書曰：天視自我人視，天聽自我民聽。則天所視聽，皆因於人，非人事外自有天命也。紂之辭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捨人事，推天命，必不可之理也。易曰：自天祐之，仲尼以謂祐者助也。

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是以祐之。易論天人祐助之際，必先履行，而吉凶之報象焉。此天命在人，蓋昭昭矣。人事治而天降亂，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降康，亦未之有也。尙恐有可疑者，請以近事信之。自比兵興，物力耗竭，人心驚疑，如風濤然，洶洶靡定。族謀聚議，謂必有變。則京師之人，固非悉通占術，曉天命也。則致寇之由，豈運當然。夫治或生亂，亂或資治。有以無難而亡，多難而興。治或生亂者，恃治而不修也。亂或資治者，遭亂而能治也。無難而失者，忽萬機之重，而忘憂畏也。多難而興者，涉庶事之艱，而知敕慎也。今生亂失序之事，不可追矣。其資治興邦之業，在刻勵而謹修之。當至危之機，得其道則興，失則廢，其間不容復有所悔也。惟勤思而執計之，捨己以從衆，違欲以遵道，遠儉佞，親忠直，推至誠，去逆詐。斯道甚易知，甚易行，不耗神，不劬力，第約之於心耳，何憂乎亂人？何畏乎厄運？何患乎不寧哉？

帝又問贄事切於今者。贄勸帝「羣臣參日，使極言得失。若以軍務對者，見

不以時聽納無倦。兼天下之智，以爲聰明。』帝曰：『朕豈不推誠？然願上封者，惟譏斥人短長，類非忠直。往謂君臣一體，故推信不疑，至儉人賣爲威福。今茲之禍，推誠之敝也。又諫者不密，要須歸曲於朕，以自取名。朕嗣位，見言事多矣。大抵雷同道聽，加質則窮。故頃不詔次對，豈曰倦哉？』贇因是極諫曰：『昔人有因噎而廢食者，又有懼溺而自沈者，其爲防患，不亦過哉？願陛下鑒之，毋以小虞而妨大道也。臣聞人之所助在信，信之所本在誠。一不誠，心莫之保。一不信，言莫之行。故聖人重焉。傳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物者，事也，言不誠卽無所事矣。匹夫不誠，無復有事，况王者賴人之誠以自固，而可不誠於人乎？陛下所謂誠信，以致害者，臣竊非之。』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陛下可審其言而不可不信，可慎其所與而不可不誠。所謂民者，至愚而神。夫蚩蚩之倫，或昏或鄙，此似於愚也。然上之得失靡不辨，好惡靡不知，所祕靡不傳，所爲靡不效。馭以智則詐，示以疑則偷。接不以禮，則其徇

義輕。撫不以情，則其效忠薄。上行則下從之，上施則下報之。若景附形，若響應聲。故曰：「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不盡於己，而責盡於人；不誠於前，而望誠於後；必給而不信矣。今方鎮有不誠於國，陛下興師伐之。臣有不信於上，陛下下令誅之。有司奉命而不敢赦者，以陛下所有貴彼所無也。故誠與信不可斯須去已。願陛下慎守而力行之，恐非所以爲悔也。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仲虺歌成湯之德曰：「改過不吝。」吉甫美宣王之功曰：「袞職有闕，仲山甫補之。」夫成湯，聖君也；仲虺，聖輔也；以聖輔贊聖君，不稱其無過，稱其改過。周宣，中興賢王也；吉甫，文武賢臣也；歌誦其主，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則聖賢之意，貴於改過，較然甚明。蓋過差者，上智下愚所不免，惟智者能改而之善，愚者恥而之非也。中古以降，其臣尙諛，其君亦自聖。掩盛德，行小道。乃有人則造膝，出則詭辭。姦由此滋，善由此沮；天子意由此惑，爭臣罪由此生；媚道行而害斯甚矣。太宗有文武仁義之德，治致太平之功，可謂盛矣。然而人到於今，以從諫改過爲稱。

首。是知諫而能從，過而能改，帝王之大烈也。陛下謂諫官論事，引善自予，歸過於上者，信非其美。然於盛德，未有虧焉。納而不違，傳之適足增美。拒而違之，又安能禁之勿傳。不宜以此梗進言之路也。聖人不忽細微，不侮鰥寡。妄言無驗，不必用。質言當理，不必違。遜於志，不必然。逆於心，不必否。異於人，不必是。同於衆，不必非。辭拙而效迂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考之以實，惟善所在，則可以盡天下之心矣。夫人情蔽於所信，沮於所疑，忽於所輕，溺於所欲。信偏則聽言不盡其實，故有過當之言。疑甚則雖實不聽其言，故有失實之聽。輕其人則遺可重之事，欲其事則存可棄之人。苟縱所私，不考其實，則是失天下之心矣。故常情之所輕，聖人之所重，不必慕高而好異也。陛下又以雷同道說，加質則窮。臣謂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且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知於下。然而下常苦上之難達，上常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六，下有三。好勝人，恥聞過，騁辯給，銜聰明，厲威嚴，恣彊愎，上之弊也。

諂諛顧望畏懦下之弊也。好勝而恥過，必甘佞辭，忌直言，則諛諛者進而忠實之語不聞矣。騁辯而銜明，必折人以言，虞人以詐，則顧望者自便，而切摩之益不盡矣。厲威而恣愎，必不能降情接物，引咎在己，則畏懦者至，而情理之說不申矣。人之難知，堯舜所病，胡可以一酬一詰，而謂盡其能哉？夫欲治天下，而不務得人心，則天下固不治矣。務得人心，而不勤接下，則心固不得矣。務接下而不辨君子小人，則下固不可接矣。務辨君子小人，而惡直嗜諛，則君子小人固不可辨矣。趨和求媚，人之甚利存焉。犯顏昌禍，人之甚害存焉。居上者易其言，而以美利利之，猶懼忠告之不暨，況疏隔而猜忌者乎？

是時賊未平，帝欲明年遂改元，而術家爭言數鍾百六，宜有所變，示天下復始。帝乃議更益大號。贊曰：『今乘輿播越，大愆未去，此人情向背，天意去就之隙，陛下宜痛自貶勵，不宜益美名以累謙德。』帝曰：『卿言固善，然要當小有變革，爲朕計之。』贊奏言：『古之人，君德合於天曰：皇合於地曰：帝合於人曰：王父

天母地，以養人治物，得其宜者，曰天子，皆大名也。三代而上，所稱象其德，不敢有加焉。至秦乃兼曰皇帝。流及後世，昏僻之君，始有聖劉天元之號，故人主重輕，不在稱謂，視德何如耳。若以時屯當有變革，不若引咎降名，以祇天戒。且矯舊失，至明也；損虛飾，大知也；寧與加宥號，以受實患哉？帝從之。會興元，赦令方具。帝以稟付贄，使商討其詳。贄知帝執德不固，困則思治，泰則易驕，欲激之，使彊其意。卽建言：『履非常之危者，不可以常道安。解非常之紛者，不可以常令諭。陛下窮用兵甲，竭取財賦，變生京師，盜據宮闈。今假王者四凶，僭帝者二豎。其它顧瞻懷貳，不可悉數。而欲紓多難，收羣心，惟在赦令而已。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初，人誰肯懷。故誠不至者，物不感；損不極者，益不臻。夫悔過不得不深，引咎不得不盡。招延不可不廣，潤澤不可不弘。使天下聞之，廓然一變，人人得其所欲，安有不服哉？其須改革科條，已別封上。臣聞知過非難，改之難；言善非難，行之難。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夫感者，誠發於心，而形於事。事或未諭，故宣之於言。言必顧

心，心必副事。三者相合，乃可求感。惟陛下先斷厥志，以施其辭。度可行者而宣之，不可者措之。無苟於言，以重取悔。」帝納之。

始帝播遷，府藏委棄。衛兵無褚衣。至是，天下貢奉稍至。乃於行在夾廡署瓊林大盈二庫，別藏貢物。贄諫，以爲「瓊林大盈，於古無傳。舊老皆言：開元時，貴臣飾巧以求媚。建言郡邑賦稅，當委有司，以制經用。其貢獻悉歸天子私有之。蕩心侈欲，亦終以餌寇。今師旅方殷，瘡痛呻吟之聲未息，遽以珍貢私別庫，恐羣下有所缺望。請悉出以賜有功。今後納貢，必歸之有司，先給軍賞。瓌怪纖麗，無得以供。是乃散小儲成大儲，捐小寶固大寶也。」帝悟，卽撤其署。

李懷光有異志，欲怒其軍使叛。卽上言：「兵稟薄，與神策不等，難以戰。」李晟密言其變，因請移屯。帝遣贄見懷光議事。贄還奏：「懷光寇奔不追，師老不用。羣帥欲進，輒沮止其謀。此必反，宜有以制之。」因勸帝許晟移軍。初贄與懷光語，及晟懷光妄詫曰：「吾無所藉晟。」贄卽美其彊雄，使不得翻覆。至是，請「下詔

書如其意者，且無辭歸短於朝。」又建「遣李建徽陽惠元與晟并屯東渭橋，託言晟兵寡不足支賊，俾爲掎角。懷光雖不欲遣，且辭窮，無以沮解。」帝猶豫曰：「晟移屯，懷光固怏怏，若又遣建徽等俱東，彼且爲辭，少須之。」晟已徙營，不閱旬，懷光果奪兩節度兵。建徽挺身免，惠元死之。行在震驚，遂徙幸梁。道有獻瓜果者，帝嘉其意，欲授以試官。贄曰：「爵位天下公器，不可輕也。」帝曰：「試官虛名，且已與宰相議矣。卿其無嫌。」贄奏：「信賞必罰，霸王之資也。輕爵褻刑，衰亂之漸也。非功而獲爵則輕，非罪而肆刑則褻。天寶之季，嬖幸傾國，爵以情授，賞以寵加，綱紀始壞矣。羯胡乘之，遂亂中夏。財賦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賞興焉。職員不足以容功，而散試之號行焉。今所病者爵輕也，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棄，將何勸焉？陛下謂試官爲虛名，豈思之未熟邪？夫立國惟義與權，誘人惟名與利。名近虛，於教爲重。利近實，於德爲輕。凡所以裁是非，立法制，則存乎其義。參虛實，揣輕重，則存乎其權。專實利而不濟之以虛，則物有匱耗而不給矣。專虛名而不副

之以實，則情有誕謾而不趨矣。故錫貨財，列稟秩，以彰實也。差品列，異服章，以飾虛也。居上者達其變，相須以爲表裏，則爲國之權得矣。按甲令：有職事官，有散官，有勳官，有爵號。其賦事受奉者，惟職事一官。以敍才能，以位勳德。所謂施實利而寓虛名也。勳散爵號，止於服色資蔭，以馭崇貴，以甄功勞，所謂假虛名，佐實利者也。今員外試官，與勳散爵號同。然而突銛鋒，排禍難者，以是酬之，可謂重矣。今獻瓜一器，果一盛，則受之。彼忘軀命者，有以相謂矣。曰：「吾之軀命，乃同瓜果。瓜果草木也。若草木然，人何勸哉？」夫田父野人，必欲得其歡心，厚賜之可也。俄以勞遷諫議大夫，仍爲學士。

時鳳翔節度使李楚琳殺張鎰得位，雖數貢奉，議者頗言其挾兩端，有所狙伺。然帝亦不能容。其使至，皆不得召。欲以渾瑊代之。贇諫曰：「楚琳之罪舊矣，今議者乃始紛紜，不亦晚哉？且勤王之師，在畿內者，急宣亟告，景刻不可差。商嶺旣回遠，而駱谷又爲賊所扼，通王命者，唯褒斜爾。若復阻，則諸鎮之向背者，我勝則

來，賊勝遂往，此焉幾會，不容差跌。使楚琳逞憾，敢爲猖狂，南塞要衝，東與賊合，則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豈不病哉？今顧望兩端，是乃天誘其衷，通歸塗，濟大業也。』帝釋然，盡召見其使，優詔勞安之。

帝欲以內外從官，普號定難元從功臣。贊曰：『宮官具寮，恪居奔走，勞則有之，何功之云？難則嘗之，何定之云？今與奮命者齒，恐沮戰士之心，結勳臣之憤。』帝乃止。

京師已平，帝欲詔渾瑊訪奔亡內人，給裝使赴行在。贊諫曰：『大難始平，而百役疲瘵之毗，重傷殘廢之卒，皆忍死扶疾，想聞德音。蓋事有先後，義有輕重。重者宜先，輕者宜後。昔武王克殷，有未下車而爲之者，有下車而爲之者。當今所務，謂宜以大臣馳傳，迎復神主，修飾郊丘，展禋享之禮，申告謝之意。恤死義，犒有功。崇進忠直，優問耆耄。定反側，寬脅從。官失職，復廢業。是皆宜先，不可後也。葺宮室，治服玩，耳目之娛，巾櫛之待，是皆宜後，不可先也。且內人當離潰之後，或爲將士

所私。昔人掩絕櫻，飲盜馬者，豈忘其愛邪？知爲君之體然也。天下固多褻人，何必獨此？帝不復下詔，猶遣使諭城資遣。」

初劉從一、姜公輔等材下，不逮贄遠甚。徒以單言暫謀，偶有合，由下位建台宰。而贄孤立一意，爲左右權倖沮短。又言事無所回諱，陰失帝意。久之，不得宰相。還京，但爲中書舍人。母韋猶在江東，帝遣中人迎還京師。俄以喪解官，客東都。諸方贈遺一不取。惟韋皋以布衣交，先以聞，故所致輒稱詔受之。又詔中人護父柩至自吳會，葬洛陽。服除，以權知兵部侍郎，復召爲學士。人謝伏地，鯁泣。帝爲興，改容慰撫，眷遇彌渥。天下屬以爲相。而竇參素不平，忌之。贄亦數言參罪失。貞元七年，罷學士，以兵部侍郎知貢舉。明年，參黜，乃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帝始任楊炎、盧杞，引樹私黨，排忠良，天下怨疾。貞元後，懲艾其失，雖置宰相，至除用庶官，反覆參詰，乃得下。及贄秉政，始請臺閣長官，得自薦其屬。有不職坐舉者，帝初許之。或言諸司所引皆親黨，招賂遺，無實才。帝復詔宰相自擇。贄奏言：

『齊桓公問管仲害霸對曰：得賢不能任，害霸也。任賢不能固，害霸也。固始而不終，害霸也。與賢人謀事，而小人議之，害霸也。所謂小人者，非悉懷險詖以覆邦家也。蓋趨向狹促，以沮議爲出衆，自異爲不羣，趣小利，昧遠圖，効小信，傷大道爾。所謂臺省長官，僕射，尙書丞，郎，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擇輔相，多出其中，行實不能頓殊也。今乃謂不能進一二屬吏，豈後位宰相，則可擇天下材乎？夫求才者貴廣，考課者貴精。往武后收人心，務拔擢，非徒人得薦士，亦許自舉其才，豈不易哉？然而課責嚴，進退速，故當世稱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陛下賞鑒獨任，難於公舉。有登延之路，無練覈之方。武后以易得人，陛下以精失士。今擇宰相以重於庶品，選長官以愈於下流，及宰相獻言，長吏薦士，則又納橫議，廢始謀，是任以重者輕其言，待以輕者重其事也。』帝雖嘉之，然卒停薦士詔。

舊制吏部選以歲集。乾元後，天下兵興，率三年一調。吏員稽壅，則案牒叢淆，僞冒蒙真，吏緣以爲姦，廢置無綱。至十年不被調者，缺員或累歲不補。贄乃請以

內外員三分之，每歲計闕集人。檢掘吏姦。天下使之。

當是時，賈耽、盧邁、趙憬同輔政，凡有司關白，三人者更相顧不肯判。贄又請如故事，旬一人秉筆，所咨輒判。

又以西北邊歲調河南江淮兵，謂之防秋。士不素練，戰數敗。將統制不一，亡以應敵。乃上陳其弊曰：『自祿山搆亂，肅宗始撤邊備，以靖中邦。借外威，寧內難。於是吐蕃乘釁，回紇矜功。中國不振，四十餘年。率傷耗之民，竭力以事；西輸賄繒，北償馬資，尙不足滿其意。於是調斂四方，以屯疆陲，又不能遏其侵。故小入則驅略，深入則戒嚴。于時議安邊者皆務所難，忽所易；勉所短，略所長。行之而要，不精圖之而功靡就。夫勢有難易，事有先後。力大而敵脆，則先所難，是爲奪人之心也。力寡而敵堅，則先所易，是謂觀釁而動也。今財匱於中，人勞未瘳，而欲發師徒以犯獵寇境，復其侵疆，攻其堅城。前有勝負未必之虞，後有餽運不繼之患。萬一撓敗，適所以啓戎心，挫國威也。以此安邊，可謂不量勢而務所難矣。天之授有分，地

之產有宜。是以五方之俗，長短各殊。勉所短而敵長者殆，用所長而乘短者彊。且以水草爲居，討獵爲生，便於馳突，不恥敗亡。此戎狄所長，中國之短也。而欲益兵蒐乘，爭驅角力；交鋒原野之上，決命尋常之間；以此禦寇，可謂勉所短而校其長矣。務所難，勉所短，勞費百倍，終無成功。雖果成之，不挫則廢。誠以越天授，違地產，虧時勢，以反物宜者也。胡不守所易，用所長乎？若乃擇將吏，修紀律，訓齊師徒，耀德以佐威，能邇以示遐。禁侵暴以彰吾信，抑攻取以昭吾仁。彼求和則善之而勿與盟，彼爲寇則備之而不報復。此當今所易也。賤力貴智，好生惡殺。輕利重人，忍小全大。安其居而動，俟其時後行。修封疆，守要害。蹊漸隧，列屯營。謹禁防，明斥候。務農足食，非萬全不謀，非百尅不鬪。寇小至則遏其入，寇大至則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誤之。使其勇無所加，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腹背支敵之虞，退有首尾不相救之患。是謂乘其弊，不戰而屈人兵。此中國之長也。我之所長，戎狄之短也。我之所易，戎狄之難也。以長制短，則用力寡而見功多。以易敵難，

則財不匱而事速成。捨此不務，而反爲所乘，斯爲倒持戈矛，以鐔授寇者也。今皆務之矣。尙且守封未固，寇戎未懲者何邪？病在謀無定用，衆無適從。任者不必才，才者不必任。聞不必實，實不必聞。所信不必誠，所誠不必信。行不必當，當不必行。又有六失焉：夫兵有攻討，有鎮守。權以紓難，暫以應機。事有便宜，謀有奇詭。不卹常制，不徇衆情。死生進退，唯將所命。攻討之兵也。人情者利焉則勸，習焉則安。保親戚而後樂生，顧家業而後忘死。可以治術馭，不可以法制驅。鎮守之兵也。王者欲備封疆，禦戎狄，則選鎮守之兵以置之。古之善選置者，必辨其土宜，察其技能，知其好惡，用其力，不違其性。齊其俗，不易其宜。引其善，不責其所不能。禁其非，不處其所不欲。類其部伍，安其家室。然後能使之樂其居，定其志。以惠則感而不驕，以威則肅而不死。靡督課而自用，弛禁防而不攜。故守則固，戰則彊。其術無它，便於人而已。今遠調屯士，以戍邊陲。邀所不能，彊所不欲。廣其數，不考於用。責其力，不察其情。斯可爲羽衛之儀，而無益備禦之實也。何者？窮邊之地，千里蕭條。寒風

裂膚，豺狼爲鄰。晝則荷戈以耕，夜則倚烽以覘。有剽害之慮，無休暇之娛。非生其域，習其風，幼而視焉，長而安焉，則不能寧居而狎其敵也。關東百物阜殷，士怵溫飽。⑤比諸邊隅，不翅天地。聞絕塞荒陬，則辛酸動容。聆彊蕃勁虜，則懾駭褫情。又使去親族，捨園廬，甘所辛酸，抗所懾駭，將冀爲用，不亦疏乎？又有休代之期，無統制之善。資奉姑息，譬如驕子。進不邀以成功，退不處以嚴憲。屈指計歸，張頤待飼。師一挫傷，則乘其危撓，布路東潰。平居殫資儲以奉浮冗，臨難棄城鎮以搖疆場。其弊豈特無益哉？謫徙之人，本以增戶實邊，立功自贖。旣無良之人，而思亂幸災，又甚於戍卒。適有防衛之煩，而無立功之益。雖前代行之，固非可遵者也。帥臣身不臨邊，而以偏師戍守。大抵士之犀銳，悉選以自奉。委疲羸者以守要衝。寇至而不支，則却執芟蹂，恣所欲得。比都府聞之，虜已旋返。治兵若此，斯可謂措置乖方。一失也。賞以存勸，罰以示懲。以懋有庸，以威不恪。故賞罰之於馭衆，譬輓軛所以行車，銜勒所以服馬也。今將之號令，不能行之。軍國之典刑，不能施之。將上下遵

養，以苟歲時。欲褒一有功，慮無功者怨；嫌疑而不賞，欲責一有罪，畏同惡者竦隱。忍而不誅，故忘身效節者，抵讞於衆。債軍緩救者，畜姦不畏。褒貶稱毀，紛然相亂。公者直己，不求諸人，則罹困厄。姦者行私，苟媚於衆，則取優崇。此義士勇夫，所以痛心解體也。又如遇敵而守不固，陳謀而功不成，責將帥，將帥曰資糧不足。責有司，有司曰須給無乏。更相爲解，而朝廷含糊，未嘗究詰。故抱直者吞聲，罔上者不慚。馭衆若此，可謂課責虧度。二失也。以課責之虧，措置之乖，將不得竭其才，卒不得盡其力。屯集雖衆，與施戰陣。虜常橫行，以謂境無人焉。吏習其常，惟曰兵少不敵。朝廷莫之省，則又調發益師。無裨於備禦，而有弊於供億。閭井日耗，斂求日繁。傾家析產，攤鹽稅酒，無慮所入，半以事邊。制用若此，可謂財匱於兵衆矣。三失也。今四夷最彊盛者，莫如吐蕃。舉吐蕃衆，未當中國十數大郡。而內虞外備，與中國不殊。所以能寇邊者無幾，又器不犀利，甲不精完，材不趨敏。動則中國熱，其衆不敢抗。⊕靜則憚其彊，不敢侵。何哉？良以我之節制多，而彼之統帥一也。且節制多

則人心不一；人心不一，則號令不行；號令不行，則進退難必；進退難必，則疾徐失宜；疾徐失宜，則機會不及；機會不及，則氣勢自衰。斯乃勇廢爲尪，衆失爲弱。開元天寶時，制西北二蕃，則朔方、河西、隴右三節度而已。尙慮權分，或詔兼領之。中興未遑外討，則僑四鎮隸安定。以隴右附扶風，所當二蕃，則朔方、涇原、隴右、河東四節度而已。以關東戍卒屬之。雖任未得人，而措置之法存焉。自賊泚亂，以誘涇原，懷光反以汙朔方，則分朔方爲三節度，其鎮軍且四十，皆特詔任之。各有中人監軍，咸得相抗。旣無軍法臨下，莫能稟屬。邊書告急，方使關白。用兵是謂從容拯溺，揖讓救焚矣。兵以氣若勢爲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今之邊戍，勢弱氣消。建軍若此，可謂力分於將多矣。四失也。治戎之要在均齊而已。故軍法無貴賤之羞，多少之異。所以同其志，盡其力也。被邊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角所能則習，度所處則危。考服役則勞，察臨敵則勇。然衣稟止於當身，又爲家室所分，居常凍餒。而關東戍士，歲月更代，怯於應敵，懈於服勞。然衣稟優厚，繼以茶藥，

資以蔬醬豐寡相縣勢則遠甚又有以邊軍詭爲奏請遙隸神策者稟賜之饒有三倍之益。此士類所以忿恨，經費所以褊匱。夫事業未異，給養頓殊，人情所不甘也。不爲戎首，已可嘉者，況使協力同心，以攘寇難？臣知有所不能焉。養士若此，可謂怨生於不均矣。五失也。凡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然後指所授之方，所委之要，令自揣可否，以見要領。須某甲兵，藉某參屬，用若干步騎，計若干資糧，何所列屯，何時成功。觀其言，校其實。若曰不足取，當艱之於初，不宜詒悔於後也。若曰可任，則當要之於終，不宜掣肘於內也。故疑者不使，使者不疑。勞神於拔選，端拱於委任。然後覈否臧，信賞罰。受賞者不爲濫，當罰者不敢辭。付授專則苟且之心息矣。是以古之遣將者，君推轂而命之，又賜鈇鉞。故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機宜不以遠決，號令不以兩從。今陛下命帥，先求易制者。多其部使力分，輕其任使心弱。由是分闡責成之義廢，死綏任咎之志衰。一則聽命，二則聽命。止取承順可矣。若有意乎靖難則不可。兩疆相按，兩軍相持。事機所急，罅不留息。況千里之遠，九重

之深；陳述之難明，聽覽之不專；欲事無遺策，雖聖亦有所不能焉。守戍者以寡不敢抗，分鎮者以無詔不敢救。逗留之頃，寇已奔逼。牧馬屯牛，鞠椎剽矣。④ 嗇夫椎婦，罄俘囚矣。假令詔至發兵，更相顧望，莫敢遮礙。敗者減百爲一，獲者衍百爲千。帥守以總制在朝，不卹於罪。陛下以權出己，不究厥情。用帥若此，可謂機失於遙制矣。六失也。臣愚謂宜罷四方之防秋者，以其數析而三之。其一責本道節度募壯士願屯邊者徙焉。其一則弟以本道衣稟，責關內河東募用蕃夏子弟願傳軍者給焉。其一以所輸資糧給應募者，以安其業。詔度支市牛。召工就諸屯繕完器具。至者家給牛一，耕耨水火之器畢具。一歲給二口糧，賜種之，勸之播蒔。須一年，則使自給。有餘粟者，縣官倍價以售。既息調發之煩，又無幸免之弊。出則人自爲戰，處則家自爲耕。與夫暫屯遽罷，豈同日論哉？然後建文武大臣一人，爲隴右元帥。自涇隴鳳翔，薄長武城，盡山南西道，凡節度府之兵皆屬焉。又詔一人爲朔方元帥，由鄜坊邠寧隄靈夏，凡節度府之兵屬焉。又詔一人爲河東元帥，舉河東極

振武節度府之兵屬焉。各以臨邊要州爲治所。部州若府。遴柬良吏爲刺史。外奉軍興。內課農桑。慎守中國所長。謹行當今所易。則八利可致。六失可去矣。』帝愛重其言。不從也。

班宏判度支。卒官。贄薦李巽。帝漫許之。而自用裴延齡。贄言延齡僻戾躁妄。不可用。不聽。俄而延齡姦佞得君。天下仇惡。無敢言。贄上書苦諫。帝不懌。竟以太子賓客罷。贄本畏愼。未嘗通賓客。延齡揣帝意薄。讒短百緒。帝遂發怒。欲誅贄。賴陽城等交章論辨。乃貶忠州別駕。後稍思之。會薛延爲刺史。論旨慰勞。韋皋數上表請贄代領劍南。帝猶銜之。不肯與。順宗立。召還。詔未至。卒。年五十二。贈兵部尙書。謚曰宣。

始贄入翰林。年尙少。以材幸。天子嘗以輩行呼而不名。在奉天。朝夕進見。然小心精潔。未嘗有過。由是帝親倚。至解衣衣之。同類莫敢望。雖外有宰相主大議。而贄常居中。參裁可否。時號內相。嘗爲帝言。『今盜徧天下。宜痛自咎悔。以感人。』

心。昔成湯罪己以興，楚昭王出奔，以一言善復國。陛下誠不吝改過，以言謝天下，使臣持筆亡所忌，庶叛者革心。」帝從之。故奉天所下制書，雖武人悍卒，無不感動流涕。後李抱真入朝，爲帝言：「陛下在奉天山南時，敕令至山東，士卒聞者，皆感泣思奮。臣是時知賊不足平。」議者謂興元戡難功，雖爪牙宣力，蓋贄有助焉。狩山南也，道險澀，與從官相失。夜召贄不得，帝驚且泣，詔軍中得贄者賞千金。久之，上謁，帝喜見，顏問自太子以下皆賀。及輔政，不敢自顧重，事有可否必言之。所言皆剴拂帝短，懇到深切。或規其太過者，對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皇它卹乎？」既放荒遠，常闔戶，人不識其面。又避謗，不著書。地苦瘴癘，祇爲今古集驗方五十篇，示鄉人云。

贊曰：德宗之亡，顧不幸哉？在危難時聽贄謀，及已平，追仇盡言，怫然以讒倖逐，猶棄梗。至延齡輩，則寵任磐桓，不移如山。昏佞之相濟也。世言贄白罷翰林，以爲與吳通玄兄弟爭寵，竇參之死，贄漏其言，非也。夫君子小人不兩進，邪諂得

君，則正士危，何可訾耶？觀贄論諫數十百篇，譏陳時病，皆本仁義，可爲後世法，炳炳如丹。帝所用纔十一，唐胙不競，惜哉。

① 衰，差也。

② 占，謂使之著籍。

③ 曆家以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爲一元。初入元之百有六年，有災歲九，謂之陽九之厄。

④ 柅，止也。

⑤ 怙，狃也。

⑥ 愁與嚮通。

⑦ 鞠，窮也；窮，盡也。

裴度列傳

裴度，字中立，河東聞喜人。貞元初，擢進士第。以宏辭補校書郎。舉賢良方正異等，調河陰尉，遷監察御史。論權嬖梗切，出爲河南功曹參軍。武元衡帥西川，表掌節度府書記。召爲起居舍人。元和六年，以司封員外郎知制誥。田宏正效魏博六州於朝，憲宗遣度宣諭。弘正知度爲帝高選，故郊迎趨謁受命。且請徧至屬州，布揚天子德澤。魏人由是歡服。還拜中書舍人。久之，進御史中丞。宣徽五坊小使方秋閱鷹狗，所過撓官司，厚得餉謝乃去。下邳令裴寰，才吏也，不爲禮。因構寰，出醜言，送詔獄，當大不恭。宰相武元衡婉辭諍，帝怒未置。度見延英，言寰無辜。帝恚曰：「寰誠無罪，杖小使。小使無罪，且杖寰。」度曰：「責若此固宜，第寰爲令，惜陛下百姓，安可罪？」帝色霽，乃釋寰。

王師討蔡，以度視行營諸軍。還奏攻取策，與帝意合。且問諸將才否。度對

『李光顏義而勇，當有成功。』不三日，光顏破時曲兵。帝歎度知言，進兼刑部侍郎。王承宗、李師道謀緩蔡兵，乃伏盜京師，刺用事大臣。已害宰相元衡，又擊度。刃三進，斷鞞刺背。○裂中單。○又傷首。度冒氈，得不死。哄導駭伏。○獨驄王義持賊大呼。賊斷義手。度墜溝，賊意已死，因亡去。議者欲罷度，安二鎮反側。帝怒曰：『度得全，天也。若罷之，是賊計適行。吾倚度，足破三賊矣。』度亦以權紀未張，王室陵遲，常憤愧無死所。自行營歸，知賊曲折。帝益信杖。及病創一再旬，分衛兵護第，存候踵路。疾愈，詔毋須宣政衙，卽對廷英。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方連諸道兵，環挈不解，內外大恐。人累息。及度當國，外內始安。由是討賊益急。

始德宗時尙何伺。中朝士相過，金吾輒飛啓。宰相至闔門謝賓客。度以時多故，宜延天下髦英咨籌策。乃建請還第，與士大夫相見。詔可。會莊憲太后崩，爲禮儀使。帝不聽政，議置冢宰。度曰：『冢宰商周六官首，秉統百僚，王者諒闇，有權聽之制。歷世官廢，故國朝置否不常，不宜徇空名，稽樞務。』乃詔百司權聽中書門

下處可。

王鏐死，家奴告鏐子稷易父奏末冒遺獻。帝留奴仗內，遣使者如東都按責其貲。度諫曰：『自鏐死，數有獻。今因告訐而檢省其私，臣恐天下將帥聞之，有以家爲計者。』帝悟，殺二奴，還使者。

於時討蔡數不利，羣臣爭請罷兵。錢徽、蕭俛尤確苦。度奏病在腹心，不時去，且爲大患。不然，兩河亦將視此爲逆順。會唐鄧節度使高霞寓戰卻，它相揣帝厭兵，欲赦賊，鉤上指。帝曰：『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若師常利，則古何憚用兵耶？雖累聖，亦不應留賊付朕。今但論帥臣勇怯，兵彊弱，處置何如耳。渠一敗便沮成計乎？』於是左右不能容其間。十二年，宰相逢吉、涯建言：『餉億煩匱，宜休師。』唯度請身督戰。帝獨目度留曰：『果爲朕行乎？』度俯伏流涕，曰：『臣誓不與賊偕存。』卽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彰義軍節度，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度以韓弘領都統，乃上還招討以避弘。然實行都統事。又制詔有異辭，欲激賊怒弘者，意弘怏怏。

則度無與共功。度請易其辭，窒疑間之嫌。於是表馬總爲宣慰副使，韓愈行軍司馬，李正封，馮宿，李宗閔備兩使幕府。入對延英，曰：『主憂臣辱，義在必死。賊未授首，臣無還期。』帝壯之，爲流涕。及行，御通化門臨遣，賜通天御帶，發神策騎三百爲衛。

初逢吉忌度，帝惡居中橈沮，出之外。度屯郾城，勞諸軍，宣朝廷厚意。士奮於勇。是時諸道兵悉中宮統監，自處進退，度奏罷之。使將得顓制號令。一戰，氣倍。未幾，李愬夜入縣瓠城，縛吳元濟以報。度遣馬總先入蔡。明日，統洄曲降卒萬人，持節徐進，撫定其人。初元濟禁偶語於道，夜不然燭，酒食相饋遺者，以軍法論。度視事，下令唯盜賊鬪死抵法，餘一蠲除。往來不限晝夜。民始知有生之樂。度以蔡牙卒侍帳下。或謂反側未安，不可去備。度笑曰：『吾爲彰義節度，元惡已擒，人皆吾人也。』衆感泣。旣而申光平定，以馬總爲留後。度入朝會。帝以二劍付監軍梁守謙，使悉誅賊將。度遇諸郾城，復與入蔡，商罪議誅。守謙請如詔，度固不然，騰奏申

解，全宥者甚衆。策勳進金紫光祿大夫，弘文館大學士，上柱國，晉國公，戶三千。復知政事。

程异皇甫鏘以言財賦幸。俄得宰相。度三上書，極論不可。帝不納。自上印，又不聽。織人始得乘罽。

初，蔡平、王承宗懼，度遣辯士柏耆脅說。乃獻德棣二州，納質子。又諭程權入覲。始判滄景德棣爲一鎮，朝廷命帥，而承宗勢乃離。李師道怙彊，度密勸帝誅之。乃詔宣武義成武寧橫海四節度會田弘正致討。弘正請自黎陽濟，合諸節度兵。宰相皆謂宜。度曰：『魏博軍度黎陽，卽叩賊境，封畛比聯，易生顧望，是自戰其地。弘正光顏素少斷，士心盤桓，果不可用。不如養威河北，須霜降水落，絕陽劉深抵鄆，以營陽穀，則人人殊死，賊勢窮矣。』上曰：善。詔弘正如度言。弘正奉詔，師道果禽。

大賈張陟負五坊息錢。上命坊使楊朝汶收其家簿閱，貸錢雖已償，悉鈎止。

根引數十百人，列箠挺脅不承，又獲盧大夫逋券，捕盧坦家客責償。久乃悟盧羣券。坦子上訴，朝汶譟語，「錢入禁中，何可得？」御史中丞蕭俛及諫官列陳，中人橫恣，度亦極言之。時方討鄆，帝曰：「姑議東軍，此細事，我自處辦。」度曰：「兵事不理，止山東中人橫暴，將亂都下。」帝不悅。徐乃悟，讓朝汶曰：「以爾使我羞見宰相。」命殺之，而原繫者。繇是京師澄肅。

帝嘗語：「臣事君，當勵善底公，朕惡夫樹黨者。」度曰：「君子小人，以類而聚，未有無徒者。君子之徒同德，小人之徒同惡，外甚類，中實遠，在陛下觀所行則辨。」帝曰：「言者大抵若此，朕豈易辨之？」度退，喜曰：「上以爲難辨，則易以爲易辨，則難，君子小人行判矣。」已而卒爲異罇所構，以檢校尙書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爲河東節度使。

穆宗卽位，進檢校司空。朱克融，王廷湊亂河朔，加度鎮州行營招討使。時常以李光顏，烏重胤，牙將，倚以擊賊。兵十餘萬，有所畏，無尺寸功。度旣受命，入賊

境數斬將以聞。俄兼押北山諸蕃使。時元稹顯結宦官魏弘簡求執政，憚度復當國。因經置軍事，數居中持梗，不使有功。度恐亂作，卽上書痛暴稹過惡。帝不得已，罷弘簡稹近職。俄擢稹宰相，以度守司空平章事，東都留守。諫官叩延英言不可罷度兵，搖衆心。帝不召。於是交章極論，未之省。會中人使幽鎮還，言：「軍中謂度在朝，而兩河諸侯，忠者懷，彊者畏。今居東，人人失望。」帝悟，詔度由太原朝京師。及陛見，始陳二賊畔渙，受命無功，并陳所以入覲意。感概流涕，伏未起。謁者欲宣旨，帝遽曰：「朕當延英待卿。」始議者謂度無援輿，且久外，爲姦愴根抑，慮帝未能明其忠。及進見，辭切氣怡，卓然當天子意。在位聞者皆竦。毅將貴臣，至齎咨出涕。舊儀，閣中羣臣未退，宰相不奏事，稱賀則謁者答。帝以度勳德，故待以殊禮。度之行，移克融。廷湊書，開說諄沓，傳以大誼。二人不敢桀，皆願罷兵。帝方優深州圍，欲必出牛元翼，更使度騰書布旨。或曰：「賊知度失兵柄，必背約顧望。」帝釋然，乃拜度守司度，領淮南節度使。

會昭義監軍劉承偕慢劉悟，舉軍譁怒，執承偕，悟拘以聞。帝怒，問度何施而可。度頓首謝：『藩臣不與政，辭不對。』帝彊之。度曰：『臣素知承偕怙寵，悟不能堪，嘗以書訴臣。是時中人趙弘亮在行營知狀，欲持悟書以奏，陛下亦知之邪？』帝曰：『我不及知，顧悟誠惡之，胡不自聞何哉？』度曰：『雖悟得聞，恐陛下不必聽。且臣視天顏不咫尺，比尙未能決，千里單言，可悟聖聽哉？』帝亟曰：『前語姑置，直謂今日奈何？』度曰：『必欲收忠義心，使帥臣死節，獨斬承偕，則四方羣盜，隱然破膽矣。』帝曰：『顧太后養爲子，且我何愛，更言其次。』度曰：『投諸荒裔，可乎？』帝曰：『可。』悟果出承偕，昭義遂安。

是時徐州王智興、遂崔羣，諸軍盤互河北，進退未一。議者交口請相度，乃以本官兼中書侍郎平章事，權佞側目。謂李逢吉險賊善謀，可以構度。共諷帝自襄陽召逢吉還，拜兵部尙書。度居位再閱月，果爲逢吉所間，罷爲左僕射。

帝暴風眩，中外不聞問者凡三日。度數請到內殿，求立太子。翼日乃見。帝遂

立景王爲嗣。逢吉旣代相，思有以牙孽之。引所厚李仲言，張又新，李續，張權輿等，內結宦官，種支黨，醜沮日聞。乃出度山南西道節度使，奪平章事。

長慶四年，王廷湊屠元翼之家。敬宗羞惋，歎宰輔非其人，使兇賊熾肆。學士韋處厚上疏曰：『臣聞汲黯在朝，淮南寢謀。干木處魏，諸侯息兵。王霸之理，以一士止百萬之師，一賢制千里之難。裴度元勳巨德，文武兼備。若位巖廟，委參決，必使戎虜畏威，幽鎮自臣。管仲曰：人離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治亂之本，非有他術。陛下當饋，而歎恨無蕭曹，今一裴度，擯棄於外，所以馮唐知漢文帝有頗牧，不能用也。』帝感悟，謂處厚曰：『度累爲宰相，而官無平章事，謂何？』處厚具道其由。帝於是復度兼平章事。帝雖孺蒙，然注意度。中人至度所，必丁寧尉安，且示召期。寶曆二年，度請入朝。逢吉黨大懼。權輿作僞謠云：『非衣小兒坦其腹，天上
有口被驅逐。』以度平元濟也。都城東西岡六，民間以爲乾數，而度第平樂里，直第五岡。權輿乃言：『度名應圖讖，第據岡原，不召而來，其意可見。』欲以傾度，天

子獨能明其誣。詔復使輔政。

先是帝將幸東都，大臣切諫，不納。帝恚曰：「朕意決矣。雖從官宮人自挾糗，無擾百姓。」趣有司檢料行宮。中外莫敢言。度從容奏：「國家建別都，本備巡幸。自艱難以來，宮闕署屯，百司之區，荒圯弗治。假歲月完新，然後可行。倉卒無備，有司且得罪。」帝悅曰：「羣臣諫朕不及此。如卿言，誠有未便，安用往邪？」因止行。

汴宋觀察使令狐楚言亳州聖水出，飲者疾輒愈。度判曰：「妖由人興，水不自作。命在所禁塞。」

朱克融執賜衣使者楊文端，詭言慢已。并訴所賜濫惡。又勾假度支帛三十萬匹。不者，軍必有變。且請遣工五千，助治東都。須天子東巡。帝怒，患之。欲遣重臣臨慰。度曰：「克融無恚而悖，是將亡。譬猛虎自哮躍山林，憑窟穴則然，勢不得離其處，人亦不爲懼。陛下無庸遣重使。第以詔書言：「中人倨驕，須還我自貴譴。春服不謹，方詰有司。所上工宜卽遣，已詔在所供擬。」此則賊謀窮矣。陛下若未能

然，則答「宮室營繕既有序，毋遣工爲重勞。朝廷緣召發，乃有賜與。朕無所愛，獨與范陽體不可爾。」帝曰：「善。」用度次策。克融聽命，歸文端。未幾，軍亂，殺克融。

帝縱弛，日晏坐朝。度諫曰：「比陛下月率六七臨朝。天下人知勤政。河朔賊臣皆聳畏。近開延英益稀，恐萬機奏稟有所壅闕。夫頤養之道，當順適時候，則六氣平和，萬壽可保。道家法：春夏蚤起，取雞鳴時。秋冬晏起，取日出時。蓋在陽勝之以陰，在陰勝之以陽。今方居盛夏，謂宜詰旦數坐，廣加延問。漏及己午，則炎赫可畏，聖躬勞矣。」帝嘉納，爲數視朝。未幾，判度支。

帝崩，定策誅劉克明等，迎立江王，是爲文宗。加門下侍郎。李全略死，子同捷求襲滄景軍。度奏討平之。卽陳調兵食，非宰相事，請罷度支歸有司。奏可。進階開府儀同三司。賜實封戶三百。度懇讓不得可，乃受實封。大和四年，數引疾不任機重，願上政事。帝擇上醫護治。中人日勞問相躡。乃詔進司徒平章軍國重事。須疾

已，三日若五日，一至中書。度讓免冊禮。度自見功高位極，不能無慮，稍詭跡避禍。於是牛僧孺、李宗閔同輔政，媚度勛業久居上，欲有所逞，乃共訾其跡，損短之。因度辭位，卽白帝進兼侍中，出爲山南東道節度使。白罷元和所置臨漢監，收千馬，納之校，以善田四百頃還襄人。頃之，固請老，不許。八年，徙東都留守。俄加中書令。李訓之禍，宦官肆威以逞。凡訓注宗婭賓客，悉收逮，訊報苛慘。④度上疏申理，全活數十姓。武德縣主藏史盜錢亡命，捕不得。河陽節度使溫造獄其令王賞責負。繫三年，母死弗許喪。度爲帝言之，賞得釋。

時闖豎擅威，天子擁虛器，措紳道喪。度不復有經濟意，乃治第東都集賢里。沼石林叢，岑繚幽勝。午橋作別墅，具燠館涼臺，號綠野堂，激波其下。度野服蕭散，與白居易、劉禹錫爲文章，把酒窮晝夜相歡，不問人間事。而帝知度年雖及，神明不衰。每大臣自洛來，必問度安否。開成二年，復以本官節度河東。度牢辭老疾。帝命吏部郎中盧弘宣諭意，曰：『爲朕臥護北門可也。』趣上道。度乃之鎮。易定節

度使張璠卒，軍中將立其子元益。度遣使曉譬禍福。元益懼，束身歸朝。三年，以病
乞還東都，真拜中書令。臥家，未克謝。有詔先給俸料。上已宴羣臣曲江，度不赴。帝
賜詩曰：『注想待元老，識君恨不早。我家柱石衰，憂來學丘禱。』別詔曰：『方春
慎疾爲難，勉醫藥自持。朕集中欲見公詩，故示此。異日可進。』使者及門而度薨。
年七十六。帝聞，震悼。以詩置靈几。冊贈太傅，諡文忠。贈禮優縟。命京兆尹鄭復護
喪。度臨終，自爲銘誌。帝怪無遺奏，敕家人索之，得半藁，以儲貳爲請，無私言。會昌
元年，加贈太師。大中初，詔配享憲宗廟廷。

度退然纔中人，而神觀邁爽，操守堅正。善占對。既有功名震四夷，使外國者，
其君長必問度。年今幾？狀貌孰似？天子用否？其威譽德業比郭汾陽，而用不用常
爲天下重輕。事四朝，以全德始終。及歿，天下莫不思其風烈。葬營城，逮今朝食。五
子，識諡知名。

識，字通理。性敏晤。凡經目，未始忘。推蔭，補京兆參軍。擢累大理少卿。王師討

劉積爲供軍使。積平改司農卿。進湖南觀察使。入拜大理卿。襲晉國公。半封爲涇原節度使。時蕃酋尙恐熱上三州七關，列屯分守。宣宗擇名臣，以識帥涇原，畢誠帥邠寧，李福帥夏州。帝親臨遣。識至，治堡障，整戎器，開屯田。初將士守邊，或積歲不得還，識與立成限，滿者代。親七十近戍。由是人感悅。加檢校刑部尙書，徙鳳翔。忠武，天平，邠寧，靈武等軍。進檢校尙書右僕射。靈武地斥鹵無井，識誓神而鑿之，果得泉。歷六節度，所莅皆有可述。卒，贈司空。諡曰昭。

諡，有文籍蔭，累官考功員外郎。宣宗訪元和宰相子，思度勳望，故待諡有加。爲翰林學士。累遷工部侍郎。詔加承旨。適會帝幸其院，諡卽稱謝。帝曰：『可歸與妻子相慶。』取御奩果以賜，諡舉衣跽受。帝顧宮人取巾裹賜之。後爲太子少師，封河東郡公。黃巢盜國，迫以僞官，不從，遇害。

贊曰：憲宗討蔡，出入四年。元濟外連姦臣，刺宰相及用事者，沮駭朝謀。惟天子赫然排羣議，任度政事，倚以討賊，身督戰，遂平淮西。非度破賊之難，任度之爲

難也。韓愈頌其功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其知言哉。穆宗不君，憒人腐夫，乘
覺鑄詆，而度遂無顯功。非前智後愚，用不用勢當然矣。前史稱度晚節頗浮沉，爲
自安計。是不然。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度何訾云。

① 剗音弗，擊也，斫也。

② 謂著在內之單衣。

③ 哄唱聲。

④ 根音痕，急引也。

⑤ 報斷也。

韓愈列傳

韓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七世祖茂，有功於後魏，封安定王。父仲卿，爲武昌令，有美政。旣去，縣人刻石頌德。終祕書郎。愈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愈自知讀書，日記種千百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擢進士第。會董晉爲宣武節度使，表署觀察推官。晉卒，愈從喪出。不四日，汴軍亂，乃去依武寧節度使張建封。建封辟府推官。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調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改江陵法曹參軍。元和中，權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三歲爲真。改都官員外郎，卽拜河南令。遷職方員外郎。華陰令柳澗有臯，前刺史劾奏之。未報。而刺史罷。澗諷百姓遮索軍頓役直，後刺史惡之。按其獄。貶澗房州司馬。愈過華，以爲刺史陰相黨。上疏治之。旣御史覆問，得澗贓，再貶封溪尉。愈坐是復爲博士。

既才高數黜，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諭，曰：『國子先生，晨入太學，召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峻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於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弟子事先生，於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燒膏油以繼晷，常矻矻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舐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芒芒，獨旁搜而遠紹。停百川而東之，回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沈浸濃郁，舍英咀華。作爲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亡涯。周誥商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迨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閱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爲。長通於方，左右其宜。先生之於爲人，可謂成矣。然

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躓後，動輒得咎。暫爲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飢。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爲。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爲杗，細木爲桷，榑櫨侏儒，椳闌扂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竝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爲妍，卓犖爲傑，校短量長，唯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於行，荀卿宗王，大倫以興，逃讒於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詞爲經，舉足爲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衆。猶且月費奉錢，歲靡稟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塗之促促，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其幸歟？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閒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賈賄之有無，計班資之崇庳，忘量己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

氏之以棧爲楹，^③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④欲進其豨苓也。』執政覽之，奇其才。改北部郎中，史館修撰。轉考功知制誥。進中書舍人。

初，憲宗將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諸軍按視，及還，且言賊可滅，與宰相議不合。愈亦奏言：『淮西連年修器械防守，金帛糧畜，耗於給賞。執兵之卒，四向侵掠。農夫織婦，餉於其後，得不償費。比聞畜馬皆上槽櫪。此譬有十夫之力，自朝抵夕，跳躍叫呼，勢不支久，必自委頓。當其已衰，三尺童子，可制其命。況以三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全力，其敗可立而待也。然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夫兵不多，不足以取勝。必勝之師，不在速戰。兵多而戰不速，則所費必廣。疆場之上，日相攻劫。近賊州縣，賦役百端。小遇水旱，百姓愁苦。方此時，人人異議，以惑陛下。陛下持之不堅，半途而罷。傷威損費，爲弊必深。所要先決於心，詳度本末，事至不惑，乃可圖功。』又言：『諸道兵羈旅單弱不足用，而界賊州縣，百姓習戰鬪，知賊深淺。若募以內軍，教不三月，一切可用。』又欲『四道置兵，道率三萬，畜力伺利，

一日俱縱，則蔡首尾不救，可以責功。』執政不喜。會有人詆愈在江陵時爲裴均所厚，均子鏗素無狀，愈爲文章字命鏗，謗語囂暴。由是改太子右庶子。及度以宰相節度彰義軍，宣慰淮西，奏愈行軍司馬。愈請乘遽先入汴，說韓弘使叶力。元濟平，遷刑部侍郎。

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人，奔走膜頌，至爲夷法，灼體膚，委珍貝，騰沓係路。愈聞，惡之。乃上表曰：『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始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在位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年，書史不言其壽，推其年數，蓋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至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

明帝在位纔十八年。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唯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施佛，宗廟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後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識見不遠，不能深究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以來，未有倫比。卽位之初，卽不許度人爲僧尼道士，又不許別立寺觀。臣當時以爲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今縱未能卽行，豈可恣之令盛也？今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又令諸寺遞加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豐養之樂，徇人之心。爲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信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信向，百姓微賤，於佛豈合更惜身命。以至灼頂燔指，十百爲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唯

恐後時。老幼奔波，棄其生業。若不卽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鬻身，以爲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尙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貳於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以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弔於其國，必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⑤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水火，求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前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表入，帝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以死。裴度、崔羣曰：『愈言，許，悟，罪之誠宜。然非內懷至忠，安能及此？願少寬假，以來諫爭。』帝曰：『愈言我奉佛太過，猶可容。至謂東漢奉佛以後，天子咸夭促，言何乖刺邪？愈人臣，狂妄』

敢爾，固不可赦。於是中外駭懼，雖戚里諸貴，亦爲愈言。乃貶潮州刺史。

既至潮，以表哀謝曰：「臣以狂妄慙愚，不識禮度。陳佛骨事，言涉不恭。正名定罪，萬死莫塞。陛下哀臣愚忠，恕臣狂直，謂言雖可罪，心亦無他，特屈刑章，以臣爲潮州刺史。既免刑誅，又獲祿食，聖恩寬大，天地莫量。破腦剗心，豈足爲謝？臣所領州，在廣府極東，過海口，下惡水，濤瀧壯猛，難計期程。颶風鱷魚，患禍不測。州南近界，漲海連天，毒霧瘴氣，日夕發作。臣少多病，年纔五十，髮白齒落，理不久長。加以罪犯至重，所處遠惡，憂惶慙悸，死亡無日。單立一身，朝無親黨，居蠻夷之地，與魑魅同羣。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誰肯爲臣言者？臣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惟酷好學問文章，未嘗一日暫廢。實爲時輩所見推許。臣於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者。至於論述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爲歌詩，薦之郊廟，紀太山之封，鏤白玉之牒，鋪張對天之宏休，揚厲無前之偉蹟，編於詩書之策，而無愧，措於天地之間，而無虧，雖使古人復生，臣未肯讓。伏以皇唐受命，有天下，四海之內，莫平臣妾。南北

東西地各萬里。自天寶以後，政治少懈。文致未優，武尅不剛。孽臣紆隸，蠹居棊處，搖毒自防，外順內悖。父死子代，以祖以孫，如古諸侯。自擅其地，不朝不貢，六十七年。四聖傳序，以至陛下。陛下卽位以來，躬親聽斷，旋乾轉坤，闢機闔開，雷厲風飛，日月清照。天戈所麾，無不從順。宜定樂章，以告神明。東巡泰山，奏功皇天。具著顯庸，明示得意。使永永年，服我成烈。當此之際，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而臣負罪嬰釁，自拘海島，戚戚嗟嗟，日與死迫。曾不得奏薄伎於從官之內，隸御之間；窮思畢精，以贖前過；懷痛窮天，死不閉目。伏惟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帝得表，頗感悔。欲復用之。持示宰相曰：「愈前所論，是大愛朕。然不當言天子事佛，乃年促耳。」皇甫鏘素忌愈直，卽奏言愈終狂疏，可且內移。乃改袁州刺史。

初愈至潮州，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民以是窮。」數日，愈自往視之。令其屬秦濟，以一羊，一豚，投谿水而祝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迺山澤，罔繩擗刃，以除蟲蛇惡物爲民物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德薄不

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尙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況湖嶺之間，去京師萬里哉？鱷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況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睥然，不安谿潭，據處食民畜，熊豕鹿麋，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拒爭爲長雄。刺史雖駑弱，亦安肯爲鱷魚低首下心，佞佞覲覲，爲吏民羞，以偷活於此也？且承天子命以來爲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辨。鱷魚有知，其聽刺史。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於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頑不靈而爲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民，操彊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

盡殺乃止，其無悔。」祝之夕，暴風震電起谿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袁人以男女爲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至，悉計庸得贖所沒，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爲隸。

召拜國子祭酒，轉兵部侍郎。鎮州亂，殺田弘正而立王廷湊，詔愈宣撫。旣行，衆皆危之。元稹言：「韓愈可惜，穆宗亦悔，詔愈度事從宜，無必入。」愈至，廷湊嚴兵逐之。甲士陳廷旣坐，廷湊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也。」愈大聲曰：「天子以公爲有將帥材，故賜以節，豈意同賊反邪？」語未終，士前奮曰：「先太師爲國擊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乃以爲賊乎？」愈曰：「以爲爾不記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固善。天寶以來，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等，有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衆曰：「無。」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官中書令，父子受旗節。劉悟、李祐皆大鎮，此爾軍所共聞也。」衆曰：「弘正刻，故此軍不安。」愈曰：「然爾曹亦害田公，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謹曰：「善。」廷湊慮衆變，疾麾使去。因曰：「今欲廷湊

何所爲？』愈曰：『神策六軍將如牛元翼者爲不乏。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久圍之，何也？』廷湊曰：『卽出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圍出，廷湊不追。愈歸，奏其語。帝大悅。轉吏部侍郎。

時宰相李逢吉惡李紳，欲逐之。遂以愈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臺參，而除紳中丞。紳果劾奏愈。愈以詔自解。其後文刺紛然。宰相以臺府不協，遂罷愈爲兵部侍郎，而出紳江西觀察使。紳見帝得留，愈亦復爲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尙書，諡曰文。

愈性明銳，不詭隨。與人交，始終不少變。成就後進士，往往知名。經愈指授，皆稱韓門弟子。愈官顯，稍謝遣。凡內外親若交友無後者，爲嫁遺孤女而卹其家。嫂鄭喪，爲服朞以報。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元，卓然樹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奧衍閎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云。至它文造端置辭，要爲不襲蹈前人者。然惟愈爲

之，沛然若有餘。至其徒李翱、李漢、皇甫湜，從而效之，遽不及遠甚。從愈游者，若孟郊、張籍，亦皆自名於時。

贊曰：唐興，承五代剖分，王政不綱，文弊質窮，蠹俚混并。⊕天下已定，治荒剔蠹，討究儒術，以興典憲。薰醲涵浸，殆百餘年。其後文章稍稍可述。至貞元元和間，愈遂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障隄末流，反剝以樸，剗僞以真。然愈之才，自視司馬遷、揚雄，至班固以下，不論也。當其所得，粹然一出於正。刊落陳言，橫鶩別驅，汪洋大肆，要之無抵牾聖人者。其道蓋自比孟軻，以苟況，揚雄爲未淳，寧不信然。至進諫陳謀，排難卹孤，矯拂媮末，皇皇於仁義，可謂篤道君子矣。自晉迄隋，老佛顯行，聖道不斷如帶。諸儒倚天下正議，助爲怪神。愈獨喟然引聖，爭四海之惑。雖蒙訕笑，踰而復奮。始若未之信，卒大顯于時。昔孟軻拒楊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餘歲。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況，雄爲不少矣。自愈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① 栳，棟也。桷，椽之方者。搏，壁柱。欂，柱上榑。侏儒，梁上短柱。椳，門樞。扂，音店，所以止動也。

② 玉札，地榆；赤箭，天麻；皆藥名。

③ 棧，小木椿。

④ 昌陽，卽昌蒲。

⑤ 茆，苕也。卽作帚之物。

⑥ 剋，庶止也。卽厲禁之厲。櫛，同籍，刺取魚鱗也。

⑦ 蠲，同哇，淫聲。

李德裕列傳

李德裕，字文饒，元和宰相吉甫子也。少力於學。既冠，卓犖有大節。不喜與諸生試有司。以蔭補校書郎。河東張弘靖辟爲掌書記。府罷，召拜監察御史。穆宗卽位，擢翰林學士。帝爲太子時，已聞吉甫名，由是顧德裕厚。凡號令大典冊，皆更其手。數召見，賚獎優華。帝怠荒於政，故戚里多所請匄。挾宦人詞禁中語，關託大臣。德裕建言：『舊制，駙馬都尉與要官，禁不往來。開元中，訶督尤切。今乃公至宰相及大臣私第，是等無佗材，直洩漏禁密，交通中外耳。請白事宰相者聽至中書，無輒詣第。』帝然之。再進中書舍人。未幾，授御史中丞。

始吉甫相憲宗，牛僧孺，李宗閔對直言策，痛詆當路條失政。吉甫訴於帝，且泣。有司皆得罪。遂與爲怨。吉甫又爲帝謀討兩河叛將。李逢吉沮解其言。功未旣而吉甫卒。裴度實繼之。逢吉以議不合罷去。故追銜吉甫而怨度，擯德裕不得進。

至是，間帝暗庸，誅度，使與元稹相怨，奪其宰相，而已代之。欲引僧孺益樹黨，乃出德裕爲浙西觀察使。俄而僧孺入相。由是牛李之憾結矣。

初，潤州承王國清亂，竇易直傾府庫資軍，貲用空殫，而下益驕。德裕自檢約，以留州財贍兵，雖儉而均，故士無怨。再朞，則賦物儲物。南方信譏巫，雖父母癘疾，子棄不敢養。德裕擇長老可語者，諭以『孝慈大倫，患難相收，不可棄之義。』使歸相曉敕，違約者顯寘以法。數年，惡俗大變。又按屬州非經祠者，毀千餘所。撤私邑山房千四百舍，寇無所廋蔽。天子下詔褒揚。

敬宗立，侈用無度，詔浙西上脂盞糶具。○德裕奏：『比年旱災，物力未完。乃三月壬子赦令，「常貢之外，悉罷進獻。」此陛下恐聚斂之吏，緣以成姦；彫窳之人，不勝其敝也。本道素號富饒，更李錡、薛苹，皆權酒於民，供有羨財。元利詔書停權酤，又赦令禁諸州羨餘無送使。今存者惟留使錢五十萬緡。率歲經費，常少十三萬。軍用褊急，今所須脂盞糶具，度用銀二萬三千兩，金百三十兩。物非土產，雖

力營索，尙恐不逮。願詔宰相議，何以俾臣不違詔旨，不乏軍興，不疲人，不斂怨，則前敕後詔，咸可遵承。」不報。方是時，罷進獻不閱月，而求貢使者，足相接於道，故德裕推一以諷它。又詔索盤條繚綾千匹。復奏言：「太宗時，使至涼州，見名鷹，諷李大亮獻之，大亮諫止，賜詔嘉歎。玄宗時，使者抵江南，捕鷓鴣翠鳥，汴州刺史倪若水言之，卽見褒納。皇甫詢織半臂，造琵琶捍撥，「鏤牙笛」於益州，○蘇頲不奉詔。帝不加罪。夫鷓鴣鏤牙，微物也。二三臣尙以勞人損德爲言。豈二祖有臣如此，今獨無之？蓋有位者蔽而不聞，非陛下拒不納也。且玄鵝天馬，盤條掬豹，○文彩怪麗，惟乘輿當御。今廣用千匹，臣所未諭者。漢文身衣弋綈，元帝罷輕織服，故仁德慈儉，至今稱之。願陛下師二祖容納，遠思漢家恭約，裁賜節減，則海隅蒼生，畢受賜矣。」優詔爲停。

自元和後，天下禁毋私度僧。徐州王智興給言天子誕月，請築壇度人以資福。詔可。卽顯募江淮間。民皆曹輩奔走，因牟擷其財以自入。德裕劾奏：「智興爲

壇泗州募願度者人輸錢二千，則不復勘詰，普加髡落。自淮而右，戶三丁男，必一男剔髮。規影徭賦，所度無算。臣閱度江者日數百。蘇常齊民，十固八九，若不加禁遏，則前至誕月，江淮失丁男六十萬，不爲細變。』有詔徐州禁止。

時常昏荒，數游幸，狎比羣小，聽朝簡忽。德裕上丹辰六箴，表言：『一心乎愛矣，遐不謂矣。』此古之賢人，篤於事君者也。夫迹疏而言親者危，地遠而意忠者忤。臣竊惟念，拔自先聖，徧荷寵私，不能竭忠，是負靈鑒。臣在先朝，嘗獻大明賦以諷，頗蒙嘉採。今日盡節明主，亦由是也。其一曰宵衣，諷視朝希晚也。二曰正服，諷服御非法也。三曰罷獻，諷歛求怪珍也。四曰納誨，諷侮棄忠言也。五曰辨邪，諷任羣小也。六曰防微，諷僞游輕出也。』辭皆明直婉切。帝雖不能用其言，猶敕韋處厚諄諄作詔，厚謝其意。然爲逢吉排笮，訖不內徙。

時亳州浮屠，詭言水可愈疾，號曰「聖水」。轉相流聞，南方之人，率十戶僦一人使往汲，旣行若飲，病者不敢近輦血。危老之人率多死，而水斗三十千，取者

益它汲，轉鬻於道，互相欺誅。④ 往者日數十百人。德裕嚴勒津邏捕絕之。且言：『昔吳有聖水，宋齊有聖火，皆本妖祥，古人所禁。請下觀察使令狐楚填塞，以絕妄源。』從之。

帝方惑佛老，禱福祈年。浮屠方士，竝出入禁中。狂人杜景先上言：『其友周息元壽數百歲。』帝遣宦者至浙西迎之。詔在所馳驛敦遣。德裕上疏曰：『道之高者，莫若廣成玄元。人之聖者，莫若軒轅孔子。昔軒轅問廣成子治身之要，曰：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無勞子形，無搖子精，乃可長生。慎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脩身千二百歲矣，形未嘗衰。』又曰：得吾道者，上爲皇，下爲王。玄元語孔子曰：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陛下脩軒后之術，物色異人。若使廣成玄元，混迹而至，告陛下之言，亦無出於此。臣慮今所得者，皆迂怪之士，使物淖冰，以小術欺聰明，如文成五利者也。又前世天子，雖好方士，未有御其藥者。故漢人稱黃金可成，以爲飲食器則壽。高宗時劉道合，玄宗時孫甌生，皆能

作黃金，二祖不之服，豈非以宗廟爲重乎？儻必致真隱，願止師保和之術，慎毋及藥，則九廟尉悅矣。』息元果誕謫不情，自言與張果、葉靜能游。帝詔畫工肖狀爲圖以觀之。終帝世無它驗。文宗卽位，乃逐之。

大和三年，召拜兵部侍郎。裴度薦材堪宰相，而李宗閔以中人助，先秉政，且得君，出德裕爲鄭滑節度使。引僧孺協力，罷度政事，二怨相濟。凡德裕所善，悉逐之。於是二人權震天下，黨人牢不可破矣。

踰年，徙劍南西川。蜀自南詔入寇，敗杜元穎，而郭釗代之。病不能事，民失職，無聊生。德裕至，則完殘奮怯，皆有條次。成都旣南，失姚協，西亡維松，由清溪下沫水而左，盡爲蠻有。始韋皋招來南詔，復嶺州，傾內資結蠻好，示以戰陣文法。德裕以皋啓戎資盜，其策非是。養成癰疽，第未決耳。至元穎時，遇隙而發。故長驅深入，蹂躪千里，蕩無子遺。今癩夷尙新，非痛矯革，不能刷一方恥。乃建籌邊樓，按南道山川險要，與蠻相入者圖之左。西道與吐蕃接者圖之右。其部落衆寡，饋餽遠邇，

曲折咸具。乃召習邊事者，與之指畫商訂。凡虜之情偽盡知之。又料擇伏瘴舊獠，與州兵之任戰者，廢遣獐耄什三四，士無敢怨。又請甲人於安定，弓人河中，弩人浙西。絲是蜀之器械，皆犀銳，率戶二百取一人，使習戰。貸勿事，緩則農，急則戰，謂之雄邊子弟。其精兵曰南燕保義，保惠，兩河慕義，左右連弩。騎士曰飛星，鷲擊，奇鋒，流電，霆聲，突騎，總十一軍。築仗義城，以制大度，青溪關之阻。作禦侮城，以控榮經犄角勢。作柔遠城，以阨西山吐蕃。復邛峽關，徙雋州治臺，登以奪蠻險。舊制，歲杪運內粟贍黎嶺州，起嘉眉，道陽山江而達大度，乃分餉諸戍。常以盛夏至。地苦瘴毒，輦夫多死。德裕命轉邛雅粟，以十月爲漕始，先夏而至，以佐陽山之運。饋者不涉炎月，遠民乃安。蜀人多鬻女爲人妾。德裕爲著科約。凡十三而上，執三年勞，下者五歲，及期則歸之父母。毀屬下浮屠私廬數千，以地予農。蜀先主祠旁有獠村，其民剔髮若浮屠者，畜妻子自如。德裕下令禁止，蜀風大變。於是二邊寢懼。南詔請還所俘掠四千人。吐蕃維州將悉怛謀以城降。維距成都四百里。因山爲固。

東北絳索叢嶺而下二百里，地無險。走長川不三千里，直吐蕃之牙。異時戍之，以制虜入者也。德裕既得之，即發兵以守。且陳出師之利。僧孺居中沮其功，命返悉怛謀於虜，以信所盟。德裕終身以爲恨。

會監軍使王踐言入朝，盛言悉怛謀死，拒遠人向化意。帝亦悔之。即以兵部尚書召。俄拜中書門下平章事，封贊皇縣伯。故事，丞郎詣宰相，須少間乃敢通。郎官非公事不敢謁。李宗閔時，往往通賓客。李聽爲太子太傅，招所善載酒集宗閔閣，酣醉乃去。至德裕，則喻御史：有以事見宰相，必先白臺乃聽。凡罷朝，絳龍尾道趨出，遂無輒至閣者。又罷京兆築沙堤，兩街上朝衛兵。常建言：『朝廷惟邪正二途。正必去邪，邪必害正。然其辭皆若可聽。願審所取舍。不然，二者竝進，雖聖賢經營，無繇成功。』俄而宗閔罷，德裕代爲中書侍郎，集賢殿大學士。始二省符江淮大賈，使主堂廚食利，因是挾貲行天下，所至州鎮爲右客。富人倚以自高。德裕一切罷之。

後帝暴感風，害語言。鄭注始因王守澄以藥進。帝少間，又薦李訓使待詔。帝欲授諫官。德裕曰：『昔諸葛亮有言：親賢臣，遠小人，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士，後漢所以傾頽也。今訓小人，頃咎惡暴天下，不宜引致左右。』帝曰：『人誰無過，當容其改。且逢吉嘗言之。』對曰：『聖賢則有改過。若訓天資姦邪，尙何能改？逢吉位宰相，而顧愛兇回，以累陛下，亦罪人也。』帝語王涯別與官。德裕搖手止涯。帝適見，不懌。訓注皆怨。卽復召宗閔輔政，拜德裕爲興元節度使。入見帝，自陳願留闕下，復拜兵部尙書。宗閔奏命已行，不可止。更徙鎮海軍，以代王璠。先是大和中，漳王養母杜仲陽歸浙西。有詔在所存問。時德裕被召，乃檄留後使如詔書。璠入爲尙書左丞，而漳王以罪廢死。因與戶部侍郎李漢共譖德裕嘗賂仲陽，導王爲不軌。帝惑其言，召王涯、李固言、路隋質之。注、璠、漢三人者語益堅。獨隋言：『德裕大臣，不宜有此。』讒焰少衰。遂貶德裕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復貶袁州長史。隋亦免宰相。未幾，宗閔以罪斥，而注、訓等亂敗。帝追悟德裕以誣構逐，乃徙

滁州刺史。又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開成初，帝從容語宰相，朝廷豈有遺事乎？衆進，以宋申錫對。帝俛首，涕數行下，曰：「當此時，兄弟不相保，況申錫邪？有司爲我褻顯之。」又曰：「德裕亦申錫比也。」起爲浙西觀察使。後對學士禁中，黎埴頓首言：「德裕與宗閔皆逐，而獨三進官。」帝曰：「彼嘗進鄭注，而德裕欲殺之，今當以官與何人？」埴懼而出。又指坐展前示宰相曰：「此德裕爭鄭注處。」

德裕三在浙西，出入十年，遷淮南節度使，代牛僧孺。僧孺聞之，以軍事付其副張鷟，卽馳去。淮南府錢八十萬緡，德裕奏言止四十萬，爲鷟用其半。僧孺訴於帝，而諫官姚合、魏謩等共劾奏德裕挾私怨，沮傷僧孺。帝置章不下。詔德裕覆實。德裕上言：「諸鎮更代，例殺半數，以備水旱，助軍費。因索王播、段文昌、崔從相授簿最具在。惟從死官下，僧孺代之，其所殺數最多。」卽自劾：「始至鎮，失於用例，不敢妄。」遂待罪。有詔釋之。

武宗立，召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旣入謝，卽進戒帝：「辨邪正，專

委任，而後朝廷治。臣嘗爲先帝言之，不見用。夫正人既呼，小人爲邪，小人亦謂正人爲邪，何以辨之？請借物爲諭。松柏之爲木，孤生勁特，無所因倚。蘿蔦則不然，弱不能立，必附它木。故正人一心事君，無待於助，邪人必更爲黨以相蔽欺。君人者以是辨之，則無惑矣。』又謂『治亂繫信任。引齊桓公問管仲所以害霸者，仲對琴瑟笙竽，弋獵馳騁，非害霸者。惟知人不能舉，舉不能任，任而又雜以小人，害霸也。太玄、德、憲四宗皆盛朝。其始臨御，自視若堯舜，寢久則不及初。陛下知其然乎？始一委輔相，故賢者得盡心。久則小人竝進，造黨與，亂視聽，故上疑而不專。政去宰相，則不治矣。在德宗最甚。晚節宰相惟奉行詔書，所與圖事者，李齊運、裴延齡、韋渠牟等，訖今謂之亂政。夫輔相有欺罔不忠當亟免，忠而材者屬任之。政無它門，天下安有不治？先帝任人，始皆回容，積纖微以至誅貶。誠使雖小過，必知而改之，君臣無猜，則讒邪不干其間矣。』又言『開元初，輔相率三考輒去。雖姚崇、宋璟不能逾。至李林甫秉權，乃十九年，遂及禍敗。是知亟進罷宰相，使政在中書，誠治

本也。』

帝嘗疑楊嗣復李珣顧望不忠，遣使殺之。德裕知帝性剛而果於斷，卽率三宰相見延英，嗚咽流涕曰：『昔太宗德宗誅大臣，未嘗不悔。臣欲陛下全活之，無異時恨。使二人罪惡暴著，天下共疾之。』帝不許。德裕伏不起，帝曰：『爲公等赦之。』德裕降拜升坐。帝曰：『如令諫官論事，雖千疏，我不赦。』德裕重拜，因追還使者。嗣復等乃免。

時帝數出畋游，暮夜乃還。德裕上言：『人君動法於日，故出而視朝，入而燕息。傳曰：君就房有常節。惟深察古誼，毋繼以夜。側聞五星失度，恐天以是勤勤儆戒。』詩曰：敬天之渝，不敢馳驅。願節田游，承天意。』尋冊拜司空。

回鶻自開成時爲黠戛斯所破。會昌後，烏介可汗挾公主牙塞下。種族大飢，以弱口重器，易粟於邊。退渾，黨項利虜掠。因天德軍使田牟上言：『願以部落兵擊之。』議者請可其奏。德裕曰：『回鶻於國嘗有功，以窮來歸，未輒擾邊，遽伐

之。非漢宣帝待呼韓之義，不如與之食以待其變。』陳夷行曰：『資盜糧，非計也。不如擊之便。』德裕曰：『沙陀退渾，不可恃也。夫見利則進，遇敵則走，雜虜之常態，孰肯爲國家用邪？』天德兵素弱，以一城與勁虜，無不敗。請詔牟無聽諸戎計。』帝於是貸粟二萬斛。會唃沒斯殺赤心以降，赤心兵潰去。於是回鶻勢窮，數匈奴馬，欲藉兵復故地。又願假天德城以舍公主。帝不許。乃進逼振武，保大柵，杷頭峯以略朔川，轉戰雲州，刺史張獻節嬰城不出，回鶻乃大掠。黨項退渾，皆保險莫敢拒。帝益知向不許田牟用二部兵之效。乃復問以計。德裕曰：『杷頭峯北皆大磧，利用騎，不可以步當之。今烏介所恃公主爾，得健將出奇奪還之。王師急擊，彼必走。今銳將無易石雄者，請以藩渾勁卒與漢兵銜枚夜擊之，勢必得。』帝卽以方略授劉沔，令雄邀擊可汗於殺胡山，敗之。迎公主還。回鶻遂敗。進位司徒。黠戛斯遣使來。且言攻取安西北廷，帝欲從黠戛斯求其地。德裕曰：『不可。安西距京師七千里，北廷五千里。異時繇河西隴右抵玉門關，皆我郡縣，往往有兵。故能緩急』

調發。自河隴入吐蕃，則道出回鶻。回鶻今破滅，未知黠戛斯果有其地邪？假令安西可得，卽復置都護，以萬人往戍，何所興發？何道饋輓？彼天德振武，於京師近，力猶苦不足，況七千里安西哉？臣以爲縱得之無用也。昔漢魏相請罷田車師，賈捐之請棄珠崖，近狄仁傑亦請棄四鎮及安東，皆不願貪外以耗內。此三臣者，當全盛時，尙欲棄割以肥中國，況久沒甚遠之地乎？是持實費，市虛事，滅一回鶻，而又生之。帝乃止。

澤潞劉從諫死，其從子稹擅留事，以邀節度。德裕曰：『澤潞內地，非河朔比。昔皆儒術大臣守之。李抱真始建昭義軍，最有功。德宗尙不許其子繼。及劉悟死，敬宗方怠於政，遂以符節付從諫。太和時，擅兵長子，陰連訓注，外託効忠，請除君側。及有狗馬疾，謝醫拒使，便以兵屬稹，捨而不討，無以示四方。』帝曰：『可勝乎？』對曰：『河朔，稹所恃以辱齒也。如令魏鎮不與，則破矣。夫三鎮世嗣，列聖許之。請使近臣明告以澤潞命帥，不得視三鎮，今朕欲誅稹，其各以兵會。』帝然之。乃以

李回持節諭王元逵，何弘敬皆聽命。始議用兵，中外交章固爭，皆曰：『悟功高，不可絕其嗣。』又從諫畜兵十萬，粟支十年，未可以破也。』它宰相亦媿嬰趨和。德裕獨曰：『諸葛亮言曹操善爲兵，猶五攻昌霸，三越灤，況其下哉。然羸縮勝負，兵家之常，惟陛下聖策先定，不以小利鈍爲浮議所搖，則有功矣。有如不利，臣請以死塞責。』帝忿然曰：『爲我語於朝，有沮吾軍議者，先誅之。』羣論遂息。元逵兵已出，而弘敬逗留持兩端。德裕建遣王宰以陳許精甲假道於魏以伐磁。弘敬聞，遽勒兵請自涉漳取磁，會橫水戍兵叛入太原，逐其帥李石，奉裨將楊弁主留事。方是時，積未下，朝廷益爲憂。議者頗言兵皆可罷。帝遣中人馬元實如太原偵其變。弁厚賄中人，帳飲三日。還，謬曰：『弁兵多，屬「明光甲」者十五里。』德裕詰曰：『李石以太原無兵，故調橫水卒千五百，使戍榆社，弁因以亂，渠能列卒如此多邪？』則曰：『晉人勇，皆兵也，募而得之。』德裕曰：『募士當以財，李石以人欠一縑，故兵亂，石無以索之，弁何得邪？』太原一鎧一戟，舉送行營，安致十五里明光乎？』使

者語塞。德裕卽奏弁賤伍，不可赦。如力不足，請捨槓而誅弁。遽趣王逢起榆社軍，詔元逵趨土門會太原，河東監軍呂義忠聞，卽日召榆社卒入，斬弁獻首京師。德裕每疾貞元大和間，有所討伐，諸道兵出境，卽仰給度支，多遷延以困國力。或與賊約，令懈守備，得一縣一屯，以報天子。故師無大功。因請敕諸將令直取州，勿攻縣。故元逵等下邢洛磁，而槓氣索矣。俄而高文端歸命，稱槓糧乏，皆女子按穉哺兵。未幾，郭誼持槓首降。帝問何以處誼。德裕曰：「槓豎子，安知反，職誼爲之。今三州已降，而槓窮蹙，又販其族，以邀富貴。不誅，後無以懲惡。」帝曰：「朕意亦爾。」因詔石雄入潞，盡取誼等及嘗爲槓用者，悉誅之。策功拜太尉，進封趙國公。德裕固讓。言：「唐興，太尉惟七人，尙父子儀，乃不敢拜。近王智興、李載義皆超拜保傅，蓋重惜此官。裴度爲司徒十年亦不遷，臣願守舊秩足矣。」帝曰：「吾恨無官酬公，毋固辭。」德裕又陳先臣封於趙。冢孫寬中始生，字曰三趙，意將傳嫡，不及支庶。臣前益封，已改中山。臣先世皆嘗居汲，願得封衛，從之。遂改衛國公。

帝嘗從容謂宰相曰：『有人稱孔子其徒三千，亦爲黨，信乎？』德裕曰：『昔劉向云：孔子與顏回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皋陶轉相汲引，不爲比周。無邪心也。臣嘗以共鮪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共工驩兜則爲黨，舜禹不爲黨。小人相與比周，迭爲掩蔽也。賢人君子不然。忠於國則同心，聞於義則同志，退而各行其己，不可交以私。趙宣子隨會繼而納諫，司馬侯叔向比以事君，不爲黨也。公孫弘每與汲黯請問，黯先發之，弘推其後。武帝所言皆聽。黯弘雖竝進，然廷詰齊人少情，譏其布被爲詐，則先發後繼，不爲黨也。太宗與房玄齡圖事，則曰：非杜如晦莫能籌之，及如晦在焉，亦推玄齡之策。則同心圖國，不爲黨也。漢朱博，陳咸，相爲腹心，背公死黨，周福房植，各以其黨相傾。議論相軋，故朋黨始於甘陵二部。及甚也，謂之鈞黨，繼受誅夷。以王制言之，非不幸也。周之衰，列國公子，有信陵平原，孟嘗，春申。游談者以四豪爲稱首，亦各有客三千，務以譎詐勢利相高。仲尼之徒，惟行仁義，今議者欲以比之，罔矣。臣未知所謂黨者，爲國乎？爲身乎？誠爲國邪？隨』

會叔向汲黯房杜之道可行，不必黨也。今所謂黨者，誣善蔽忠，附下罔上，車馬馳驅，以趨權勢。晝夜合謀，美官要選，悉引其黨爲之。否則抑壓以退。仲尼之徒有是乎？陛下以是察之，則姦僞見矣。」

時韋弘質建言：「宰相不可兼治錢穀。」德裕奏言：「管仲明於治國，其語曰：『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君尊，君尊國安，治人之本，莫要於令。』故曰：『虧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從令者死，五者無赦。』又曰：『令在上而論可否在下，是主威下繫於人也。』大和後，風俗寢敝，令出於上，非之在下，此敝不止，無以治國。」匡衡曰：「大臣者，國家股肱，萬姓所瞻仰，明主所慎擇也。」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而人不靜。」今弘質爲人所教而言，是圖柄臣者也。且蕭望之漢名儒，爲御史大夫，奏云：「歲首日月少光，咎在臣等。」宣帝以望之意輕丞相，下有司詰問。貞觀中，監察御史陳師合上言：「人之思慮有限，一人不可總數職。」太宗曰：「此欲離間我君臣，斥之嶺外。」臣謂宰相有

姦謀隱匿，則人人皆得上論。至於制置職業，人主之柄，非小人所得干。古者朝廷之士，各守官業，思不出位。弘質賤臣，豈得以非所宜言，妄觸天聽？是輕宰相。陛下照其邪計，從黨人中來，當遏絕之。」

德裕大意，欲朝廷尊，臣下肅，而政出宰相。深疾朋黨，故感憤切言之。又嘗謂「省事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吏，能簡冗官，誠治本也。」乃請罷郡縣吏凡二千餘員。衣冠去者皆怨。時天下已平，數上疏乞骸骨。而星家言熒惑犯上相，又懇丐去位皆不許。當國凡六年。方用兵時，決策制勝，它相無與，故威名獨重於時。宣宗卽位，德裕奉冊太極殿，帝退，謂左右曰：「向行事近我者，非太尉邪？每顧我毛髮爲森豎。翌日，罷爲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荆南節度使。俄徙東都留守。白敏中令狐綯崔鉉皆素仇。大中元年，使黨人李咸斥德裕陰事。故以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再貶潮州司馬。明年，又導吳汝納訟李紳殺吳湘事。而大理卿盧言刑部侍郎馬植御史中丞魏扶言紳殺無罪，德裕徇成其寃，至爲黜御史，罔上不道，乃貶

爲崖州司戶參軍事。明年卒，年六十三。

德裕旣沒，見夢令孤絢曰：『公幸哀我，使得歸葬。』絢語其子澆。澆曰：『執政皆其憾，可乎？』旣夕，又夢。絢懼曰：『衛公精爽可畏，不言禍將及。』白於帝，得以喪還。

德裕性孤峭，明辯有風采，善爲文章。雖至大位，猶不去書。其謀議，援古爲質，衰衰可喜。常以經綸天下自爲。武宗知而能任之，言從計行。是時王室幾中興。先是韓全義敗於蔡，杜叔良敗於深，皆監軍宦人制其權。將不得專進退，詔書一日三四下，宰相不豫。又諸道銳兵粟士，皆監軍取以自隨。每督戰，乘高建旗自表。師小不勝，輒卷旗去。大兵隨以北。繇是王師所向多負。至討回鶻，澤潞，德裕建請詔書付宰相司。乃下。監軍不得干軍要。率兵百人取一以爲衛。自是號令明壹，將乃有功。元和後數用兵，宰相不休沐，或繼火乃得罷。德裕在位，雖遽書警奏，皆從容裁決。率午漏下還第，休沐，輒如令。沛然若無事時。其處報機急，常一切令德裕作。

詔德裕數辭。帝曰：『學士不能盡吾意。』伐劉稹也。詔王元逵何弘敬曰：『勿爲子孫之謀，存輔車之勢。』元逵等情得，皆震恐思效。已而三州降，賊遂平。帝每稱魏博功，則顧德裕道詔語，咨其切於事而能伐謀也。三鎮每奏事，德裕引使者戒敕爲忠義，指意丁寧，使歸各謂其帥道之。故河朔畏威不敢慢。後除浮屠法，僧亡命多趣幽州。德裕召邸吏戒曰：『爲我謝張仲武，劉從諫招納亡命，今視之何益。』仲武懼，以刀授居庸關吏曰：『僧敢入者斬。』帝旣數討叛有功，德裕慮忤於武，不可戢。卽奏言：『曹操破袁紹於官度，不追奔，自謂所獲已多，恐傷威重。養由基古善射者，柳葉雖百步必中。觀者曰：不如少息，若弓撥矢鉤，前功皆棄。陛下征伐無不得所欲，願以兵爲戒，乃可保成功。』帝嘉納其言。方士趙歸真以術進。德裕諫曰：『是嘗敬宗時以詭妄出入禁中，人皆不願。至陛下前。』帝曰：『歸真我自識，願無大過。』召與語養生術爾。對曰：『小人於利，若蛾赴燭。向見歸真之門，車轍滿矣。』帝不聽。於是挾術詭時者進，帝志衰焉。所居安邑里第，有院號起草亭。

曰精思。每計大事，則處其中。雖左右侍御不得豫。不喜飲酒，後房無聲色娛。生平所論著，多行於世云。

子燁，仕汴宋幕府，貶象州立山尉。懿宗時，以赦令徙郴州。餘子皆從死貶所。燁子延古，乾符中，爲集賢校理。擢累司勳員外郎。還居平泉。昭宗東遷，坐不朝謁，貶衛尉主簿。

德裕之斥，中書舍人崔嘏字乾錫，誼士也。坐書制不深切，貶端州刺史。嘏舉進士，復以制策歷邢州刺史。劉稹叛，使其黨裴問戍於州。嘏說使聽命。改考功郎中。時皆謂遴賞。至是作詔，不肯巧傅以罪。吳汝納之獄，朝廷公卿，無爲辨者，惟淮南府佐魏鏞就逮。吏使誣引德裕，雖痛楚掠，終不從。竟貶死嶺外。又丁柔立者，德裕當國時，或薦其直清可任諫爭官，不果用。大中初，爲左拾遺。旣德裕被放，柔立內愍傷之，爲上書直其冤。坐阿附，貶南陽尉。懿宗時，詔追復德裕太子少保衛國公，贈尚書左僕射，距其沒十年。

贊曰：漢劉向論朋黨，其言明切，可爲流涕，而主不悟，卒陷亡辜。德裕復援向言，指質邪正，再被逐，終嬰大禍。嗟乎！朋黨之興也，殆哉。根夫主威奪者下陵，聽弗明者，賢不肖兩進。進必務勝，而後人人引所私。以所私乘狐疑不斷之隙，是引桀跖孔顏相闕於前，而以衆寡爲勝負矣。欲國不亡，得乎？身爲名宰相，不能損所憎，顯擠以仇，使比周勢成，根株牽連，賢智播奔，而王室亦衰，寧明有未哲歟。不然，功烈光明，佐武中興，與姚宋等矣。

① 盞音祿，小匣。

② 撥，所以鼓絃。

③ 蓋所織物之采。

④ 誑，誘也。

⑤ 卽吐谷渾。

⑥ 稟，輕疾之意。

⑦遊同客。

忠義列傳

顏杲卿，字昕，與真卿同五世祖。以文儒世家。父元孫，有名垂拱間。爲濠州刺史。杲卿以蔭調遂州司法參軍。性剛正，蒞事明濟。嘗爲刺史詰讓，正色別白，不爲屈。開元中，與兄春卿、弟曜卿，並以書判超等。吏部侍郎席豫，咨嗟推伏。再以「最」遷范陽戶曹參軍。安祿山聞其名，表爲營田判官。假常山太守。

祿山反，杲卿及長史袁履謙謁於道。賜杲卿紫袍，履謙緋袍，令與假子李欽湊，以兵七千屯土門。杲卿指所賜衣謂履謙曰：「與公何爲著此？」履謙悟，乃與真定令賈深，內丘令張通幽定謀圖賊。杲卿入，稱疾不視事。使子泉明往返計議。陰結太原尹王承業爲應。使平盧節度副使賈循取幽州。謀泄，祿山殺循，以向潤客牛廷玠守。杲卿陽不事事，委政履謙。潛召處士權渙，郭仲邕定策。時真卿在平原，素聞賊逆謀，陰養死士，爲拒守計。李憺[⊖]等死，賊使段子光傳首徇諸郡。真卿

斬子光，遣甥盧逖至常山約起兵，斷賊北道。杲卿大喜，以爲兵掎角，可挫賊西鋒。乃矯賊命，召欽湊計事。欽湊夜還，杲卿辭城門不可夜開，舍之外郵，使履謙及參軍馮虔郡豪翟萬德等數人飲勞。旣醉，斬之，并殺其將潘惟慎。賊黨殲，投尸滹沱水。履謙以首示杲卿，則喜且泣。先是祿山遣將高勣召兵范陽，未還，杲卿使杲城尉崔安石圖之。勣至蒲城，虔、萬德皆會傳舍。安石給以置酒，勣捨馬，虔叱吏縛之。而賊將何千年自趙來，虔亦執之。日未中，送二賊。杲卿乃遣萬德、深、通、幽傳欽湊首，械兩賊送京師。與泉明偕至太原。王承業欲自以爲功，厚遣泉明還，陰令壯士翟喬賊於路。喬不平，告之故，乃免。玄宗擢承業大將軍，送吏皆被賞。已而事顯，乃拜杲卿衛尉卿，兼御史中丞。履謙常山太守，深司馬。卽傳檄河北，言王師二十萬入土門。遣郭仲邕領百騎爲先鋒，馳而南。曳柴揚塵，望者謂大軍至。日中傳數百里。賊張獻誠方圍饒陽，棄甲走。於是趙、鉅鹿、廣平、河間，並斬僞刺史，傳首常山。而樂安、博陵、上谷、文安、信都、魏、鄴諸郡皆自固。杲卿兄弟兵大振。

祿山至陝，聞兵興，大懼，使史思明等率平盧兵度河攻常山。蔡希德自懷會師，不涉旬，賊急攻城。兵少，未及爲守計。求救於河東。承業前已攘殺賊功，兵不出。杲卿晝夜戰，井竭，糧矢盡。六日而陷。與履謙同執。賊脅使降，不應。取少子季明，加刃頸上，曰：『降我，當活而子。』杲卿不答，遂并盧逃殺之。杲卿至洛陽。祿山怒曰：『吾擢爾太守，何所負而反？』杲卿瞋目罵曰：『汝營州牧羊羯奴耳。竊荷恩寵，天子負汝何事，而乃反乎？我世唐臣，守忠義，恨不斬汝以謝上，乃從爾反邪？』祿山不勝忿，縛之天津橋柱，節解，以肉噉之。詈不絕。賊鈎斷其舌，曰：『復能罵否？』杲卿含胡而絕。年六十五。履謙旣斷手足，何千年弟適在傍，咀血噴其面。賊鬻之。見者垂泣。杲卿宗子近屬皆被害。杲卿已虜，諸郡復爲賊守。張通幽以兄相賊，譖杲卿於楊國忠，故不加贈。肅宗在鳳翔，真卿表其枉。會通幽爲普安太守，上皇杖殺之。李光弼，郭子儀收常山，出杲卿，履謙二家親屬數百人於獄，厚給遺，令行喪。乾元初，贈杲卿太子太保，諡曰忠節。封其妻崔清河郡夫人。初，博士裴郁以杲卿

不執政。但謚曰忠。議者不平，故以二字謚焉。逖，季明及宗子等，皆贈五品官。建中中，又贈杲卿司徒。

初杲卿被殺，徇首於衢，莫敢收。有張湊者，得其髮，持謁上皇。是昔見夢。帝寤爲祭。後湊歸髮於其妻，妻疑之，髮若動云。後泉明購尸將葬，得刑者，言死時一足先斷，與履謙同坎瘞。指其域，得之。乃葬長安鳳栖原。季明、逖同塋。

泉明有孝節。喜振人之急。既爲承業所遣，未至而常山陷，故客壽陽。史思明圍李光弼，獲泉明，裹以革，送幽州。間關得免。思明歸國，而真卿方爲蒲州刺史。令泉明到河北求宗屬。始一女及姑女並流離賊中，及是并得之。悉錢三萬贖姑女還。取贖復往，則己女復失之。履謙及父故將妻子，奴隸，尙三百餘人，轉徙不自存。泉明悉力贍給，分多勻薄。相扶挾度河，託真卿。真卿隨所歸資送之。泉明之殯，父與履謙分柩護還長安。履謙妻疑斂具儉狹，發視之，與杲卿等，乃號踊，待泉明如父。肅宗拜泉明鄆令，政化清明。誅宿盜，人情翕然。成都尹舉其課第一，遷彭州司

馬家貧，居官廉，而孤藐相從百口，飢鬻[○]不給，無愠歎。居母喪，毀骨立，其行義當世以爲難。

春卿，倜儻，美姿儀，通當世務。十六舉明經拔萃高第。調犀浦主簿。嘗送徒於州，亡其籍。至廷，口記物色，凡千人，無所差。長史陸象先異之。轉蜀尉。蘇頌代爲長史。被譖繫獄，爲椶櫚賦自託，頌遽出之。魏徵遠孫瞻罪抵死，春卿爲請玉真公主，得不死。時人高其節。終偃師丞。臨終，捉真卿臂曰：『爾當大吾族，願我不得見，以諸子諉汝。』後真卿主其昏嫁。

沈盈者，亦杲卿甥。有行義。明黃老學。解褐博野尉，與杲卿同死難。贈大理正官。其二子：遙，達。

賈循者，京兆華原人。其先家常山。父會，有高節，嘗稱疾不答辟署。里中號一龍。親亡，負土成墓，廬其左。手蒔松柏。時號關中曾子。卒，縣人私謚曰廣孝徵君。循有大略。禮部尙書蘇頌嘗謂「今頗牧」及爲益州，表署列將。敗吐蕃於西山。三

遷靜塞軍營田使。張守珪北伐，次灤河。屬凍泮，欲濟無梁。循揣廣狹爲橋以濟，破虜而還。以功擢游擊將軍，榆關守捉使。地南負海，北屬長城，林垠岑巖，寇所蔽伏。循調士斬木開道，賊遁去。范陽節度使李適之薦爲安東副大都護。安祿山兼平盧節度，表爲副，遷博陵太守。祿山欲擊奚契丹，復奏循光祿卿自副，使知留後。九姓叛，祿山兼節度河東，而循亦兼鴈門副之。母亡將葬，宅有枯桑，一夕再生，芝出北墉，人以爲瑞。玄宗以循有功，詔贈其父常山太守。祿山反，使循守幽州。故杲卿招之，以傾賊巢穴。循許可，爲向潤客等發其謀，賊縊之。建中二年，贈太尉，諡曰忠。

從子隱林，爲永平兵馬使。當入衛，屬朱泚難，率衆扈行在。德宗見隱林，偉其貌。問家世。答曰：「故范陽節度副使循，臣從父也。」帝異之，引至臥內，以手板畫地，陳攻守計。卽奏曰：「臣嘗夢日墜，以首承之。」帝曰：「非朕邪？」因令糾察行在。遷檢校右散騎常侍，封武威郡王。賊圍急，隱林與侯仲莊冒矢石死戰，已而解。

從臣稱慶。隱林流涕前曰：『泚已奔，羣臣大慶，宗社無疆之休。然陛下資性急，不能容掩，若不悛，雖今賊亡，憂未艾也。』帝不以爲忤。拜神策軍卒。帝思其質直，贈尙書左僕射，以實戶三百封其家。

張巡，字巡，鄧州南陽人。博通羣書，曉戰陣法。氣志高邁，略細節。所交必大人長者，不與庸俗合。時人叵知也。開元末，擢進士第。時兄曉已位監察御史，皆以名稱重一時。巡繇太子通事舍人，出爲清河令。治績最。而負節義，或以困厄歸者，傾貲振護無吝。秩滿，還都。於是楊國忠方專國權，勢可炙。或勸一見，且顯用。答曰：『是方爲國怪祥，朝宦不可爲也。』更調真源令。土多豪猾，大吏華南金，樹威恣肆。邑中語曰：『南金口，明府手。』巡下車，以法誅之。赦餘黨，莫不改行遷善。政簡約，民甚宜之。

安祿山反，天寶十五載，正月，賊酋張通晤陷宋曹等州。譙郡太守楊萬石降賊。逼巡爲長史，使西迎賊軍。巡率吏哭玄宗皇帝祠，遂起兵討賊。從者千餘。初，靈

昌太守嗣吳王祇受詔合河南兵拒祿山。有單父尉賁賁者，閬州刺史璿之子，率吏稱吳王兵擊宋州。通晤走襄邑，爲頓丘令盧謨所殺。賁引軍進至雍丘，巡與之合，有衆二千。是時雍丘令狐潮舉縣附賊，遂自將東敗淮陽兵，虜其衆，反接在廷，將殺之。暫出行部，淮陽囚更解縛，起殺守者，迎賁等入。潮不得歸，巡乃屠其妻子，磔城上。祇聞，承制拜賁監察御史。潮怨賁，還攻雍丘。賁趨門，爲衆躪死。巡馳騎決戰，身被創不顧。士乃奉巡主軍，間道表諸朝，騰牋祇府。祇乃舉兗以東，委巡經略。

潮以賊衆四萬薄城，人大恐。巡諭諸將曰：「賊知城中虛實，有輕我心。今出不意，可驚而潰也。乘之，勢必折。」諸將曰：「善。」巡乃分千人乘城，以數隊出。身前驅，直薄潮軍。軍却。明日，賊攻城，設百樓。巡柵城上，束芻灌膏以焚焉。賊不敢向。巡伺隙擊之，積六旬，大小數百戰。士帶甲食，裹創鬪。潮遂敗走。追之，幾獲。

潮怒，復率衆來。然素善巡。至城下，情語。巡曰：「本朝危蹙，兵不能出關。天下

事去矣。足下以羸兵守危堞，忠無所立，盍相從以苟富貴乎？」巡曰：「古者父死於君，義不報，子乃銜妻孥，怨假力於賊，以相圖。吾見君頭于通衢，爲百世笑，奈何？」潮赧然去。當此時，王命不復通。大將六人，白巡以「勢不敵，且上存亡莫知，不如降。」六人者，皆官開府特進。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率軍士朝，人人盡泣。巡引六將至，責以大誼，斬之。士心益勸。會糧乏，潮餉賊鹽米數百艘，且至。巡夜壁城南。潮悉軍來拒。巡遣勇士銜枚濱河取鹽米千斛，焚其餘而還。城中矢盡，巡縛藁爲人千餘，被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久乃藁人還，得箭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軍大亂，焚壘幕，追奔十餘里。賊慚，益兵圍之。薪水竭。巡給潮：「欲引衆走，請退軍二舍，使我逸。」潮不知其謀，許之。遂空城四出三十里，撤屋發木，而還爲備。潮怒，圍復合。巡徐謂潮曰：「君須此城，歸馬三十四。我得馬，且出奔，請君取城以藉口。」潮歸馬。巡悉以給驍將。約曰：「賊至，人取一將。」明日，潮責巡。答曰：「吾欲去，將士不從，奈何？」潮怒，欲戰。陣未成，

三十騎突出，禽將十四，斬百餘級，收器械牛馬。潮遁還陳留，不復出。

七月，潮率賊將瞿伯玉攻城，遣僞使者四人傳賊命招巡。巡斬以徇，餘繫送祇所。圍凡四月，賊常數萬，而巡衆纔千餘，每戰輒克。於是河南節度使嗣虢王巨屯彭城，假巡先鋒。

俄而魯，東平陷賊，濟陰太守高承義舉郡叛。巨引兵東走臨淮。賊將楊朝宗謀趨寧陵，絕巡餉路。巡外失巨依，拔衆保寧陵，馬裁三百，兵三千。至睢陽，與太守許遠城父令姚閏等合。乃遣將雷萬春、南霽雲等領兵戰寧陵北，斬賊將二十，殺萬餘人。投尸於汴，水爲不流。朝宗夜去。有詔拜巡主客郎中，副河南節度使。巡籍將士有功者請於巨。巨纔授折衝果毅。巡諫曰：『宗社尙危，園陵孤外，詎可吝賞與貲？』巨不聽。

至德二載，祿山死，慶緒遣其下尹子琦將同羅，突厥，奚勁兵與朝宗合，凡十餘萬，攻睢陽。巡勵士固守。日中二十戰，氣不衰。遠自以材不及巡，請稟軍事而居

其下。巡受不辭。遠專治軍糧戰具。前此遠將李滔救東平，遂叛入賊。大將田秀榮潛與通。或以告遠，曰：『晨出戰，以碧帽爲識。』視之如言。盡覆其衆，還。輒曰：『我誘之也。』請以精騎往，易錦帽。遠以告巡。巡召登城，讓之，斬首示賊。因出薄戰。子琦敗，獲車馬，牛羊，悉分士，秋毫無入其家。有詔拜巡御史中丞，遠侍御史，閻吏部郎中。巡欲乘勝擊陳留，子琦聞，復圍城。巡語其下曰：『吾蒙上恩，賊若復來，止有死耳。諸君雖捐軀，而賞不直勳，以此痛恨。』聞者感槩。乃椎牛大饗，悉軍戰。賊望兵少，大笑。巡遠親鼓之。賊潰，追北數十里。其五月，賊刈麥，乃濟師。巡夜鳴鼓嚴隊，若將出。賊申警。俄息鼓。賊覘城上兵休，乃弛備。巡使南霽雲等開門徑抵子琦所，斬將拔旗。有大酋被甲，引拓羯千騎，麾幟乘城招巡。巡陰縋勇士數十人，墮中持鉤，陌刀彊弩，約曰：『聞鼓聲而奮。』酋恃衆不爲備。城上譟，伏發禽之。弩注矢外向，救兵不能前。俄而縋士復登陴。賊皆愕眙。乃按甲不出。巡欲射子琦，莫能辨。因剡蒿爲矢。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琦，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一發中左目。賊還。七月，

復圍城。

初睢陽穀六萬斛，可支一歲，而巨發其半饌濮陽，濟陰，遠固爭不聽。濟陰得糧卽叛。至是食盡。士日賦米一勺，斲木皮鬻紙而食。才千餘人，皆癯劣不能穀。救兵不至。賊知之，以雲衝傅堞。巡出鉤干拄之，使不得進。篝火焚梯。賊以鉤車木馬進，巡輒破碎之。賊服其機，不復攻。穿壕立柵以守。巡士多餓死，存者皆瘦傷，氣乏。巡出愛妾曰：『諸君經年乏食，而忠義不少衰，吾恨不割肌以啖衆，寧惜一妾而坐視士飢？』乃殺以大饗。坐者皆泣。巡彊令食之。遠亦殺奴僮以哺卒。至羅雀掘鼠，煮鎧弩以食。

賊將李懷忠過城下。巡問『君事胡幾何？』曰：『二朞。』巡曰：『君祖父官乎？』曰：『然。』『君世受官，食天子粟，奈何從賊！關弓與我，確？』懷忠曰：『不然。我昔爲將，數死戰，竟沒賊，此殆天也。』巡曰：『自古悖逆終夷滅。一日事平，君父母妻子並誅，何忍爲此？』懷忠掩涕去。俄率其黨數十人降。巡前後說降賊將甚

多，皆得其死力。

御史大夫賀蘭進明代巨節度，屯臨淮，許叔冀尙衡次彭城，皆觀望，莫肯救。巡使霽雲如叔冀請師，不應，遺布數千端。霽雲嫚罵馬上，請決死鬪。叔冀不敢應。巡復遣如臨淮告急，引精騎三十冒圍出，賊萬衆遮之。霽雲左右射，皆披靡。旣見進明。進明曰：『睢陽存亡已決，兵出何益？』霽雲曰：『城或未下，如已亡，請以死謝大夫。』叔冀者，進明麾下也。房琯本以牽制進明，亦兼御史大夫，勢相埒，而兵精。進明懼師出且見襲，又忌巡聲威，恐成功，初無出師意。又愛霽雲壯士，欲留之。爲大饗，樂作，霽雲泣曰：『昨出睢陽時，將士不粒食已彌月。今大夫兵不出而廣設聲樂，義不忍獨享，雖食弗下咽。今主將之命不達，霽雲請置一指以示信，歸報中丞也。』因拔佩刀斷指。一座大驚，爲出涕。卒不食去。抽矢回射佛寺浮屠，矢著輒，曰：『吾破賊，還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至真源，李賁遺馬百匹，次寧陵。得城使廉坦兵三千，夜冒圍入。賊覺，拒之。且戰且引。兵多死，所至才千人。方大霧，巡聞

戰聲曰：『此霽雲等聲也。』乃啓門，驅賊牛數百入。將士相持泣。

賊知外援絕，圍益急。衆議東奔。巡遠議以『睢陽，江淮保障也。若棄之，賊乘勝鼓而南，江淮必亡。且帥飢衆，行必不達。』十月，癸丑，賊攻城。士病不能戰。巡西向拜曰：『孤城備竭，弗能全。臣生不報陛下，死爲鬼以癘賊。』城遂陷，與遠俱執。巡衆見之，起且哭。巡曰：『安之。勿怖，死乃命也。』衆不能仰視。

子琦謂巡曰：『聞公督戰大呼，輒皆裂血面，嚼齒皆碎，何至是？』答曰：『吾欲氣吞逆賊，顧力屈耳。』子琦怒，以刀抉其口，齒存者三四。巡罵曰：『我爲君父死，爾附賊，乃犬彘也。安得久？』子琦服其節，將釋之。或曰：『彼守義者，烏肯爲我用。且得衆心，不可留。』乃以刃脅降。巡不屈。又降霽雲，未應。巡呼曰：『南八，男兒死爾，不可爲不義屈。』霽雲笑曰：『欲將有爲也。公知我者，敢不死。』亦不肯降。乃與姚閻、雷萬春等三十六人遇害。巡年四十九。初，子琦議生致一人慶緒所。或曰：『用兵拒守者，巡也。』乃送遠洛陽。至偃師，亦以不屈死。巨之走臨淮，巡有姊。

嫁陸氏，遮王勸勿行。不納。賜百緘，弗受。爲巡補縫行間，軍中號陸家姑。先巡被害。巡長七尺，須髯每怒盡張。讀書不過三復，終身不忘。爲文章，不立稿。守睢陽，士卒居人，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更潮及子琦大小四百戰，斬將三百，卒十餘萬。其用兵未嘗依古法，勒大將教戰，各出其意。或問之，答曰：『古者人情敦樸，故軍有左右前後，大將居中，三軍望之，以齊進退。今胡人務馳突，雲合鳥散，變態百出。故吾止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上下相習，人自爲戰爾。』其械甲取之於敵，未嘗自修。每戰，不親臨行陣。有退者，巡已立其所謂曰：『我不去此，爲我決戰。』士感其誠，皆一當百。待人無所疑。賞罰信。與衆共甘苦寒暑。雖廝養，必整衣見之。下爭致死力。故能以少擊衆，未嘗敗。被圍久，初殺馬食。旣盡，而及婦人老弱。凡食三萬口。人知將死，而莫有畔者。城破，遺民止四百而已。

始肅宗詔中書侍郎張鎬代進明節度河南。率浙東李希言，浙西司空襲禮，淮南高適，青州鄧景山四節度，掎角救睢陽。巡亡三日而鎬至。十日而廣平王收

東京。鎬命中書舍人蕭昕誅其行。時議者或謂巡「始守睢陽，衆六萬，旣糧盡，不持滿按隊出，再生之路。與夫食人，寧若全人？」於是張澹、李紆、董南史、張建封、樊晃、朱巨川、李翰咸謂「巡蔽遮江淮，沮賊勢，天下不亡其功也。」翰等皆有名士，由是天下無異言。天子下詔贈巡揚州大都督，遠荊州大都督，霽雲開府儀同三司，再贈揚州大都督，並寵其子孫。睢陽雍丘，賜徭稅三年。巡子亞夫，拜金吾大將軍。遠子玫，婺州司馬。皆立廟睢陽，歲時致祭。德宗差次至德以來將相功效尤著者，以顏杲卿、袁履謙、盧弈及巡、遠、霽雲爲上。又贈姚闔潞州大都督，官一子。貞元中，復官巡它子去疾，遠子峴。贈巡妻申國夫人，賜帛百。自是訖僖宗，求忠臣後無不及三人者。大中時，圖巡、遠、霽雲像於凌煙閣。睢陽至今祠享，號雙廟云。

許遠者，右相敬宗曾孫。寬厚長者。明吏治。初客河西，章仇兼瓊辟署劍南府，欲以子妻之。固辭。兼瓊怒，以事劾貶高要尉。更赦還。會祿山反，或薦遠於玄宗。召拜睢陽太守。遠與巡同年生而長，故巡呼爲兄。

大曆中，巡子去疾上書曰：『孽胡南侵，父巡與睢陽太守遠，各守一面。城陷，賊所入自遠分。尹子琦分郡部曲各一方，巡及將校三十餘，皆割心剖肌，慘毒備盡，而遠與麾下無傷。巡臨命歎曰：『嗟乎，人有可恨者。』賊曰：『公恨我乎？』答曰：『恨遠心不可得，誤國家事。若死有知，當不赦於地下。故遠心向背，梁宋人皆知之；使國威喪，巡功業墮敗，則遠於臣不共戴天。請追奪官爵，以刷冤恥。』詔下尚書省，使去疾與許峴及百官議，皆以『去疾證狀最明者，城陷而遠獨生也。且遠本守睢陽，凡屠城，以生致主將爲功，則遠後巡死不足惑，若曰：後死者與賊，其先巡死者，謂巡當叛可乎？當此時，去疾尚幼，事未詳知。且艱難以來，忠烈未有先二人者。事載簡書，若日星，不可妄輕重議。』乃罷。然議者紛紜不齊。元和時，韓愈讀李翰所爲巡傳，以爲闕遠事，非是。其言曰：『二人者，守死成名，先後異耳。二家子弟材下，不能通知其父志，使世疑遠畏死而服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地，食其所愛之肉，抗不降乎？且見援不至，人相食而猶守，雖其愚亦知必死矣。然遠』

之不畏死甚明。又言城陷自所守，此與兒童之見無異。且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今從而尤之，亦不達於理矣。』愈於褻貶尤愼，故著之。

南霽雲者，魏州頓丘人。少微賤，爲人操舟。祿山反，鉅野尉張沼起兵討賊，拔以爲將。尙衡擊汴州賊李廷望，以爲先鋒。遣至睢陽，與張巡計事。退謂人曰：『張公開心待人，真吾所事也。』遂留巡所。巡固勸歸，不去。衡齎金帛迎，霽雲謝不受。乃事巡。巡厚加禮。始被圍，築臺募萬死一生者，數日無敢應。俄有暗鳴而來者，乃霽雲也。巡對泣下。霽雲善騎射，見賊百步內，乃發，無不應弦斃。子承嗣，歷涪州刺史。劉闢叛，以無備，謫永州。

雷萬春者，不詳所來。事巡爲偏將。令狐潮圍雍丘，萬春立城上與潮語。伏弩發，六矢著面，萬春不動。潮疑刻木人，謀得其實，乃大驚。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知君之令嚴矣。』潮壁雍丘北，謀襲襄邑，寧陵。巡使萬春引騎四百壓潮，先爲賊

所包。巡突其圍，大破賊。潮遁去。萬春將兵，方略不及霽雲，而彊毅用命。每戰，巡任之與霽雲均。

姚闓者，開元宰相崇從孫。父弇，楚州刺史。闓性豪蕩，好飲謔，善絲竹。歷壽安尉。素善巡，及爲城父令，遂同守睢陽。累加東平太守。

巡之遣霽雲萬春敗賊於寧陵也，別將二十有五：石承平、李辭、陸元隍、朱珪、宋若虛、楊振威、耿慶禮、馬日升、張惟清、廉坦、張重、孫景趨、趙連城、王森、喬紹俊、張恭默、祝忠、李嘉隱、翟良輔、孫廷皎、馮顏，其後皆死巡難。四人逸其姓名。

贊曰：張巡、許遠，可謂烈士矣。以疲卒數萬，嬰孤墉，抗方張不制之虜，鯁其喉牙，使不得搏食東南，牽掣首尾，歷潰梁宋間。大小數百戰，雖力盡乃死，而唐全得江淮財用，以濟中興。引利償害，以百易萬可矣。巡先死不爲遽，遠後死不爲屈。巡死三日而救至，十日而賊亡。天以完節付二人，畀名無窮，不待留生而後顯也。惟宋三葉，章聖皇帝東巡，過其廟，留駕裴回。咨巡等雄挺，盡節異代，著金石刻。贊

明厥忠。與夷齊餓踣西山，孔子稱仁，何以異云？

○燈，音澁。

○飡同饘，饘同粥。

○垠音浪。方言「秦，晉謂冢曰垠。」

卓行列傳

陽城，字亢宗，定州北平人，徙陝州夏縣。世爲官族。資好學。貧不能得書，求爲吏，隸集賢院，竊院書讀之。晝夜不出戶。六年，無所不通。及進士第，乃去隱中條山。與弟堦域常易衣出。年長，不肯娶。謂弟曰：『吾與若孤惇相育。旣娶則間外姓，雖共處而益疏。我不忍。』弟義之，亦不娶，遂終身。城謙恭簡素。遇人長幼如一。遠近慕其行來學者跡接於道。閭里有爭訟，不詣官而詣城決之。有盜其樹者，城遇之，慮其恥，退自匿。嘗絕糧，遣奴求米。奴以米易酒，醉臥於路。城怪其故，與弟迎之。奴未醒，乃負以歸。及覺，痛咎謝。城曰：『寒而飲，何責焉？』寡妹依城居，其子四十餘，癡不知人。城常負以出入。始妹之夫客死遠方，城與弟行千里，負其柩歸葬。歲饑，屏跡不過鄰里，屑榆爲粥，講論不輟。有奴都兒，化其德，亦方介自約。或哀其餒，與之食，不納。後致糠覈，數枵，乃受。山東節度府聞城義者，發使遺五百緡，戒使者

不令返。城固辭，使者委而去。城置之，未嘗發。會里人鄭俶欲葬親，貸於人無得。城知其然，舉縑與之。俶既葬，還曰：「蒙君子之施，願爲奴以償德。」城曰：「吾子非也能同我爲學乎？」俶泣謝，卽教以書。俶不能業，城更徙遠阜，使顯其習，學如初。慚縊而死。城驚且哭，厚自咎，爲服緦麻，瘞之。

陝虢觀察使李泌數禮餉，城受之。泌欲辟致之府，不起。乃薦諸朝。詔以著作佐郎召拜，賜緋魚。泌使參軍事韓傑奉詔至其家。城封還詔，自稱「多病老憊，不堪奔奉，惟哀憐。」泌不敢彊。及爲宰相，又言之。德宗於是召拜右諫議大夫，遣長安尉楊寧賈束帛詣其家。城褐衣到闕下，辭讓。帝遣中人持緋衣衣之。召見，賜帛五十匹。

初，城未起，搢紳想見風采。旣興草茅，處諫議官，士以爲且死職，天下益憚之。及受命，它諫官論事苛細紛紛，帝馱苦。而城寢聞得失，且熟，猶未肯言。韓愈作爭臣論譏切之。城不屑，方與二弟延賓客，日夜劇飲。客欲諫止者，城揣知其情，彊飲。

客，客辭，卽自引滿。客不得已，與酬酢，或醉仆席上。城或先醉臥客懷中，不能聽客語，無得關言。常以木枕布衾質錢，人重其賢，爭售之。每約二弟：『吾所俸入，而可度月食米幾何？薪菜鹽幾錢？先具之。餘送酒家，無留也。』服用無贏副。客或稱其佳，可愛，輒喜，舉授之。有陳萇者，候其得俸，常往稱錢之美，月有獲焉。居位八年，人不能窺其際，及裴延齡誣逐陸贄，張滂，李充等，帝怒甚，無敢言。城聞曰：『吾諫官，不可令天子殺無罪大臣。』乃約拾遺王仲舒守延英閣。上疏極論延齡罪。慷慨引誼，申直贄等，累日不止。聞者寒懼。城愈勵。帝大怒，召宰相抵城罪。順宗方爲皇太子，爲開救，良久得免。敕宰相論遺。然帝意不已，欲遂相延齡。城顯語曰：『延齡爲相，吾當取白麻壞之。』哭於廷。帝不相延齡，城力也。

坐是下遷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謁城還養者二十輩。有三年不歸侍者，斥之。簡孝秀德行升堂上，沈訥不率教者皆罷。躬講經籍。生徒斤斤，皆有法度。

薛約者，狂而直。言事得罪，謫連州。吏捕迹，得之城家。城坐吏於門，引約飲食。訖，步至都外與別。帝惡城黨有罪，出爲道州刺史。太學諸生何蕃、季償、王魯卿、李讜等二百人頓首闕下，請留城。柳宗元聞之，遺蕃等書曰：『詔出陽公道州，僕聞悒然，幸生不諱之代，不能論列大體，聞下執事，還陽公之南也。今諸生愛慕陽公德，懇悃乞留，輒用撫手。喜甚。昔李膺嵇康時，太學生徒仰闕執訴，僕謂訖千百年，不可復見。乃在今日。誠諸生見賜甚厚，將亦陽公漸漬導訓所致乎？意公有博厚恢大之德，并容善僞，來者不拒，有狂惑小生，依託門下。飛文陳愚論者，以爲陽公過於納汙，無人師道。仲尼吾黨狂狷，南郭獻譏。曾參徒七十二人，致禍負芻。孟軻館齊，從者竊屨。彼聖賢猶不免，如之何其拒人也？俞扁之門，不拒病夫。繩墨之側，不拒枉材。師儒之席，不拒曲士。且陽公在朝，四方聞風，貪冒苟進，邪薄之夫，沮其志。雖微師尹之位，而人實瞻望焉。與其化一州，其功遠近可量哉？諸生之言，非獨爲己也，於國甚宜。』蕃等守闕下數日，爲吏遮抑，不得上。旣行，皆泣涕立石紀

至道州治民如治家宜罰罰之宜賞賞之不以簿書介意月俸取足則已官收其餘日炊米二斛魚一大鸞。置甌杓道上人共食之。州產侏儒歲貢諸朝。城哀其生離無所進。帝使求之。城奏曰：『州民盡短若以貢不知何者可供？』自是罷。州人感之以陽名子。前刺史坐罪下獄吏有幸於刺史者拾不法事告城欲自脫。城輒榜殺之。賦稅不時。親察使數誚責。州當上考功第。城自署曰：『撫字心勞。追科政拙。考下下。』觀察府遣判官督賦。至州怪城不迎以問吏。吏曰：『刺史以爲有罪自囚於獄。』判官驚馳入謁城曰：『使君何罪我奉命來候安否耳。』留數日。城不敢歸。仆門闔寢館外以待命。判官遽辭去。府復遣官來按舉。義不欲行。乃載妻子中道逃去。順宗立召還城。而城已卒。年七十。贈左散騎常侍。賜其家錢二十萬。官護喪歸葬。

蕃和州人。事父母孝。學太學。歲一歸。父母不許。間二歲乃歸。復不許。凡五歲。慨然以親且老不自安。揖諸生去。乃共閉蕃空舍中。衆共狀蕃義行。白城請留。會

城罷，亦止。初朱泚反，諸生將從亂。蕃正色叱，不聽，故六館之士無受汙者。蕃居太學二十年，有死喪無歸者，皆身爲治喪。償魯人魯卿，第進士有名。

○覈，麤之借字。麤音紇，麥糠中不破者。

○猶撫掌也。

○鬻音尋，釜也。